武俠世界



英雄胆（獄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著

小五子出身軍閥世家，但他却是極恨軍閥，他精通武技，爲人機警正義，遊俠江湖，爲社會抱不平，除奸鋤惡爲宗旨，這次爲尋訪堂兄，不惜以身犯險，可惜其兄誤入歧途，執迷不悟，到頭來是死於非命……

$4.00

第25年

30

編者話

獵王小五子故事集，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講述當年當地軍閥橫行我國東北一帶，跋扈飛揚，欺凌百姓，無惡不作。今期刋出的一篇是「英雄胆」，敘述一個出身軍閥世家的青年——徐步雲，他爲人機警正義，痛恨軍閥，遊俠江湖，爲民除害，抱打不平，爲了堂兄誤入歧途，更番不惜以身犯險勸喻，可惜其兄執迷不悟，終於……過程曲折迂廻，寓意警世，發人深省，誠屬一部不可多睹佳作，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三頁。

＊＊　＊＊　＊＊

馮嘉繼「妖島邪神」後今期另篇「琴煞」相繼刋出，司馬洛故事集篇篇題材獨立，深具刺激緊張氣氛，「琴煞」也不例外，動作場面，巴閉熱鬧。

＊＊　＊＊　＊＊

擅寫俠情倫理哀艷故事的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下期有新作貢獻，「紅娘子」是描寫一個具有公主與平民身份的姑娘，她以蕩婦姿態出現，浪跡江湖，企圖爲故國盡一份力量，結果大出意外……過程曲折離奇，情節緊湊，哀艷感人，閱讀之下，令你廻腸百轉，愛不釋卷，敬請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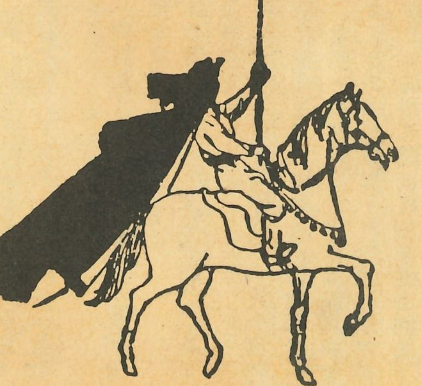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0期
（總號 12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英雄胆

東門白·文
盧令·圖

接二連三的暗殺

民初的天津，已經具備了十里洋場的規模了，尤其各國租界，各具特色，法租界街邊整齊的梧桐樹，襯托着新式的洋房，有如置身巴黎，英租界還保持十八世紀的風貌，在迷濛的晨霧中，好像到了倫敦；日租界的櫻花點綴着穿和服梳螺絲頭穿木屐的婦女，以及義租界的羅馬式建築等，這些賞心悅目的風光，不免勾起有心人喪權辱國之痛，這都是光緒二十四年，庚子（拳匪）之亂所留下的惡果。

法租界梨棧大道後面，泰康商場樓上，有個「小梨園」雜耍場，這兒百藝雜陳，不輸上海的大世界。

才剛過五月端午，天就燠熱起來，今天除了劉寶全的大鼓，還有一流對口相聲名家高德明和緒德貴的「大上壽」呢。

這一對搭檔，可就比灌了唱片的常連安和小磨菇的「鬧公堂」更叫座哩，小梨園之所以吸引人，原因在此。

徐步雲坐在臨窗桌邊，一杯香片，一碟瓜子兒，慢慢磕着，搖搖幌幌的破爛吊扇，發出「吱吱呀呀」的呻吟聲，像隨時都會掉下來似的。

距開場的「單弦拉戲」。（以一把單弦的二胡，拉出京戲的生、旦、凈、末等唱腔。）還有一刻鐘光景，這工夫有人拍了徐步雲的肩胛一下，道：「徐大少！能在這兒見到你，可是他奶奶的幸會……」

徐步雲抬頭一看，竟是以前奉軍中的一個號兵，由於此人不僅僅會吹起床、集合或熄燈號什麽的，他是大號隊（即軍樂隊）出身，比一般號兵的階級高，是個上士班長。

以前徐步雲常到奉軍中走動，每次見到馬得標，一定請他用軍號吹一段「小放牛」，在軍營中吹小放牛那還得了，有一次小五子走後，馬得標挨了十軍棍。

「原來是馬班長，快請坐！」

「徐大少，你別和俺客氣了，俺今天身上不方便，可不能代你會帳咧……」這個老兄讀過幾年私塾，爲人却是實實在在的。

徐步雲說：「老朋友了，何必介意呢，我有錢……」

馬得標坐下來，徐步雲爲他叫了茶點，說：「老馬，現在在那單位恭喜呀？」

「唉！別提啦，俺本來是在孫大麻子的第十二軍當號兵，他奶奶的！俺開了小差咧……」

「開小差了，爲什麽，是不是發不出餉來哩？」

「徐大少，你認不認識孫大麻子？」

「不就是姓孫名魁元，字殿英，曾和張宗昌一起在姜桂題手下當過兵，後來升到少校連長、直到十六年北洋軍潰敗，他才帶着一連炮兵，扛着『殺富濟貧』的大旗，做起土匪來，在山東北部蹂躪了一段日子，也因此嘯聚了一萬多人，而不久之前，北伐成功，才被馮玉祥收編，番號是第十二軍，佩上了紅邊邊兩朶花的胸章，介於衣冠之林了？老馬，是不是這一位老兄？」

「對對對！就是他。徐大少，你可知道，他近來幹了一票買賣？」

徐步雲目光一凝，又笑笑道：「是什麽大買賣呀？」

馬得標四下看看低聲道：「大少可聽說清室在遵化及易縣附近有兩個陵墓？」

「當然，當然……」徐步雲頗爲興奮，看來在此巧遇馬得標，對他此行頗有帮助，說：「滿清入關後在燕都逝去的帝王共有九位，東陵（遵化縣）有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豐的定陵和同治的惠陵，共五座，由於慈禧是咸豐的后妃，所以她也葬在這兒……」

馬得標搶着說：「大少，痲子不是人，雖說滿人入關，殘害漢人罄竹難書，可是，盜人的祖墓，這算什麽玩藝兒……」

「馬兄，你在孫部開小差的事，是在他盜陵之前，還是盜陵之後？」

「盜陵之後，俺只知道痲子下令在遵化縣東陵一帶作軍事演習，劃出警戒區，非但百姓不得進入警戒區，即使是守陵大臣（陵墓管理人員，通常是貝子以上宗室要員担任）也受到限制。因爲爆破陵墓的巨大聲音，也只有軍事演習可以遮掩且可作爲藉口……」

「老馬，你有沒有參加？」

「俺？哪够格兒，聽說除了工兵營和營長以上的官員知道，下面的弟兄根本就被蒙在鼓裏……」

「這麽說，你根本不明眞相了？」

「要說俺不明眞相，却也知道一點咧，據說炸了三天三夜才弄開，被盜的有慈禧的和乾隆的陵墓，他奶奶的！似乎他們很內行，知道滿清所有的皇帝之中，這兩個最愛蒐集古董，骨骸狼藉滿地，衣衾零落不堪……」

「老馬，你不是離開了孫部，而且也沒有參加盜墓？你怎會看到……」

「俺認識一個工兵連長李升，是他說的，不過叮囑俺千萬不可亂說，老李說，慈禧上身光着，還沒有腐爛，下體雖有褲子，但褲子已被扯成碎片，只有部份還在小腿上，一隻脚是裸的，另一隻穿了絲織的襪子，一隻手壓在背後，另一隻手搭在棺口上，眼珠已不見，焦黃的屍體上現出一片片的白斑，這是被盜過以後的景象，他們工兵專管外圍爆破，靠陵墓內的就不敢用炸藥了……」

「『出土貨』有些什麽東西，可有什麽清單之類的帳目？」

「好像有，不過，據說這清單是由一位中校參謀開出來的，此人是孫的心腹，



這事老李知道，徐大少，你好像對這件事很關心。」

點點頭，徐步雲說：「老馬，你願不願意帮我個忙？」

「徐大少，您有事只管吩咐，反正俺現在還沒有什麽鳥事。」

「有件事，我想去見見那位李升李連長，不知道你能不能引介一下。」

「可以，不過他叮囑過俺，千萬不要對別人說，這麽一來不是漏了兜咧？」

「這件事的確爲你老馬增添厤煩……」

「徐大少，您能不能告訴俺，您找李連長有什麽事，因爲盜墓之事發生之後，那些末路王孫曾大聲疾呼，希望有關方面調查這件事，可是政府要員，二集團軍馮司令（玉祥），和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等人在西山碧雲寺謁祭孫總理，舉行革命軍集體大檢閱，以及開會等等，對於盜陵事件這鷄毛蒜皮之事，實在無暇兼顧，也不知道由那個單位去管？總之，百廢待擧，一切還都沒有步上正軌，他奶奶的！誰管？」

「一直沒有人管嗎？」

「末路小皇帝住在天津張園，還在租界中稱孤道寡，由於手中還有幾個錢，自有一小撮帮閑在他的四週混生活，以祖宗陵墓被挖爲由，替溥儀出頭告狀，這些人身穿夏布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腦後拖個大辮子，跑到恭王府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求見閻總司令，當然，這事一直沒有下文……」

「老馬，你如果不便出面，我自己去找他也成，只要告訴我地址就成了，我就說是聽別人說他參與那事的。」

「大少，俺並不怕什麽，再說李升恐怕也得過好處，凡是和盜墓扯上邊兒的人，他奶奶個熊，俺都把他們當作雜碎。」

「既然如此，就偏勞你老兄一次，現在就去如何？」

× × ×

李升住在中國地（非租界），是個胡同中的四合房，老馬叫了門，一個年輕女人在院中問：「誰呀？」

「大嫂，俺是馬得標，老李在嗎？」

停了一會，有人走出來開了門，這人四十左右，個頭挺大，穿了一身便裝。馬得標在路上說過，凡是參與盜陵的，十之八九都離開了部隊。

看來這位小小的工兵連長，大概也沾了點油水，八成也不幹哩，此人乍見不僅馬得標一人來此，雖是笑臉肅客，却不怎麽太熱情，老馬爲他們引見了。

兩人被讓進廂房之中，一個二十出頭，頗有幾分姿色的少婦人奉上茶點退出。

李升說：「老馬，這陣子還好吧？」

「俺還不是老樣子，混個三飽一倒，自己飽了全家不餓。」

「老馬，今天來此似乎有事吧？」

「李先生，在下和馬兄是好朋友，都不是外人，有件事希望李連長別多心，在下只想買一件『出土貨』……」

李升面色微變，馬得標雖才三十出頭，却也是老兵油子，觀顏察色，那有不知之理，說：「李兄，你千萬別多心，這位徐先生是東北大富戶，只想收購幾件古董，沒有別的意思……」

擲手苦笑，李升說：「兩位又不是不知道，我又不是古董商，再說，在下雖然奉命參與爆破，但到底如何？就憑一個小連長，哪有資格與聞？」

「李兄，你還是誤會了。」馬保標道：「俺這位好友想買幾件地道貨，價錢不論多高，絕不計較，只希望您能指出一條明路，以期買到珍品……」

李升搖頭說道：「馬兄，你完全找錯了人，我知道的太少了！」

馬得標說：「這樣吧！李兄，僅就你知道的說出來好不好？」

「我只知道有位參謀開了清單，清單上有高級人員姓名，分配了什麽古玩及數量等。」

徐步雲說：「那位參謀的姓名……」

李升說：「參謀有好幾位，在下也不清楚。」

徐步雲道：「一共有幾位參謀？在下是指孫軍長身邊的參謀。」

李升說：「他身邊也有三位之多。」

「這三位參謀的大名不知，姓什麽？住在何處總該知道吧？」

李升想了一下，說：「好像是一個姓劉，一個姓趙，還有個姓徐……」

再問也問不出名堂來，兩人告辭出來，馬得標說：「他奶奶的！一句實話也沒有，全是片兒湯！」

「這也不能怪他。」徐步雲說道：「這事關連的高級人員太多，非同小可，雖然當局尚未着手調查，恐怕遲早仍會調查的——」

就在這時，忽然隱隱傳來了一聲慘嘷，徐步雲說：「老馬，聽到沒有？」

「聽到了！是一聲慘叫。」

「像是你的朋友李升的聲音。」

「不會吧！他叫什麽呀？老牛吃嫩草，討了個小娘們——」

「老馬，我以爲剛才的聲音是來自李宅中的，咱們再去叫門試試看。」

「如果根本沒啥事，咱們怎麽說？」

「隨便編個理由就搪塞過去了！」

「依俺看，沒啥鳥事兒！」他還是折回來敲門。但敲了二十來下，就是沒有人應門，把耳朶貼在門縫上聽，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嘟嚷着說：「他奶奶的，就這一會工夫，就出門咧！邪門……」

「老馬，恐怕不妙，咱們繞到後面進去看看。」

「會發生什麽事？」

「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側面院牆，高約丈五，徐步雲說：「老馬，你成不成？」

「徐大少，您是知道，當年跟你和總教習練功夫，雖然俺練得挺勤，只可惜俺這塊料子有限，進步很慢，一丈二還湊合，一丈五六恐怕……」

「來吧，我拉你一把……」兩人進入院中，徐步雲示意靜聽了一會，這才要馬得標低聲呼喚：「李兄……李兄……李大嫂……」

徐步雲這才示意，奔向剛才去過的廂房中，觸目驚心的景象呈現眼前，李升仆在門內地上，心窩處一柄匕首，刀身幾乎完全沒入體內。

「徐大少，這俺就不明白，看樣子是

一刀斃命，似乎是飛刀戳死的，李升爲啥會大叫？」

「這似乎說明了一項事實，李升必然見到這兇手，甚至也認識他，知道此人的厲害，所以在死的前一刹，也就是兇手的刀飛出那一刹，驚極而大叫——」

「這會是誰幹的？」

「老馬，毫無疑問，咱們要是不來，李升可能就不會死，咱們快去看看他的妻子……」

這工夫正屋突然傳來微弱的呻吟聲。

徐步雲自腰上摸出一柄小刀，向正屋中竄去。在正屋左邊明間炕上，李妻蜷伏在炕緣上，背上中了一刀，也是刀身全部沒入。

此刻她在蠕蠕微動，顯然昏迷了一會，如今又醒了，徐步雲示意叫老馬問她：「李大嫂，我是馬得標，兇手是誰？告訴我兇手是誰？我也好爲你們報仇……」

李妻吃力地說道：「是……是……徐參謀……」

馬得標又要呼叫，徐步雲阻止了他，說：「不必了！她已經走了……」

「是徐參謀還是徐參謀的部下呢？他奶奶的！手段好毒！」

「反正能找到徐參謀，就會有眉目了，老馬，你在孫部幹過，難道沒聽說過這個徐參謀？」

「大少，俺不過是個號兵上士，團部有參謀、旅部有參謀，師部也有，俺那會去記那麽多的名字呢？噯！有咧！俺認識一個旅部的傳令兵，他住在日租界，大少，我們去問問看……」

二人出了李家，打了個電話給巡捕房，報告了命案。

這個傳令兵姓毛，也是在張作霖退回東北，北伐軍的行動到山海關即止。所有的部隊都駐紮在北京附近待命改編時不幹的。

這些部隊除了國民革命軍是正牌軍，紀律森嚴之外，大多數都是些雜牌軍隊，和孫大痳子的部隊差不多，隨便慣了，一日受拘束就興趣缺缺，國家民族思想云乎哉。

所以開小差的很多。像毛福就是這時候離開部隊的。

是不是像李升一樣，也嚐了點甜頭？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的住處不大，也是光棍一條，不過據馬得標說，這小子別無所好，過去發了餉就會送到「落馬湖」或「富貴胡同」去，以上都是天津的三等窰子。

毛福三十左右，叨着烟捲兒，瞇着近視眼，說：「這不是老馬嗎？他娘的！你可眞是稀客呀！」

馬得標道：「老朋友了！反正閑着沒有鳥事，來看看你嘛！」

「這位是……」

「噢！俺來介紹，徐大少，是東北的一位大地主，到天津來蒐集古董……」

毛福可沒有李升那麽機警，賣弄地道：「要買這個，娘的！可眞是找對了人！剛出土不久的，出土好幾年的，大的，小的，輕的，重的，細的，軟的，金的，玉的……」

馬得標和徐步雲交換了個眼色，馬得標說：「那好極咧！只要成交，有一件算一件，賣主那邊我們不管，這位買主一定有你的囘扣，要是你自己有那是更好。」

「我？娘的，分是分了三件，早就一文不値半文地脫手了，送到小草驢那兒去哩！」

「是『落馬湖』的貨色吧。」

「老馬對我最清楚，飯可以不吃，可不能斷了娘們……」

徐步雲說：「毛兄眞是一位爽快的人，聽毛兄之言，毛兄和這些古董主人都能連絡上，看來毛兄可能知道，何人手中有什麽『出土貨』了……」

「這個……我毛福還辦不到，除非是開清單的那位徐參謀。不過，這位狗頭參謀很不好惹……」

徐步雲說：「請問這位徐參謀的大名是……」

「他叫徐子明……才二十八歲，少年得志，不可一世，娘的！這也難怪，痳子對了胃口嘛！」

徐步雲的臉上有一層霜，久久不曾出聲，毛福還未覺察，馬得標看出他有點不對，又不便說破，說：「大少，你要買什麽古董，就告訴毛兄吧！他也好逐個去問哪！」

「噢噢……」徐步雲這才魂兒囘竅似地，想了一下，說：「有一柄翡翠爲骨，金銀絲織成的扇面，扇面上還編織了一個字，而把手上又綴了三顆比鴨卵略小的巨珠的扇子，這一件是一定要買的。」

毛福說：「這把翡翠巨珠扇子有多長？就是普通摺扇那麽長約一尺二三嗎？」

「不，大約一尺五六寸長，重兩斤四兩。」

「這……這玩藝兒時價恐怕沒有十萬大洋不能成交吧？」

徐步雲冷冷一笑，事實上是無價之寶，就是加上十倍或數十倍也辦不到。他說：「只要對方開出價來，一手錢一手貨，馬上成交，當然，另外有看着順眼的，也會買一些……」

「遇上財神爺哩！」毛福說：「既然這樣，我馬上就去問一下，兩位住在什麽地方？問出結果之後也好連絡？」

徐步雲說：「我是剛來，大概是六國飯店吧！不要緊，今夜十點左右，在下和馬兄仍在這兒聽毛兄的囘音如何。」

「就這麽辦，我估計有大半天的時間，也該問出個眉目來了！」

馬得標拍拍毛福的肩胛，說：「老毛，只要這一檔子生意成交了，你小子可以躺着吃上三年，乾脆把小草驢也給包下來算了！」

「說得也是，到時候，我要好好請請你老兄……」

二人辭出，不久見毛福出來鎖上門走了，兩人暗暗跟着，來到鳥市附近。

這鳥市北面是河海，南面是估衣街，東邊是大胡同，西邊是九道灣。

鳥市雖因鳥出名，却不全是賣鳥的，這兒眞是包羅萬象，有賣藥的、賣唱的、說書的、租小人書（連環圖畫）及各種小吃店等等，賣鳥的却只有五六家。

有點像北京的天橋，只是範圍小些而已。

這兒有兩家藥舖子，在天津有點名氣，那就是「回春堂」和「豐積堂」。

這工夫眼見毛福進入一家鞋店之中，這家鞋店規模不大，橱窗自然很小，擺了二三十雙鞋子，自外面望進去，却看不到人。

大概是只有一個人包辦了掌櫃的、師傅及伙計吧？

兩人只有在外面等候，那知這麽一等，就等到十點鐘，來時還不到八點。

「老馬，有點不妙。」

「老毛會不會和李升一樣？」

「非常可能。看到沒有？自老毛進入這家鞋店，就沒有一個人到前面來過。後面如未發生事故，不會這麽久看不到一個人的。」

「徐大少，咱們得進去看看。後面如何？」

「不，就權當顧客，大搖大擺地往裏走，反而不會有人犯疑……」

進入店中，後面有個屛風，擋住兩人的視綫，看不到後面的景物，徐步雲說：「老馬，你在前面看着點，我到後面去看看。」

轉過屛風就是後院，這院子小得很，有兩間小屋，靜悄悄地，顯示根本不會有人，或者有人在摒息靜氣地隱伏着。

徐步雲摸刀在手，貼牆到了門外探頭一看，不由心頭一凉，兩具屍體交叉叠在一起，又是一人前心窩中刀，一人背後中刀，手勁十足，刀身完全沒入。

看看中刀之處，就知道兇手狠毒無比，飛刀極有造詣。下面那個就是老毛，上面這個四十多歲，身胚很結實，濃眉大眼，不大像個小生意人。

徐步雲不免内疚，但這些人毫無疑問都是一些盜墳刦墓者，死有餘辜。

若是想想當年滿清入關劃漢人的良田，滅三代，誅九族種種暴虐手段，有此結果，稱之為「蘭因絮果」又有何不可？而殉葬古玩，又十之八九取之於漢人，今讓人取之，又有何不可？

可是這殺人者都顯然不是基于民族大義，頗有滅口的意圖，而且盯得很緊，有人稍洩機密，立下殺手。

徐步雲仔細地搜索兩死者的衣袋，可惜除了少許零錢及鑰匙等物，並未找到任何綫索。

可是徐步雲不死心，因為老毛一死，綫索就斷了。

其實他並不是來收購古董的，而是來找上一代家傳之寳翡翠扇的下落，以及找他的堂兄徐子明。

他解開這陌生人的衣扣，仔細地找，仍然沒有找到甚麽，再搜老毛的内衣，夾衣内有個暗袋，内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了一些潦草的字。

毛福沒唸多少書，字寫得潦草，還有不少的錯別字，好像有三個人的名字，此刻也不暇細看。

仔細再搜那鞋舖的人，仍無所獲，正要出屋，忽見死者身上的匕首似乎和李升夫婦身上的一樣，拔下來擦去血一看，刀身上部就在吞口附近，鑄有一個「招」字，招字下有「一品」二字。

另一柄也是如此，普普通通，硬木柄，血槽很深，重量很沉。

徐步雲帶走了一柄，和馬得標匆匆返回旅社。

這是中國地一家不起眼的旅社，在胡同中，兩人一回到房中，馬得標可就沉不住氣了，說：「徐大少，你到底是不是要買古董？」

「當然，但改為『收回古董』比較恰當些。」

「收回？」

「不錯，告訴你吧！老馬，那柄翡翠扇子是我們徐家的傳家之寳。」

「這……俺就不明白，府上的傳家之寳，怎麽會變成『出土貨』了呢？莫非這些王八旦挖過府上的……」

「不，不，你想左了，家祖父在清朝為官，在翰林院編修任内，有一次光緒皇帝的原配隆裕皇后到徐家來，家祖母與之閑聊，說溜了嘴，談到徐家的傳家之寳翡翠扇，隆裕好奇，要看看此寳，一看之下嘆為觀止，聲言借去玩賞幾天再遣人送回。但從此沒有下文，後來慈禧死了，傳言殉葬物中有四件至寳，一是九層白玉寳塔，據說是兩千年前眞正的漢玉。二是碗口大的翡翠西瓜，綠皮紅瓤，放在池水中，全池之水頓成綠色，三是慈禧口中含的一顆明珠，直徑寸餘，光華熠熠，映壁生輝，第四件，就是這柄翡翠摺扇了，上面三顆巨珠，幾乎和慈禧口中含的那顆一樣大小……」

「原來徐大少早巳風聞盜陵事件，說不定比俺知道的還早呢！」

「老馬，其實盜陵並非始自今日，據查知『景妃園寢』及『雙妃園寢』都早被扒過。那時北伐尚未完成，是誰幹的？不得而知，有人說，守陵人員（東、西陵）計三百餘人，誰敢保證不是滿人的子孫和土匪一起幹的？」

馬得標說：「府上那柄無價之寳翡翠扇，到底是第一次被扒走還是第二次？」

「這還用問嗎？隆裕皇后就是慈禧的胞弟副都統桂祥的女兒，那翡翠扇入了隆裕之手，那會不獻給慈禧？而殉葬珍寳之中，豈能少了這一件？」

「對對，徐大少，就是這麽回事兒。不過，似乎你除了來找這件家傳之寳，還在找一個人……」

「老馬，你果然是老經驗……我在找我的堂兄，家伯父逝世時曾囑託家父，照料堂兄，因為家伯父對堂兄的為人十分瞭解，這個人較為衝動……」

「怎麽個衝動法？」

「說出來你也許不信，當他十二歲時，末代小皇帝出巡，他居然向鑾駕擲了兩塊石頭，要知道，在那時這叫着「犯蹕」，而「犯蹕」有兩種情況，如是攔駕告御狀，也許還有生望，像堂兄的情形，是包死不活的，但他溜得快，只是隨駕的護衛倒了楣……」

「的確，這小子太渾了……」

這工夫徐步雲掏出了那張紙條，說：「這是自老毛衣衫内的暗袋中找到的，字太潦草，當時來不及看……」

這三個名字分別是：胡森、趙俏。

另外有「凱利酒吧」字樣，凱字右邊還寫成「瓦」字。

老馬說：「這是甚麽意思？」

「老毛這人雖直些，有些秘密，也不能告訴你我，要不然，為何把這張小紙條放在衣服暗袋内？而趙俏可能是個女人的名字。」

「大少，凱利酒吧必是租界中賣酒的地方，顧客大半是洋鬼子，這和前面兩個名字又有甚麽關係？」

「老馬，其實我現在最急欲弄清的，不是翡翠扇子，而是那個徐參謀是不是家堂兄？」

「名字一樣是不是？」

徐步雲點點頭，看看懷錶，才八點鐘，說：「老馬，我記得義租界中有個『凱利酒吧』，我要去看看。」

「徐大少，我跟着你會不會變成你的累贅？」

「不會，而且有時你會帮帮我的忙，我很需要你，但是，我必須把話說在前頭，跟着我很危險……」

老馬當然知道，他說：「大少，俺不怕，跟着你俺更不怕。這檔口俺要是放單綫，就更危險是不是？」

徐步雲點點頭，出門乘電車來到義租界。

天津的電車和其他都市的不同，一般都是標明路別，以號碼代表路綫，天津的電車却在車前頂楣處以白、黃、紅、綠、藍和一種雜色代表路綫和地點。

例如：白牌電車是繞城轉圈，黃牌和花牌行駛海關，紅牌過金鋼橋（此橋建于中國地與法租界之間，當輪船進出時，由機器操縱，橋面可自由開合）經義租界等等。

凱利酒吧的規模不大，有幾個賣酒的女郎。

在民初，這種洋味十足的酒吧，中國人光顧的不多，尤其是在櫃枱前喝酒的方式，很不習慣。

兩人在櫃枱前的高櫈上坐下來，老馬說：「他奶奶的！這地方俺還是第一次來咧！」

這工夫一個豐腴的女郎走過來，笑得很甜，予人好感，而不予人以職業性笑容的印象。看來二十六七、八，或者三十出頭一點，反正燈下的女人，其年齡就很難估計。

也許是為了吸引洋鬼子，穿的是鳳仙裝，聳胸隆臀，相當性感。

「來點什麽酒？」

「威士忌。」

這女人送來酒時，並未離開，坐在徐步雲正對面，老馬喝了一口酒，嗆了起來，說：「他奶奶的！伏特加俺也喝過，這是什麽鳥酒？連酒餚都沒有？」

女郎笑笑，見過世面，知道這位仁兄八成有生第一次進酒吧的門，也是第一次喝不加水的威士忌。

徐步雲說：「小姐，有沒現成的酒餚？比喻說花生啦！魷魚絲或者是罐頭之類的……」

「有有，」招呼一下，另一女郎送上了一罐開好的沙丁魚和一碟牛肉乾。

女郎道：「小弟貴姓？」

「徐！妳呢？」

「黃。」

「以前來過嗎？」

「妳是指以前多久？」

「兩年以前……」

「噢！三年以前我來過一次，並未看到小姐妳。」

「看來，小弟你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這話——」

「三年以前到凱利來的男士，十之八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

「怎麽？你是眞不知道？」

「莫非那時有個尤物？」

「我是地道的酒虫，絕不會為了女招待而喝酒。」

「了不起！小弟，看來你的確不大一樣，那時的負責人趙俏，綽號『血芍藥』……」似乎說到這兒就不想說了。

「怎麽不說了呢？這『血芍藥』就那麽迷人？所有的酒客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嗎？」

「小弟，你不就是例外嗎？雖然大姐我是比你大了幾歲，自信還有幾分姿色，那些酒客見了我，那一個不是色迷迷地呢？而你却……」

「這話倒是不假，就連俺馬得標第一眼看到你，也像三九天的蘿蔔，動（凍）了心咧！」

姓黃的女郎笑笑，但那眼神中有一種異乎尋常女人的冷芒，一閃而沒，徐步雲說：「請別介意，我這位朋友，嘴皮子沒遮攔，却很講義氣，倒是小姐妳，有多大年紀，敢叫我小弟，而又自稱大姐？」

「我三十整，你呢？別說謊！」

「怎麽？妳有三十？看不出來，實在看不出來……」

「小弟，想不到你人長得帥氣，嘴也甜，我是三十，一點不假，你不會超過二十七歲吧？」

「黃姐，我正好二十七歲，妳也眞厲害！」

「徐小弟，你三年前來過，眞的沒見過趙俏？」

馬得標向徐步雲眨眨眼，徐步雲說：「大姐，我為什麽要騙妳？」

「小弟，不見也好。見到她，算你開了眼界，至少知道世上居然有這麽完美的女人，而未見到她，也可以說是你的幸運了。」

「為什麽？」

「凡是不自量力而去接近她的男人，十之八九沒有好下場。」

「大姐，我不信。這多少有點迷信的成份在内。」

「小弟，我說的是肺腑之言，這是因為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看出你的眼神很正，心地不錯，才這麽露骨地勸你，其實換了別人，連『血芍藥』這名字都不願提，也可以說不敢提。」

徐步雲心頭一動，却笑笑道：「黃大姐，這麽說，我還非試試自己的胆量不可了。但妳要相信，我只是好奇，不是為了她的美色。」

「小弟，我幹了七八年的酒吧，還沒見過不好色的男人。」

「原來黃大姐就是這酒吧的主人。」

「是的，小弟，我叫黃桂芳，名字很

俗，不怕小弟見笑，有些客人背後謔稱我為『半鋪坑』，你懂這意思嗎？」

「俺懂！黃小姐，大概是由於妳稍微豐滿些，他們說你像半個炕那個大，這他奶奶的不過是囊熊話咧！」

「對，就是這意思。」

徐步雲說：「黃大姐，我看妳這人很風趣，生性豁達，坦白而爽朗，但我絕對相信，妳的私生活，絕不如那些客人所說的……」

「小弟，就憑你這句話，咱們這朋友是交定了，幹我們這行，把想得貞節牌坊那副面孔擺出來，生意絕不會上門，就算擺給客人看，人家也不信。但是表面放浪，私生活未必也放浪，表面規矩的，背後也許來者不拒。」

馬得標說：「男人要闖，女人要浪。這句話沒有錯吧？」

黃桂芳笑笑說：「這話只對了一半。小弟，你說呢？」

「不錯，女人要浪，如把這個『浪』字解釋為『天眞活潑』則可，如為『媚騷』則不可。黃大姐是單身吧？」

「我？我說我非但未婚，而且有生以來還沒接近過男人，小弟你信嗎？」

徐、馬二人同時打量，老馬大概不信，但徐步雲看了一下，却說：「黃大姐，我信。」

「但我相信，除了小弟你以外，任何其他男人都不信。」

「黃大姐，討了妳的人一定很幸福。」徐步雲說：「我想見見『血芍藥』。」

「小弟，既然我已經喜歡你了，就不希望你去冒險。請別多心，這喜歡只是姐姐弟弟那一種……」

「我知道，大姐，去見『白芍藥』有什麽危險？」

「因為她已是名花有主了！」

「我只想證明大姐的話，又不想奪人所好，只是看看而已……」

「假如你走近正在啃骨頭的惡犬，雖然你絕無惡意，牠也可能咬你一口。」

「大姐的意思是那主兒『護花』甚嚴，連別人瞄上一眼都不成。莫非是個大流氓？」

「如果『大流氓』這名詞在你的心目中就那麽了不起的話，你還是打消這念頭吧！」

「黃大姐，妳這就不够意思了。妳剛剛本要告訴我地址的。」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既然我喜歡你了，就必須勸你算了吧！你見了她，八成會着迷，一旦着了迷，你這條小命就難保哩！」

「我看黃大姐只是在吊我的胃口，世上絕沒有這種尤物。」

黃桂芳要離開，他拉住了她：「大姐，求求妳。」

「看你叫得這麽甜，你要知道，我要不是對你另眼相看，早就告訴你了！」

「大姐，如果妳不告訴我，我是會恨妳。」

「好吧！到『刺客招呼站』去，就可以找到她。」

「什麽？刺客還有招呼站？」

「僅僅這個名字就把你唬住了，是不是？」

徐步雲暗暗一笑，道：「好奇而已。那是什麽地方？大姐妳怎麽知道這些？難道那『刺客招呼站』是公開的？」

「當然不是公開的。不過幹我們這一行的，尤其是在租界中，對黑社會中的一些事，很少能瞞得了我們。事實上，也有叫那兒是『刺客介紹所』的。」

「那是什麽地方？不是刺客就不能進入？」

「在日租界，是一家日式的酒館，和我們這種酒吧不同，完全是東洋風格，但也是以酒為主，料理為副，到那兒去的，當然也有普通食客，但以道上的人物佔多數。」

「黃大姐，妳是說，我去那兒就能見到『血芍藥』？」

「大概會吧！因為她就是那酒館的負責人。」

「照你這麽說，她也是刺客的一份子了？」

「這我就不清楚了！」

「黃大姐，那酒館在什麽路？叫什麽字號？」

「松屋。在什麽路上你一定知道的，徐小弟，我發覺你並不是一個很單純的人了！」

「黃大姐，不管我是什麽人，只要妳對我是一片眞心，那我對妳就絕不來假的。假如我還有『將來』的話，咱們慢慢交吧！」

黃桂芳點點頭，說：「徐小弟，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千萬別把大姐的話當作耳邊風。」

「一定，以後我會常來看妳。」

「如果確是為了來看我，十分歡迎，設若是來找刺激，你還是少來為妙。」

這話出自一個放浪的酒吧女主人之口，眞是令人感動。

× × ×

為了證實堂兄徐子明是否眞的死了？他是有進無退，因為他相信黃桂芳的警告，傳說徐子明已經死了。

這家日式酒館設在一個巷中。在那年頭，到酒館找樂子並不是什麽光榮的事。所以和當舖一樣，設在巷中，這經營者可謂匠心獨運！

當然，這兒是「刺客招呼站」，設在這巷中就更有其必要了。

這兒比凱利酒吧寬敞，和一般的料理不大一樣。有一長枱，供食客據案就食，也有單間，花紙拉門，內有「榻榻米」的小房間。

徐步雲往後走，有個櫃枱，很高很高，只看到一個女人的頭頂，於是他就選了這櫃枱對面的房間。

一個穿了和服的中國妞兒走進來，來了個九十度的鞠躬，說道：「先生要什麽酒？」

「菊正宗……」還點了幾種餚，這是為了老馬。

「徐大少，這個地方可眞不像……」

徐步雲揮手打斷了他的話，却見那櫃枱中忽然飛出一個烟圈，冉冉上昇，向這單間中飛來。

吸烟的吐烟圈，算不了什麽，但能把烟圈吐得如此渾圓，由小而大，最後像海碗那麽大，却又不散，這就要有技巧了。

徐步雲正是此中好手，猛吸一口烟撮嘴吐出，却是一根約七八寸長的烟棒，也是飛出老遠，歷久不散。

居然自烟圈中穿了過去。

馬得標拍手說：「好極咧！就像戲台上飛劍鬥法一樣……」

就在這時，那櫃枱中又飛出一個烟圈，這次更絕，剛飛出時只有茶杯口那麽大，飛進單間中，居然還是那麽大。須知烟圈出口後飛出，必然越來越大，最後才散開。

徐步雲這次却吐出一個烟球，奇準地穿向那烟圈，居然把烟圈穿破了。

忽見櫃枱中站起一個女人，怒視着二人，說：「剛才是誰吐的？」

「我！」徐步雲指指自己的鼻尖，內心却不免暗叫一聲「絕」。這女郎不超過二十二三歲，她的胸脯及面貌之美，使見過世面的徐步雲找不到適當的詞句去形容她，只是感覺，一個男人和這樣的女人失之交臂的話，那眞是人生一大憾事。

徐步雲以為這麽看還不算數，他竟來到櫃枱的半門處，推開半門探進頭去打量這個尤物的胴體全貌。

審美如果僅僅以面孔作為取捨，那就太落伍了。

「好！果然名不虛傳……」

但這尤物却噙着一抹冷峭的笑意，在下面按了鈴，未出五七秒，櫃枱旁房內走出兩個男士，打量徐、馬二人一眼，尤物說：「這兩位不像是來品酒的，似乎對『料理』有興趣……」

兩個男士伸手往那房間中一讓，說：「先生，您眞有眼光，要結識這位美人，就請進另談吧！」

老馬扯了小徐一下，小徐裝着沒注意，就大搖大擺地進去了。

其實這不是個房間，只是通往內院的門，內院還有五七間房子，院中放置了不少的盆景。

反正到目前為止，看不出這兒是黃大姐所說的那種地方。雖然他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却也知道，在租界中也有各式各樣的洋色情玩藝兒。

外國人在中國有無比的優越感，但他們的同胞姊妹在中國這最原始的行業中，比中國女人更沒有優越感。

進入另一房間，顯然是個不太大的健身房，牆上有些傢伙，可不是練功夫的蠟桿子，三節棍什麽的，有刀有槍，還有皮鞭。

「這……這是幹啥？」徐步雲故作懵懂。

漢子之一自牆上取下皮鞭，在空中一抖，「叭叭」兩聲，就爆出兩聲鞭花，說：「本來以為，你只是一頭色狼而已，現在看起來，沒有那麽單純。」

「他奶奶的！我們犯了什麽法？租界也是法治地區！」

兩個漢子輕蔑地瞄了兩人一眼，持鞭的說：「小子，你剛剛說，『果然名不虛傳』，是啥意思？」

「聽人說，貴館有個小妞，美得像天仙，來此一看，果然名不虛傳，怎麽？客人看看司帳的妞兒，就犯了法呀！」

另一漢子說：「媽的！小姐吐烟圈，你就吐烟棒自中間穿過去，人家可是黃花大閨女，你安着什麽心？」

徐步雲攤手笑笑，說：「我還以為是什麽事？吐吐烟圈、烟球，不過是好玩罷了，其實兩位這想法可就不潔了……」

持鞭的說：「小子，相信你並不是普通的酒客。」

「也可以這麽說。」

「那就說說你的來意。」

「可以，那就請你先把鞭子掛起來再說。」

「一個馴獸師手中怎麽能够沒有鞭子呢？」

「老實說，咱們兩人之中，却有一個最像野獸……」

此人一鞭抽來，本以為可以定點揮鞭，想抽那裏就抽那裏，那知一鞭，兩鞭，一口氣五鞭都抽空了。

此人的臉變成豬肝色。嘶吼着又是一鞭抽來，却被徐步雲揪住了鞭梢。

徐步雲在鞭上下的工夫也不少，所以他認為此人眞是班門弄斧，巫門鬼歌，他可以在三步外抽斷另一人咀上啣的烟捲兒，而且只准抽斷火頭，超過半根就算是失手。

他也能抽飛另一人頭頂上的一顆櫻桃，或者在鞭上塗上墨汁，輕抽三步外赤着上身者的腰部。在肚臍處留下一個黑圈，上下的差距不能相差三分，也就是十分之三寸。

這人一出手，徐步雲就知道，這兩手只是皮毛。此刻用力一扯，這人向前栽了兩步，徐步雲突然一鬆手，這小子連退五六步，若非有牆擋住，非倒下不可。

門外又進來兩個，手中都有一柄七首，其中一個用姆指刮着刀刃，陰笑着說：「小子，要打架，你可眞是找對了地方。在這兒，有眞本事儘量施展，打贏了有你的好處，要是敗了……」

徐步雲說：「如果就是你們這流角色，我不會敗！」

「那好，小子，你想用什麽傢伙？」

「把鞭子丟給我。」

「你也會用鞭？」

「莊稼人常趕牲口，那有不會抽兩鞭子的？」

這人知道小徐在罵他們，也不計較，和另一個人持七首的眼色一交，一左一右，移步跳躍極快，撲了上來。

既要用鞭，就不能讓他們貼上，在疾退中，五尺多長的皮鞭「啾啾」聲中，首先抽中了左邊那個持刀的手腕，刀子脫手，鞭子回掃，「唰」地一聲，用勁至猛。

「嗯」地一聲，自此人脚上飛出一物，落在十步外。此人只感左脚上一輕，攻勢一緩，低頭望去，原來自己的一雙千層底禮服呢鞋子，帮和底已分了家，鞋底飛出十步以外，脚上只賸下了鞋面。

這是巧合呢？抑是鞭技已到了這種精準的火候？

鞭很難使用，就連內行人往往也會抽到自己。徐步雲示意馬得標到前面去，因為他來此的目的，就是找趙俏的，但拉開門，趙俏就在門外，後門跟了九個漢子。

「妳就是『血芍藥』趙俏？」

微微一楞，她說：「知道這麽多，對你可沒有什麽好處。」

「我想和妳談談……」

「是誰告訴妳的？」

「其實這『招呼站』，也可以說是『介紹所』，生意旣是應接不暇，那會永遠保守秘密？」

「你要談什麽？」

徐步雲四下看看，欲言又止。

「不妨，這都是本站的心腹，有話儘管說。」

徐步雲道：「談談『出土貨』這檔子事……」

趙俏臉色微變，還沒有所表示，後面九個，加上原先四個，一共是十三個。一齊向徐、馬二人撲上。

這兒的刺客，也可以說殺手是分品級的，剛剛那四人是四品，這九人都是二品，而每一品中還要分三級，是由身手加上機智來分的。

馬得標應付二品的，只能有一個，大概也支撐不了太久，等於十二個人招呼徐步雲一個人。其中有三個還用刀子，而趙俏却在一邊把玩一支小手鎗。

「他奶奶的！這算什麽？十二個對付一個，這是螞蟻戰術……」「蓬」地一聲挨了一脚。

徐步雲大概是有生第一次遭受這麽大的壓力。其中有三四個是空手道高手，那種嗞牙咧嘴、像要吃人似的咋唬勁和那沉猛狂烈的攻勢，加上三柄薄刀在四周「啾啾」流瀉以及「血芍藥」把玩手槍的精神威脅，十分鐘後，小徐就感覺不妙。

最主要的原因是，眼看馬得標變成拳脚靶子而感到難過，同時也分散了他的精神。

「叭叭」兩脚，踹在小徐的後腰上，這工夫老馬「吭」地一聲，又挨了一拳，却罵了起來：「他奶奶的！你們這是什麽『刺客招呼站』——簡直是『螞蟻招呼站』……」「蓬蓬」兩聲，又中了兩脚。

徐步雲一分神，臂上被划了一刀，但他一式「鬼拳刺」把一個二品的刺客砸出三步以外，接着，一個長拳的「小開門」把另一個砸了個狗吃屎。

就這樣又折騰了一會，被他撂倒了六個，他也挨了十餘拳脚，被划了三刀，當馬得標倒地不起時，徐步雲大喝一聲，想去攔阻一個插刀猛戮老馬的人，但一個人自後面飛起，一式「橫踩」，正中徐步雲的後腦。

就在他倒地時，他身上最少中了五六脚，而且無一不是要害，如用足根猛踩腹部及肋骨等等。

甚至有人要用足根去踩他的太陽穴。

「住手……」趙俏大聲制止，說：「這個人是塊有用之材，把醫生找來！」

似乎所有的人都聽他的，馬上退後，而且有人要去找醫生。

這時忽聞這健身房牆壁上端發出冷漠之聲，說道：「不必找醫生了，這種人才我們不缺，把他送到租界以外，告訴他，下一次再來，包死不活……」這口音有點熟。

當兩個漢子正要把他們拖出去時，徐步雲已經醒來，說：「不必勞駕，我們自己會走……」這工夫他站起來，抱起馬得標，步履蹣跚，他知道受傷不輕。

「還是我們來吧！」兩個漢子接過馬得標，來到後門外，那兒有一輛藍皮「雪佛蘭」轎車，兩個漢子把老馬塞入車內，而小徐剛才醒來時，正好聽到壁上最後三句話，覺得十分耳熟。

徐步雲回頭望去，「血芍藥」以奇特的目光望着他，而此刻一個高瘦的漢子向司機及另一跟車的漢子作了個手式，只是趙俏和徐步雲都沒有看到。

他上了車後座，老馬還沒有醒過來。直到車子開動，他發現趙俏還在以奇特的目光望着他。

在此時此地，那種目光是難以釋譯的。想起黃大姐的話，更覺親切而具有深意了。

車子早就出了租界，徐步雲說：「停車吧，不必再送了……」

但車子再馳出一段路，來到一處林木茂密之處，車子停下，徐步雲把老馬抱下車，這時才發現，這兒是公墓。

以小徐的反應和經驗，立刻明白，不由一驚，儘全力一閃。

在平時就是抱着一個人也不會拖泥帶水，但他內傷頗重，動作自不會俐落，這一拳一脚本是砸向他的後腦和他的後腰，由於閃了一下，不是正中，拳砸在他的後頸與肩胛之間，一脚踩在他的腰側。

在一個受了重傷的人來說，雖非正中，仍然把他撂倒了。

其中一個說：「上面沒有要我們殺他們。」

另一個說：「瘦皮猴暗示送他回老家去。」

「可是『血芍藥』並沒有這意思。」

「咱們是聽『血芍藥』的還是聽駙馬爺的，你要知道，瘦皮猴敢有這種暗示，八成是駙馬爺的授意，而駙馬爺的意思，和頭子的意思又有什麽分別？」

「好好，還是聽你的……」

徐步雲暗叫一聲「不妙」，他的確受傷不輕，而派來這兩個，都是水牛型的人物，動蠻力是絕對不成的了，但他歷盡艱險，見過大風浪，可不能死在這兩個傢伙手中。

他和老馬就躺在車門旁，他向前座望去，沒有什麽可作兇器之物，只有一把扳手，這工夫兩個傢伙已經同意下手，似從車子那邊繞過來。

這眞是生死一綫的時刻，目光掠過前車門內部，突然發現那上面有兩個袋狀物，像刀插座，露出兩個刀柄。

那正是兩柄水手刀，本來這刀插子上面還有個皮蓋，可以翻下把按扣按牢，即看不到刀柄，大概剛才開車時打開，以備緊急時使用而忘了按上。

徐步雲伸手就拔下一柄，壓在手肘之下，而這手就在胸前，這工夫兩人繞過車子，其中一個說：「小子，我們就把你撂在這公墓裏，任憑你的運氣了！」

「謝謝兩位，我們至少要躺上半天，才能爬起……」這工夫其中一人提起了脚，就要向他的小腹上猛踩。

「你們還是要殺我們？」

「小子，你早該明白，要是留你們的活口，會把你們弄到這兒來？」

「好吧，事到如今……我們也認了……尤其我這同伴迄今未醒過來，」徐步雲說：「兩位可否告訴我一件事？」

「你說說看。」

「請問你們的頭子是誰？」

「小子，除了這問題，別的問題可以攷慮告訴你。」

「請問徐子明是不是沒有死？而且在你們這兒？」

兩匪一楞，其中之一獰笑說：「原來你小子是有所爲而來的。」

「我們已經活不久了，兩位如果能够回答這個問題，小弟有點小意思要報答兩位……」

「什麽小意思，別他媽的吊胃口！」

徐步雲苦笑說：「我有點小積蓄，放在表叔處……爲數不多……只有七百塊大洋……」

七百大洋可不算是小數目，那年頭一百塊大洋能買一畝良田，七百大洋能建一所不算差的住宅。

「眞的嗎？」一聽到錢，就像蒼蠅見了血似的，一齊走近，彎下了腰身。

「當然……」徐步雲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那七百塊錢放在表叔那兒，也……也沒有利息……人一死，帶不走一毛錢，兩位請……請相信……」

匪徒甲說：「徐子明當然沒死！」

「旣然沒……沒死……爲什麽放出已死的謠言？」

兩匪互視一眼，若非爲了七百塊大洋，就算要殺他，這秘密也不肯洩漏，匪甲說：「由於『出土貨』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且當局也要着手調查，爲了消滅證據，及使調查以及覬覦者知難而退，就放出謠言，說是徐參謀已死於車禍……」

「是不是因爲『出土貨』分配名單是他開的……」

「不錯。」

「他在你們這兒是什麽身份？」

「反正身份很高就是了！姓徐的……咦，你也姓徐，莫非你們是……」

「是的，我們有親屬關係，不過是幾百杆子搭不到的關係罷了。」

「小子，現在可以說了吧！」

徐步雲知道老馬已經醒了，裝着未醒，說：「徐子明是自願在此還是聽命於人的？」

「小子！你問得太多了，但也不妨告訴你這最後一個問題，他自然是自願在此位居要津的，就是攆也攆不走他呀……」

「好吧，兩位請聽清楚……我那表叔的詳細地址……」他的聲音越來越小，兩匪唯恐聽錯了而找不到人，尤其天津是很大的都市，各租界及中國地往往有些街巷名稱雷同，所以不得不俯下身子。

徐步雲的聲音越來越小，像隨時會斷氣似的，兩匪就必須保持更近的距離，才不至聽錯。

所以徐步雲一刀揮出，不須用太大的力氣，已掃在兩匪的肚子上，而老馬似也知道小徐的心意，右膝猛砸他這邊一個匪徒的外腎。

其實老馬就是不來這一手，這兩個傢伙也活不成。

「吭吭」兩聲，屍體翻了出去，那是被他們踹出去的，以免弄得一身的血汚。

二人就乘匪徒的車子回到市區，而且棄車於「刺客招呼站」附近。

好在天津，北京或藩陽等大地方，徐步雲極熟，每處都有熟人，在一位過去供職於奉軍軍醫處的軍醫診所中，療傷休養半月，總算痊癒了。

這位梁軍醫退役後，在英租界內開了一家診所。

這天二人在小館中晚餐，徐步雲說道：「老馬，八字還沒有一撇，咱們已經死裏逃生了一次，你好好考慮一下，是不是應該……」

「應該幹什麽？他奶奶的，徐大少以爲俺是尿泥捏的，俺這鳥人就是這份德性，該作的，就是腦袋瓜子掖在腰帶上俺也敢幹，不該作的，就是把刀架在俺的脖子上，俺也不幹！不過，徐大少要是瞧不起俺！俺馬上就走人！」

「老馬，你別誤會，我是說，咱們還沒有和對方正主兒對了盤，就已經險象環生了，我是無所謂，反正總要找我的堂兄，你老兄跟着涉險……」

「怎麽，是不是俺馬得標在你大少身邊越帮越忙？」

「不，不！有個帮手總是好的，這麽說，今後咱們就生死與共了，老馬，今夜，我要再去探探……」

「不帶俺去？」

「旣不想露面，人是越少越好。」

「好吧，這一次俺不去，大少，你千萬小心，俺雖不進去，在外面把風總可以吧？」

深入虎穴探敵情

淩晨一點不到，徐步雲已在「招呼站」屋頂上了。

在這兒可以俯瞰全院，上次他和十來個大漢動手的屋子，就在下面。

有燈的屋中反而無人，無燈的屋中有人睡覺，在一個獨立的小院中三間屋子內間窗外，雖看不清屋內景物，却能確定屋內有人。

他進入外間時，嗅到陣陣幽香，這兒除了「血芍藥」，是否還有其他的年輕女子？

當內間的紙拉門也一寸寸地滑開時，那幽香更濃郁了，而且隱隱可見絳帳內有人高臥。

「一定是『血芍藥』，如能擒住這尤物，事情就好辦了。」

塌塌米這種叠蓆有個好處，在上面走動沒有聲音，也不會有太大的震動。

但是，當他剛剛才走了兩步，距那絳帳還有三四步時，帳內女聲說：「什麽人色胆包天，竟敢……」

「放心！不是偷香竊玉的人，妳可是『血芍藥』趙俏？」

「嗯……」

「那眞是幸會了！妳還計較吐烟圈的事嗎？」

「就算女人氣量窄，也不會把那件事放在心上的，如此說來，你又是那個不信

邪的人物了。」

「正是。」

「你冒生命危險來此，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人無不愛惜生命的，我來此自然有原因，請問趙小姐，徐子明在此嗎？」

「你找他有什麼事？」

「他是我的堂兄。」

「這麼說來，我該叫你一聲小弟了，至少在不久的將來，我是可以這麼稱呼你的。」

「莫非他和你已經有婚約了？」

「不錯！你聽了這話有何感想？」

「天哪！一步來遲，造成了我們雙方無法彌補的損失……」

「包括我在內？」

「當然，你未選擇在下，必將引爲終生憾事，而我未及來選擇妳，已喪失娶一個『美女觀止』的尤物了……」

「咯……」絳帳內的女人笑了起來，說：「你眞風趣，只可惜像你這麼風趣的人，已經沒有機會了……」

一個硬邦邦的東西已經戮在徐步雲的後腰上，以甜甜地、黏黏的聲音說道：「徐步雲，你似乎非要別人佩服你的胆氣不可……」

微微一驚，徐步雲說：「依我猜想，妳才是『血芍藥』對不？」

「對！」

「可惜我走錯了門。」

「沒錯，只是把個『捉刀人』當作了我……」

「趙俏，能讓我仔細看看妳嗎？」

「你不以爲直呼小姐之名，禮貌方面有點欠缺嗎？」

「妳會否有此同感，那就是『刺客招呼站』的女人，用上那兩個字，等於瀆褻中國神聖的文字？」

「哼！你似乎把我當作很隨便的女人了？」

「至少，在一個女亡命徒心目中，『節操』二字的份量，絕不會太重吧？」

她哼了一聲，說：「就憑這句話，我就該射你幾個透明窟窿。不過，你是個極難得的人才，本招呼站歡迎你的合作。」

「說得明確點，就是想拖我下水就是了！對不對？」

「爲什麼要用『下水』二字？哪一行沒有君子？哪一行沒有小人？你別小看本招呼站，在這兒，像你這等高手有的是，只因你知道本站的秘密不少，如不吸收你，對本站就太不利了。」

「這一點請放心，我只想知道兩件事。對貴站的秘密，絕不會洩漏。」

「你想知道什麼？」

「第一，徐子明未死，而且在貴站中位居要津，這是他自願抑是被迫，不得不爾？二第，貴站有些人手中有不少的『出土貨』……」

「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是子明的堂弟，是否可問？其次，我想收購幾件珍貴古玩，打聽一下，有何不可？」

「這麼說來，你都沾到一個『理』字了？」

「妳敢不敢回答這兩個問題？」

「爲什麼不敢同答？第一個是徐子明在此，第二個是古董的事都確有此事。」

「徐子明也是刺客之一？」

「何必說得這麼難聽？三百六十行有這麼一行……」徐步雲廻身一挫，虎口卡在趙俏手鎗的大機頭和鎗膛之間，就那麼一扭，鎗已到了他的手中。

「姓徐的，你好狡猾！」

「比妳還狡猾嗎？假的『血芍藥』睡在妳的絳帳中，眞的在別人背後。趙俏，我想見見徐子明。」

「在你沒有參加本站之前，你沒有資格見他。」

「這麼說，我今夜進入貴站，你們杓頭子已經知道了？」

「不錯，他很欣賞你，希望你能成爲本站成員之一。」

「妳以爲可能嗎？」

「當然可能。兄弟二人在一起共事——」停了一停又對着徐步雲說：「如我是你，就答應留下，因爲頭子不可能就這樣放你走，任何帮會，都不容它的秘密外洩，這是不得已的事——」

「不要說了，妳問問看，我的堂兄見不見我？」

「不會的，至少在你參加本站之前他不會見你。」

「上次在壁上小窗門內傳出的聲音，要你們放了我的人，那口音極熟，他是不是我的堂兄？」

「正是。」

「聽口氣，他似乎在此發號施令。」

「雖非決策人物，也是一人之下，百十人之上了。」

「我如果不能馬上見到他，我就要走了！」

「走不了的，不過我可以安排你們馬上見面，只是我必須提醒你，你一旦見了他，就更走不了哩！」

「那是以後的事，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進入地下室之後，這兒有很多人；至少有十八九個，其中有權刀甚大的瘦皮猴，徐子明，和陌生年輕人十五六個，相信都是這兒的刺客。

一看徐子明的衣着，湖縐古銅色夾長衫，外罩青緞團花坎肩，中分頭烏黑閃亮，容光煥發，就知道他的地位了。

「子明哥……」徐步雲哽咽着走近，和他握手，說：「伯父臨去時交待無論如何要互相照料……」

徐子明淡然一笑，說：「小弟，歡迎你參加本站……」而且鬆了手，踱了幾步，保持距離。

「大哥，看到你我很高興，只是絕未想到在這兒看到你……」

「小弟，我却以爲在此相見，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大哥，快點離開這兒吧！憑你我的智慧，體格及學問，謀生絕不成問題，大哥，只是離開這裏，暫時的一切開銷由小弟負責。」

徐子明笑了起來，其餘的人除了「血芍藥」全笑了起來。徐步雲攤攤手說：「大哥，這……這可笑嗎？」

徐子明負手背向着他站着不出聲。徐

步雲說：「大哥，你似乎並不以爲小弟此來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似有難言之痛。」

「沒有，不過在你表明態度，願參加本站之前，咱們弟兄無法開誠相見！」

「怎麼？大哥也要拉我下水作職業兇手？」

「小弟，男子漢大丈夫，幹什麼還不是一樣？總而言之一句話，幹什麼都要出人頭地才行。」

「大哥，你分明是交友不愼，誤入歧途，要不，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來，我知道你的本性是善良的……」

「廢話少說，你到底是參不參加本站。須知任何一個知道本站秘密太多的人，都不可能任其自由來去。」

徐步雲疾退一步，說：「我不能和一些喪心病狂的兇手在一起，你早該知道我不會妥協的。」

「家有家法，帮有帮規，本站爲了本身的安全，一概不講交情，若不如此，本站也無法生存下去，所以……」

「你必須留下我？」

「不是我，是本站。」

「這麼說，你是六親不認囉，早知你是一個是非不分的糊塗虫，我何必冒生命危險來找你？」

「不錯，你是不該來的。」

「既然如此，咱們兄弟關係一刀兩斷，我走了！」

「走？別天眞了……」徐子明冷森地說：「要走把小命留下來。」

徐步雲氣得發抖，說：「徐子明，無論如何，咱們曾是叔伯兄弟，既然意見不同，那就各走各的，各不相擾，你還要怎麼樣？」

「說了半天，你還是那麼天眞，告訴你，本站的秘密，你知道的太多，一定要走，我就斃了你！」

徐步雲似乎在懷疑自己的聽覺，切齒說：「你如願和我決鬥，死了我絕不抱怨，只怪我眼睛沒有開光。」

「很好！各位聽到了沒有，並不是我這位堂兄的以大欺小，是他要求的……你要比什麼呀？」

「鎗！」

「沒有比這個再好的了。好！準備傢伙！」

衆人都向瘦皮猴望去，瘦皮猴點點頭。不久取來了兩支決鬥時用的鎗。

「子明，雖是箭在絃上，不能不發，我也要提醒你，我敢單身來此，也不是好惹的。」

「有你這句話就够了！免得別人說閑話。」

這時瘦皮猴說：「每人一鎗，及一發子彈，由趙小姐發號一二三，二人同時裝彈廻身射擊！」

兩人都無異議，如果馬得標在此，必然大罵「手足相殘，形同禽獸」了！

兩人站好了位置，相距約十五步，必須要挺直身子，要不，誰也無法準確估計誰的腰彎得幅度大些或小些，只有挺直身子才公平！

「血芍藥」此刻有一種很奇特的感受，却又不能對人說，她喊出了「一二三」，每個數字的間距，大概是一秒。

這是絲毫不能遲延的關頭，儘管四周的人整天玩鎗，殺人不當一回事，在此情況下，也不由繃緊了心弦。

兩人的動作看不出誰快誰慢，而且都不慌張。

這也正是使人緊張的原因，到此地步，仍不知鹿死誰手。

堂兄弟二人翻臉成仇，而且要在數秒後決生死，而理由又是如此地荒唐。

兩人幾乎同時裝好子彈，同時射擊，但仍然分不出了先後，徐步雲在扳機的刹那，鎗口由對方心臟處移向左肩。「砰」地一聲，徐子明先中鎗。

但幾乎就差那麼一點，像是同時開鎗，徐子明由於是左肩中鎗，所以右手仍能射擊，射中了徐步雲的大腿。

按理說，徐子明先中鎗，已經落了下風，就不該再射。當然也可以說，可能由於中鎗時，他的手指也扣了扳機，不射也來不及了。

只是內行人看來，他是有時間決定不射那一鎗的。

「現在，已證明你……你沒有人性……我以生命來證明這一點很值得，我走了……」但走了十來步，又搖搖欲倒，左脚下已有殷紅的足印。

瘦皮猴沒有表情，「血芍藥」却大聲吩咐，把徐步雲抬到醫療室去，然後對徐子明說：「敗就敗了！看來比狠毒他不如你，可別以爲幹我們這行連起碼的良心也沒有了……」

「妳……妳責備我？妳……妳是什麼立場？」

「血芍藥」輕蔑地一笑，並未回答這句話，立刻奔往醫療室，在這兒，醫護人手是不缺的，因爲隨時都會有人受傷。

當手術弄好時，徐步雲要求離開，趙俏說：「徐步雲，你就是要離開，也要傷勢好了之後。」

「我一天都不想耽在這裏……」

「你如果留下，你會比他高一級，他是一品三級的刺客，你可能是一品二級甚至一級。」

「總而言之，你們是不會放我走的，是不是？」

趙俏不出聲。

× × ×

趙雨田是「招呼站」的主持人，他是不是一流刺客？沒有幾人知道，父女二人在秘室內交談，趙俏說：「爹，您看徐步雲這人如何？」

「是個人才！」

「只有這點感想嗎？」

「妳的看法呢？」

「我以爲他很了不起！」

趙雨田點點頭，也不否認這一點。

「爹，當刺客連兄弟也不認了嗎？」

「誰說的？」

「那麼爹也不滿徐子明的行爲了？」

「這是他們之間私人的恩怨，何必去干預？」

「本站不是嚴格限制自己人起磨擦的嗎？」

「阿俏，妳到底想說什麼？」

「徐步雲來此，主要是找他的堂兄，可以說，不顧自身危險，可見他是個極重

情感的人，可是徐子明他……」

「阿俏，妳似乎忘了，幹這行如果太重視情感，那就很危險了。還有，徐步雲已經表明，除了找徐子明，還想收購『出土貨』……」

「爹，這有什麼不對？凡是行家，對『出土貨』都趨之若鶩。」

「阿俏，對『出土貨』有興趣的人，大多是古董商或收藏家，這類人會有徐步雲那等身手嗎？」

「爹，俗語說：殺頭的生意有人作，賠錢的生意沒人作。爲了作生意，有時總要冒些風險的。會兩手就可疑嗎？」

「妳以爲徐步雲是生意人？」

「當然不是，但他絕不是壞人。」

「阿俏，妳似乎一直在爲他說好話，別忘了！妳和子明已有婚約了呀！」

「爹，這件事只是口頭上的，不能算數。我以爲像這種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認的人，絕不會愛他的妻子。」

「阿俏，這未免說得太嚴重了吧，他對我很忠啊！」

「爹，如果把您比作昔年的齊桓公，徐子明就是極受桓公寵信的豎刁和易牙，易牙爲了效忠桓公，自行閹割入宮侍奉桓公，而易牙又挖空心思，做些美食以饗桓公。某次桓公生病，食慾不振，易牙烹了自己的兒子進於桓公，桓公食後稱讚味道可口，問是何物，易牙說了。桓公大爲感動。後來桓公去見重臣管仲，問管仲易、豎二人對他極忠，且說出事實。管仲說：人體髮膚，受之父母，自己的身體尚且不愛，豈能愛君？至於易牙，把自己的兒子活活烹了而敬君王，人無不愛其子女者，連骨肉尚且不愛，又怎能愛君？齊桓公雖未駁斥此說，却不以爲然，結果，不久，豎、易果然造反……」

「阿俏，這比喻是不倫不類的，爹既不能和齊桓公比，子明也絕不是豎刁和易牙之類人物，爹倒要勸妳，徐步雲的來意，很值得懷疑，爹反而覺得子明不濫用情感，公事公辦，是合理的。」

「反正，徐子明這個人，我已經看穿了！」

「怎麼？不會是看上徐步雲了吧？」

「爹，這事雖然言之過早，也並非沒有可能的。」

「阿俏，這是妳的終身大事，但是，可別由此事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糾紛。況且徐步雲迄無參加本站的打算，這就是敵對立場……」

「爹既知如此，又爲何在緊急時救活他？」

「這……我也弄不清，可能是基於愛才吧！看來他好了之後，仍不會參加本站。到那時候怎麼辦？」

「爹，你救他一命，他是個極重義氣的人，他會答應的。」

「阿俏，妳看着辦吧！但要小心處理這份情感，不要使徐子明下不了台。」

「爹，你怕徐子明嗎？」

「笑話，爹二十一歲就在賭場中當老大，什麼風浪都見過。豈會怕他？我只是因爲這小子具備了刺客的各種條件，不然的話，怎麼會放出空氣說他車禍死亡？且要妳把他誘進本站來呢？」

大約是深夜十二點稍過，趙俏進入徐步雲屋內，見徐子明一臉兇色站在床前，徐步雲却在沉睡。

「徐子明，你在幹什麼？」

「我不能來看看他？」

「你來看他？簡直是貓哭耗子！」

「趙俏，別人可以胡言亂語，妳怎麼可以——」

「我對你的爲人很清楚，況且，你根本就不認這個堂弟了！」

「趙俏，妳似乎忘了我們之間的關係了。」

「咱們有什麼關係？一句口頭上的閒話，你就當了眞？」

「怎麼？我們的事，妳一句話就一筆抹煞了？」

「既是口頭上的言諾，也可以在口頭上取銷，徐子明，今後不要再談這件事了，你出來吧！我來照料他……」

徐子明面孔扭曲着衝了出去。

這工夫徐步雲睜開眼說：「趙俏，謝謝妳的關切……」

「不必客氣，我看你以後要當心！剛才徐子明在此不懷好意，我要是來遲了一步……」

「不會吧！他再壞也不會壞到那種程度！」

「嗨！你這人眞是太遲鈍了！也許這正是你的善良之處。告訴你，爲了我，他可能不擇手段的。」

「好吧！我今後會注意的。趙俏，有件事可否偏勞妳……」

「有事儘管說。」

「請把這封信送給我的朋友，不然的話，他會急瘋了！」他拿出一封信，且說了地址。

「我親自爲你送去。但你要小心，我爲你裝了電鈴，有事可以猛按鈴。」

「妳想得眞週到。謝了！」

趙俏在小旅社中找到了馬得標，這小子每天外出找徐步雲，一直未找到，他決定今夜進入一探，雖知危險，反正是豁出去了。

趙俏站在房間門口時，他正在準備出動，把兩柄匕首插在腿上褲內，而且口中唸唸有詞：「過往的神祇明鑒，俺是徐大少的忠僕，要是徐大少已經死在那兒，俺也不想出來咧！要是他不在那兒，神明帮忙，讓俺順利脫身，俺一定多燒紙燒香，俺可不是吃對面謝隔壁那種鳥人……」

「馬得標……」趙俏叫了一聲，馬得標大吃一驚，迴身就要拔鎗。

但趙俏手中握了一柄「五蜂子」小手鎗說：「別緊張！我沒有弄錯，你是叫馬得標吧？」

「怎麼？馬得標還有冒牌貨嗎？」

「你要到哪裏去？」

「妳是什麼人？他奶奶的，管的事兒還眞不少咧！」

「你怎麼滿口的髒字兒？你再胡說八道，我就斃了你！」

「俺就是這份德性，妳憑什麼要斃了俺？」

「馬得標，徐步雲已經死了！他臨死時遺言，叫我送這遺書給你……」

馬得標這個大粗人，立刻就熱淚盈眶

，悲聲說：「妳是什麼人？」

「我就是趙俏……」

「妳就是『血芍藥』？」

「不錯！」

馬得標突然拔出匕首，「唰」地射出，但趙俏早已有備，說：「馬得標，俺是和你開玩笑，你先看看信吧！」

「怎麼？妳開玩笑，他奶奶的！妳八成是吃飽了沒事幹吧，徐大少眞的沒有什麼？」

「你看看信嘛！」

馬得標看了信之後，摸摸後頸，說：「徐大少要是死了！世上的人都該死光，他在哪裏？」

「我只是給他送信，說是大約十天後可以回來，他不在我們那兒！」

「他不在你們那兒，妳怎麼會爲他送信？」

「這個你就不要管了，反正他現在是好端端地。」

「俺知道咧！八成你們已經同居了吧？徐大少很有眼光，只不過，妳這娘們長得好看是沒錯，不知道心眼兒好不好？」

「你再胡說我就斃了你！好吧！我走了……」

馬得標送走了趙俏，往炕上一躺，心想，今天晚上可要放心大睡一覺了。但他立刻又爬了起來，鎖上門就上了街。

因爲關心徐大少，馬得標非但晚飯沒吃，就連午飯也忘了。而他對驢肉極有胃口，吃驢肉到鳥市去也是近路。

這兒的小吃很全，大餅、拉麵、餃子、鍋貼、炸菓子、牛筋、羊雜及驢肉等等。有所謂：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由此可見驢肉之美之鮮了。

「驢肉您啦……」掌櫃的端上驢肉，馬得標說：「他奶奶的！俺是驢肉，你是什麼肉？王八肉？」原來天津人語尾喜用「您啦」二字，只是口頭語，有時和某些字聯用，有些有心人聽了就不舒服。

這工夫有個人坐在馬得標對面，也叫了驢肉和火燒。兩人幾乎同時吃完，同時走出驢肉店。

馬得標點了一支大鷄烟，這人急忙上前借火，說：「這位是馬大哥吧？」

「嘿！簡直是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當然，馬得標是兵油子，人雖土可不傻。有很多人把土氣的人當傻瓜，那就錯了，土與傻根本是兩回事。

「這位是——」馬得標打量此人，大約也是三十左右，衣着講究，有點紈袴子弟那種派頭。

「敝姓和，和嘉文，在下認識徐步雲老弟……」

「原來不是外人，和先生何時認識徐大少的？」

「好幾年囉！胡姬胡姑娘不幸去世時，在下還送過殯，所以在下十分佩服徐老弟。」

馬得標說：「徐大少這個人嘛！那是沒有話說的……」又說：「和先生要去哪裏？」

「回客棧！」

「不知和先生住在哪一家客棧？」

「小客棧，不起眼……俺就住在泰安客棧……」

馬得標一愣，他住的客棧也是泰安客棧，以爲可能是巧合同名的，一問之下，正是同一家，老馬不免犯疑，說：「和先生，這太巧了，我也是住在泰安。」

「這果然很巧，不過在下以前也久聞馬兄的大名……」

他奶奶的！俺是個號兵，你久聞俺的大名，可眞是茅厠坑吹喇叭……臭名在外！分明是諷刺俺咧。馬得標說：「和先生會認識俺這個小人物嗎？」

「馬兄，千萬別妄自菲薄，您要是到租界的舞廳去伴奏，不是吃香喝辣的嗎？記得在部隊中吹『小放牛』受處罰的事了嗎？其實舞廳中一些洋琴鬼未必有您這兩套高明！」

「這……這……」馬得標還眞不能不信，可是他非但未見過此人，也未聽說過他的名字。他說：「俺這人的記性不好，老是想不起來……」

「不妨，只要在下認識二位就夠了。那時在下也在軍中穿二尺半，吃糧拿餉，只是在下不出名罷了！」

「眞想不到和先生原來是同行，不知和先生目前現役還是自由之身？」

「還不是和馬兄一樣，開了小差，像咱們這種行伍出身的人，混白了鬍子也混不出名堂來。」

「對對！和先生和俺的想法一樣，不知和先生到天津來有什麼貴幹？」

「不瞞馬大哥，在下雖然並不富有，但却很愛好古董，聽說最近有一批『出土貨』……」

馬得標心想，原來這小子也是爲這個而來的，世上這等巧事可就不多了。他說：「和先生客氣，能買得起古董，家境一定不錯。」

「這是談不上的。只是有幾頃薄田罷了……」

馬得標不再出聲了，返回客棧，就回房睡了。

第二天中午才外出吃飯，早餐和中餐一次解決，爲了迴避和嘉文，就到另一家較大的館子去，這一家的炒麵很有名氣。

那知他剛坐下，叫了個「十錦炒麵」，忽然有人對小二說：「乾脆就來兩個『十錦炒麵』吧！我也來一個……」

馬得標心想，他奶奶的，這也是巧合嗎？他說：「和先生，眞是巧合呀！」

「是啊！咱們眞是有緣，乾脆，以後在下外出吃飯，招呼馬大哥一聲，要是馬大哥先要外出，也順便招呼小弟一下，看來咱們的胃口也差不多。」

馬得標又不能遷到其他客棧，恐怕徐步雲回來找不到他，深信這個陰魂不散的傢伙，必有所圖。

馬得標說：「和先生在等人嗎？」

「是啊！在下就在等徐先生……」

「和先生等徐大少有什麼事？」

「向他打聽有關『出土貨』的消息，也有意趁機識荊……」

「這俺可就不明白咧！向他打聽『出土貨』的消息，恐怕是找錯人咧！」

「沒錯吧？徐先生不也是來物色『出土貨』的嗎？在這方面，在下並不十分內行，有徐先生提供經驗參攷，也就吃不了虧哩！」

像塊粘在衣上的橡皮糖，抖也抖不掉，馬得標說：「其實徐大少在這方面也不怎麽內行。」

「快別客氣哩！就是如此，凡事彼此有個商量，也不會吃虧的。」

馬得標有點煩，提早吃完就出了飯館，那知來到一個胡同口處，三個漢子之一指着他說：「就是這小子，他就是姓徐的同伙，逮住他……」三個人往上一貼，馬得標可不客氣，一拳一脚砸出去，不講什麽情份。

但是這三個三十來歲的傢伙，手底下雖不怎麽地道，三對一却够老馬受的，十來個照面，他挨了一脚，罵咧咧地說：「哪來的野種？以多欺少？爺們又不認識你們？」

這三個人悶聲不響，越打越火爆，老馬又被砸了一拳，剛吃了一肚子炒麵，差點吐出來。

「他奶奶的！俺叫馬得標，根本不認識你們！」「蓬」地一聲，後腰上又被踹了一脚。

老馬很能挨兩下，但這幾下很重，眼看是支持不住了，忽聞一聲大喝，說：「什麽事兒？馬大哥……爲什麽打架？」

原來是和嘉文，老馬討厭此人，此刻却不討厭，說：「俺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麽？他奶奶個熊！見了面就揍人！俺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這算什麽？欺負老實人哪！快點住手……」

三人根本不理會，和嘉文把長衫掖起來就動上了手。不到三五個照面，一巴掌搧出一個，一腿掃倒一個，另一個挨了一拳，三個人只有撒楞子，其中一個還說了句場面話：「小子，天津就這麽大，以後還有見面的時候，走着瞧吧……」

和嘉文拍拍老馬的肩胛，說：「馬大哥，傷得重不重？」

「小災難！俺受得了，只是俺想不通，這三個雜碎好像認識俺似的，俺却不認識他們，動手就打……」

「馬大哥，一定是沒注意得罪了人，要不他爲什麽不找別人？算了！好在還不是些够份量的人物，回去吧！」

「和先生，今天要是沒有你，麻煩可就大咧！眞謝謝你咧！」

「馬大哥，看來你一直不大喜歡小弟吧？」

「俺……俺沒有說這話呀！」

「要不，馬大哥爲什麽老是對我很生疏，見外呢？」

「沒，沒有這回事，俺就是這個鳥樣子，不會來片兒湯……」

兩人談了一會，和嘉文叮囑他要小心，惹上地面上的嘎雜子琉璃球，那就很討厭，兩人在路上分了手。

老馬心想，這小子也許沒有什麽，八成是個秧子，身手還不賴。逛了一會也沒有心情，就返回客棧。

晚上再出去，到那「松屋」附近繞了一圈，也不敢進去，因爲徐步雲叮囑過他，不必担心，在客棧內等他，千萬別去亂闖。

回客棧晚一點，上炕就睡了。

第二天醒來，已是七點左右，天已大亮，身子一翻，不由大吃一驚，身邊竟有一個三十不到、二十五六以上，略有幾分姿色，聳胸隆臀，細皮白肉的女人。

這女人似乎還沒有醒，上身只有個猩紅肚兜，繡着劉海戲金錢，下身只穿了件粉紅色的短褲，身上也沒蓋東西。

老馬並非不好此道，偶爾也會逛逛窰子，却很少叫到旅社來，再說他也沒有那種譜兒。

「他奶奶的！自動送上門來，這算什麽？拉乾舖？哼……這要是被徐大少回來撞見，還以爲俺馬得標是個沒正經的色鬼咧……」

他坐了起來，把衣服弄好推着這女人，說：「喂……喂……醒醒……什麽時候了？再說……不打招呼就他奶奶地……」

這女人醒了，伸了個懶腰，眼睛又閉上了，喃喃地說：「別吵人！我還要再睡一會兒……」

「起，起來！」老馬大力推她，說：「妳是幹什麽的？誰叫妳來的？串門子還有這種串法？」

「別開玩笑嘛！還早……再瞇瞪一會兒……」

「眞他奶奶的隔路，俺不認識妳，怎麽可以躺到俺的炕上來？」

「馬得標，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俺是什麽意思？俺倒要問問妳是什麽意思？一個女人隨便跑到陌生男人炕上來，妳是什麽居心？」

「馬得標，你叫了女人，也玩了個够，怎麽？想賴帳？呸！嫖客我可見得多了！還沒見過你這種下三濫！」

「什麽？俺叫妳來的？簡直是胡說八道！」

「哈！你們都來評評理！世上還有這種窩囊的男人，叫了姑娘，窮折騰了一夜，却賴皮說是他沒有叫姑娘，是姑娘自己跑到他房間中來的。你們聽說過這種臭事嗎？」

馬得標氣得張口結舌，直翻白眼，這眞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這種倒霉的事怎麽都被他遇上了呢？

客棧雖不大，也有十來個客人，在門外探頭探腦地看熱鬧，有人說：「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如果根本就想賴皮，一大清早溜掉算了！何必丢這份人？」

也有人說，可能是昨夜喝醉了，忘了沒有多餘的錢付這份夜渡費，早上一摸口袋，只好瞪着眼不承認。

可是也有位仁兄的說法，老馬聽來還舒服些：「這也很難說，有些爛貨，好幾天沒開張，就抓個倒楣鬼，往他房中一鑽，第二天就伸手要錢，這官司就是把包青天找來也斷不清……」

「你是給不給，別以爲我們好欺負，我可見過世面，英中街的利順德飯店，法租界的裕中飯店，『六國』、『惠中』等大飯店，我常常進進出出，你要是不信這個邪，咱們到巡捕房去。」

馬得標也是油滑角色，遇上這種事，却不禁一頭大汗，就在這工夫，來了個巡捕，分開衆人說：「是怎麽回事兒？」

那女人嚷嚷着說了一切，馬得標大聲辯着，說是根本未叫姑娘，獨睡了一夜，可是巡捕冷冷一笑說：「沒有錢就別玩女

人，玩過之後來這一套，也未免太……」

「你說什麽？他奶奶的，俺沒玩就是沒有玩，根本就沒叫姑娘。而是早上醒來，忽然發現炕上有個女人。俺可以對天發誓……」

「你剛剛嘴裏不乾不凈地說什麽來？我要把你帶走！」

就在這工夫，有人擠了進來，竟是和嘉文，先和巡捕打招呼：「老王，是怎麽回事？這位馬兄是我的朋友，你可要担待點……」

那女人又在嚷嚷，和嘉文手一揮，說：「不要說了。多少錢？」

「二十塊！」

「妳値二十塊？」馬得標雖沒說，却知道，一流的，年輕的洋學生，也不過這價碼，雖不是他掏腰包，也不免肉痛。

「値不値你心裏有數……」這女人一口咬定老馬玩過她，而和嘉文却掏出二十塊大洋如數付了。

這女人一邊往外走一邊還嚷嚷着：「各位聽着，這位大嫖客姓馬，叫馬得標，是穿二尺半的出身，嫖窰子一向是不花錢的……」

馬得標要去揍人，和嘉文扯住了他，巡捕說：「姓馬的，要不是和大少爺都是熟人，今天我非帶走你不可——」

馬得標一肚子氣火沒處發，說道：「俺說根本沒玩她，你一定不信，你只會順着鳥毛放屁！打落水狗！咱們就起個咒好咧！俺要是玩了女人賴皮想不給錢，就叫俺，坐車翻車，坐船沉船，你要是根本不明眞相，只會說昧心話，你也一樣！」

「姓馬的，我今天非帶走你不可！媽的！像你這種下三濫，居然還敢咋唬！」

「王兄，給我個面子，算了！這是一位好朋友的朋友，都不是外人。」

「不成，這個雜碎太不像話了！根本不給我們當差的留一點餘地！」說着，竟掏出了手銬。

「銬人？你憑什麽？你敢銬人，俺就敢揍！」

和嘉文大力把王巡捕往外推，王巡捕翻了臉，說：「和少爺，王某是尊敬你，可不是怕你！」

和嘉文臉一板，冷冷地說：「在下也正有此意，是敬你的職務，而不是怕你的人，不要說你，就是你們局長來了，也未必能把人帶走。衞戍司令部比你們的機關大些吧？如有人能把馬兄送進去，十分鐘以內，我能讓他邁着方步走出來。要是在租界裏，各國聯合領事團辦事處，我也有點門路，王兄信不信？」

「哼！孩子哭抱給他娘！姓和的，走着瞧！」

和嘉文漠然說：「姓和的五七天內還不會離開這家泰安小客棧，王兄有什麽花招，和某一定接着就是了……」

王巡捕一走，人也陸續散了。而和嘉文却對那些尚未散去的客人說：「各位鄉親，朋友們，在下人格担保，我這位馬大哥絕對沒叫女人，是那臭婊子訛詐。大概是沒轍了！又看這位馬大哥比較老實，老實說，我要是把他送進去，讓他過幾天吃住免費的生活，只要一通電話就成了！算了！反正幹那行都是些可憐虫……」

經和嘉文一解釋，大多信了，馬得標自然十分感激，但心情却很惡劣，本來嘛，這種事誰遇上也會窩囊一陣子的。

「走，馬大哥，咱們喝酒去。幹啥爲這種事煩心？」

爲血芍藥　兄弟反目

馬得標雖然還估不透和嘉文的來路，却十分感激他，所以兩人走得很近，幾乎每天和嘉文都會請他下一次館子。

一週後的下午，馬得標一個人正在家無聊玩紙牌「開關」，這工夫徐步雲回來了。

「徐大少，你終於回來咧！」

「老馬你還好吧？很抱歉！我臨去只爲你留下二十塊大洋，一定很拮据吧？」

「够了！大少，還沒用完呢！況且這幾天有和先生常常請客吃飯……」

「和先生是誰？」

「和先生說，他也久仰徐大少的大名，說是胡姬小姐的出殯行列中曾經有他呢……」說了認識的經過。

徐步雲微微皺眉，說：「這位和先生我也不認識，而且你們的相識也太戲劇化了！」

「大少，您別懷疑和先生，這是個十分講義氣的人。」

「噢！說說看，他是如何講義氣？」

「這檔子事兒，說起來眞他奶奶的叫人臉紅……」說了那妓女跑到他的炕上睡了一夜，以及王巡捕要帶人，和嘉文仗義執言的事。

徐步雲沒出聲。

「大少，和先生這人够意思吧？爲了俺，寧和王巡捕翻臉。」馬得標說：「還有一件事，要不是和先生適時趕到，俺八成也涼了蛋咧……」說了被三個陌生漢子圍攻，被和嘉文解圍的事。

「那三個人此後沒有再找你？而那王巡捕也沒有再露面是嗎？」

「是……是啊！和先生眞有辦法，他說有人把我送入衞戍司令部去，十分鐘內，他能讓我邁着方步走出來。且說各國租界聯合辦公室，他也認識人……」

徐步雲的長眉微挑了一下，也沒說什麽。

「徐大少，本來俺很焦急，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在那兒，後來接到『血芍藥』捎來的信，就放心多咧！這十來天，你到底在什麽地方？」

「就在天津市英租界一個朋友處，老馬，那位和先生多大年紀？」

「三十左右，比你大三歲左右，比俺小兩三歲，他說也穿過二尺半，在軍中混過。不過，看他的打扮和風度，也許有點來頭。」

「老馬，這是一百塊大洋票子，大約兩個月的開銷够了……」

「徐大少，俺不需要錢，俺希望在你身邊。」

「老馬，現在你最好先不要跟着我，我在辦那件事，和『刺客招呼站』時有往還，而你也不要再住這小客棧了，我給你找個房子……」

「徐大少，爲什麽要這樣呢？」

「第一是連絡方便，其次是我要教你兩手，緊要時派上用場，不會吃虧。」

「好好，大少，俺正感自己這兩套太差，緊要關頭，帮不上你的忙，反而是你的累贅。」

「那就走吧！房子有現成的。」

「徐大少，和先生對我那麽好，怎麽可以不打個招呼就走了呢？」

「走吧！老馬……」徐步雲也沒解釋，在前櫃上清了帳，出門不遠，就上了電車。

「大少，俺這就不懂，你一向是最愛交朋友的人，現在這一手可不是交友之道呀！」

「老馬，你和這位和先生是在一連串巧合之下認識的，巧合可以有，太多了就不是好事……」

「可是和先生帮過我不少的忙呀！他並沒有對俺有什麽要求呀！」

「對，他如果馬上就要求你帮忙，那反而沒有什麽了……」

房子不大，只有三間，但院子很大。馬得標很滿意。

「大少，房租多少？付了沒有？」

「不必，這是朋友的房子，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只要小心火燭，別把人家的房子燒了就行了。」

「那怎麽會？大少，萬一遇上和先生多不好意思。」

「應該不好意思的是他。」

「這俺就不懂咧……」

「依我猜想，非但三個圍毆你的人是他的同伙，就連那個警察甚至那個自動送上門在你的炕上睡了一夜的窰姐，也是他的人扮演的。」

「這……」馬得標想了一下，搖搖頭說：「大少，關於這說法，俺可不大相信咧！」

「信不信由你，我只是不能不警告你，不要從表面去看一個人或一件事，也不要拿自己去衡量別人……」接着傳了他「蟠龍八腿」。還有秘密他沒有告訴老馬，如去找徐子明等……

× × ×

「招呼站」有任務，除了少數留守者，全都出動了。

當然，徐步雲沒有被派出去，而趙俏也沒有，現在她倚在徐步雲臥室的門邊，說道：「小徐，爲什麽你不肯幹一品刺客呢？」

「我不被信任，幹什麽都是一樣。」

「誰不信任你哩？」

「妳也未必信任我。」

「小徐，你這就不講良心話了！我向我爹建議，既然徐子明是一品三級，你該一品一級，至少也要一品二級才合理。」

「誰是一品一級？」

「瘦皮猴。」

「妳爹怎麽說？」

「我爹怕不能服衆，要攷慮一下。老實說，我爹對你還不大信任。」

「不信任什麽？」

「我也弄不清楚……」

「我知道了！那是由於妳爹寵信子明，而我又和他是敵對的……」

「恐怕還不僅僅是這個……」

「那是什麽？」

「可能是你的來意……」

「來意？」徐步雲心頭一驚，果然是頭老狐狸，他說：「既然連這一點都不放心，爲何又不放我走呢？」

「我也不知道，小徐，爹是個算無遺策的人，你來此是否另有企圖？」

徐步雲躺下來，面向牆壁不出聲。

「小徐，生我的氣了？我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她坐在床緣上去推他。

「別理我！要不是爲了子明，我早就走了。儘管他對我毫無手足之情。」

「小徐，你難道就沒有把我放在心上嗎？」

「趙俏，妳是子明的人，我怎麽能奪人之所愛？」

「可是……我並不愛他呀！」

「既不愛他，怎有婚約？」

「那不過是口頭上的……」

「婚約可以隨便開玩笑嗎？」

「小徐，人家還不是爲了你……怎麽老是裝糊塗？」

「不談這個，趙俏，貴站人員手中有不少的『出土貨』對不？」

「是……是的……」

「妳大概知道，都是些什麽『出土貨』了？」

「我也不大清楚，據說有個清單。」

「在誰手中？」

「好像在徐子明手中。」

徐步雲有點想不通，爲什麽徐子明迄今還是這樣？是不是子明眞的吃了醋？其實徐步雲固然驚於趙俏之美艷，但是絕不奪堂兄之愛。

「小徐，如你向我表明態度，或者决定表現一番，參加本站之後，絕不三心兩意，我保證不用多久，我就能把那清單抄一份給你。」

徐步雲心中一動，說道：「我可以攷慮……」

趙俏走後，趙雨田來了，說：「徐步雲，你願意參加本站，我很高興，但要經過一次比試，才能定你的品級。」

「我幹什麽都成。」

「阿俏說，你絕對够一品一級的資格，但要能使一些同行心服口服，必須當場甄試。」

「好吧！這個全憑趙先生安排。」

就在這天晚上，趙雨田召集一干刺客，宣佈徐步雲决定參加本站，按他的身手，應列一品一級，如有不服者，可以當場攷驗。

由於黎飛和「瘦皮猴」都是一品一級及二級，但是二人放棄，認爲徐子明的身手足當一品一級頭銜，公推他和徐步雲比試。

徐步雲知道，這些人居心至險，無非是要他們自相殘殺。如果他是徐子明，必然找個藉口，比喻說，他是一品一級，徐步雲既有一品一級的資格和能力，應由一品二級的黎飛或由一品一級的瘦皮猴來試他。

但這兩人自謙地說，他們是蒙兄弟們厚愛，濫竽充數，眞正具有一品一級資格的是徐子明。

而徐子明居然沒有據理而推辭。

趙雨田說：「既然子明是衆望所歸，也就不必客氣……」這老傢伙居心叵測，顯然有幸災樂禍之心。

徐步雲連連向徐子明使眼色，但徐子明沒有看到。

手足相殘，似乎都認爲值得一看。徐子明首先走到場中，這兒是地下室，十分寬敞，徐子明面色木然，沒有一點表情。

徐步雲走近前，想以眼色交換意見，徐子明似乎根本不去注意這個，趙俏大聲說：「徐子明，你要比什麽？」

「空手道！」

徐步雲自然奉陪，這工夫徐子明已攻了一式「撇陽」和「廻轉撞」。

徐步雲避了開去。接着又是「刀手」和「鬼拳刺」猛烈襲到。在感受上，徐子明是毫未留情。而且有些攻勢，專攻徐步雲初癒的創口。

徐子明在衆人的加油下，越打越火爆，專攻要害，一邊的趙俏直冷笑。可是徐步雲儘管忍讓，也不能太露骨，要不，比試的目的何在？

所以徐步雲一式「鐵叉手」，擊中了徐子明的左肩，用力並不太大，他根本不想擊中的，可惜徐子明的防衛力太薄弱。

徐子明連退三四步，「錚」地一聲，自腰上拔下七首。本想立刻出手，趙俏大聲說：「各位評評理，這算幹什麽？」

趙雨田說：「子明，你要幹什麽？」

「我要拚刀子。」

「要拚刀子也成，你先把刀子放在地上。」

徐子明只好丟下七首，這工夫黎飛把另一柄同樣的七首放在徐步雲脚邊退下。

趙雨田說：「帶傷即止，不准殺人。我喊『開始』，你們就動手。」

但喊出「開始」之後，徐子明迅速用脚一捻七首再用足尖一挑，七首飛起接住，而徐步雲似乎稍慢了一步，沒有檢起七首。徐子明已經攻了上來。

「唰唰唰」三刀，幾乎每一刀都在徐步雲的身子兩寸內掃過。

一個用刀，一個赤手，這是很吃虧的事。

徐子明面孔扭曲着，左一刀右一刀，不是心窩，就是面孔，任何人都相信，仇家相見，不過如此。

「嗤——」徐步雲左肩衣被挑破，衣上已見血。

「你還不够資格當一品一級刺客，你只是二品頭一品尾的貨色……」

徐步雲內心絞痛，盡力閃避。除了趙俏，一個個看得眉飛色舞，就像觀賞鬥狗、鬥鷄或鬥蟋蟀差不多。

徐子明越是瘋狂，觀者越感過癮，而徐步雲就更加難受了。

「嗤嗤」又是兩刀，在徐步雲的右後肩及後腰上各划了一刀，而且刀刀見血。

瘦皮猴在趙雨田耳邊說：「頭兒，這不大像是表演吧？」

「我也有這種看法。」

「如果眞是作樣子給咱們看的，那就很高明哩！」

「應該不會，至少徐子明不會。」

「爲什麽？」

「徐子明年少氣盛，目空一切，要徐步雲作一品一級的考試，他就不會服氣，雖是堂兄弟也不例外。」

此刻，徐步雲幾乎想哭，這是爲了什麽？爲了逼眞嗎？不會吧？那種狠毒之色，就算是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也不過如此……

「唰——」徐步雲胸衣又被掃破半尺長的裂痕。雖然掃中的每一刀都是僅傷及表皮，以徐子明的身手，可沒有這種把握，拿揑得恰到好處。

趙俏對趙雨田低聲說：「爹，這種比鬥公平嗎？」

「阿俏，是徐步雲不用刀，可能要證明他的身手比子明高些，別人如不讓他表現，是件煞風景的事。」

「徐子明，你眞的是六親不認了？」

徐步雲沉聲說。

「你現在才知道？」

「我一直都在找你，我可是你的堂弟呀！」

「幹這行的，必須把任何一個與自己敵對的人當作仇人，所以現在我的面前是敵人，不是什麽親人。」

「子明，不論是幹哪一行，也不能沒有人性。子明，你已經近乎瘋狂了！」

徐子明决定性的一七掃到，徐步雲當然能閃開。但是，他却以臂迎上一格，「噗嗤」一聲，七首戳入他的臂中。

一片嘩然之聲，徐子明也不由一愣。

血自徐步雲的衣袖內淌下，趙俏奔上用手帕爲他紮住，但他冷冷地說：「是我敗了！正如他所說的，我只配作二品的刺客……」匆匆離開地下室。

「徐步雲，你沒有敗……」趙俏追了上去，說：「你在讓他——」

瘦皮猴低聲對趙雨田說：「頭兒，這似乎不像是表演賽吧？」

趙雨田笑笑，說：「你知道『王佐斷臂』那齣戲嗎？」

「頭兒仍然不信他們的忠貞？」

「徐子明我是信了！可是徐步雲這個人……」

「他不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小五子』嗎？」

「不錯，正因爲他是『小五子』，我不能不小心。」

「如果他們是在演戲，他們大可不必用這苦肉計，其中一人敗了即可。」

趙雨田苦笑着搖搖頭，說：「不管這兩人誰勝誰敗，都是我們這一行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欣賞那股子狠勁！」

趙俏親自陪徐步雲上藥包紮了傷臂，幸好未傷到骨骼。她坐在炕緣上嘆口氣說：「他不是你的敵手，你是爲了什麽？就算要讓，也不必作賤自己的皮肉呀！」

「這是我們兄弟之間的事，你少管閒事。」

「噢！是我自甘下賤了？」趙俏說：「我知道，你來此的目的是爲了『出土貨』，其他都是次要的。」

徐步雲不承認也不否認。

「你最關心的就是那張清單，對不對？別以爲我猜不透你的心事。」

× × ×

趙俏當然還知道其他的，她此刻在徐

子明屋中找了很久，沒有找到她要的東西，這工夫徐子明站在門口，說：「要找什麽？我帮妳找！」

「你可以猜到的。」

「我當然可以猜到。」

「能猜到那是最好，把那幾封信拿出來！」

「信？」徐子明頗爲意外。

「當然，我寫給你的信，雖不是情書，在你手中却極不妥當！」

「原來妳來搜那三封信，這麽說，妳是眞的變了心囉？」

「這用得上『變心』二字嗎？我爹叫我寫信給你，參加本站，你來了之後，由于還談得來，而爹又信口開河，說了句活話兒……」

「活話兒？哈哈，這種事也可以當兒戲！眞是開了眼界。好！我還給妳……」自皮箱中找出三封信，丟在地上。

「有所謂：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你不但是出了惡聲，態度也極盡惡劣之能事，老實說吧，我對爹的眼光，已經開始懷疑了！」

趙俏一走，徐子明冷冷一笑，他當然知道，她不是來搜這三封信的，但她的反應相當靈捷。

× × ×

又是一次大批出動，這行動除了趙雨田和瘦皮猴知道原因，另外那就是徐步雲了。

盜陵事件雖然政府要員無暇顧及，由于圍繞在下台小皇帝身邊的宋室帮閑，以祖宗陵寢被毀爲由，各方請願，抗議及告狀，有關部門又不便充耳不聞了。

於是第三集團軍（山西閻部）前敵總指揮，出任北京城防司令且兼河北省主席的商震，開始調查此案了。

放出空氣，準備逮捕參與盜陵而且巳經開了小差的下級軍官，因而不到一星期，天津，塘沽，廊房甚至北京等地，連續發生了十七八件命案。

這些命案乍看沒有關連性，有的是失足掉落大沽河中溺斃，有的車禍死亡，有的不知因何細故互拚重傷致死。也有人是忽然失踪的。

所以有關單位放出這空氣，很容易使人產生聯想，這些死的和失踪的人，是死在這股怪「空氣」上，而且也只有極少數的人能產生這種聯想。

空氣放出去了，就不能光說不練，有關單位開始抓人，都是一些小嘍囉，不是炊事，就是勤務兵，這類人物，那有資格作「入墓之賓」呢。

所以人言人殊，不得要領，只好放人，人一放出，立刻就失踪了。

「招呼站」的人這些日子很忙碌，只有一品的刺客，不參加這類行動。

深夜，雨不小，還有很大的風。徐子明和衣躺在炕上，一個人影出現門口，「咔嚓」一聲，「七星子」上了頂門火，說：「誰？」

「子明，是我……」

「噢！是步雲弟……」他坐了起來，屋中未亮燈，徐步雲仍可看到徐子明把玩着手鎗，鎗口不離他的身子。

「子明，希望我只是過敏，我們的敵對，原則上是事先計劃好的，爲了逼眞，其中一人要稍作犧牲，但是……我隱隱發現子明哥似在假戲眞作了……」

「那怎麽會？」徐子明低聲說：「正如小弟你說的，明明是演戲，也要逼眞，這些觀衆並不容易愚弄。」

「話是不錯，可是太逼眞了，萬一失手重傷……」

「不會的，我手底下有分寸……」

「還有，大哥的身手固然了得，可是小弟這幾年，也混出了點虛名，把『小五子』的形象表現得太窩囊，只怕也會引起別人的猜忌。」

「大哥的意思是……」

「我們既是爲了找回祖傳之寶，如果『翡翠扇』有了下落，不如趁早弄到手，退出這個渾水漩渦。」

「大哥，傳家之寶尚無下落，再說那東西就那麽珍貴嗎！」

「大哥，本來這種珍玩，也是身外之物，何必重視？但它却大有來歷：咱們的祖先，在宋朝爲官，就在徽、欽二帝先後被騙到金營與金將粘罕談判時，事實上根本不是談判，而是把他們誘去當作了人質，也可以說是囚犯，剝下龍袍，換上了靑衣小帽。他們父子還不能相見，直到解赴燕京，才和鄭太后，朱皇后一同上路，沒有車輛，二帝、二后都要步行。金將押解官對欽宗的朱皇后百般調戲。到達燕京，二帝膝行拜見金太宗吳乞買，後來又往東北押送，徽宗死在五國城，也就是吉林依蘭縣，才五十四歲。欽宗在他父親死後的二十六年，已經六十三歲，被射死。辛棄疾的『南渡錄』有詳細記載……」

「小弟，談這些幹什麽呢？」

「大哥，你知道這段往事嗎？」

「不……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聽聽也好呀！你不會太迷信『祖宗不足法』這句話吧？」

「當然……」徐子明似乎不大耐煩。

「徽、欽二帝北狩後，東京在全國卵翼下，由張邦昌出面，出現了另一局面，國號楚……」徐步雲喟然說：「就在欽宗啓程到金營前數日，夤夜召先祖長談，暗示此去將爲永訣，賜先祖『翡翠扇』，且親筆書一『鑑』字。即『前車之鑑』之意，所以，此扇義意深遠，非比一般古董珍玩。歷代祖先，都以此扇上的『鑑』字敎導後代，要居安思危，當初徽、欽二帝如不寵信李邦彥、白時中一些胆小文人的話，及早全國動員，就不至于一敗塗地，所以當年隆裕皇后取走此寶，先祖一直不忘，必欲物歸原主，永遠保存下去。這才不得巳，咱們兄弟二人來一次雙簧，深入查訪失寶……」

徐子明說道：「步雲弟，眞的尚無下落。」

「你手中不是有淸單嗎？」

「其實那是以訛傳訛，淸單根本不在我的手中，老實說，我到孫部去當參謀，是聞知他有意盜陵之後去的，姓孫的不傻，不會讓一個尚未摸淸底細的人參與那種事。」

「這話也對，在盜陵之前，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引起軒然大波，驚動最高當局，徹底查辦。但是，名單確有一張，應無疑

問。」

「這我就不知道了。」

「子明哥，趙雨田這人以前是幹什麽的？」

「大概是爲外國大亨作保鏢的。」

「這次他成立『刺客招呼站』，是不是孫大麻子授意，實行滅口行動的……」

「這個……他會告訴我嗎？」

徐步雲離開時，徐子明的表情很怪。

× × ×

徐步雲的傷剛好，「松屋」中來了一個客人，要求見徐步雲，伙計盤問他的身份，一言不合，此人把五個伙計打得落花流水。

這事報告了趙雨田，趙雨田叫徐步雲去認人，是不是熟人，但一見之下，並不認識此人。

此人不待徐步雲發問，就亮出了自己的來歷，說：「在下和嘉文，是令友老馬的朋友……」

「久仰！」徐步雲說：「和兄找在下有何見敎？」

「久仰徐兄大名，常以能和徐兄交友或共事爲一大快事……」

徐步雲說：「和兄可知在下目前作何營生？」

和嘉文笑笑，說：「三百六十行外的新行業……」

徐步雲正要婉拒，黎飛在徐步雲耳邊低聲說：「此人身手不俗，頭兒必有興趣，留下吧，再說此人似乎已知本站的秘密，不能放他走了！」

徐步雲伸手一讓，說：「和兄，裏面請……」

這工夫正好趙氏父女有急事外出，他們去了楊柳靑。

和嘉文開門見山，要求瘦皮猴，希望加入本站，作一名一品刺客。瘦皮猴說：「和老弟，你亮一手讓我們看看，也好爲你安排適合的對手比試一下！」

和嘉文在腿上摸出一柄薄刀，一看就知道是專門作飛刀用的，因爲刀柄幾乎握不住，此人手腕一抖，沒有什麽預備動作，就把黎飛手中的香烟斬斷一半。

瘦皮猴等大爲折服，黎飛說道：「姓和的，以你這兩手，可以和徐步雲較量一番了。」

和嘉文說：「徐兄剛來，我就算勝了他也沒有什麽。因爲他的品級還沒有評定，我要向一品的挑戰。」

瘦皮猴說：「徐步雲巳是本站一品二級的人物了！你能擊敗他，你就是一品一級。」

和嘉文說：「請問你是一品幾級？」

「一品一級。」

「在下以爲，能和老手較量，勝敗都很落實，我要和你見個高下。」

這小子很放肆，這等于懷疑老手是否貨眞價實？瘦皮猴當然惱火，這是因爲此人和黎飛都是趙雨田的老搭檔，未成立本站之前，就臭味相投，他們的一品一級或二級，是榮譽性的，就像榮譽博士一樣，並不是眞刀眞鎗玩命比鬥得到的。

但是，這並非說他們的身手就很輕鬆，不堪一擊。

黎飛低一級，是一品二級，剛才又被斬斷了半根烟捲兒，此刻他不能不挺身而出，說：「姓和的，我是老人，也是一品二級，你勝了我，就是一品一級了！」

和嘉文點了頭，表示只想玩柔道。

黎飛正好在這方面也有點底子，心想，玩別的老子還沒有把握呢，待會不把你的蛋黃摔出來才怪哩！

這些人當中，最全神貫注的是徐步雲，因爲他一直不敢輕估此人，而且對此人的身份之神秘，也不敢漠然視之。

瘦皮猴、徐步雲和徐子明共三人作裁判。

就在地下室動上了手，老實說，這些裁判及觀戰者當中，最內行的恐怕還是徐步雲，他不但在日本學過，深研過，在中國還敎過。

根據記載，各派柔術（又名體術、和術、相搏或柔道等）中，首推「行內流派」，以後出來許多支流如「關口流」、「天神眞揚流」、「起倒流」及「扭心流」等等。

此刻黎飛攻出「車膝」，和嘉文很輕鬆地予以化解，黎飛再施「大外割」，和嘉文也沒費多大工夫就破解了。

接着黎飛用「浮腰」及「過肩摔」等，都未得逞，但他一直保持攻勢。

徐步雲燃了一支烟對瘦皮猴說：「門先生，你看這兩人……」

「差不多，半斤八兩……」

「依我看，黎飛差得很遠……」

「小徐，你好像什麽都懂！」

徐步雲猛吸烟不說話，這工夫黎飛又攻出「彈腰」，和嘉文一破解可沒再等黎飛進攻，一式「釣進腰」「蓬！」地一聲，黎飛的身子被摔在地板上，彈起一尺多高。

黎飛臉上掛不住，要求再來一次。

和嘉文什麽也沒有說，又讓他試攻了三次，最後他又以「肩車」把黎飛摺倒在地。

瘦皮猴悻悻地看了徐步雲一眼。也沒說什麽。但和嘉文這小子挺有風度，上前拉起黎飛，說：「黎先生，要不是你大意輕敵，說什麽我也不會得手的……」

黎飛笑得比哭還難看。

瘦皮猴安排了和嘉文的住處，距徐步雲的臥室很遠，不久，趙氏父女回來，瘦皮猴把這事報告了趙雨田。

「他叫和嘉文？」

「是的。身手似乎不比徐步雲差。頭兒，此人來此，表示認識徐步雲，但徐却表示不認識他，他們會不會是同伙的，來此有什麽……」

趙雨田說：「如果他們是同伙，又何必表示認識？」

「我總覺得這些年輕人大有問題。」

「我去看看這個人……」趙雨田來到和嘉文的住處，一進門就說：「我是趙雨田……」

兩人四目一接，同時一楞，趙雨田吶吶說：「你……你不是陳少爺百川嗎？你……你怎麽會到這兒來……」

和嘉文木然地說：「趙大叔不也把名字改了！在這兒混嗎？」

「這……這……」趙雨田本名趙金城，是宣統未下台時的三品護衛，滿淸覆亡

，小皇帝仍住在紫禁城內時，趙雨田還當了一陣子護衛，直到馮玉祥演出「逼宮」（即把小皇帝攆出紫禁城），趙才離去。（按：清帝退位，與民國政府訂有條件，經政府正式公佈，並通知駐北京各國使節，以昭大信。由于是袁世凱經手處理，和隆裕太后交涉，條件頗爲優厚，條件上遜帝及皇族，本應移居西郊頤和園，却一直賴着不走，而北京政府也不像話，由於積欠條件上規定每年貼補遜帝四百萬元，遜帝皇族就有了藉口。事實上被推翻的王朝，那還有這大的派場，這也正是民主的厚道處。）

所謂：「人間眞富貴，還是帝王家」，故宮的寶物，明末甲申之變，流冠李自成進宮搜掠殆盡，雖還有八國聯軍的掠奪，但滿清三百年間（加上未入關以前），廣爲搜刮，宮中奇珍異寶，比明代又多了許多。

馮某那時見他一手扶植的內閣也不會太久，必爲張作霖取代，爲了覬覦宮中寶物，就命令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和京師警察總監張璧負責進行「逼宮」。

儘管消息很快傳到東交民巷，加上清室遺老們的奔走求援，各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推派荷蘭公使出面，找馮、黃（黃孚爲總理）交涉，皇族出宮已成定局，只是規定携出的行李，就沒有那麼嚴格了，而溥儀由洋人處借來的汽車，搬走了不少的値錢東西。

這故宮中的任何一磚一石，一針一綫，都該統歸國民政府才對，却入了軍閥的腰包，眞是可嘆，也有點可笑。

趙雨田說：「我出宮之後，爲了生活，只好到處混混，陳公子乃是封疆大吏之後，雖也改朝換代，在趙某心目中，陳老爺的身份仍不可失——」

原來和嘉文姓陳，叫陳百川，貴州人，他的父親陳夔龍，貪緣慶親王奕劻門下，其妻爲慶親王義女，稱準格格，有這關係，歷任督、撫要缺，退休後在上海作寓公，宦囊之豐，一時無兩。

「趙大叔以爲我要來作刺客？」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莫非公子是……」

「怎麼？大叔不認這門親哩？」

「不……不……這怎麼會呢？原來公子是爲俏兒來的。」

「如果大叔還承認這門口頭上的親事，小姪準備在一個月之內辦喜事。」

「這……當然好……當然好……」

「屆時家父會由滬來京，親自主持一切……」

「那太好了！俏兒也不小了，女大不中留。」趙雨田說：「陳賢姪僅僅是爲了此事而來此的？」

「怎麼？大叔以爲這件事還不够隆重嗎？」

「隆重，當然隆重……」趙雨田說：「萬沒料到，才七八年沒見，賢姪竟有這等過人的身手！」

「大叔，這算不了甚麼，小姪自幼對經書不感興趣，我爹說，幸虧是改朝換代了，要是退回十八年以前，不喜歡唸書可怎麼得了？」

「攷武舉呀！雖說清代重文輕武，可總比沒有功名好。老爺子還好吧？」

「託大叔的福，家父還很硬朗。」

「賢姪和徐步雲是何時認識的？」

「沒多久，久聞其名，一直沒有見面，這次來天津才認識他的朋友，由他的朋友口中，知他已來大叔這兒……」

「他的朋友是何許人，必也是一個有名人物了。」

「這倒不是，此人以前是個號兵上士，而且並不知道『出土貨』當時情況。」

「賢姪既然來了，就住在這兒，我儘快來籌措你們的婚事。」

「謝謝大叔，不知俏妹她會不會反對這門親事？」

「應該不會，像賢姪的人品，身手和家世，就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啊……」

× × ×

「明天這次行動可能是最大的一次！——」趙雨田在地下室內宣佈：「除了徐步雲和和嘉文二人留守，另外本人和小女在家，全部出動。」

瘦皮猴在趙雨田耳邊說：「頭兒，這次是否分發『紅丸』？」

「當然，大家要提足了精神卯上，需要充沛的體力。」

在此同時，徐步雲發現一個人影有如一隻低掠的巨大蝙蝠，沒于趙雨田的小院中。

他雖未看清此人的面貌，以身材估計，他大致已猜到是誰了，立刻小心翼翼地咬上了此人的尾巴。

趙雨田和趙俏住在一院中，正房五間，廂房兩間，由於趙俏並未到地下室去開會，在廂房中洗澡，所以正屋的門掩着，人却自窗中進入。

這人進屋之後，立刻以手電筒四下照射。

正屋正中一間是客廳，兩邊各有一明間及一暗間。很顯然地，趙雨田是住這兩個明間，暗間放置雜物。

這人似乎知道趙俏正在出浴，至少一刻鐘內不會出來，而地下室內開會的也不會立刻散會，有二三人在戒備，也僅及地下室附近四周。

這人的行動很快，似乎搜索也十分在行，大約十分鐘左右，在炕几上的抽屜內的暗抽屜中找到一個小盒，抽開這兩寸半見方的朱漆小盒蓋子，裏面有一油紙包。

他把手帕取出展開放在炕上，把油紙袋內的小紅丸全倒在手帕上。然後自內袋中取出一個小布袋，扯開收緊的袋口，把一些同樣的紅丸倒在油紙袋中。

也就是以他帶來的一些看來完全一樣的紅丸，取代了趙雨田那朱漆小盒中原有的紅丸，弄好放入小盒中，放回抽屜內的暗抽屜中。

這炕几很長，和炕同樣的長，在北方中等以上的家庭，炕上都有這種大型炕几，下面可放被褥，上面有些抽屜放其他的東西。

放好，這人把手帕收起納入袋內，再由窗中出來，行動矯捷，機敏而老練。

徐步雲下了戒心，此人不可輕估，表面是來認親，看來必然另有企圖。

至於那些紅丸，他爲甚麼要調換呢？徐步雲對這個，也算是見多識廣，知

道日本人在韓國及台灣煉製的鴉片，嗎啡和「紅丸」，大部份銷到中國。尤其是「紅丸」，服用方便，不像吸鴉片需烟鎗，烟燈及烟籤子等，還要燒成烟泡。麻煩費時。

至於嗎啡，也要用針注射，久而久之，皮膚都潰爛了。日本人發明的「紅丸」，就像服用現代的特效藥膠囊一樣，一口水就送下喉頭，同樣能達到過癮的效果。可以提神，亢奮活力，充沛體力。

可是，這人爲何要調換這些「紅丸」，徐步雲一時還想不通。

浴罷的趙俏，來看徐步雲，帶着滿身的幽香。

「你知不知剛來那人是甚麼來頭？」

「不是猛龍不過江，大概不是等閒之輩吧！」徐步雲爲她倒了一杯水。

「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別人。」

「我看妳還是別說了……」

「爲甚麼？」

「萬一我說溜了嘴，很難保證就不會洩密。」

「我總感覺你對我無所謂……」她有點憤慨站起來走到窗前。忽然沉聲說：「誰在窗外？」

無人回答，她匆匆出去看了一下，也未找到人，徐步雲知道是誰，却說：「不會有人的，不是都在開會嗎？」

「除了我們兩人，還有沒去開會的人，一個是那姓和的，還有三個担任警戒的人……」

「姓和的剛來，他偷聽我們講話幹啥呢？」

「你知道甚麼？他不姓和，他姓陳，是末代王朝遺老的後代……」

「噢！是甚麼大人物的後代呀？」

「清末有幾個封疆大吏，如兩廣總督張岐、四川總督趙爾豐、雲貴總督李經義、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或徐世昌、江蘇巡撫程德全、山西巡撫陸鍾琦，以及歷任直隸及兩湖總督的陳夔龍等等，他就是陳夔龍之子陳百川。」

徐步雲見過的清末大佬比這些人顯赫的可多哩。尤其這些滑吏，只知貪瀆，不知國家民族爲何物。每年邀約北京名角到滬稱觴祝壽，被稱爲滬濱亡國大夫之首。

但他故作奇狀，驚說：「怎麼？此人居然有此來頭？」

「那有甚麼了不起！還有更討厭的事哩！我說了你可別……」

「妳不說我也不會怪妳，妳對他的來歷如此清楚，說不定你們兩家還有點淵源吧？」

「你眞聰明，昔年家父和他的父親口頭上有婚約……」

「那眞恭喜妳了！原來是名公子的未婚妻！」

「我就知道你會諷刺我的。」

「這怎麼能算諷刺？雖說滿清已經覆亡，但陳夔龍叱咤風雲時代，距今也不過十餘年，不到二十年。一位封疆大吏的兒子，稱之爲名公子又有何不可？」

「可是我不承認這門親事。」

「上次不承認家堂兄那段婚約，如今又不承認這一段，是不是還許配過其他人？令尊不是變成三國時的王司徒了嗎？」

「你別罵人好不好？最早我爹是末代小皇帝的三品護衛，那時的陳夔龍已卸了兩湖總督之職，由於見我長得不錯，就許了這件婚事，家父說，在當時陳夔龍不過是利用家父，因他已卸任，準備告老還鄉，需要人保護……」

「也許是這樣，但此婚約未解除，爲何又把妳許配家堂兄呢？」

「由於八九年失去連絡，而陳家又住在上海，家父幹了這行，不免自卑，以爲陳家已有悔婚之意，也就算了。家父見徐子明够亡命的條件，予以利用，這才許婚，但何時結婚那就……」

「我說令尊是王司徒，利用連環美人計愚弄爲他賣命的人，妳還不信，好哩！現在人家找上了門，光是口頭上一句『不嫁』是說不過去的。」

「不嫁就是不嫁。誰敢把我怎樣？」

「蓬！」的一聲，黎飛被摔在地板上，彈起一尺多高。

「這就有點蠻不講理了。」

「怎麽？你還帮別人說話？你太沒有良心了吧？」

「妳要我怎麽樣？俗語說：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拆散別人的姻緣，是最缺德的事。」

「我眞懷疑，你到本站來的眞正動機是——」

「老實說吧，我是來買古董的，其次，是爲了來看看妳這位大美人到底美到何種程度？妳不是說，要爲我弄到一張清單嗎？」

「我看你祇是在利用我！」

「怎麽樣才算不是利用妳？」

「你就沒對我說句體己話兒……」

「難道妳不怕我得寸進尺……」猛然捉住，摟得奇緊，兩片嘴唇耕吻着她的臉、頭和胸的上部。

她好像一下子灌下了一罈烈酒，醺醺然沉醉了。酥軟地顫抖在他的懷中，這個潑辣的妞兒，也和「一向偎人顫」的小周后差不多啊……

他不但狂吻，手還在「助攻」，她吃驚地推開他，喘着說：「你要幹甚麽？」

「要幹甚麽？還不是這麽囘事兒？發乎情止乎理。反正男女之間，也不過是如此……」

「哼！」她掏出一張紙條，丟在炕上，扭頭就走，說：「你們男人怎麽都是這份德性……」氣唬唬地走了。

徐步雲攤攤手，作了個對自己十分滿意的詭笑，拿起紙條，躺在炕上看着：玉枕一方，長尺三，寬半尺，厚三寸半…東珠一千七百顆（徑一寸者），七分以下者，五千餘顆，米珠數萬粒；紅、藍寶石三千餘塊，巨鑽七十餘塊，碎鑽兩千餘塊，琥珀八百塊，瑪瑙六百七十塊，貓兒眼、碧洗、翡翠、洋金、黃金首飾等，不下一百三十餘種，就是沒有「翡翠扇」。

徐步雲大失所望，果眞沒有，冒這份險就毫無代價了。

這天晚上他請假外出，看看無人跟踪，來到黃桂芳的酒吧內。

「喲！徐小弟，可眞是稀客，是甚麽風把你吹來了？」

「黃大姐，恕我離不開，沒有來看看你……」

黃桂芳倒了一杯酒，坐在他的對面，很愉快地說：「能見到你就不錯了……」

「大姐，這話不是太悲觀了嗎？」

「小弟，難道大姐事前對你的警告都是廢話嗎？你沒有去『松屋』？」

「去過，大姐，而且現在還是那兒的刺客之一呢！」

「小弟……你不會是來行刺大姐我的吧？」

「別開玩笑大姐，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的。」

「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仇敵。也許，有一天，你會端着鎗指向我……」

「不會的，大姐。」

「小弟，『出土貨』買到了沒有？」

「沒有，非常可惜，貨色不少，就是沒有我要買的那一種。」

「不會沒有，只是不在這些人手中也未可知……」

「那會在甚麽人手中？」

「另外一批人，他們實力不在趙雨田之下。」

「我怎麽沒有聽說過這個組織？」

「因爲你以前不在這圈子裏混……」

「但我現在已經是地道的職業殺手了呀！」

「不錯，但是，可能他們還不太信任你，所以有些事不便對你說。」

「大姐，妳眞是料事如神。大概如此吧！」

「『血芍藥』如何？我說的沒有太誇張吧？」

「沒有，大姐，身爲男人，能娶此女，夫復何求？」

「喲！小弟，你還是個多情種子哩！如果我是『血芍藥』，必然非你不嫁！」

「大姐，妳如果是趙俏有多好！」

「怎麽？她對你沒興趣？」

「嗨！反正困難重重。比喻說，家堂兄就對她十分入迷，而且他們之間曾有口頭上的婚約，雖然她不承認這件婚事，在我却十分爲難。」

「原來如此，的確，堂兄弟爲了一個小姐，要是仇眼相向，那太不幸了。但是，她如果公開表明態度，而且她和徐子明只是口頭上一句話，這事並不難辦！」

「大姐，妳剛剛說，還有一撥人，手中也有『出土貨』？」

「不錯，不過……這個頭子却是最不好惹。」

「大姐，我不在乎如何厲害，我非找到那件『出土貨』不可！」

「你似乎以爲這個組織和『招呼站』一樣地稀鬆？」

「大姐，我從不輕估別人。」

「這才對。這個組織的人手並不很多，只是主持人沒有失手的紀錄。」

「哪一方面？」

「鎗法。」

「妳是說持鎗對決，他沒有敗過？」

「看你！要是敗了！他現在還會活着嗎？」

「這人有此紀錄，必然是鼎鼎大名人物。」

「不，你可能根本上就沒有聽說過此人。」

「這我就不明白，鎗法無敵，我會根本末聽說過？」

「當然，知道他的人都死了！也就是說和他對決的人自然知道他是誰，但都是有去無回，這人的身份就變成永遠的秘密了！」

「大姐，這就有點不對了吧？那妳又怎麽知道他的秘密呢？」

「好，問得好！」黃桂芳幽幽地嘆口氣，說：「因爲我的情人和此人對決過，被一鎗擊倒，對方本以爲我那相好的已經死了。離開現場之後，我本伏在附近，趕到我那相好的身邊，他還沒死，說出了此人最大的秘密。」

「啊！這眞是一件意外的事。那人叫甚麽名字？」

「『最慢的鎗手』！」

「什麽？最……最慢的鎗手……會是

天下無敵？」

「對，就憑一個『慢』字，才知多少一流鎗手都栽在他的手中。」

「這，我就不明白了，鎗手對決，全靠快與準，不要說最慢，只要稍慢一點，就包死不活！」

「小弟，這是個天大的秘密，但說穿了却一文不值。其實任何事都差不多，當你不明就裏時，覺得它神秘莫測，一旦知道了，又覺得不過如此。」

徐步雲說：「大姐不願意把這秘密告訴小弟嗎？」

「並非不能，而是不願。」

「那『慢鎗手』算是妳的仇人，大姐難道不希望有人——」

「我當然希望有人去找他把他宰掉，但不希望是你，別忘了這兩句話：出多大的鋒頭，栽多大的觔斗，你的鋒頭已經很健了！」

「大姐以爲我是紙糊的？」

「小弟，你雖然不是紙糊的，但却也不是鐵打銅澆的，我勸你還是吃碗太平飯吧！」

「大姐告訴我那秘密，我就一定會去冒險嗎？」

「好吧，過幾天，當你下次來時，我攷慮告訴你。」

徐步雲囘去時，趙俏已經在等他，說道：「小徐，昨夜我作了個怪夢，我爹出嫁……」

「荒唐……一個大男人出嫁？」

「是啊！怪就怪在這兒呀！」趙俏說：「清清楚楚記得，我爹穿着大紅衣，坐花轎走了……」

徐步雲當然不迷信，却聽人說，作夢娶親吉，嫁人則凶，總之，抬進來吉，抬出去主凶。

他也不信這個，自然不便說出來，他說道：「這就叫着荒唐夢，不去想它就是了！」

「小徐，我說服了我爹，決定取銷我和陳百川的婚約……」

「妳爹已經對他說了？」

「還沒有，這一兩天之內就會當面說清。」

「如果他不答應呢？」

「在這兒哪能由得他！」

「這簡直是一種蠻不講理的作法。」

「哼，你就是這樣，我還以爲告訴你這件事你會高興呢！」

「高興是一囘事，但凡事也總要設身處地爲別人想想哪！」

「你可眞是世上的大好人，你死之後，應該配享孔子，世世代代，在太廟中吃冷豬肉。」

徐步雲笑笑，說：「我是天國不收，地獄對我也沒興趣的人，妳嘛！倒是個錦心繡口的大好人哪！」

「至少，我對你徐步雲當得這『好人』二字。」她說：「我爹表示，明天的任務，你可以參加了。」

「噢！已經相信我哩！」

「當然，以我對你的關切，爹還有什麽不放心？再說，明天是一筆最大的交易，總數在三百萬大洋以上，爲了愼重起見，和瘦皮猴及黎飛攷慮再三，決定要你去一下。」

「其實我還眞不願意去！」

「別不知足，在目前，隱隱然你是本站第一流人物了！」

「陳百川去不去？」

「不去，凡是身份還不十分明朗的人，絕不派出幹重要任務，明天除了我爹不去，全部出動！」

「到底是幹什麽？殺人？」

「其實『招呼站』是掩人耳目，實際上是護航。」

「護航？你們在攬航運工作？」

「不不！」她低聲說：「這是秘密，不過你是例外，而且反正明天就要出動了，告訴你也無妨。」

「是啊，再瞞我可就不對了！」

「這兒的人，都和『盜陵』有關，上面唯恐這些人拿着『出土貨』到處招搖，必然敗事，就想了個辦法，成立一個統售組織，專門負責找顧客，計價還價，成交後負責收貨欵。」

「原來如此，這辦法不錯，統籌辦理，不會擴散，各自求售，容易出紕漏。」

「明天就是一批大買賣，是幾位南邊來的名古董商人，這筆生意是有數百萬大洋，選購的項目有一百六十餘種，等於全要了。」

「趙俏，這『出土貨』統售組織只有你們這一家嗎？」

「不，還有一家。」

「主持人是誰？」

「哎呀！你又何必知道這些呢？」

「俗語說，同行是怨家呀，防一手總是好的。」

「其實是一伙的，只是分成兩個組織罷了！」

「妳是說總頭子只有一個人？」

「對對。」

「總頭子是孫大痳子吧？」

「這話千萬可別亂說，會有殺身之禍的。」

「另一組織的頭子是……」

「『最慢的鎗手』胡森！够怪吧？」

「的確够怪！慢鎗反而出鋒頭，眞是年頭變了……」

×　×　×

華燈初上，「松屋」後門內抬出一個大木箱，和一個大皮箱，搬上了一個篷車，這篷車之前一輛福特小汽車內有瘦皮猴門奇和另外三個二品一級的人物開路，這篷車後面，共有三輛小汽車，第一輛內有黎飛和徐步雲。

目標是中國地，他們臨行前都服了一顆紅丸，小徐的却偷偷丟了。現在他才想到陳百川調換紅丸的動機了。

這次大買賣的交割地點是一幢三進的大宅，這是一幢產權發生糾紛的房子，親兄弟鬩牆，正在纏訟中，所以這大宅空了兩年了。

利用此處交接倒也匠心獨運，不會有人注意。

賣方到了不久，買方就來了。

人手的分派是由瘦皮猴負責的，派徐步雲負責最外圍的警戒，七個人由他指揮，他知道是怕他接觸到核心的秘密，但他並不反對。

黎飛負責宅中第二道防綫，瘦皮猴和十個二品一級的高手直接面對買主，在第二進大廳中關起門來談生意。

來人只帶了一個大皮包，一共是五個人，爲首的是個女的，其中有個巨無霸，身高在兩公尺三十以上。

除了這個大傢伙，其餘四人都像是斯文的生意人。

「我姓劉。」那個二十六七歲，略有幾分姿色的女人說：「這位姓方……」指的是巨無霸，「這位姓李……王……錢……」都一一介紹了。

劉姓女人和巨無霸都沒超過三十，其餘三人都在三十六七以上，四十以下的光景。

瘦皮猴只介紹了他自己，說：「敝姓門，負責這次生意，我希望知道，貴方的付欵方式……」

「當然，當然！」那女人說：「這筆生意不少，用現洋付欵，雙方都不方便，自然是大洋票子——」

亮了一張票子給瘦皮猴看過，可以說是鐵票，於是下令打開了箱子和皮箱看貨色。箱中有海棉墊底，每件珍玩還要絨盒裝好再以燈草塞緊，就算箱子在地上摔幾下也不會損及寶物。

來人很內行，每一樣稍看即可，原樣裝好塞緊，全部看完，核算總價，計三百七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塊大洋，劉姓女人要求抹零爲三百七十五萬。

門奇正色說：「劉小姐，抹零抹了六十七百五，這個我作不了主，如果抹去七百五十元，這可以攷慮的……」

這工夫大箱子巳經釘好，外面還綑了比姆指還粗的麻繩。

劉姓女郎笑笑說：「門先生，三百多萬的生意，抹六千多，也算不了什麽，何況又是不花本錢的『出土貨』……」

門奇面色一沉，說：「天下沒有不花本錢的生意，劉小姐，這樣吧，一千七百五十元，可以抹了，妳淨付三百七十五萬五千塊就成了……」目光掃視十個部下，交換了一個眼色。

劉姓女郎打開皮包時，門奇的部下巳暗暗戒備。

姓劉的女人取出一大把洋錢票子，往桌上一放，大致算了一下，往外一推，說：「這一共是三百七十五萬五千零四十五元，多出的四十五元就算了，請當面點清給據……」

由於這些票子並不是整數，大多是拼湊起來，合計的數字，必須撥撥算盤。算盤是帶來了，瘦皮猴的珠算連加減法都不大靈光，兩個部下只好在一邊用筆算，但數字還是不對。

結果瘦皮猴大發脾氣，說：「媽的！我還以爲只有我見了數字頭大，原來你們也差不多……」

另外的人也來帮忙核算，原先沒算對的訕訕地退到一邊，結果這兩個人也沒算對。

「都是飯桶！還有誰會算。」

最後三個也都上來了，這三個人，一人唸出票面數字，一人撥算盤，另外一人筆算，這算是很仔細了，但是結果總數還是和姓劉的女人說的三百七十五萬五千零四十五元有出入，而是三百七十五萬三千多。

相差兩千多，門奇不敢作主，因爲巳經抹了一千多的零頭。

「你媽的！你們都是混吃等死的廢物，再給我算……」

其中一個部下說：「門先生，這麽多的人算過，而且至少有三撥人結算的總數相同，這會不會是劉小姐算錯了？也就是說，劉小姐所說的數字不正確？」

門奇一愣，正要說話，突然搖搖欲倒，終於翻落座位之下。

姓劉的女人說：「也難怪門先生惱火發脾氣，就這麽幾十筆數字，十個人算過仍然兜不攏，看！門先生都氣昏了，還不快點把人弄醒……」

這工夫，又有兩人搖搖倒下。

未出三分鐘，十一個人全倒下了，劉女收起票子，向巨無霸手一揮，巨無霸以蒲扇似的大手連擊三掌。

於是外面第二道防綫的人，在無備之下，有七個中了飛刀，由於施襲者是各個擊破，而且飛刀不出便罷，一出手必是心窩，所以死者都是無聲地倒下。

直到第七個倒下，是在黎飛的附近，他立刻警告其餘幾個小心，待派人把最外圍徐步雲的八個人召集進來，入廳查看，這才發現包括瘦皮猴在內，全昏倒地上，裝古董，珍玩「出土貨」的兩個箱子巳經不見了。

來了三十餘人，昏倒十一個，生死未卜，被飛刀戮死的七個，剩下的只有黎飛和他負責第二綫的三個弟兄，以及加上徐步雲僅八個人的最外綫。

再找那篷車也不見了，顯然對方予以利用而開走了。不得不派人再去開一部篷車來，把死的及昏迷的人弄回去。

回去時趙雨田當然會跳脚，急怒之下，昏了過去，醒後開口大罵道：「飯桶！無用！」

黎飛說：「頭兒，這件事有點怪，以門奇的身手和經驗，不該栽得如此之慘，而且根本未開一鎗，未拚一刀，一點聲音都沒有……。」

黎飛說了當時門奇分派人手的情況。

「你呢？」趙雨田問徐步雲。

「我更窩囊，連這事是如何發生的都不知道，趙先生您說，那是一幢三進的四合院，每進還有跨院，佔地面積極大，却只給我七個弟兄，加上我一共是八人，來負責最外圍的警戒，如要以這八個人把那大宅包圍起來，平均每五十步內才有一人。這就像漁網一樣，扣孔太大，魚都漏網哩！」

趙俏說：「是啊，門奇不知安着什麽心？帶着十個精英，在大廳內談生意，連門窗都閉得緊緊地，不要說最外一道警戒綫，就是大廳外的第二道警戒綫，也不知道大廳內的情況呀！」

「對對！」黎飛說：「小姐說的不錯，每人有每人的職責，不便超出自己的責任範圍去管別的事。相反地，如果我們去注意大廳內的事，說不定同僚們會以爲我們別有用心哩！」

趙雨田不停地擦汗，因爲丟了這兩箱「出土貨」，又死了這麽多的人，簡直無

法交待，「出土貨」全丟了呀。

由於這些死去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出土貨」的主人，這事件很容易造成誤解，以爲是主事人勾結外人，黑吃黑。

昏迷的人一直未醒過來，這次行動，丟了「貨」，又死了十八個人，可以說大部份是精英。

「還有一點，我一直想不通……」黎飛說：「在每次幹大『買賣』之前，都要各服『紅丸』一顆，精神亢奮，體力充沛，但這一次却好像不靈了。每位弟兄都是呵欠連連，不停地流清涕……」

這些人都有毒癖，出任務之前必然吸毒，才能打能拚，以後有了紅丸，那就更方便了。

「把事情辦砸了！別埋怨『紅丸』，那是直接自高麗人金東亮手中買進來的，老主顧，絕不會是假貨！」

有些弟兄也表示這次的「紅丸」沒有用，趙雨田揮手阻止，說：「就算沒有用，這『紅丸』會使人昏迷致死嗎？好！阿俏，妳去拿一顆『紅丸』來……」

「爹，幹什麽呀？」

「叫妳去拿妳自管去拿……」

趙俏不久取來了一顆「紅丸」，趙雨田當衆吞下一顆，繼續和衆人商量善後問題，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他沒有昏倒，也無不適現象。

「怎麽樣？一個小時够了吧，我有沒有昏倒？」

黎飛等無言以對，只是他們都是癮君子，那「紅丸」服下是否過癮，怎會覺察不出，的確是無效的。

其實趙雨田也知道，這次的「紅丸」雖未使他昏倒，服了却和未服一樣，因爲他也有芙蓉癖，自然瞞不了他的，但他未說穿。

他想到兩個問題，一是高麗人金東亮這批「紅丸」拆了爛汚，以假亂眞，另一可能是，本站內有奸細，把「紅丸」掉了包。

× × ×

趙雨田很秘密地見到了他的主人，報告了一切，本以爲會被罵個狗血淋頭，甚至當場轟他一鎗，萬沒料到，只重重地哼了一聲，罵了一聲「阿斗」。

「奴才無能，不過對方也太陰詐了！我一直想不通，是怎麽把門奇等人弄昏致死的……」

「八成是施毒……」

「是……是的，將軍，可是門奇等人精明，經驗豐富……」

「再豐富也不成，人家是有備而來…比喻說……在大洋票子上弄上劇毒，在點票子時，不知不覺就中毒了……」

「對！九成九是這樣的……可是以飛刀戮死第二道警戒綫的人，居然未能及早發覺。」

「黎飛有沒有看到射飛刀的人？」

「事後奴才私下問他，那人頭上套了個紅布套，只露出一雙眼睛，一晃之下，以他的身材及動作猜測，這人似乎很是年輕……」

主兒嘆了口氣，說道：「眞想不到，自己人竟不能一條心，一分爲二，各幹各的……」

「將軍是說，『慢鎗手』那邊？」

「嗯……」

「是的，當初奴才要求和他合併，統籌洽賣『出土貨』，他根本不答應，將軍……這次事件會不會是那邊幹的？」

「哼……」這主兒沒有說什麽。因而，趙雨田就暗暗作了個決定。因爲他猜想是「慢鎗手」那邊幹的，而主人也沒有嚴禁他反擊的表示。

此刻，徐步雲來看老馬，這小子練功很勤，正在練「蟠龍腿」，但他殷勤地讓座端上一杯茶後，說：「徐大少，你說天津够不够大？」

「這個……天津不能算小。所以有人稱天津爲小上海。」

「可是有時候天津却太小咧！」

「老馬，這話怎麽說？」

「俺不願提過去的臭事，可是他奶奶的又忍不住，非說不可。俺昨天深夜出去逛街，遇見那個吊死鬼咧！」

「哪個吊死鬼呀？」

「就是睡到俺炕上那個婊子嘛……」

「這有什麽稀奇呢，那種風塵中的女人，又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良家婦女……」

「不不，大少，昨天俺看到她提了個大皮包，乘一輛篷車，在法租界泰康商場後面的胡同口停車，車上連她一共是五個人……」

「慢着！」徐步雲手一按，說：「讓我猜猜看，五人之中，有個巨無霸，身高在兩米以上對麽？」

老馬一驚，吶吶說：「大少，莫非你會『他心通』您怎麽知道？」

「別打岔！是不是車上還有兩個箱子？一個是較大的木箱，一個是皮箱……」

「對對對！全對！大少，您也看見了嗎？」

徐步雲喃喃地說：「果然是一伙的……我沒有猜錯……好小子……花草還眞多哩……」

「大少，您說什麽？」

「老馬，你還記得那個地方嗎？」

「當然記得，泰康商場，俺常去蹓躂，那後街雖不熟，那個門是記得的……」

「那太好了！告訴你，老馬，那女人絕不是妓女。」

「不是賣的？他奶奶的！睡到俺的炕上那算什麽？萬一俺半夜醒來，發現了她，來個霸王硬上弓怎麽辦？」

「老馬，依我的猜想，你就是想要霸王硬上弓，也上不去的，你不會是她的敵手。」

老馬顯然不信，說：「大少，您這可就是門縫看人，把俺瞧扁咧！俺馬得標再蹩脚，也不會連個婊子也不如呀！」

徐步雲揮揮手，說了交接「出土貨」所發生的事。

老馬張口結舌老半天，才說：「大少是說，拿皮包那女人就是那個婊子？」

「錯不了的。」

「她睡在俺炕上幹啥？俺馬得標既沒有油水，又不是小白臉……」

「她最初把你估低了！以爲可以從你口中可以套出有關我的秘密，這才由和嘉文先結識你，然後找人打你，他再及時出

頭解圍，又要那女人冒充妓女，詐稱你玩了女人不付錢，出你的洋相，而且還要一個警察出面，八成也是冒牌貨，當場要帶走你。而和嘉文既爲你付了夜渡資，又爲你開罪了警察，頗有點爲朋友兩肋插刀的味道，無非是賣弄這份人情，以便套你的話……」

老馬想了一下，說：「這麽說，他們是爲大少而來的了？」

「不是，也許是爲了『出土貨』而來的。」

「這俺就不明白咧！他爲『出土貨』而來，套大少的秘密幹啥？」

「『出土貨』非同小可，所以盜陵案一傳出，英國某大報就傳出，『出土貨』總值在一千萬英鎊以上。」

「大少，會有那麽多？會不會是以訛傳訛？」

「當然，這數字只是大約估計而已，有些事流傳失實，自也不無可能，比喻說，上海某小報記載，慈禧出棺時栩栩如生，因而有被『奸屍』之說，這可能是由於清室宗親和記者事後去勘察災情，目睹慈禧幾乎全裸產生之聯想，而作嘩衆取寵，不實之報導……」

「但是，俺聽到另一件怪事，却是眞的。乾隆之陵墓被盜，因時隔一百三十餘年，究竟有些什麽殉葬物，已無法查考。而在開嘉慶帝的生母（乾隆的老婆）孝儀皇后的棺木時，屍身竟完好未腐，搜盡寶物之後，兩個士兵發現孝儀皇后所穿之雲龍袍綴滿了明珠。就一個抬頭，一個抬脚，弄出棺外，準備剝下，那知往地上一放，忽聽一聲低吟，孝儀面部竟露出一抹笑容，兩個士兵大駭之下，竟不能逃走，後來被人弄出墓穴，竟完全啞了……」

徐步雲笑笑，他沒有反駁這件事的眞實性，說：「他們也知道我也是爲『出土貨』而來，在有志一同之下，萬一發生衝突怎麽辦？所以他要先摸摸我的底。現在他可能已知道，我只是想找一件『出土貨』和我的堂兄而已。」

「徐大少，您大概是猜對了。您是說，姓和的也在那兒？」

「你猜他是誰？他的父親是末代貪官大吏，也就是曾歷任督、撫的陳夔龍的兒子，他叫陳百川，也是『血芍藥』的未婚夫！」

「原來這裏面還有這麽多的曲折，你們的主子丟了這麽多的『出土貨』怎麽交代？」

「反正够他受的。老馬，有件事要偏勞你……」

「是不是去監視那女人和那兩個大箱子？」

「大箱子是沒法監視的，他們可以化整爲零一件件地往外帶，好在那些殉葬物之中，並沒有我要找的東西，我只是希望弄清楚這撥人的意圖，不使他們脫離我的視綫之外……」

「徐大少，俺從明天起，每天早上和晚上去監視兩次。還有，俺這幾天苦練『蟠龍八腿』，請大少看看俺現在練的如何了……」

他認眞地練了一遍，徐步雲爲他糾正一些缺點，且叮囑他去監視要化粧，千萬小心。

當他回去時，發生了一件大事，趙雨田被刺身亡。

這可眞是一大諷刺，趙雨田這些年來，都是幹這類勾當，想不到幹刺客的死於刺客之手，心窩中刀，一刀斃命，身子仆下，刀子自背後探出。

趙俏正在撫屍大慟。

「趙俏，先不要哭，人已經死了！我們要弄清楚，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在一起喝酒，我爹也在，後來聽到我爹屋中電話鈴響了，我爹去聽電話，一出客廳的門，就被射了一飛刀。」

「有沒有看到刺客在什麽方位上？」

「在客廳門外迎面牆上，當時黎飛面向門外，看到一個人射出飛刀，扭身就上了屋頂，臉上套有紅布，和那次生意交貨時射飛刀的人的頭套相似，雖是一瞥，據說身段像個女人。」

徐步雲說道：「當時不在現場的人是誰？」

主要人物都在現場，只有五個三品的弟兄在外院戒備……」

徐步雲心裏已有數，安慰趙俏，說：「人死不能復生，這和上次事件分明是有關連的，現在大家要特別小心！」

「小徐，要爲我爹報仇！」

「這個……但咱們總要找到兇手才行啊！」

「據家父昨天私下對我說，『慢鎗手』胡森那邊，可能是上次殺人刦走『出土貨』的最大嫌疑者……」

「這……當然也有可能，但必須印證無訛才能採取行動。還有，令尊去世，這兒羣龍無首，我們應該推選一位臨時首領來領導我們……」

黎飛說道：「對對！總要有個頭兒才行。」

那知陳百川一直未出聲，此刻忽然大聲說道：「我以爲徐步雲不論是品德、機智和身手，都堪當大任，可以說是衆望所歸！」

黎飛立即讚成，附議者也很多。

徐步雲說：「陳先生，此時此刻，我不得不揭開你的身份，以免別人說我貪圖領導權勢，你既是趙小姐的未婚夫，而身手又十分了得，作首領已不作第二人想，各位以爲如何？」

由於大多數人尚不知陳百川的身份，都感意外，徐步雲只好說了他的身世以及和趙家的淵源。

徐子明冷冷地說：「我以爲由陳百川來領導較爲合理……」

下面的人也有些人附和，但黎飛未表示意見。

趙俏抹抹淚，說：「關於這件往事，家父生前就不大讚成，因爲事隔這多年，陳家又不是混得不好，爲什麽一直沒有連絡？老實說，家父曾經懷疑陳先生突然現身的動機呢！至於我，當家父一談及此事，我就不表同意。」

陳百川面色一變，說：「趙小姐，我的看法就不一樣，我初來之時，趙先生一口答應，安排結婚之期，說是妳也不可能反對的……」

趙俏說：「好在那是口頭上的一句閑

話，我如果反對，這門親事也就不能成立了！」

那知陳百川還沒出聲，徐子明却冷笑說：「又是閑話一句，怎麽那麽多的閑話？到底妳的婚姻大事怎樣才算敲定了？」

徐步雲一愣，不由恍然大悟，這才知道，此番混入本站，原是堂兄弟二人先計議好的，爲何幾次動手，堂兄對他如此深仇大敵？眞殺眞打？

原來是爲了趙俏，也就是醋火中燒。

想到這一點，不由猛吃一驚，今後共事，可要處處小心，時時留意了。

這工夫趙俏冷冷地說：「這是趙家和陳家的一段往事，與你何干？」

冷冷一笑，徐子明目注天花板，說：「我只是以爲這是一次巧合，陳百川兄和我徐子明的遭遇幾乎完全一樣，都是到了末了，變成了一句閑話……」

趙俏大聲說：「年頭變了，那種嘴皮子上的婚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明明是火坑還要跳，別人幹我不幹！」

「什麽叫跳火坑？嫁給姓陳的就是跳火坑？別陶醉哩！吊得越高的蘋果越好吃嗎？我看未必！算了！我陳百川鄭重宣佈放棄！」

趙俏哂然說：「在你宣佈放棄的幾天以前，我早就把你放棄了！」

徐子明說：「陳百川放棄了，我也不能戀棧不放……」兩人先後出廳而去。

這種事別人不便插嘴，何況，徐子明被視爲駙馬爺，這也是公開的秘密，通常容易被同情的，總是弱的一邊。

事後發現陳百川和徐子明雙雙都失踪了。

× × ×

黑社會中的生命是不值錢的，一些殺手多無戶籍資料。死了一埋了事，只要被殺時治安人員沒有看到，就算風聞某某人被放了血，誰又有那份閑工夫去調查呢？

第二天，黎飛也走了，只是黎飛這人還够場面，留下了一封信，說明幹上這一行終生不能改行，因爲殺的人太多，你想洗手，別人會找你報仇，所以只有無休止地幹下去，直到在某次任務中失手被殺爲止。

可以說沒有人能逃過這惡性循環的範疇。

黎飛暗示，他去投奔了「慢鎗手」，繼續他的亡命生涯。

而所有的小嘍囉也都走光了，只賸下徐步雲和趙俏二人，他們很快地料理了趙雨田的後事。

「步雲，你也要走吧？」她含着淚，但倔強地不使淚水溢出來。

「妳以爲我是那種人？」

「誰敢說在『慢鎗手』的威脅之下，你不會像陳百川及徐子明一樣？」

提起徐子明，他內心就隱隱絞痛。

怎麽會演變到這種地步呢？她說：「很明顯地，陳百川和徐子明二人就不會放過你的。」

「小五子的名氣不是那樣混出來的。放心！不論到了什麽地步，我不會只顧自己而不管妳的……」

她緊緊地抱住了他，終於淌下淚水，說道：「步雲，我是你的，永遠是屬於你的……」

「會不會又是閑話一句？」

「步雲，我明知我爹口頭上許婚，只是利用他們，我也沒拆穿，但我根本就不喜歡他們。」

激動的心情不平衡時，泛濫得更不可收拾，他們緊緊地擁抱着，語言在此刻，已不專屬於聲音了。

她的確還沒有對徐子明有過這種不加控制的熱情。

一個尤物，在失去修飾與節制的情況下，有幾個男人能有效抗拒，徐步雲在這方面是够理智的，但理智往往不是感情的敵手。

他忽然輕輕地鬆開了她的手，說：「阿俏，爲了妳，我們堂兄弟反目成仇，但是我必須坦白告訴妳一句話。」

「你說！」

「阿俏，我會去找『慢鎗手』決一高下，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我要找回徐家傳家之寶，也要找回迷失的堂兄，當然，見獵心喜，我也要會會『慢鎗手』。但我不會爲妳爹報仇……」

「你……」

「阿俏，妳是知道，妳爹一生殺人無算，在成立此站之前，就是職業殺手，殺人者人恆殺之，這是必然的下場，也可以說是天道的合理安排。反之，那就不合理了，妳要原諒我！」

趙俏流淚而不出聲。

她對自己的父親更爲瞭解。狠毒、陰詐，往往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如果非強人所難要徐步雲爲她報仇，也是自私的。她說：「步雲，至少要弄清楚，到底是誰下的手？」

「當然，而且還要弄清，那批『出土貨』是誰搶刦的。因爲那些『出土貨』是你們全部所有，」徐步雲說：「令尊狠是够狠，而作爲一個殺手組織的領導人還不够。」

「這話怎麽說？」

「妳想想看，這件陰謀刦掠是很明顯的。任何古董商也不會事先不看貨色，未加選擇，就全部要了，而且馬上帶來現欵付清，不合理之處在此，作生意是將本求利，也不一定每一件『出土貨』都是搶手貨，對不？」

「果然有很大的漏洞，當時未想到，而且當時閉上門窗談生意，也不合常理，除非瘦皮猴想從中撈一筆而怕外面的同伙聽到。」

「對了，這都是不合理之處。」徐步雲說：「這兒已不能住下去，因爲那些離去的人對這兒太熟了，我明敵暗，太危險了。」

「不住在這兒住在哪裏？」

「那只有暫時跟我走了……」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趁深夜收拾一下，他們到老馬這兒。

「徐大少，你可眞有辦法，終於弄到手哩！」

徐步雲說：「馬得標，有沒有什麽新的發現？」

「有有。」馬得標望望徐步雲，徐步

雲點點頭，老馬才說道：「大少，還是你行，眞是料事如神，俺發現那個和嘉文……不不！那個陳百川果然是和那婊子一伙的——」

趙俏瞪了他一眼，說道：「你胡說什麽？」

「阿俏，不是他胡說，這件事有段小插曲……」說了那女人睡到老馬炕上，結果滿城風雨，全客棧的人都把他當作玩女人不付錢的無賴。

趙俏苦笑，說道：「這種事都被你遇上了！」

徐步雲說：「怎能證明他們是一伙的呢？」

「大少不是要俺去監視他們嗎？」馬得標得意地說：「他奶奶的！今天上午，俺發現陳百川去叫門，開門的正是那個女人！」

徐步雲冷冷一笑，說：「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趙俏說：「這女人和陳百川又是什麽關係？」

「什麽關係還弄不清，但冒充古董大亨，刦走『出土貨』，毒死十一個人，以及行刺妳爹的人正是這個女人。」

「啊……」趙俏說：「無怪黎飛當時看到那刺客的身段像個女人哩！」趙俏咬牙切齒。

「不錯。」

「她殺我爹的動機是什麽？」

「這還要研究，也許過去有仇。」

「大少，還有一件事，俺也想不通咧！他奶奶的！你把她當貞節烈女，她的褲帶也許鬆想很咧！」

「誰？」

「就是那個酒吧女人黃桂芳呀！」

「她怎麽哩？」

「俺看到和嘉文自那酒吧中走出來，黃桂芳在門內和他揮手道別……」

「酒吧女郎送舊迎新！打情罵俏，有時是不得不如此的……」

「不，大少，俺看表情可不是裝出來的笑臉咧……」

徐步雲想了一下，沒說什麽。

× × ×

「黃大姐……」

「徐小弟，三天不來我就會想你……」今天不是在櫃枱上對面而座，而是坐在幽暗的角落桌邊，這時候酒吧中沒有客人，另一吧女外出用晚膳去了。

「我幾乎能猜得到，你今天來此的動機……」

「大姐一定會成全小弟的。」

「如果爲你的安全着想，就不能成全你，如果成全你，就忽略了你的安全。」

「大姐，只要成全我，那就是大恩一件。」

「好甜的嘴……」

「大姐，小弟可不僅是嘴甜，心也是甜的……」忽然抱住了黃桂芳。

黃桂芳的確是過來人，儘管年紀也差不多，和趙俏就不一樣，趙俏嫩，她老練，她懂得賣弄風情，趙俏則只是少女的一種自然表現。

「小弟，不成……」她那稍顯豐腴的胴體蠕動着，就連表情，也都能予以適當的配合，說：「我只比你大兩三歲……我不是聖女……我受不了……」

「大姐，我對妳是否不敬了？」

「沒有，退回三五年……我高興死了，可是自相好的死了，我的心也死了。」

「大姐，她雖不是女聖人，却是一位女情聖，小弟十分欽佩！」

「小弟，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

「是的，大姐……」

黃桂芳在他的耳邊說了一陣話，徐步雲驚愕了半天，吶吶說：「有這種事？」

「怎麽？你不信？」

「大姐，那個『慢鎗手』是這樣取勝的？」

「你想想看，一個左脚跛了的人，動拳頭先天上就吃虧，只有玩鎗！可是會玩鎗的人太多了，要出人頭地，必須具有一點與衆不同的特長，這正是利用他的短處，化腐朽爲神奇，而變成了長處，一舉成名。」

「這我還是不大相信。」

「『雙鎗獨眼龍』，『落花生』以及我那個相好的『左手鎗』，不都死在『慢鎗手』的鎗下？」

「大姐，妳說，這算不算取巧？」

「算取巧也不算取巧，先說他算取巧一方面，只是未馬上拔鎗，待對方先射了唯一的子彈，他再開鎗，當然，高手對決，要把任何意外情況都估計在內才成，不論是功夫，刀子或玩噴子，都是技藝和智慧並重，所以要說他完全是取巧，也不公平。」

「這論調也很有理，大姐，如果妳不告訴我這個秘密的話……」

「小弟，不是大姐賣弄人情，你八成也難逃出生天。」

「是的大姐。」

「你慣用什麽鎗？」

「不瞞妳說，大姐，五蜂子、六輪子、七星子、八音子！九連珠、二八、三八匣子，甚至掌心雷等等我都常用，只是比較喜歡二號左輪。」

「妳，就以二號左輪來說吧，決鬥時大多是一發子彈，有時會經公證人檢查雙方的武器，這一點你要注意，既要提防公證人在雙方槍中作手脚，也要提防對方做手脚。」

「大姐是說……」

「比喻說，這公證人十之八九是對方的人，你要提防他爲對手的鎗中多放一顆子彈，而把你鎗中的子彈換上一顆空彈，也就是有彈頭也有彈殼，就是沒有火藥的空彈。」

「是的，大姐。」

「當然，還要搜身，提防身上藏有子彈，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提防公證人放冷鎗，不過，據我所知，『慢鎗手』爲人自負，他不會容許別人放冷鎗，更不大可能弄鬼，你如果要求只有你們二人找一絕對無人處對決，那是最好。」

「大姐，我發現，妳太內行了！簡直就是一位名鎗手嘛！」

黃桂芳笑笑，說：「小弟，你猜對了，六七年前，我比你還喜歡出鋒頭，目空一切，而手底下也的確不差，嗨！總之，一旦看穿了，就不會那麽傻了……」

「大姐把我當作傻子。」

「小弟，趙雨田又如何？那不是血淋淋的事實？下場也是如此。」

「是的大姐，妳的話不啻暮鼓晨鐘，小弟一定放在心上。」

「關於趙小姐，我猜想，你已經獲得了她的心了吧？」

「大姐，其實我只是義不容辭來照料她，無意奪人之美。」

「奪誰之美？」

他說了堂兄和陳百川二人和趙家的口頭婚約。

「這不是那種年頭了，長輩一句閑話，不管理不理想，都要絕對遵守，斷送一輩子幸福，也許她的堅持是對的。」

「可是小弟的立場……」

「怕什麽？是她看上你的，又不是你主動奪愛，別婆婆媽媽地，那會傷了小妞的心。」

徐步雲苦笑說：「大姐，想不到妳比我還開通。」

「趙小姐呢？要好好保護她。」

「小弟不放心的就是她。」

「看來，你不是寡情的男人。」

「大姐，老實說，我等于是『千里走單騎』……」

「送皇嫂的關羽？你不喜歡趙俏，還是……」

「無論如何，她和家堂兄有口頭上的婚約，而且在我未去之前，這件婚約無人不知，而我一去就連續破壞了兩件婚姻，小弟思之再三，應該有所不爲。」

「好小子，志氣是夠了，可是你把趙小姐如何安排？」

「小弟目前還沒有想得那麽遠。」

「若需大姐帮忙，自管說出來。」

「大姐，我相信，我要的一件『出土貨』必在『慢鎗手』那邊，這正是我必須去找他的主因，至於對決，那是次要的，即使是對決，也是爲了那件『出土貨』而已。」

「什麽『出土貨』？」

「一柄『翡翠摺扇』。」

「噢！這件『出土貨』對你有什麽特殊義意？」

「當然，那是徐家的傳家之寶……」大致說了失寶經過和該寶的來歷。

「嗯！果然大有來歷，八成是在『慢鎗手』的手中，這麽說，你是非去找他不可了。」

「當然，爲了傳家之寶，爲了家堂兄的誤入岐途，我都要……」

「還有一件，你可能還不能確定，下毒刦寶，殺死趙雨田的幕後主使人十之八九也是他。」

「大姐！你莫非是包打聽？」

「對了！小弟，如需我帮忙你就說吧，除了不能和你一起去玩鎗之外，其他方面，只要你說出來，我一定儘量辦到。」

儘管他對黃桂芳知道的不多，而且馬得標還見過陳百川進出此門，黃桂芳殷勤相送，但人際間的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一個人對事物或人際的懷疑太多，什麽事都辦不了，社會接觸面也會愈來愈狹窄的。

古人說：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已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已則先詐矣！

而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當然，處之泰然則很難。

徐步雲在這方面，很看得開，說：「大姐，我目前住在友人的空屋中，還有朋友老馬及趙小姐，如果我一去不回，希望妳能多多照料他們……」

「不會的，小弟，你不是夭壽之相！至於照料他們，我一定辦得到，你何時去找『慢鎗手』？」

「就是今夜……」他作個揖就走了。

黃桂芳悵立在陰影中，她的神色有極複雜的變化。

× × ×

「我找『慢鎗手』胡森。」巧的是，對方正是黎飛。「慢鎗手」這兒是一家竹材行，前院就是用原竹作圍牆的，高大的竹材比牆還高，露出牆外。

黎飛是第一個迎出來的人。

「小徐，老實說，我很欽佩你的身手和義氣，但我奉勸你，不要來此涉險。」

「黎先生，對你的警告，我是十分感激，可是我是欲罷不能，第一，我要把家堂兄拉出火坑，其次，我要找件『出土貨』！當然，要完成以上兩件事，我首先要接下『慢鎗手』才行。」

「小徐，請相信我，你的堂兄在這兒又是主子的左右手，而他似乎和你的仇恨愈來愈深了，『出土貨』到處都能買到，你要找什麽『出土貨』？」

「『翡翠摺扇』。」

黎飛似乎知道而不想說，他說：「小徐，如我是你，就不去招惹我們的主兒，他到現在還沒有失手的紀錄。」

「我如果有失手的紀錄，現在會來此找他？」

黎飛嘆了口氣，說：「那就請吧，似乎我們的主兒已猜到你會來的……」伸手一讓，徐步雲昂然入內。前櫃和一般的生意買賣行號差不多，有長長的欄櫃，櫃枱內有帳桌。

但黎飛一直引他往後走。任何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虎視眈眈，十分不友善，此刻徐步雲，比平劇中拜山的黃天霸還要危機四伏。

黎飛通報之後，「慢鎗手」召見了徐步雲，而徐子明若然在「慢槍手」身邊，徐步雲不能不佩服他的適應環境能力。

他向徐子明點頭，徐子明表情木然。

「久聞大名。」徐步雲以這句話作爲開場白。

「彼此，彼此！」胡森坐在竹椅上，四十五六歲，並不是想像中粗橫，兇惡的樣子！還眞像個竹材行的掌櫃的。說：「獵王『小五子』鋒頭之勁，胡某還甘拜下風哩！」

「胡當家的客氣，在下此來有兩件事，希望胡當家的帮個忙。」

「怎麽？素不相識，就來找胡某帮忙嗎？」

「如果胡當家的不是那種一言九鼎，急公好義之人，在下會來嗎？」

「有一套……有一套，『小五子』，有什麽事你就說吧！」

「第一，據說有件『翡翠摺扇』『出

土貨』在你手中……』

「這個……不錯，你有意收購？」

「不是收購，而是物歸原主，收回傳家之寶。」

胡森面色一變，說：「小五子，口氣太大了吧……」

徐步雲輕輕揮手，打斷了他的話，接着說了「翡翠扇」當初的來歷和失寶的經過。

胡森面色鬆弛下來，說：「好！這件事好辦！還有一件事呢？」

「請讓家堂兄離開這兒，他現在陷得還不太深，可以過常人生活。」

「徐步雲……」徐子明一字一字地說：「自我離開趙雨田那兒，就表示和你已不可能善了，你有什麽資格管我的事？」

「子明哥，我們是兄弟，不要忘了這一點，我實在不知道是爲了什麽？如果是爲了趙佾，老實說吧，我一直沒有奪愛之意。」

「你放屁！人在你的身邊，你會不動她？」

「子明哥，人格担保，我徐步雲如果和她有過超友誼的行爲，就叫我死在亂鎗之下……」

徐子明嘶嘷着，拔鎗指着徐步雲，他激動、恨怒、磨牙切齒，這工夫勾在扳機上的指頭，是很難控制的。

但是，徐步雲十分泰然地說道：「子明哥，你必須相信，我們之間是絕對清白的！」

「那有什麽分別？你已經破壞了我們……」持鎗的手在抖動，顯示如果開了鎗就必是一口氣射完一夾十二發子彈。

胡森冷冷地說：「徐子明，把鎗收起來！」

徐子明如此偏激狠毒，居然乖乖地收起了鎗。

「徐子明，剛才如果你是和人家比鎗對決，你八成已經敗了……」

徐子明混身顫慄，可見他內心充滿了恨。

「這兩件事，我都可以答應你，只要徐子明願意跟你走……」

看看徐子明的表情，非但不會跟他走，恐怕要化解這份仇恨都很難。當初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眞正是：「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了。

「胡當家的，你眞够場面，的確是名不虛傳……」

「不過，我也有個條件。」

「不要說，我也知道。是不是要試試你的『慢鎗』？」

「我希望你跟着我，要不，那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我不會幹這一行，所以好意心領，却願意接你的絕技『慢鎗』……」

「很好，不管你成與不成，對你老弟這份胆識，我胡森是打心底佩服的，你指個地點吧！」

「胡當家的，我希望這地方絕對沒有第三個人干擾，你意下如何？」

「這正合我意。胡某與人對決，絕對不歡迎參觀捧場的人。」

「胡當家的，我信任你的人格，大概也聽說過，『小五子』手底下不怎麽地道，就是不玩下三濫那一套，你打算何時學行？」

「今夜如何？」

「好！就是你我，把那『翡翠扇』帶去，我要是不敵，你再帶回來，如果你不敵，就物歸原主。當然，也可以讓家堂兄恢復正常生活……」

「我不是你賭桌上的籌碼！」徐子明冷峻地說：「你能活着回來再談其他！」

胡森說：「我回來時，一定強制執行，要子明作一個規規矩矩的老百姓。『翡翠扇』我一定帶去。而且還附帶一件禮物，不論你是勝是敗，照送不誤。」

「什麽禮物？」

「『英雄胆』！那是一個用一百七十五克拉的紅寶石雕成的胆狀飾物，當然也是『出土貨』囉！」

「我先謝了！我懂胡當家的心意，如我勝了，這英雄胆是禮物，如我敗了，也就等於死了！這英雄胆就是殉葬之物了，對不？」

「對，老弟，生死大事，侃侃道來，眞不愧爲敢向胡某挑戰的人物，你會開車嗎？」

「當然，包括大貨車、小轎車和摩托車等等。」

「駕着我的車子出門，上了街開出一段距離之後，我們再決定去什麽地方，這樣，我們雙方都不會有人在那兒預先埋伏，你看如何？」

「很好！我用二號左輪，希望你也用同樣的鎗，而且你的車子，恕我要檢查一下。」

「很好，老弟，這樣的老練對手，幹起來才有意思，而且還要互相搜身，互相檢查對方的鎗。」

不久，他們的一輛中型的轎車就上了馬路。

徐步雲的駕駛技術沒有話說，就是有人想跟踪他們也跟不上，一是路熟，二是轉來轉去，很會轉彎抹角。

這個近郊的小山坡上，有一片柏林，柏林中央，有一片空曠之地。兩人對這兒都很滿意，因爲柏林稀疏，即使是夜晚也可透視，一目瞭然。

二人搜了身，互相檢查了對方的鎗，然後各人再仔細看看自己的鎗有無被弄手脚。可以說一切就緒，把鎗放在相距十步的地上，一發子彈放在鎗身上，兩人對面而立。

「胡當家的，稍後我們就決一死戰，我們二人的秘密，必有一人是帶不走的，所以我想請問當家的兩個問題。」

「我大概可以回答你，只要是我知道的。」

「第一，趙雨田那邊的門奇負責去作一筆大交易，結果貨丢人亡，幾乎全軍覆沒，請問是不是——」

手一揮，胡森斷然說：「不是我們幹的，老實告訴你，我們都是一丘之貉，各自爲了把自己的『出土貨』儘快脫手，使這件喧囂塵上的盜陵案不再成爲談論的焦點，才成立了這個組織，只是爲自己的『出土貨』保鏢而已，我們還不會那麽貪心，吃鍋望盆。」

「我信，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那件事是你派人幹的，而且趙雨田也是你派人殺的。」

「你信？」

「正因爲我不信，所以才會問你。」

「那麽是誰冒我的名……」

「不是冒你之名，只是造成一種必是你幹的印象而已。如果我能不死，我會告訴你……」

小徐不死，那就是胡森死了，那又怎能告訴他呢？胡森只是笑笑，也沒有放在心上，因爲他們都以爲自己是今夜的不死者。

「小五子！我很爲你可惜！我敢斷言，你到了我這年紀，一定比我高明。」

「胡森，老實說，我也爲你惋惜。」

「爲什麽？」

「因爲你殺過『雙鎗獨眼龍』，『落花生』和『左手鎗』等人，却會死在你的手中。而且，至少你並不是一個嗜殺、狂妄而又不重原則的人……」

胡森笑了起來，因爲他知道會有甚麽結局，但是，他眞的喜歡小徐了，但是，鎗手就是活在不斷的殺戮中，因爲他們需要不斷的肯定自己。

要肯定自己，自然必須否定別人了。

「我們開始吧！也許時間拖得越久，我越是不忍殺你了，我們站在鎗邊，由你喊一二三，每一秒喊一數字，『三』字出口，各自蹲下拿鎗站起裝彈同時射擊。」

「好！胡森，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人同時蹲下，也同時站起甩出輪子，塞進子彈，直甩回輪子。

在這一刹那，胡森非常熟練地向左一偏身子，這是他練了半生，而且是利用其缺陷，可以說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動作，熟能生巧，才能百戰百勝。

「砰」地一聲，手鎗飛起，胡森抱着右肘，塑在當地。然後，他痛苦地嘶呼着：「你……你似乎知道我的秘密，告訴我，是誰告訴你的？」

「胡森，你會對付他嗎？」

「不，絕不會，我只是想不通，這是絕對的秘密！怎麽會有人……」

「世上沒永久而絕對的秘密……」他說了黃桂芳的情人「左手鎗」當時未死，待說出秘密之後才死亡的事。

胡森愣了一陣，激動地說：「小徐，你爲什麽不殺我？」

「我也不知道，也許你是殺手中的君子，而我剛剛不是說過，如我勝了會告訴你那秘密嗎？」

「啊！天哪！原來在你的心目中我是註定要敗的了。」

「是的。當我看到你的左脚的確跛了！我信了黃桂芳的話，你利用左脚的跛，苦練身子向左疾偏的動作。因爲生死對決，都是射擊對方的心臟，這部位面積最大，命中率最高，即使不能命中心臟，擊中肺、肝、脾、胃、腎等部位，都會死亡。很少有鎗手射頭部或咽喉的。而雙方裝上子彈之後，爲了爭取那數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必然抬頭就射，可以說，等到發現你的身子疾偏時，已經扳機了，而你，就在對方開鎗而未射中你之時，篤定地把對方射死。所謂『最慢的鎗手』，也就是這意思。」

「你以爲這全是取巧嗎？」

「不，這是冒生命之險，等於把先開鎗的機會讓給別人，這代價太大了。而且練那利用跛足偏身的動作，時間必須精準，拿捏得恰到好處，如偏得太早，對方會發現而修正目標及彈着點，假若稍慢數十分之一秒，等於不設防讓對方射死你。所以這種取勝的技巧，也許要比練鎗法還更難。」

「小五子，我服了你、我胡森一生沒服過人，只有你，但是，你射碎了我的右肘，等於結束了我的鎗手生命，請再補我一鎗吧！」

「不！我不殺你，就打算讓你過平民正常生活，胡森，這是你的光明磊落作風所換來的結局。」

「嗨……」胡森長嘆一聲，含淚說：「小五子，我欠你這份情太大了！請告訴我那秘密吧！」

「陳百川在你那兒嗎？」

「不錯。」

「陳百川身邊還有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大概身手不錯，封寶下毒者是這女人，飛刀殺死外圍弟兄的是陳百川，而行刺趙雨田的也是那女人。」

「黎飛對我談過那件事，他見過那刺客的身影，是個女人……」

徐步雲爲他包紮傷肘，而且說了陳百川和那女人戲弄老馬套他的底細之事。

「這就對了！」胡森說道：「一定是他們二人幹的，小徐，雖然黃桂芳告訴你有關我的秘密，我對她的動機却是十分懷疑。」

「胡森！黃大姐這個人……」。

胡森打斷了他的話，說：「小五子，你的玩藝兒比我高明，但社會經驗，江湖門檻，你可能還差點……」

「當然，你是說黃桂芳她靠不住？」

「黃桂芳的綽號『鐵薔薇』，五六年前在京津一帶挺活躍，有人說她是孫部譚温江師長的姘頭，這種狗皮倒灶的事兒，誰也不知道，反正不會是空穴來風吧！」

徐步雲說：「老胡，依你看這件事會有什麽花樣？」

胡森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徐步雲連連點頭，說：「老胡，薑果然是老的辣，十之八九是這樣的，依你看咱們……」

「要盡快離此。還有，憑一般推測，可能以爲我能活着回去的人居多，現在我負傷去就醫，你儘快去暗暗安排。只是有一件事，我們無法預作控制。」

「什麽事？」

「徐子明的動向……」

的確，這是難以逆料的事，於是仍由小徐駕車返回市區，不循原路，開到以前的奧租界內，不久，胡森的部下接到一通自稱「自己人」打去的電話，說是徐、胡雙雙死亡，現場已給清理了，於是，以陳百川和徐子明爲首，把黎飛及胡森原先的部下全部幹掉。

在天津或東北，小徐認識的人太多。直接把他送入一家規模不小的醫院中，這是個美國人開設的，以前這美國人和張作霖時有往還。

外國人對中國傳奇性草莽人物十分有興趣，他們往往以爲和那種人物交往，極

是光榮，和中國官員來往，反而乏味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戰敗，我國趁機收回了德、奧兩租界。而蘇俄十月革命後，我國與蘇俄斷絕邦交，又收回了俄租界，所以最後剩下的只有英、法、意、日四國的租界了。

× × ×

馬得標一個人在小酌，趙佾孤伶伶地一個人坐在窗前流淚。她也知道父親是死有餘辜，但人都犯有一種通病，比較易於原諒親人所犯的過錯。

當然，如果自己或親人與別人所做同樣好的事，給自己或親人的分數就比較高了。

她也看得出來，徐步雲對她是適當地保留了部份情感，本來她不諒解，但設身處地想想，他也有他的難處，徐子明被視爲未來的接班人或駙馬爺，並非僅是她父親的一句閒話。

而且無獨有偶，和陳百川也有這麼一段。

站在徐步雲的立場，可以不管陳百川的事，能把徐子明和她的事一筆抹煞嗎？所以前途茫茫，她是眞不敢去想，却又不能不想。

這工夫窗口的趙佾首先發現了一個不速之客，落在院中的石榴樹上。接着另一個比第一個還高明，頭下脚上，落地後，雙手在地上一按，倒彈而起，也落在這棵高大石榴樹的更細枝椏上。

趙佾大吃一驚，她看出，第一個上樹的是徐子明，第二個是陳百川，這二人任何一個，他們都應付不了。

「老馬……老馬……」

「幹啥？」馬得標巳有六分酒意，說：「他奶奶的！這綠豆燒不大純，兌了不少的水……」

見趙佾向他連連招手，且指着窗外，老馬也是飽經憂患，見過世面的人，知道徐大少不在，自己陪着這個尤物，責任重大，急忙到窗上向外望去。

這工夫兩人巳下了石榴樹，正在打手勢，似未把這兒的人放在眼內。老馬一驚，低聲說：「他奶奶個熊！那不是徐子明和和嘉文嗎？」

「他叫陳百川。」

「趙妞！妳快從後窗溜了吧！八成，他們是爲妳而來的，俺一個鳥人，除了××沒零碎！就是死了也乾淨俐落，你快走吧！」

「老馬，我們一起自後面溜了吧！還來得及！」

「兩個人都溜是溜不掉的！快走哇！別他奶奶的一個勁地磨洋工，萬一出了岔子，俺對徐大少沒法交待。」

趙佾知道自己不走也是累贅，會那兩套唬唬鄉熊女人可以，遇上這些高手，不出一兩個照面就要難看，她說：「老馬，你小心了……」

趙佾自後窗走了，馬得標拔下一鎗，抓起匕首來到門口說：「馬爺正在小酌，你們二位是進來吃接羅還是……」忽然發現僅這會工夫，前院只有陳百川一人了。

馬得標大驚，要是把這妞兒丟了，徐大少就是不責備他，自己也沒臉見人，往後窗上一看，徐子明和趙佾相距五六步，相對而立，正在說話。

「奶奶的！還是救妞兒要緊……」他正要越窗而出，背後忽然有人說：「馬老總，咱們玩玩如何？」

馬得標凜然轉身，陳百川巳站在三步以外。

就憑這一手，絕非人家的敵手。

「陳百川，憑你的家世、人品和身手，何愁找不到老婆？」

「馬老總，我是讓賢哩！人家徐子明嚥不下這口氣，非弄到手不可！」

「他是畜牲，你何必和他一道起鬨？徐子明他奶奶的四六不成材，還冒充大個兒，人家既然不喜歡他，這又何必？」

「我是成人之美嘛！再說，徐步雲專門破壞別人的好事，像他媽的現代賈寶玉，女人見了他就喜歡，馬老總，我勸你別插手。」

「俺不想插手，可是俺有保護趙小姐之責……」

「姓馬的，有沒有掂掂你自己的份量？够斤兩嗎？」

「俺就是不够斤兩，也要和你折騰兩下子！」

這工夫後院中的趙佾說：「徐子明，我的終身大事由我自己作主，誰也不能干預，我愛喜歡誰就喜歡誰。」

「可是妳別太健忘，在某些場面上，妳介紹時，曾經紅口白牙地說過：這是未婚夫某某人……」

「那……那是爲了斷絕那人對我的念頭——不得不予以利用……」

「笑話！妳可以拿婚姻當兒戲，我却不能，趙佾，跟我走吧！告訴妳，徐步雲和『慢槍手』對決，他眞的死了……」

「他不會死！絕不會！就是不幸……我也不會攷慮你的！」

「趙佾，妳想想看，在徐步雲未出現以前，我們不是很好嗎？再說，他心目中另有偶像，雖然大多巳經死了，他的心扉却不輕易爲別的女人開啓！」

「就算如此，我仍不會攷慮你。」

徐子明雙目赤紅，說：「妳想要的，我永遠也不會讓你得到。」

趙佾往後退，徐子明緩緩跟進，說道：「我徐子明得不到完整的，光是得到身體也成……」

「你似乎要證明你是個畜牲！」

「那個專門奪人所好的人又是什麼？」徐子明嘶呼着，說：「告訴妳，我要的就非到手不可！」

當徐子明往上一撲，堪堪揪住趙佾的胸衣時，身後傳來了一聲怒叱，說：「徐子明，要不要命？」

徐子明雖聽出是女人，但能在這場面上出現，又能以這口氣說話的女人，總不會是普通人，命當然要緊，急切中打住，迴過身來。

他不認識這個二十七八歲端着手槍，頗有點江湖味的女人，說道：「妳是什麼人？」

「我只能够告訴你，我是徐步雲的朋友，他叫我黃大姐，道上的朋友叫我『鐵薔薇』，如此而巳，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妳要插手？」

「巳經插上手了，這不是多此一問的嗎？」

「黃桂芳，妳巳經過時了！我勸你少管閒事。」

「你如果再不走，你猜會怎麼樣？」

「殺人？」

「那多不够含蓄？槍膛上的溫度會起劇烈的變化……」

徐子明也聽說過「鐵薔薇」黃桂芳這號人物，看那端槍的姿勢，絕不是瞎咋唬的門外漢，他切齒說：「黃桂芳，這筆帳給妳記上了！」

「哼！就算加上高利，我也無所謂！滾！」

徐子明撮口一吹，首先上了院牆。

前面的陳百川此刻巳把老馬擊倒數次，但他百折不撓，倒了再爬起來，加之「蟠龍八腿」巳學會了五腿，陳百川要在短時間內打服他還眞不容易。

當然，他另有想法，並未下殺手，這工夫聽到黃桂芳的聲音及徐子明的口哨暗號，立刻虎頭蛇尾地走了。

「這位黃大姐是……」趙佾不認識黃桂芳。

「這就是開酒吧的黃桂芳，要不是黃小姐來的時候，八成抓瞎咧！」

「不必客氣！我和徐小弟是朋友，而且我也知道這兩個人會來，既是朋友，這時候不帮忙什麼時候帮？」

趙佾說：「眞想不到黃大姐能吃住這兩個人。」

「還不是靠過去那點虛名！」

「黃大姐，徐子明說，步雲和『慢鎗手』對決，八成巳經……大姐以爲呢？」

「『慢鎗手』沒有過失敗的紀錄，步雲也沒有，他們的對決，等於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不過，我知道『慢鎗手』的秘密，所以要我估計，囘來的應該是步雲小弟……」

「可是現在是否該囘來了呢？」

「如果『慢鎗手』也沒囘來呢？」

「兩敗俱傷？」

「依大姐猜想，這兩個人對決，不會有兩敗俱傷的場面，除非是步雲弟一時心軟，未殺胡森而僅使他受傷，送他治療去了！」

「他奶奶的！會有這種事嗎？」

「走吧！這兒你們不能住了！我要把你們藏在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大姐……」趙佾說：「如果大姐沒有急事，可否在此陪我們一個小時，如果步雲哥勝了！他也該快囘來了！」

馬得標說：「對對！俺也以爲在原地等他比較好些，黃大妹子，妳就一個人情送到底吧！」

「那好吧！反正我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趙佾說：「黃大姐，您剛才說您告訴步雲哥有關胡森的秘密，不知道是什麼秘密？」

「你們難道沒有懷疑『最慢的鎗手』這綽號的矛盾嗎？」

「對對！」馬得標說：「連三歲的孩子都知道，鎗法是講速度的，快而準，無往而不利，他奶奶的！慢鎗手怎麼會殺敵致勝呢？」

黃桂芳說了這秘密，兩人大叫「荒唐」！趙佾說：「這有什麼稀奇呢？我還以爲要什麼玄妙的絕技呢？」

「任何一件難事，當達成之後，都會感到平凡無奇的。不過你們也別輕視那一手，那才是憑眞工夫，分毫不能失閃所換來的勝利……」

這工夫徐步雲囘來了。趙、馬二人之興奮，眞是難以形容，趙佾含淚抱着他說：「我知道你會囘來，我知道，要是『慢鎗手』囘來了，那就沒有天理了。」

「這完全是拜黃大姐所賜，要不，囘來的一定是『慢鎗手』而不是我……」

兩人再次向黃桂芳道謝。黃桂芳笑笑說：「見外了！還不是我喜歡徐小弟？噢！趙小姐可別誤會，我這種喜歡和妳的喜歡不同。」

馬得標說：「徐大少，胡森死了？」

徐步雲肅然點頭，說道：「一代名家，盛名不虛，若非知道秘密，死的可能是我——」

「小弟，他確實死了嗎？」黃桂芳十分注意小徐的表情。

「當然，我不殺他，他會殺我。」

「屍體呢？」

「事先他說過，如他不敵，請代勞爲他舉行海葬。」

「爲什麼要海葬？」黃桂芳估得很準，可能徐步雲不忍殺胡，僅傷了他而送他去就醫，所以聽說他死了，而且要求海葬，感到驚奇。

「說來此人的身世也十分坎坷……」徐步雲長嘆一聲，說：「當他十一歲時，他的父母和他們姐弟全家四口由連雲港去大連，船快到老鐵山時，觸礁沉沒。全家只有他一人獲救，所以他希望海葬，也許死後才能團聚。」

「你把他丟到海裏去了？」

「丟入了大沽河中，現在正是退潮，河水囘流入海，他的屍體必然流入大海去了——」

「小弟，這下子你可就大大地成名了。平津一帶，不知道『小五子』的，那可眞是孤陋寡聞哩。」

「其實眞正厲害的是大姐，以妳的槍法和經驗，又知道他的秘密，妳要殺他易如反掌折枝，妳只是不屑爲而巳。」

「好哩！別爲大姐戴高帽哩！你既然囘來了！我可要囘去看看哩！那些下三濫如今知道我是站在你這邊的，說不定會把我的酒吧燒掉。」

「大姐，如果有人去騷擾，請馬上派個人來通知小弟。」

「好吧！我走了！不過你們也要小心。據我所知，陳百川『閃電手』，工夫方面出手快，鎗法也快，此人和胡森差不多，不來下三濫的，是憑其玩藝成名的，怕只怕令堂兄……」

「大姐，我知道，不過子明哥也不至於太離譜的……」

「大姐的話，你記住沒錯，現在我走了……」

馬得標說道：「大少一定還沒有吃飯吧？我出去弄些酒菜囘來，咱們來慶賀一番！」

馬得標外出，趙佾投入他的懷中說：

「步雲，你同來就好，要是……」

「如果不同來，妳也要好好活下去。找個人嫁了，一定要過平常人的生活。平安就是福，這句話要牢牢記住！」

「怎麼？聽你的口氣，你似乎不想再要我？」

「不是不想要妳！」

「不喜歡我？」

「也不是不喜歡！而是必須保持距離到一段時間，才能再作決定。」

「爲什麼？」

「因爲令尊口頭許婚給兩個人，似乎都非兒戲，尤其是妳把子明引進『招呼站』的，你們的婚事在一干部下的印象中是不成問題的。而且我也相信，在某些場合，妳和子明也不避諱這種未婚夫婦的關係，因此，此時此刻要我馬上和妳……」

趙俏不出聲地走開。因爲她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誰知道這工夫陳、徐二人去而復返。

「徐步雲，」陳百川說：「我必須弄清楚，到底咱們二人誰高明些？」

徐步雲說：「你比我高明些！」

「你少來這一套，我不妨告訴你，我還負有一份使命……」

「殺我的使命？」

「不錯。」

「爲什麼？」

「你現在不必知道，在你臨死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也許能告訴你！」

「既然你是身不由己，聽命行事的，我似乎沒有拒絕的餘地。說吧！你想玩什麼？」

「我曾聽說你的『蟠龍八腿』極負盛名……」

「也聽說你的拳脚及鎗法有如閃電，當者披靡……」

「聽起來，如一旦出手，還眞够過癮的。」

「對，能找到合適的對手，也眞是殺手平生一大樂事。」

「陳百川，如我沒有猜錯，你是一個炸彈的引信。」

「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的使命必然是使趙雨田和胡森火併，同歸於盡。」

「動機呢？」

「滅口。」

「爲什麼要滅口？」

「這就要談談盜陵案了！最初，各單位不接頭，誰也不管，可是那些末路王孫一直不死心，不停地請願，抗議及告狀，有關機關只好受理，但如何調查呢？又有傳說當初在馬蘭峪『東陵』駐防的是奉軍馬福田部，因發生譁變，孫殿英部的兩個師長譚溫江及柴雲陞兩部合圍，馬福田部潰散，譚、柴兩部就盤據在馬蘭峪一帶。而盜陵事發生後不久，就有人發現譚在青島賣『出土貨』。所以儘管他們事後否認，甚至把名字都改了，說是要去掉霉氣，這都不管用。總而言之，就是滿清入關大加殺戮，扒人的祖墳，以這些理由來搪塞是不够的。由於各方矚目，上面要調查，下面有人眼紅，想黑吃黑的大有人在，於是主事者……」

「慢着，所謂主事者又是何人？」

「裝什麼糊塗？是什麼人主持盜陵的？」徐步雲說道：「主事者想了個『釜底抽薪』之計，叫你和那個冒充妓女的女人騙刦趙雨田的『出土貨』以及行刺，使兩方火併，同歸于盡，把『出土貨』全部收回，等于是參與盜陵的中下級人物，完全白忙一場，還送上了性命，因爲調查此案一開始，都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最後把此案不了了之，但是，由于我的[illegible]手，以及堂兄的反目，看來情況已經略有了變化！」

「什麼變化？」

「你們乾脆利用我和胡森的對決，除去我們兩人之一，剩下的再由你出頭滅口，到目前爲止，我已知道黎飛等人及胡森的部下已被你們全部幹掉，居心至毒，手段太狠。可是，你們的計謀並未完全成功，至少我們事先已經猜到了！」

陳百川笑笑說：「徐步雲，雖然我們絕對不能兩立，但我十分佩服你……」

「陳百川，那主兒能以你作爲收網的人，你這兩套一定够看的了，說，你要玩什麼？」

「久聞『蟠龍腿』是腿中絕學，就讓我開開眼界如何？」

先出手的陳百川，彈跳之快，無跡軌可尋，以「閃電手」出名，且在那主兒身邊，比趙、胡二人更吃得開，其身手和機智就不問可知。

「蟠龍腿」遇上了尅星。

即使是徐步雲的師兄，對他的「蟠龍八腿」都有些忌憚，但陳百川却充滿了信心。

雖有「抬腿三分輪」說的法，但這「蟠龍八腿」太玄奧、凌厲；儘管也有「胳膊再粗擰不過大腿」之說，但陳百川出手有如閃電，又當別論。

大約在五十多個照面上，陳川百挨了一腿，只是又過了十來招，他砸中了徐步雲一拳一掌。

他們任何人挨對方一腿或一拳一掌，在感覺上都像被汽車撞了一下似的，痛得像混身起了火。

趙俏大聲說道：「陳百川，好歹你也是世家之子，怎麼可以爲主使盜陵者作走狗？」

陳百川很老到，絕不受外界的干擾，但是，過了百招，他挨的腿比對方挨的拳掌要多，但他不能敗，和徐步雲之不能敗是一樣的。

每中一腿，陳百川視覺中全是星星，然而，到此地步，偶爾他也能擊中徐步雲一拳或一掌。

這工夫，出現了另一個人物，也幾乎是徐步雲所料到的，那女人出現了。

這女人一現身，不說一句話就出了手。她的路子竟和陳百川極相似。

「如我猜得不錯，你們必是同行。」

「不錯，」陳百川說：「徐步雲，你只有一條路可走，能保住一命。」

「是不是依附你們的主子？」

「不錯！」

「我徐步雲不喜歡罵人，但我今夜非罵不可，只有王八旦才會依附那個老王八旦……」

「叭」地一掌，徐步雲的左後肩被那

女人擊中了一下。

徐步雲暗吃一驚，這女人能一飛刀射中趙雨田的心窩，手底下果然不含乎，力道不如陳百川威猛，招術上絲毫不遜。

以一敵二，這無儔的壓力，使徐步雲每一節環都像要挫離或脫落。最初是一道閃電繞身，現在是兩道，儘全力施展所學的，也僅僅是暫保而已。

這壓力之大，使他驚怖。但在陳、劉二人來說，他們的驚凜又何止十倍於徐步雲？他們師兄妹都以爲任何一個就足以收拾徐步雲呢。

現在是兩個人全力以赴。

徐子明緩緩接近趙俏，她立刻警覺，說：「你的弟弟在生死存亡之中，而你却想乘人之危，徐子明，你簡直沒有一點人味兒！」

「趙俏，我不帮任何人，但妳要跟我走！」

「作夢！」

「趙俏，事到如今，我是寧可玉碎……」往上一撲，忽聞後面有人罵着：「徐子明，哼！你眞是下三濫到家，你要人是不是？喏！」指指一邊和徐步雲動手的劉香蘭，又說：「這個是賣的，俺沒有叫她，她就自動睡在俺的炕上，貨色還湊合，價碼不高，你要是急了！何不先找他應應急？」

劉蘭香大怒，一瀉而至，閃電攻出三拳兩掌。

馬得標見小徐安然歸來，十分慶幸，就外出買了很多他愛吃的菜餚、點心和名酒同來，打算好好吃喝一頓。

劉蘭香的含怒攻擊，他來不及放下手中的食物，「嘩啦啦」散了一地，出手還擊。雖然他本身就練過長拳，也就是「查拳」及「洪拳」等等，且近來勤練「蟠龍八腿」，但火候尚差得太遠。「啪」地一聲中了一掌。

「他奶奶的！妳可眞狠心……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雖然俺沒有弄妳……總是在一個炕上睡過……」

這工夫劉蘭香一離開，陳百川就吃力了，而徐步雲爲了使劉蘭香儘快回來，減輕老馬的威脅，腿浪如山，「啪」地一聲，把陳百川掃出三步。

劉蘭香果然立刻放棄了老馬，馬上撲回。

徐步雲趁陳百川被掃出的一剎，迎上劉蘭香，連環三腿，其中一腿掃在她的胯骨上，她差點倒下。

陳百川急忙撲上來，兩人再次全力合擊。

「怎麼樣？徐子明？」老馬說：「你他奶奶的老是以爲自已是一頭梅花鹿，其實你只是一頭狗熊。爲了一個女人，六親不認，眞是缺德帶冒烟咧！」

「姓馬的，你要插手，可別怪我沒打招呼，你還差得遠哩！」

「俺和徐大少比，是差得太遠，和你比，差不了多少！來吧！把俺撂倒，再去欺負一個女人……」

徐子明心地狹窄，最初只是吃醋，但越來越無法收拾，當然，若非陳百川不斷地慫恿，搧火，他也不至於這樣，總之，已是羞刀難入鞘，明知自己過了火就是不肯認錯。

徐子明撲上來，三兩個照面就把老馬逼退三步。

趙俏也會兩手，不能袖手，也參加搏鬥。

陳、劉二人雙戰徐步雲，雖略佔上風，却仍是不甘，兩人一交眼色，打了暗號，兩人稍進疾退，四手齊揚，四柄薄薄的飛刀左右瀉至。

由於四柄每柄都交叉射到，十分凶險，急切中，旋身後就地一滾，全部擦身而過。

但這只是開始，兩人游走中，雙手再揚，每人又是四柄，計八柄。刀太薄，又不是正路，但這種不走正路的薄刀，他們却能予以控制。

這在被射者可就凶險萬分了。

徐步雲把輕功施到極點，升、騰、頓、挫、挪、扭、旋、滾，又閃過六柄，但陳百川的最後兩柄，十分怪異，曲折、迂迴，又被閃過一柄，最後一柄，閃無可閃，避不勝避，徐步雲只有以臂擋之。

「奪」地一聲，釘在他的左肘之下軟肉處。

他知道，不以非常的打法，無法解今日之困，就在中刀的同時，根本不理肉中的薄刀，只一滑已到了劉蘭香身側。

陳百川必須援手，因爲徐子明似乎無意正面和他的堂弟搏命，而他們師兄妹如有一人倒下，這件大任務就可能要功敗垂成。

所以陳百川也自徐步雲的左後側疾撲而上。

其實徐步雲志在陳百川，攻劉蘭香不過是佯攻棧道，陳百川未想到這一手，「啪」地一聲，中了一脚，滾出了五七步之遠。

劉香蘭見他使詐，又是兩柄薄刀飛出。徐步雲堪堪閃過，只聞老馬「吭」地一聲，似乎傷得不輕，坐在地上，說：「徐子明，你……你他奶奶的不是玩藝兒……你知不知道被人利用了！你就是把俺宰了……搶走了這妞兒又如何？她喜歡你嗎？操……」

徐子明正要撲上，趙俏又撲上蹴出一脚。

徐子明只好暫時放棄老馬。就在徐步雲閃過劉蘭香的兩柄薄刀，向老馬那邊望去時，倒地剛爬起一半的陳百川，把他身上僅有的兩柄薄刀電射而出。

不要期望敵人和自己同樣地光明磊落，小徐就吃虧在這一點上。急切中閃避，但兩刀皆中。

一刀戳在右背上，另一刀正中他的腹部。

他捂着肚子，說：「陳百川，你勝了！但你勝得不够磊落……」

「兵不厭詐的道理你該懂吧？」

這工夫老馬躺在地上，也失去了抗拒的能力，只是他的嘴還有罵人的力氣。

陳百川上前搜出了小徐身上的鎗，說：「徐步雲，儘管你敗得很慘，而且不妥協就要賠上一條小命，我仍然佩服你。」

小徐捂着肚子，倚在石榴樹幹上喘着氣。

他身上共有三柄薄刀，左肘下部一柄

、背上一柄、腹部一柄。所以陳百川搜出了他的鎗，並不想馬上處置他。

劉蘭香被掃中數腿，受傷不輕，低聲說：「師兄，徐子明這人……」

陳百川冷冷一笑，說：「徐步雲雖是敵人，却很可愛；徐子明雖是自己人却十分可憎……」

劉蘭香拔出薄刀「嗖」地一聲飛出。小徐大叫「子明快閃！」可惜徐子明的注意力在趙俏身上。

因爲趙俏已緩緩走向徐步雲，這一刀本應閃過，發覺時已是不及，正中他的肋骨，如果不閃，必然正中心窩。

徐子明看看徐步雲，他心中難過嗎？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古理不易，後人却仍然不斷地重蹈覆轍。

徐子明坐在地上，劉蘭香上去搜出了他的鎗。

「現在趙俏是我的了……」陳百川說道。

「你也是作夢！」

「不，我這人不在乎你是否甘心情願，只要能得到妳一次……聽清了沒有？連第二次的興趣都沒有。」

趙俏在顫抖，價値被低估，有人是很在乎的。

就在這時，突然自牆外飛來一柄大七首，「奪」地一聲，正中陳百川的背心，竟向前衝出五步。回頭望去，竟是吊着右臂的「慢鎗手」胡森。

陳百川被絕望所統御，倒在地上，說：「胡森……你居然還活着……這麽說……你和徐步雲有……有默契了……」

劉蘭香正要拔鎗，另一柄大七首呼嘯而至，正中劉蘭香的左乳房。她的乳房雖大，但七首刀身長七八寸，全部戳入，力道太大，速度太猛，劉蘭香明明看到他投七首，却無法閃開。

「徐老弟是君子……承他冒險不殺我，只射碎了我的右肘，要知道，每人鎗中只有一發子彈，我鎗中的那一發還在，鎗雖脫手飛出，如我有害人之心，檢起手鎗，左手也能射擊，只是沒有右手那麽準而已。」胡森說道：「因此，在醫院中包紮上藥之後，決定來看看，因爲他是大敵環伺……」

陳百川已經快不行了，說：「我完了……但他也差不多……」

「徐老弟，你怎麽樣了？支持着，我馬上送你入院……」

「我看不必了……」一個女人端着雙鎗走了進來，居然又是徐步雲最尊敬的黃大姐黃桂芳。

黃桂芳予人的印象永遠是那麽敦厚、可親，即使是現在，仍帶有那種深不可測的笑容。

「黃大姐……」徐步雲只叫了一聲，忽被奄奄一息的陳百川的笑聲打斷，他說：「聽你叫黃……黃大姐……叫得這麽親暱……雖然我要走了……還是忍不住笑……哈……」才笑了五六聲，口鼻中大量鮮血噴出，立刻嚥了氣。

劉香蘭說：「黃桂芳，妳的接應太遲了些，妳知不知道？由於妳一步來遲，師兄陳百川才會死的？而我……」

「他死了！妳若單獨活着也沒什麽意思……」黃桂芳端着鎗小心地指着胡森，走向劉蘭香。

「黃桂芳，妳……妳要幹什麽？」

「劉蘭香，妳沒有資格打我的官腔，可惜妳死到臨頭，居然不知自己的命運早就握在我的手中……」

此刻劉蘭香已躺在地上，黃桂芳的右脚已放在她那乳房上的大七首柄上一踏一扭。劉蘭香嗓中發出一聲怪音，其死相和陳百川差不多。

「妳……」她指着趙俏，說：「依我，是非殺妳不可，可惜，妳曝了光，有個主兒對妳有胃口，指名要妳……所以，我還不能殺妳……」

她走近趙俏，「叭」地一鎗便把她砸昏。

老馬說：「黃桂芳，聽妳的口氣，好像他奶奶的是敵非友。」

黃桂芳笑笑，說：「老實說，我很不忍殺小徐，可是我身不由主……」

「他奶奶個熊！妳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

「我？」她得意地顚着雙鎗，說：「其實我和趙雨田、胡森、陳百川、劉蘭香等人是一伙的。只是分出了層次，我是除了主子之外，層次最高的人。陳、劉二人次之，因而陳、劉二人把我當救星，胡森和趙雨田却不。」

胡森冷冷地說：「原來妳才是最後收網的人。」

「不錯。」

徐步雲虛弱地，而且口角還淌着血漬，說：「你應該去演戲，妳……妳的作派和唱工俱佳，我雖到了這……這般田地……仍然心服口服……」

「這一點的確自負，自你出現，我就擬訂了另一套計劃，因爲原來的計劃，上級只要我和陳、劉二人設法使趙、胡雙方猜忌而火併，我們從中誘導，在緊要關頭，一一消滅……」黃桂芳說：「上面並非利用這些人盜陵之後，再奪回『出土貨』而消滅他們，實在是因爲勸之再三，不要招搖，他們充耳不聞，一旦當局認眞調查此案，眞正倒楣的是那主子。」

徐步雲說：「我一出現，妳改變了計劃而『廢物利用』？」

「也可以這麽說，於是我最初關心你，不告訴你趙雨田的地址，吊上了胃口再告訴你，我們不久就知道你們堂兄弟兩人在演雙簧，可惜由於徐子明吃醋，搭配不佳……」

「最妙的……應該是妳告訴我……有關胡森『慢鎗』的秘密，要我們去拚，不論誰勝誰敗，都省了事，不須妳親自去動手。」

「對對！還是你聰明些，徐小弟，世上萬物，無一不可利用，只看你會不會利用罷了！」

「似乎我未殺掉胡森，妳也立刻知道了！」

「對，我是猜到的，我相信你可能不殺他，就在你們決鬥的現場半路上守候，證明了我的見解。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的路，只是我把這件任務當作一局痳將，我必須獲滿貫……」

「是的……因而妳也可以猜出……我

和胡森的反擊，至少，妳知道我和胡森已猜到這滅口的計劃一部份了。」

「對對！我知道陳、劉二人很了得，但他們年輕氣盛，在緊要關頭，往往會顧及『一世英名』而單打獨鬥，誤了大事，所以我早就趕到，伏在附近……」

「但妳並未馬上現身，直到胡森出現，改變了局面，妳才出現對不？」

「對對。」黃桂芳得意地：「胡森出現時，才是眞正到了曲終人散的檔口，不會再有人來此，以我的身手，在場諸人，死的死，重傷的重傷，局勢已可完全控制了……」

「太好了……黃大姐，到此地步，我這麽稱呼妳……是因爲妳智勇兼備……乃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小徐，你眞是一個最最可愛……又不得不揮淚除去的大敵……」

「大姐，可以回答我最後的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你的主子是孫痳子嗎？妳是譚温江的相好是嗎？」

黃桂芳點點頭，但忽見胡森拔出另一支鎗來。黃桂芳雖不願開鎗，此刻却是欲罷不能，但在她向胡森射擊時，小徐忽然拔下腹部及肘部以下的薄刀，抖手呼嘯而出。

這對黃桂芳來說，是絕對的意外，一刀正中小腹左側，由於刀柄太小，力道無儔，刀子完全進入腹腔。而另外一柄更絕，「卜嗤」一聲，正中頸上大動脈，血箭由刀上的血槽縫中急射而出，足有三尺多高。

這一手雷霆萬鈞，所以黃桂芳未能開第二鎗，就原地倒塌下，在數秒之前，她還以爲自己是世上最聰明、最了不起的人。這是多麽迅捷的現世報？

原來小徐腹部那一刀，正巧戳在皮帶上，僅刀尖傷及皮肉，肘下及背上的兩柄薄刀也都很淺。在當時他必須佯作重傷，雙手握住腹上的刀柄，把舌尖咬破使口角淌着鮮血，等待機會。

由於他身上已無鎗，當時已不及救胡森，而胡森此刻也是生死一綫，勉強睜開眼，說：「我以爲這……這最合理……我兩手血腥……不死才是沒有天理……而我……把『英雄胆』送你……是再理想不過……不過的人……人選了。」

胡森含笑嚥氣，徐子明在極危急時，徐步雲還大叫要他閃避飛刀，良心發現，對自己的寒薄深深内疚，早已悄悄地把那薄刀送入胸膛之中……

趙俏醒來時大感意外，因爲現場上的情勢完全變了。

× × ×

由於徐步雲認識的大人物太多，他不能這樣一走了之，把事情始末解釋清楚，自然會有人把事情壓下，因爲這事牽連太廣，反正他的目的已達，不爲已甚。但趙俏却悄悄地削髮出了家。

這是因爲，她看出徐步雲不太可能接納她這份情感，她的確在公開場合默認過徐子明是她的未婚夫，有這點關係，雖然徐子明已死，徐步雲觸景傷情，堅決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

（全文完）

傳奇故事

民初「追捕」

黑石山血戰

雲劍飛·文
盧令·圖

三塘村　悍匪逞兇威

蟬鳴荔熟，暑熱迫人。

三塘村那個佔地足有三四十畝的荔枝園內，村人正在喜笑顏開地忙着將一球球火也似紅的荔枝摘下來，放在竹簍內。

今年是荔枝「大造」之年，那一球球火紅的荔枝果沉甸甸地垂掛在枝上，壓得枝條彎垂下來，林內滿是那醉人的荔香。

蟬兒在林內一個勁歡快地鳴叫着，歡笑聲與歌聲就像唱和蟬鳴聲一樣，沒有停過，整個荔枝林內，充滿了喧鬧與歡樂。

也難怪村民們這樣高興的，今年可謂風調雨順，禾稻豐收，滿林荔熟，遠看就像一片火雲般觸目，這是難得碰上的好年頭，種田的人盼的就是這種年頭，不打從心裏感到高興才怪。

這爿荔枝林乃是三塘村的「太公地」，亦即公產，村內清一色姓李，村子不大也不小，足有百來戶人家。

由於這時候乃是農忙時節，而樹上的荔枝又不能不摘，故此公議每戶人家推出一至三人摘荔，免至在樹上爛掉。

故此，在荔枝園內採摘荔枝的大多數是婦女老頭與半大不小、十三四歲的大孩子，也有十數名閨女。

那些半大不小的大小子一個個就像頑皮的猴子般，在樹上竄上竄落，爬樹可說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派他們來摘荔枝，可說是選對了人。

而那些大小子也認爲這是一件樂事，不但可以在樹上戲耍，也可以大飽口福，一擧兩得。

而且外面火辣辣般熱，林內却陰涼一片，在這樣的大熱天時，最好莫過於在荔枝林內了。

× × ×

荔枝林在村後的一片坡地上，坡地再上就是兩座山，說高不高，說矮不矮，倒也有百十丈高下，山上長滿了雜樹野草，一片青綠，在猛然的日頭照射下，份外悅目。

這時候大概是下午二時許三時之間。

不論是在田裏收割禾稻的人，還是在荔枝林內歡快地採摘荔枝的人，皆忙個不亦樂乎。

一下清脆的鎗聲也就在這時候驀地劃空響起。

緊接着，就是一陣急驟如暴雨的鎗聲，其中還雜着幾下轟隆聲！

剎時間，荔枝林內像被掀翻了般，蟬鳴聲與喧鬧歡笑聲被那陣突如其來的鎗聲「切」斷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哭喊驚叫慘呼聲，混合着枝斷葉碎及樹幹的倒折聲，前後只不過一眨眼間，死亡與痛苦代替了歡樂與生之希望。

鎗聲與爆炸聲繼續震撼人心地響着，樹倒枝折葉飛中，在林內的大人小孩，婦人少女一個個驚惶欲絕地四下奔逃着，駭叫慘呼聲不絕。

從林外射入來的鎗彈就像噬人的猛獸般，追着那些老少婦孺，慘叫着撲倒在地上。

這是慘無人道的屠殺！

隨着如雨的鎗彈，緊接着是一團團火球拋入了林內，剎那間，火光熊熊，火舌亂捲。

而鎗聲與爆炸聲繼續不停地響着，追逐着那些驚慌失措，駭懼欲絕的老人婦女小孩。

× × ×

鎗聲一起，林子內的更樓上就響起一陣震人心弦的鑼聲及呼喊聲：「土匪搶村哪——」

由於這時是農忙季節，村裏雖然設有護村隊，但大部份皆下田收割去了，只留下三四名壯丁在村內的更樓及炮樓上守望，故此一時間召集不到人手趕往荔枝林。

待到那些青壯少年從田裏匆忙地奔回村內，抓起鎗枝就往荔枝林那面飛奔而去，鎗聲已漸漸疏落了。

及至奔到荔枝林前，但見從林中嘶喊驚叫着狼奔豕突般衝出十數名老人婦女小孩來，林子內則大火熊熊，濃烟陣陣，只看得他們一個個心胆俱裂，驚怒莫名，呆住了。

這眞是飛來橫禍！

「天殺的土匪，我與你們拚了！」一個精壯得像條牛般的壯年人忽然怒吼一聲，一頭衝入了林中，朝鎗聲傳來的方向狂衝過去，也不理會那灼人的烟火！

那些年青小伙子聞吼熱血騰湧，一個個像怒牛一樣衝入林中。

「大牛他爹，快去看看大牛怎麼了！」一個婦人歇斯底里地朝一個剛奔到的中年人哭喊。

那中年人聞聲渾身震了一下，一頭衝入了林中。

更多的人奔到來，亦搶入林中救人。

亦有人吆喝後來的人同去拿水桶來救火。

這剎那，又是一種雜亂的喧嘈場面。

× × ×

衝出林外的精壯漢子一眼就瞥到有十數名身穿五顏六色衣服的漢子在山腰上邊飛登邊不時回身朝荔枝林這面放鎗，剎那間，他憤怒得雙眼赤紅，咬牙有聲，吼喝聲聲：「天殺的土匪崽子，有種的就別逃！」手中鎗一抬，食指一扣，狠狠地放了一鎗。

這漢子的鎗法倒很準，隨着那一下鎗聲，在山腰上飛登而上的一名土匪身形猛晃了一下，發出一聲慘叫，撲倒下去，接骨碌碌地順着山腰滾了下來。

那漢子咬牙又放了一鎗。

這一次却射空了。

原來那些土匪已紛紛伏下來，將身形遮掩起來。

精壯漢子狠狠地咒罵一聲，躬着腰，端着鎗，往山腰上衝上去。

緊跟着從林中衝出八九名端着鎗的青壯村民來，一個個紅了眼，吼喝着朝上面放鎗，緊隨在那精壯漢子後面向山上衝。

那十多名土匪亦藉着山上的石塊樹木往上急攀，不時回身放一兩鎗，企圖阻止那些憤怒的村民追上來。

那八九名青壯村民簡直是視死如歸，對那些從頭上身邊呼嘯掠射過的鎗彈夷然不懼，一面還鎗一面往上狂衝。

只不過眨眼間，那八九名村民已追近了不少。

「噠噠噠……」一陣密集連串的鎗聲乍然從山頭上響起，衝在最前面的那名精壯漢子身形猛地搖晃了一下，歪跌在地上，發出一聲痛叫。

接下來，那八九名村民亦有三四人紛紛發出痛叫慘呼聲，就像被砍倒的小樹般，撲跌在地上。

其餘的一見勢色不對，慌不迭伏在地上，胡亂地朝山上放鎗。

山頭上的鎗聲繼續響個不停，急驟狂掃的彈雨壓得他們連頭也抬不起來，只好緊緊地伏在地上。

這一陣鎗聲將他們心中的怒火打散了，就像一盆冷水兜頭淋下，令到他們冷靜下來。

從連串緊密的鎗聲可以聽出，山頭上是一把威力及殺傷力很大的機關槍在掃射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根本就處於劣勢，根本不可能衝上去，連頭也抬不起了，只好緊緊地伏在地上。

而那十數名土匪則在己方壓倒性的火力優勢之下，拚命往山上爬登。

那名精壯漢子伏在一塊不到一尺高的山石後面，左肩膊上血流如注，但他却哼也沒有哼一聲，緊咬着牙，雙眼像要噴出火來般，猛地抬起頭來，擧鎗朝山頭放了一鎗！

立刻，一片彈雨呼嘯着向他掃射過來，饒是他伏低得快，右頰仍然被一顆鎗彈擦破一道血槽，痛得他倒抽一口氣，臉上的肌肉搐動不已。

試過這一次之後，他再也不敢逞強抬

頭放鎗了。

其餘的更加不敢亂來了。

這也難怪他們的，土匪居高臨下，以密集的火力掃射下來，而他們又不是打不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若是硬往上衝，那只有白白送掉性命。

大約過了半盞茶時候，山頭上的鎗聲終於沉寂下來了。

等了一會，沒有死的村民才敢大着胆子抬起頭來朝山上望上去。

山頭上這時已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想來那十多名土匪已在機關鎗的火力掩護下，全部登上了山頭，從山那面溜了。

最先從地上站起來的是那名精壯的漢子，臉上手上盡是鮮紅的血漬，在陽光下，份外刺目。

跟着是五名僥倖沒有受傷的村民（在那一輪猝然的掃射下，兩個村民不幸中彈死了，另一個腿上中彈，不能站起來）先後從地上爬起來，亦抬眼朝山頭上打量。

那名精壯漢子咬着牙，神情兇猛如獅虎，扭頭朝那五名同姓弟兄喝道：「血債血償，決不能讓那些兔崽子逃走！」

喝聲未了，便往上猛衝！

那五名村民胆氣陡壯，亦呼喝一聲，往上衝去。

「噠噠噠……」一陣連珠般的鎗聲乍然响起。

那名精壯漢子首當其衝，身上連中兩彈，雙手猛揚，手中鎗鬆跌落地，身形打了個旋，橫摔在地上，滾了兩滾，被一塊山石阻住，停着不動。

後面那五名村民亦有三人在鎗彈的掃射下慘叫着摔倒在地上，剩下的兩個可能嚇得慌不迭撲在地上，動也不敢動一下。

山頭上的土匪繼續向下掃射着，約半袋烟的時間，鎗聲才沉寂下來。

但那兩個僥倖沒有受傷的村民仍然貼伏在地上，不敢稍爲將頭抬起來，前車可鑑，萬一那些狡詐狠毒的土匪故技重施，他們就沒有那樣僥倖了。

足足過了有一刻鐘，兩名村民忍受不住那陣陣發出的痛苦呻吟聲，壯着胆子，爬向最近的一名傷者。

「大海，你們怎麼哪？」山坡下有人扯開嗓門大叫。

「快着人上來，敬林他們受傷，小心土匪放冷鎗！」最先爬到一名傷者身旁的村民扭頭朝下大叫，看來他就是大海了。

山頭上這時一點動靜也沒有。

另一名沒有受傷的村民咬着牙，將鎗舉起來，却不敢將頭抬起來，胡亂放了一鎗。

「砰——」鎗聲曳空而過，山頭上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時從山坡上爬上來幾個人，一個個盡量將身形彎低，利用山石草樹將身形遮掩着往上攀爬。

那名村民見山頭上沒有動靜，胆量陡壯，這一次將頭稍微抬起來，朝上面張望一下，連一個影兒也看不到。

不過他仍不敢大意，再稍微將頭抬起一些，朝山頭上認爲可疑地方開了兩鎗。

山頭上依然寂靜無反應。

那名村民張望了一會，終於認爲那些土匪已經溜走了，慢慢地爬起身來。

他站起來了，一雙眼骨碌碌地朝山頭上面搜索，神情顯得很緊張，却發現不到山頭上有任何異樣的地方。

長長地吐了口氣，他緊張的心情放鬆下來，一邊往上衝，一邊大叫道：「那些殺千刀的土匪溜了，快上來啊！」

那些正爬上來的村民聽了，剎時鬆了一口氣了，不再掩蔽身形，直起身來，快速地往上衝。

大海這時已爲那三個受了傷的村民將身上的傷口草草包紥起來，正奔上去看一下那精壯漢子是否仍活着。

那名身中四鎗的精壯漢子竟然仍未死，眞是奇跡。

原來他身上雖然中了四鎗，却不是傷在要害之處，其中有兩鎗只是擦傷了皮肉，加上他身體精壯如牛，雖然流了很多血，昏迷過去，仍然死不了。

大海急忙將自己身上那件汗衫撕成布條，將他的傷口包紥起來。

「嗨，大海，那些殺千刀的土匪溜得一個也不見了！」那名村民原來已登上了山頭，揮動着手上一塊布，朝下大叫道：「不過，那些殺千刀的却留下了一幅寫着字的布！」

「錦成哥，你守着山頭別下來，待會我上來看看布上寫些什麼！」大海直起腰來朝上面揮手叫。

原來山頭上那個叫錦成的青年是不識字的。

這時那幾名村民已攀爬上來，看到兩死五傷，一個個又驚又怒，急不迭先將受傷的抬下去。

大海見有人上來了，便朝山上走去。

×　×　×

大海總算讀過兩年私塾，認得一些字，當他從錦成的手上接過那幅布來，看清楚了寫在上面的字後，不禁倒抽一口氣，驚怒氣恨得直咬牙！

「大海，布上寫些什麼？」錦成急切地問。

大海緊緊揑着拳頭，切齒道：「那些天殺的土匪說：這一次只是報復四個月前那一次搶村不遂，被咱們打死了六名土匪的報復行動，讓咱們知道厲害，若在半個月之內，咱們不自動送上五千塊大洋，一百隻鷄，十頭猪，五担酒，他們就會想盡辦法，將咱們村子的人殺光，並將村子夷爲平地。」

錦成聽得雙眼怒瞪，氣憤憤地道：「原來他們就是被咱們打得抱頭鼠竄的那一帮土匪，好毒辣的手段，竟然向老人婦女小孩下毒手，我操他媽媽的，好大的口氣，五千塊大洋？咱們那裏來的五千塊大洋？賣了房產田地也湊不出來，操他媽媽的，他們若敢再來，我非與他們拚個死活不可！」

大海却悶聲不出，心情沉重地望着下面仍在冒烟的荔枝林，以及忙亂地救人救火的叔伯弟兄，嘆口氣道：「錦成哥，咱們下去吧。」

錦成咬着牙，默默地點點頭，與大海走下山去。

×　×　×

三塘村籠上了一層愁雲慘霧，村子裏到處可以聽到嚎哭之聲。

土匪突襲荔枝林，令到村中的人措手不及，偌大的一座荔枝林被燒焦了一小時半，這損失雖然大，但還算不了什麼，最慘的是，在荔枝林中採摘荔枝的老人婦女小孩，一共被土匪打死了十四個，受傷的有八個，連同在山腰上被打死擊傷的七個，總共死了十六人，傷了十三人！

那些死者的家人，莫不傷心痛哭不已，那些傷者的家人亦很憂慮傷心，這一次，那些天殺的土匪趁這農忙時節向他們突襲，令到他們傷亡慘重。

村子裏的人這時候忙亂得像捅翻了的馬蜂窩。忙着救治受傷的人，及籌辦殮葬死人，田裏的禾稻雖然熟透了，樹上的荔枝雖然壓彎了枝，但誰也無心情去收割採摘了。

在村頭那間寬敞高大的宗祠內，村長李德宗與村中的頭面人物及長老等人在商議着。

大海也有參加這次會議。

他雖然年紀輕輕，還不到二十五歲，但却是護村隊的隊長，自然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一個個心頭沉重，神態凝重，祠堂內的氣氛顯得沉肅無比。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誰也輕鬆不起來。

乾咳了一聲，村長李德宗語聲沙澀地道：「這帮天殺的土匪一點人性也沒有，居然揀這時候向婦孺老弱下手，死傷了近三十人，你們說怎辦？」

李德宗這一問，原本沉凝的氣氛立時沸騰起來，一個個顯得激動無比，一個尖嗓門的胖子道：「德宗，派人到區府報告了沒有？」

李德宗苦笑道：「咱們還未商議出怎麼辦，所以還未派人到鎭公所報告。」

胖子乃是村中的富戶李德義，村中就數他家的田地最多，他自然關心了。「德宗，我看這件事還是派人到鎭公所報告的好，憑咱們村子裏那十幾條鎗，肯定敵不過那股土匪，加上這時候又是農忙時節，咱們總不能讓穀子爛在田裏而不收割，只顧提防那些土匪來搶村，只有請求鎭裏派一隊兵來，才抵擋得了。」

「德義，你怎會想出這種主意的？」一個精瘦的老人語聲宏亮地瞪着李德義。

「四叔公……」李德義才說了三個字，便被他稱爲四叔公的老人的語聲打斷了。

「德義，你就是只顧着自己，也不爲村子裏的叔伯弟兄着想一下，你仗着與縣裏的人有交情，那些兵爺們不敢對你怎樣，你可知道有時候那些兵爺比土匪還要貪得無厭？只怕那些兵爺來到村子後，土匪沒有來，却被他們搶得鷄犬不寧！」

這位四叔公乃是族中素有威望的長輩，李德義雖然被四叔公說得臉上陣紅陣白，却不敢反駁，只好將頭垂下來。

而四叔公說的也是實情，那時候，那些大兵眞的比土匪還討厭，當時的平民百姓對那些丘八眞是避之唯恐不及，誰也不願意招惹上那些瘟神。

「信坤說得對，想當年一隊丘八說什麼爲保地方安寧，住在咱村子內，弄得鷄飛狗走，今天要吃魚，明天要宰豬，還涎着臉調戲婦女，只差沒有用鎗逼着硬幹胡來，他娘的眞不是人，說什麼保境安民，擾民才眞，咱們萬萬不能引狼入室，到時候只怕請神容易送神難！」說話的是一個拐着一根烏黑發亮的木枴的老人，瞧他那一頭銀白的稀疏鬚髮，龍鍾的老態，只怕沒有九十也有八十九！

原來這位老人乃是族中輩份最尊的八公，比四叔公還要大一輩，今年恰恰是八十八歲。

聽了八公的這一番話，李德義更加不敢吭聲了。

「請縣裏派兵是萬萬行不通的，那麼，難道咱們就照土匪的要求，籌足五千塊大洋送給他們不成？」李德宗素來是個有主意的人，這時也沒了主意。

「這樣大的一筆錢，怎籌得出來？」李德義聽到「錢」字，就像被人割了一塊肉般，急急說。

這也難怪他這樣心痛氣急的，他是村子裏的首富，若是籌錢，他家肯定是攤派得比別家多，而他偏又是個吝嗇鬼，就算是叫他們拔一根毛，他也會心痛不已。

「德宗叔，咱們萬萬不能遂那些土匪之貪慾，這樣只會令到他們貪慾大增，以爲咱們怕了他們，只怕今後他們會向咱們需索無厭，到頭來應付不了，難免被他們燒村殺人！」一直沒有出過聲的大海終於開口了。

李德宗聽完大海的話後，搓搓手，苦着臉道：「這一點我們都明白，但總要想個辦法對付那些土匪啊！」

大海挺挺胸說道：「我已想到一個辦法。」

所有人俱不由精神一振，目光集中望着大海，幾乎是異口同聲道：「什麼辦法？快說！」

大海眨眨眼道：「土匪要咱們拿出五千塊大洋來給他們，別說咱們一時間籌不出來，就算籌到，也不能給他們……」

「大海，別說廢話，揀緊要的說！」四叔公心急地打斷了大海的話。

大海忙道：「四叔公，我這就說到緊要的地方了。」

一頓接道：「這時候是農忙時節，拖延不得，咱們不能擱下田裏的活不幹，天天提心吊胆地防着他們搶村，這不是辦法，五千塊大洋咱們一時間籌不出來，一千塊可以吧？」

大海說到這裏，故意頓住不說，拿眼望着眾人。

一聽到錢，李德義的反應最快，急急道：「大海，一千塊可不是個小數目，攤派下來，我家豈不是要出……。」

「德義，就算你有金山銀海，死後也帶不到陰間，那何不趁有生之年，用來替村中的叔伯兄弟做些好事？」八公沉下臉來，那雙毫不昏花的老眼嚴厲地瞪視着李德義。

李德義一張臉立時脹得通紅，咀唇顫動着，却硬是不敢說出聲來。

四叔公却催促大海道：「大海，別賣關子了，一千塊錢不用攤派，太公處還能夠拿出來，你就快將你的辦法說出來吧，再不說，你四叔公可要鼈死了。」

大海這才接下去說：「咱們可以拿一千塊錢來僱請一些好手，追查那些土匪的下落，然後會同隣近四鄉的護村保鄉隊將

他們一舉殲滅！」

四叔公一聽，首先拍腿道：「大海，這果然是個好主意，虧你想得出來，這樣，就不用再提心吊胆過日子了，若是能夠將他們一舉殲滅，那就永絕後患了。」

村長李德宗亦大點其頭道：「這辦法確實好，只是，現在到那裏找這麽一些人手？」

大海笑笑道：「我曾經聽過在縣城布莊做事的敬生哥說過，有一種人是專靠擒捉官府或是大戶人家懸奬捉拿的匪盜為生的，這種人稱為捕手，咱們可以到縣城去請這種人。」

「嗯，我在省城時也曾聽到生意上往來的一個朋友說過，有這種專靠捕匪盜拿賞金的捕手，聽說，最有名氣的一個，叫做蕭原，連張大帥也很賞識他，不知多少巨盜悍匪被他關入省城監牢中！」說話的是與李德宗同輩的李德恩，在村子裏開了一家雜貨鋪，不時到縣裏或是省城跑跑，辦一些貨回來，也替村子裏的人將農產品賣給城裏的糧棧竹舖，是村子裏跑得最多地方的一個人，自然，見識也多，也所以能夠參加這次會議。「若是能夠請到這些人來對付那些土匪，十拿九穩那些土匪跑不了！」

衆人聽了李德恩這一番話，對於大海說的辦法更無異議，連八公也翹着鬍子道：「既然這是個好辦法，那就事不宜遲，立刻着手去請人了。」

李德宗却道：「那一千塊大洋怎樣籌措？或是不够又怎辦？」

四叔公搶接道：「這筆錢就由太公處拿出來吧，若是不够，那就只好攤派了，今日死了的人及受傷的一切費用，自然由太公負責，大家沒有異議吧？」

在場的人紛紛點頭表示同意，李德義見此情形，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肚子裏，跟着點頭。

「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李德義掃了各人一眼，見各人沒有異議，於是接道：「那麽派誰去請人來？」

一時間各人你望我，我望你，誰也沒有出聲，更不會毛自遂荐，因為這種事誰也沒有辦過。

「我看，就由德恩與大海去辦！」八公出聲道。「大家認為怎樣？」

「我同意！」四叔公首先附和。「德恩時常到城裏跑，熟人多，托人打聽一下不是難事，大海有主意，兩個人去辦再好沒有了。」

李德宗亦讚同道：「我也認為由他們兩個去辦最好。」

剩下來的人自然亦點頭同意，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各人隨即散去。

× × ×

蕭原離開老遠便看到荔枝林那面烟火衝天，而且傳來陣陣鎗聲。

這情形他一看就知道可能是土匪在搶村了。

他的脚步急了起來。

他既然是個專靠捕捉悍匪巨盜，拿取賞金的著名捕手，對於那些胡作非為，窮兇極惡的匪盜，自然而然地有一種憎恨的感覺，這種事既然叫他遇上了，就算是白幹，甚至送掉一命，他也非要插手管一管不可。

他天生就是那種見義勇為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幹上這種兇險的職業了。

不過，由於他距起火的三塘村實在太遠，雖則他奔跑得汗落淋漓，待得趕到村口時，鎗聲早已停歇多時，坡上那片荔枝林中的烟火亦不再竄冒了。

但是他仍然緊張萬分地急步走向村口去。

這時候也正是村長李德宗等人商議妥當後，從祠堂內走出來，蕭原一眼就看到，急趕兩步，朝胖子李德義道：「這位叔台，村中發生了什麽事？」

李德義眼一翻道：「你是誰？」懷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蕭原。

蕭原吐口氣道：「我是個過路的，遠遠看到這面有烟火升起，還有鎗聲响着，好奇之下，趕來看看發生了什麽事。」

「這位朋友，剛才敝村確實遭到土匪的襲擊，死了十六人，傷了十三人，那片荔枝林被燒毀了一小半，現在他們已溜走了，多謝你這樣關心了。」李德宗不愧是一村之長，上前很有禮貌地對蕭原說。

這時大海等人也走過來，頗為感激地望着蕭原。

蕭原伸手抹去額頭上的汗珠，難過地道：「你們能够將土匪擊退，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朋友，那些天殺的土匪不是被咱們擊退的，他們是自動撤走的！」大海急急截斷了蕭原的話：「他們本來可以攻入村子的……」

「大海，你幾時變得這燥急了，這位兄弟總算是客人，怎可打斷人家的話？」

四叔公第一眼就對蕭原生了好感。

蕭原忙道：「這位老人家，不要緊，這位小兄弟只是心急想將事情說給我聽，年青人心急點是難免的了。」

一頓接朝大海道：「小兄弟，那些土匪不會無緣無故自動撤走的，小心他們在玩什麽花樣了。」

「他們已經玩了！」胖子李德義呻吟般道：「他們要敝村拿出五千塊大洋奉獻給他們，否則，下次來時，將敝村殺個鷄犬不留。」說時連打兩個寒顫，臉上一片驚惶之色。

「這位大哥，他們不但要五千塊大洋，還要一百隻鷄，二十頭豬，五担酒，眞是獅子大開口，將咱們村子連人帶屋賣了，也賣不到五千塊大洋！」大海氣憤憤地說。

蕭原聽了，亦不由氣怒得直瞪氣，同情地道：「那些土匪眞不是人，不但窮兇極惡，也貪得無厭，打死打傷了這樣多人，仍不肯罷手，眞是狼心狗肺！」

聽了蕭原的話，包括八公在內，這幾位村子裏有頭有臉的人物無不將蕭原當成了自己人。

「他們簡直不是人！」八公抖動着頷下那撮雪白的鬍子說。「四個月前他們來搶村，被咱們打死了六個人，狼狽而逃，這一次竟然趁着咱們忙於收割，疏於防範，他們竟喪心病狂到向在荔枝林內採摘荔枝的老人婦女小孩下毒手！」

這位古稀老人由於心中憤激，故此說完話時，兀自氣咻咻地直喘氣。

蕭原聽了八公的話，不由血脈賁張，沉聲道：「死傷的盡是婦孺老弱？」

「正是！」大海說時，眼也紅了。

蕭原揑拳道：「可知道他們是那一路人馬？」對於這股土匪之暴行，他是深切痛恨。

「他們就是這兩年來橫行這一帶的土匪，匪首叫什麽三眼豺郝彪的，手下有五六十名匪徒，四個月前還未有機關鎗手榴彈的，這一次却有了，難怪他們敢再來了！」村長李德宗咬牙切齒地，恨極了那些土匪。

「三眼豺郝彪？」蕭原略為想了一下，點點頭道：「這人我聽說過，是個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惡徒！」一頓接又道：「你們打算怎辦？是否答應他們的勒索？」

大海首先憤激地道：「咱們就算死，也不答應他們，否則，所謂慾壑難塡，將會永遠無法滿足他們的需索！」

村長李德恩也附和道：「兄弟，五千塊錢咱們勉強還能够籌出來，其餘的也好辦，問題是，他們都是貪得無厭的人，答應了他們這一次，只怕以後就算賣兒賣女，賣田賣屋，也難滿足他們的需索，所以，咱們是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李德宗最後那兩句話說得慷慨激昂，令到連胖子李德義那樣的人，亦不禁熱血上湧！

「說得好！」蕭原亦激昂地道：「若是所有鄉鎮的人皆像你們一樣有決心，那麽，那些土匪就不會這樣猖狂肆虐了！」

不知不覺間，八公等人皆將蕭原看做了自己人。

「各位，你們總要想個應付的辦法才行啊！」蕭原關切地掃視着這幾位在村子中拿得主意的人。

村長李德宗接口道：「這一點咱們剛才在宗祠內早就商量妥當了，咱們準備出錢請一兩位捕手這一行中的好手，查探三眼豺郝彪這股匪徒的行踪下落，然後聯合附近數鄉的保鄉隊，一舉將這股土匪殲滅，以絕後患。」

蕭原聽得眉毛接連聳揚，迭聲道：「這辦法很好，既為地方除害，又絕了後患，眞是一舉兩得！」

「這位兄弟看來是城裏人，可知道有人幹捕手這一行的？」四叔公殷切地望着蕭原。

蕭原不由暗暗好笑，忖道：「我不就是一位現成的捕手了麽？但我又怎好毛遂自荐呢？」

但隨之又想：「我既然遇上了這件事，橫竪又沒有急事在身，難得他們有胆量對抗土匪，說什麽也要帮他們一下，否則心中難安。」當下笑笑道：「實不相瞞，我就是專靠捕捉匪盜，拿取奬金過活的一位捕手。」

八公等人一聽，一個個傻了眼，驚詫地瞪望着蕭原。他們實在想不到眼前這身材精壯，神態沉穩中透着精靈的人，就是一位他們欲聘請的捕手。

一會，那位一直沒有出過聲的李德恩最快回過神來，問道：「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蕭原道：「蕭原。」

「蕭原？」李德恩驚詫地上下打量着蕭原，意外地道：「你就是那位人稱海角天涯的道上第一好手蕭原！」

蕭原平靜地回答道：「不敢當，正是我！」

李德恩見蕭原那種氣定神閒的樣子，知道對方不可能是冒充的騙徒，心裏那份驚喜眞是難以形容，以前，他曾不止一次聽城裏的朋友說過眼前這位神奇人物的傳奇事跡，想不到如今就在眼前，這莫非是天有眼，教他來助他們對付那股土匪！吸口氣，驚喜無限地道：「蕭兄弟，這可好了，眞的太好了！」

八公四叔李德宗大海等人見李德恩這樣說，知道眼前人就是有名的捕手，一個個驚喜得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大海才猛地衝上前，伸手緊緊地執着蕭原的手，殷切地道：「蕭大哥，你答應帮咱們吧！」

李德宗道：「這……蕭兄弟，求你答應帮咱們對付那些天殺的土匪，好麽？」

胖子李德義急不迭道：「咱們出一千塊大洋。」

蕭原本來想一口就應承的，聽了李德義的話，立時冷冷地道：「別太小看人，一千塊大洋還不放在我眼內！」

八公立時氣抖抖地喝道：「德義，你就是這副德性，眞是狗咀裏不出長象牙，盡說些不知高低的話！」

胖子李德義雖然年紀也不輕了，但却比八公低了兩輩，是以心中雖然不服氣，却不敢出聲，訕訕地將頭垂下。

四叔公急忙對蕭原道：「蕭兄弟，你大人有大量，千萬別見怪，請你看在死傷者的份上，義伸援手，帮一帮咱們。」

蕭原吐口氣道：「這位叔公，我蕭原若不想帮你們，也不會一路奔跑過來看看發生什麽事了。」

李德宗大海等人一聽，俱大喜過望，齊聲道：「你答應咱們了！」

蕭原沉靜地點點頭。

「哈，這就好了，眞是天有眼，教你遇上了這檔子事，那些天殺的土匪看來是氣數巳盡了！」四叔公歡喜得咧開嘴巴直笑。

蕭原却正色道：「各位，我答應帮你們，可不能保證殲滅得了那股土匪，不過我會盡力而為。」

「有你這句話就成了。」李德宗熱情地道：「咱們只顧着說話，忘了招呼蕭老弟你，快進去歇歇喝杯茶。」

說着就伸手拉着蕭原往祠堂走去。

於是一干人又走回祠堂內。

× × ×

沙頭墟。

因為今日不是墟期，所以墟內冷冷清清地，連那間唯一的茶寮內，亦只有寥寥幾位茶客。

蕭原就是那幾位茶客中的一個。

他不但喝茶，也喝酒，要了半斤肉冰燒，一碟鹵味，悠閒地吃喝着。

不過，他的雙眼不時偷瞥一下那位偶爾提着大茶壺替人客斟水的伙計。

那名伙計的年紀大約三十不到，生就一雙招風耳、水泡眼、鯉魚咀，這樣的一副尊容，任是誰看見了一次，也會留下印

象。

蕭原可不是因爲那伙計的這副尊容對他感到興趣，他是花了兩日時間，用了二百五十塊大洋，輾轉查到這位伙計原來另有一重身份的，也才會在這間茶寮內飲茶喝酒。

江湖上的三敎九流，各有各的門道，幹蕭原他們這一行的，自然亦有他們的門道，這就是巧妙之處，加上錢能使鬼推磨，不少人可是靠這種門道吃飯的，也所以在江湖道上，有時候就算再神秘的人，也會讓人知道其隱秘，就是這個原因。

那當然還要看你有沒有辦法手段了。

幸好蕭原一直以來，都是個有辦法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在道上那樣出名了。

那位伙計終於提着大水壺走過來替蕭原斟水。

蕭原却連正眼也沒有看他一眼，嘴裏在嚼着一塊鹵鴨翼，不着痕跡地含糊道：「大耳，我想見郝彪老大。」

這位叫大耳的伙計却聽得很清楚，神情猛震了一下，連水也斟瀉了，忙定一定神，陪着笑道：「對不起，莫見怪。」說時一雙眼直「刮」在蕭原的臉上。

蕭原却氣定神閒，嘴裏仍然在嚼着。

「我有事要見郝老大。」

這一次大耳的神情不再震驚了，眨眨那雙水泡眼，警惕地道：「你是誰？我可不認識什麼郝老大！」

這傢伙在裝「胡羊」了！

蕭原自然知道，他探得的消息是絕對準確的，這位叫大耳的伙計，正是郝彪那伙土匪佈下的一道綫眼，負責探聽消息及連絡事宜。

「聽着，我是三塘村長李德宗所托，來談買賣的！」蕭原一口吐出骨渣。「我叫劉正文。」

大耳聽了，雙眼先是溜掃了一下那幾名茶客，見沒有一個人注意這邊，收回目光，又再在蕭原的臉上「刮」來「刮」去，好一會，才壓低聲音道：「你怎會知道我認識郝老大的？」

這一問，無疑是承認了自己的眞正身份。

「這一點，恕我不能奉告。」蕭原又挾了一塊鴨脚，塞入咀中嚼起來。「你到底帶不帶我去見郝老大？」

「三塘村的人應承了老大的條件？」大耳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蕭原的臉上。

這傢伙倒是一個很小心謹愼的人。

「他們要郝老大還個價，否則，也不必費這樣多的手脚，找上你仁兄了，若是你拿得了主意，那是最好，我不用去見郝老大了。」蕭原鎭定從容地說着，並且拿話來「逼」大耳。

以大耳這種的身份，而又涉及到錢那方面，他自然拿不得主意，他簡直連老幾也算不上！

遲疑了一下，他終於點頭道：「好，你在黃昏時在墟外那棵大榕樹下等我。」

說完提着茶壺走開了。

蕭原嘴角邊泛起一抹笑意，悠然自得地將半斤玉冰燒喝個點滴不剩，嚼得一枱是骨，然後才結賬離去。

×　×　×

晚霞滿天，歸鳥陣陣，蕭原就坐在墟外那棵大榕樹下，出神地欣賞着這黃昏時分的一番情趣。

直到一個人來到他的身邊，開聲叫道：「朋友，起身走吧。」

他才像從入神的境界中醒轉過來，定定的目光一轉，瞥了那人一眼，霍地站起來笑道：「大耳，我還以爲你不來了！」

大耳沒好氣地道：「少囉嗦，快走吧，否則走到天亮也去不到了。」

說着當先疾步而行。

蕭原狡黠地朝大耳的背後露齒一笑，拍拍屁股，放開脚步跟了上去。

一路上，大耳都沒有做聲，悶聲不响地低頭趕着路，就像個啞巴一樣。

蕭原有幾次憋不住想開腔說話，但却忍住了，亦埋頭跟在大耳後面趕路。

足足放步走了有兩個鐘頭，大耳仍然埋頭疾走，沒有停下來的意思，而且走的盡是荒野山路，蕭原終於忍不住問道：「喂，究竟要走到什麼時候才到？你不累的麼？」

大耳頭也不回，悶聲悶氣地道：「走這點路就說累？那我勸你別去了。」

脚步却沒有停下來，甚至沒有放慢。

「那還有多少路？」蕭原故意呻吟般道。

「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總之去到才知！」大耳頗爲輕蔑地哼了一聲。

這樣又疾走了有一個鐘頭左右，大耳再沒有吭聲，蕭原不時裝出吃不消的樣子，呻吟兩聲，而他在這段時間內，也發覺到大耳沿途似乎是認着一些標記走的，至於是什麼標記，他却看不到，這他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知道江湖上各有各的一套門道，不是他們的人，很難看得出的。

再走了約半個鐘頭，大耳忽然停下來，轉身對蕭原道：「朋友，要委屈一下你了。」說着從一個衫袋中摸出一條黑布帶來。「從現在開始，你要蒙上眼，由我拉着你走！」

蕭原裝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背轉身，將雙眼閉起來。

大耳於是將那黑布帶緊緊地幪着蕭原的雙眼，然後拉着蕭原一隻手，又向前疾走起來。

不過，速度却放慢了。

入虎穴　奇謀殲頑匪

蕭原雙眼被幪，什麼也看不到，只是隨着大耳走，左轉右拐的，令到他昏頭轉向，又恍似騰雲駕霧般，他知道這是大耳這樣走法是故意不讓他在心中默認方向，而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招果然有效。

因爲他這時確實「亂」了。

大約又走了足有半個鐘頭，大耳終於停下來。而他也聽到有人叱喝：「什麼人？將手舉起來。」

接着聽到大耳的急應聲：「別開鎗，我是大耳，有急事要見郝老大！」

「嘿，原來是大耳，你他媽的在外面風涼快活……咦，你怎麽帶了一個人回來？」隨着話聲，是沙沙的脚步移動聲。

「疤子，原來是你當値，你媽的不認得我大耳了？剛才大呼小叫的，還要我將手舉起來，你倒會作威作福！」大耳笑罵着，將舉起的雙手放下來，朝一個持鎗走過來的漢子道：「這位朋友有緊要事見郝老大？」那持鎗漢子問。

「這位朋友說他叫劉正文，是爲了三塘村那碼子事要見郝老大！」大耳沒好氣地說。「他媽的偏偏找上我，害我跑出一身臭汗，差點沒有跑折兩條腿。」

「可是答應了咱們老大的條件？」那疤子道：「老大那一手嚇破了他們的胆子了！」

大耳「呸」一聲道：「先別高興，他是來與郝老大討價還價的，若是答應了，何用來見老大？」

蕭原雙眼被幪着，只能聽不能看。但他也知道已到了匪巢，暗中打醒十二分精神。

因爲他這時已身入虎穴，若是一個不好，那就別想活着出來了。

「他媽的，難道死的人還不够？胆敢討價還價？」疤子光火地踢了蕭原一脚。

蕭原「喲！」地痛叫一聲，道：「這位大哥，我也是受托而來的，這可不關我的事。」

「疤子，郝老大睡了沒有？快帶他去。」大耳不耐煩地說。

「先搜搜他身上可有帶着傢伙！」疤子喝叫。

大耳於是在蕭原的身上仔細地「摸」起來，却搜不到什麼。「現在可以帶他去了吧？」

疤子沒有作聲，拇食二指放入嘴內，打了個尖銳的「忽哨」。

接着，就有脚步聲急促地傳過來。

脚步聲很快地來到，有人問：「疤子，什麼事？」

疤子指指大耳道：「七哥，大耳帶了這人來要見郝老大，是關於三塘村那碼子事的，這人身上巳搜，沒帶傢伙，順便帶他們去見老大。」

那位七哥的身份顯然比疤子要高，連大耳也急不迭稱呼他一聲：「七哥，近來發財？」

七哥笑罵道：「大耳，咱們窩在這裏，身上有錢也沒處快活一下，那像你在外面風流快活，帶這人跟我走吧！」

跟着，蕭原又被大耳拉着朝前走！

×　×　×

蕭原被解下幪眼布帶時，已置身於一間簡陋的草棚內。

草棚內點着一盞大油燈，亮幌幌的，乍然解下布帶的蕭原連眨幾下眼皮，才慢慢看清楚草棚內的情形。

草棚不大，但却擠滿了人，少說點也有十數人，正中放着一張粗木枱，枱後坐了一個滿臉鬍渣子，雙眼發光，印堂處有一塊疤痕，獠牙暴翻，神態獰厲的粗漢，在他的左右站了五六個手執快慢機的兇悍漢子，一個個的目光像餓狼一樣盯在蕭原的身上。

草棚門口那面也塞滿了荷鎗實彈的匪徒，蕭原這一次眞的置身於龍潭虎穴中。

這種陣仗，確是驚人，但蕭原是有備而來，雖然也不免心中暗驚，但表面上鎭靜得很。

這時候，大耳正附在那坐在枱後的粗漢耳邊竊竊說着，大概是將蕭原找上他的前後經過說給那粗漢聽。

那漢子不用說就是三眼豺郝彪了。

蕭原這時已看清楚了草棚內的情形，也看不到有何臉善眼熟之人，不由暗暗鬆了口氣。

要知道他這次冒險深入虎穴，是很危險的，設若是匪巢之內有人將他認出來，那他就完了。

大耳終於將話說完，三眼豺郝彪擺擺手，大耳退開一旁，他才抬起目光打量着蕭原。

「你到底是什麼人？」郝彪忽然厲聲喝問。

蕭原心頭震了一下，表面上却裝出有點驚怕，他怯怯道：「劉正文，我已對大耳說過了。」

「胡說！」郝彪一拍枱子。「你怎會查出大耳的身份的？可見你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我只是城中的一名稍有名氣的二混子，湊巧我認得三塘村的李德恩，不知怎的。他們出三百塊大洋，請托我找郝老大你打打交道，我便托朋友使錢的，查到了這位大耳哥是老大你的人，便找上他求他帶我來見老大你，事情就是這樣，至於我怎樣查出大耳哥的身份，這有關道上的不成文規條，恕我不便說出來。」

末後那兩句話，蕭原說得斬截鏗鏘，大有寧折不彎之氣概。

「有種！」三眼豺郝彪不禁脫口讚一聲，但接着却臉色一沉，喝道：「口說無憑，怎知你是不是探聽咱們虛實的。弟兄們，給我縛起來！」

剎時响起幾聲呼應聲，幾條漢子先後衝上前去，七手八脚將蕭原的手脚縛了個結實。

蕭原雖則心中暗驚不巳，但是口氣却很硬，因爲他知道郝彪可能是嚇嚇他的。

「郝老大，我若是懷着你說的目的來的，就算他們出一千塊大洋請我來，我也不幹，我也是出來混的人，怎會不顧道上的義氣？」

「他媽的倒嘴硬得很，看你說不說實話！」一個禿頭漢子咬着牙，朝蕭原的肚子擂了一拳！

蕭原痛得連眼淚也淌出來，彎下身來，但另一個單眼漢子却一把執着他的胸衣將他抽起來，左右開弓，「劈劈啪啪」一連摑了他六個耳光！

蕭原被摑得眼冒金星，雙頰通紅腫漲，嘴角淌血，牙根鬆動，只差點沒有被打得鬆脫掉幾枚牙齒，雙頰火辣辣般痛！

但他仍然倔強地一聲也不吭。

那獨眼漢子猙獰地咆哮道：「格老子的，快從實招來！」

草棚內的匪徒皆像餓狼一樣盯着蕭原，一個個露出野獸般的笑意。

蕭原張口吐出兩口血，憤憤不平地道：「郝老大，你這算是什麽？我只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何況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你這樣子對待我，不怕失了你的身份嗎？」

三眼豺郝彪雙眼一瞪，獰笑道：「老子從來不理會那一套的，他媽的你若再口硬，便一鎗斃了你！」

「你媽媽的還不說！」一個狗熊般的傢伙一脚踢在蕭原的腿面骨上。

蕭原發出一聲痛叫，被踢的地方像折斷般劇痛難當。嘶聲道：「我實是受三塘村李德宗所托而來，你們要我說什麽？」

三眼豺郝彪雙眼一瞪，一拳擂在桌面上，豺狼般吼叫道：「入你媽的，不見棺材不掉淚，拉出去斃了！」

那五六名漢子轟應一聲，立時七手八脚推的推，拉的拉，將蕭原推出了草棚外面。

× × ×

這時候大約是凌晨時分，天上月皎星朗，夜風徐來，習習生凉，好美好美的一個夜晚！

可惜，蕭原却要在這麽美好的夜晚中，被結束生命。

蕭原拚命掙扎着，一邊嘶聲大叫：「郝老大，你不能殺我，你不是人，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那五六名大漢硬是將蕭原縛在一棵樹幹上，那獨眼漢子殘忍地桀桀笑道：「你他媽的叫吧，待會你就沒得叫了！」

說着又狠狠地摑了蕭原一個耳光，跟着退了開去。

其餘那幾名漢子亦桀桀笑着退開去。

一下鎗聲也就在這時响起，在靜夜中格外震响，令人心弦震動。

鎗彈曳着一道火光直射向蕭原，不過却沒有射中蕭原，而是「嘯」地從他的身邊掠過。

蕭原的心弦就像綳緊的弓弦般，差一點沒有被震斷。張口發出一聲驚叫，整個人癱軟在樹幹上，若不是被縛在樹上，早已滑在地上。

這一切，他是故意裝出來的，這樣，才能配合他捏造出來的身份。

那一鎗原來是三眼豺郝彪放的，草棚內的土匪早已隨着他一齊走了出來，像看活劇般站着觀看。

這一鎗顯示出郝彪的鎗法很準，天上雖則星月輝朗，畢竟不同白天，若不是鎗法奇準，那一鎗若稍有偏差，就會要了蕭原的命！

「朋友，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再不說，這一鎗就射爆你的腦袋！」郝彪說着抬起手中鎗，穩穩地對準了蕭原的腦袋！

蕭原裝出驚急得無以復加的樣子，嘶啞地哭聲道：「郝老大，你殺了我也是這樣說，我還以爲你是個精明的人，想不到我爲了那三百塊大洋，就這樣死在你的鎗下，我死不瞑目。」

「入你娘的！」郝彪罵了句粗話，食指一勾，鎗嘴火光一閃，「砰」地開了一鎗！

不過這一鎗仍然沒有射中蕭原的腦袋，鎗彈「嘯」地從他的頭上掠過，擦去了他一撮頭髮！

蕭原却發出一聲驚悸的呻吟聲，頭一歪，假裝昏了過去！

那些土匪一見蕭原「昏」了過去，哄地狂笑起來，郝彪也笑罵道：「他媽的，口硬胆軟，經不得嚇，快將他解下來到棚內！」

這時有幾人呼應一聲，上前七手八脚將蕭原身上綑縛的繩索鬆解，接將蕭原半抬半扶地扶入草棚內，放在一張欖子上！

這一切假裝昏過去的蕭原皆聽到感覺到，不由心中暗暗好笑，知道這一切雖則受了皮肉之苦，也虛驚一塲，但總算過了關，郝彪不再懷疑他的「身份」了。

他是被一名土匪用半桶水淋「醒」過來的，張開雙眼一看，郝彪就坐在他隔枱的欖子上，正含着嘲弄的笑意望着他。

其餘的匪徒則又再將草棚塞滿了。

甩甩腦袋，將頭臉上的水珠甩去，再伸手抹一把臉，滿臉茫然地移動着目光，打量着草棚內的人，他那種迷茫的樣子，又惹得匪徒們哄笑起來。

「劉朋友，別再望了，你不是在地府中，也沒有死，剛才只是和你玩玩，好了，現在將你的來意說出來吧！」郝彪將上半身欠起，露出友善的笑容，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以示安慰。

蕭原這才裝出定下神來的樣子，眨了眨眼，目光落在郝彪的臉上，遲疑地道：「郝老大，我眞的沒有死？」

衆匪又哄地笑了起來。

郝彪有點不耐煩地道：「你媽的，你現在不是活生生的麽？別是嚇傻了吧？」

蕭原又再甩甩腦袋，這才裝出完全清醒過來的樣子。摸摸腫脹的臉頰，苦笑道：「郝老大，你這個玩笑開得眞大！」

郝彪揮揮手道：「你他媽的別說了，老子相信你了，快說出你此來的用意！」

蕭原舔舔嘴唇，沙啞地道：「三塘村的人托我來對郝老大說一聲，五千塊大洋他們一時間實在籌不出，可否減收兩千塊，其餘的照樣奉上。」

郝彪水泡眼一突，兇巴巴地嚷叫道：「你他媽的！一開口就減收二千塊，當老子們是賣雜貨的？他們殺了老子們六名弟兄，五百塊一條人命？簡直不將老子們當人，沒得說，沒得說！」

衆匪也起哄道：「他媽的，少一個子兒也不成，殺他的祖宗十八代一個鷄犬不留！」

剎時間草棚內鬧哄哄喧嘈一片，簡直聽不清誰在說話。

幸好郝彪及時在枱上擂了一拳，叱喝道：「別吵！」

衆匪才趕緊閉口不迭，恢復了平靜。

蕭原這才攤攤手道：「郝老大，我斗胆說句公道話，你們死了六名弟兄，他們這一次却死了十六人，傷了十三人，你們可說連本帶利討回了，三千塊實在不算少了，你考慮一下吧！」

郝彪水泡眼一眨一眨地，沒有作聲，衆匪也望着他沒有人吭聲。

蕭原咳了一聲，說道：「郝老大，李村長還托我對你說，你們不答應減收二千塊大洋，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只好與你們拚命了！」

郝彪水泡眼猛地鼓突出來，一拳擂在枱子上，咆哮道：「他們這是在威脅老子？你拿了他們的錢就帮他們說話了！」

衆匪一個個亦豎眉瞪眼，吆喝出聲，猙獰地對着蕭原。

蕭原苦笑笑道：「郝老大，我只是實話實說，拿了人家的錢，當然要替人家辦事，望郝老大千萬不要見怪。」

一頓又緊接道：「郝老大，你們只是求財，犯不着與他們拚個兩敗俱傷，這一次拿少一點，以後還有的是機會，殺鷄取

卵不是好辦法！」

郝彪那鼓突突的水泡眼轉了兩下，忽然咧嘴大笑起來，並欠身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讚賞地道：「眞有你的！一句殺鷄取卵提醒了老子，沒說的，老子就聽你的，三千塊就三千塊吧！」

蕭原裝出驚喜的樣子，道：「多謝老大成全！」

郝彪的表情變化眞快，臉色倏地沉了下來，連語聲也沉了下來道：「聽着，其餘的可要完全依老子的！」

蕭原陪着笑道：「郝老大有什麽吩咐，盡管說，只要不太離譜的，我保證他們會依老大你的意思去做。」

郝彪沉狠地道：「聽着，老子要他們在三日後將大洋及鷄豬酒送到黑石山脚上的那座破廟前，同時不得超過正午十二時，也不能早，還有，你要親自押運送來，這幾個條件一定要依老子的，否則老子只有帶弟兄們殺他媽的一個雞犬不留！」

「郝老大，這些條件不算太苛刻，相信他們會答應，不過，我站在中間人的立塲說一句，三日時間只怕太緊逼，別忘記這時候是農忙季節，爲了保證他們能如期將錢送到，我斗胆請求你寬限多一天，成麽？」

郝彪那水泡眼一鼓一鼓地望了蕭原好一會，才露齒一笑，道：「你媽的，只不過拿了他們三百塊大洋，就這樣替他們着想，他們眞會找人，衝着你，老子便答應了！」

「多謝郝老大。」蕭原裝出受寵若驚的樣子，接又提出了另一個要求。「郝老大，我辦完了這件事，就算完成了他們的請托，我看可以免了我押送大洋的差事了吧？」

郝彪却決然地說道：「不成！你一定要親自押運，否則免談，老子只認得你，所以你一定要來！還有，他們若是要玩什麽花樣，別怪老子心狠手辣，來個血洗三塘村！」

蕭原裝出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道：「承蒙郝老大你看得起，只是我這三百塊大洋眞難賺！」

「哈哈，別嘆氣，爲了補償你剛才吃的苦頭，你媽的老子賞你五十塊大洋，該開心了吧？」

蕭原忙裝出歡喜的樣子，笑着道：「多謝郝老大！」

郝老大用力地拍拍蕭原的肩膀，哈哈笑起來。

衆匪亦跟着笑起來。

蕭原雖然雙頰腫脹疼痛，但也只好忍痛發出笑聲。

× × ×

蕭原是在天亮前被帶離匪巢的，就像被帶進匪巢時一樣，雙眼亦是被黑布帶緊緊幪起來，被人帶着走。

待到停下來，帶着他走的土匪對他說：「你自己將布帶除下來吧！」他急急將幪着雙眼的黑布帶除下來時，已不見了那名土匪。

這時候天已濛濛亮。

他也發現自己置身在一條泥路旁的樹下。

他眨着眼，轉動着身體，四下打量張望着，却認不出置身在什麽地方，他也沒有在四周圍搜查一下，略爲辨清楚了方向，便朝沙頭墟那個方向走去。

也幸好他沒有在附近查看，否則，一定會引起埋伏在附近一棵樹後，那名帶他離開匪巢的土匪的懷疑，說不定會吃幾顆鎗彈。

這一點他是早就料到的，所以他沒有在那地方流連。

若是連這一點他也想不到，他就不是蕭原了。

伏在樹後的那名土匪正是摑了他六七個耳光的獨眼漢子，那隻獨眼中發出閃閃的獸光，烏黑的鎗咀一直不離蕭原身上的要害，只要蕭原有一點不對，他肯定會開鎗！

一直到蕭原的身影消失在他的視綫之外好一會，確定了蕭原不會轉回來，獨眼土匪才閃身朝來掩竄路而去。

而蕭原本就沒有打算探清楚匪穴位置的打算，因爲這不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此行的目的已達到，現在是趕回去佈署下一步的行動要緊。

他這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險，又吃了那樣多的苦頭，若是功虧一簣，那就大大的不值了。

× × ×

三塘村村長李德宗見蕭原安然歸來，高興不已，立刻派人去通知村中那幾位頭面人物，在祠堂內聽取蕭原此行的收獲。

蕭原詳細地將這一次深入虎穴，冒險取得匪首三眼豺郝彪的首肯，將五千塊大洋減收為三千塊，並定了在大後天（蕭原回到三塘村時，已是從匪巢內安然出來的第二天了）正午十二時將三千塊大洋及豬雞酒等物送到黑石山，郝彪率匪眾來取的經過，說了一遍。

李德宗等人在聽到蕭原遭受到土匪的毒打，及假槍斃時，莫不動容變色，待到蕭原將經過說完，性急的四叔公佩服地對蕭原道：「老弟，你為咱們受了這樣多的苦頭，咱們很感激你，這一次看那些土匪還能作惡得多久！」

大海也搶着道：「蕭大哥，若換轉是我，早就嚇得屁尿滾流，什麽也抖出來了，我眞佩服你，沒說的，下一步怎樣行動，我全聽你的！」

李德宗緊接道：「蕭兄弟，我代表村子裏的人，向你致謝。」

連胖子李德義也一反常態，激動地道：「蕭朋友，你一個外人也能夠冒險吃苦為了咱們村子的人，我李德義是本村人，所行所為反不如你，我眞汗顏，為表我的一點心意，我決定拿出五百塊錢來，作為撫恤村子中死傷者家屬的費用！」

八公用力拍了一下膝頭，激聲道：「德義，這一次我不得不讚你一聲，希望你以後也像這一次一樣！」

李德義深有感觸地道：「八公，德義已想通了，錢財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人家蕭兄弟為了咱們村子能夠捨命以圖，德義若連這一點錢也不捨得，眞是豬狗不如了，將來也愧見祖宗！」

「德義，你能夠說出這番話，不愧咱族中的好子弟！」四叔公一翹大拇指。

蕭原見李德義忽然之間改變得這樣大，也為他感到高興，心中感觸地暗道：「天下間那些頑劣惡行之人，若都像李德義那樣改變得這樣快，那就天下太平了。」

「蕭大哥，下一步咱們怎辦？」大海的話聲打斷了他的感觸。

蕭原也不謙讓，拿眼望着李德宗道：「李兄，請你盡快在這兩天之內籌足三千塊大洋，備妥豬雞酒的數目，大後天早上無論如何一定要備齊，辦得到麽？」

李德宗拍拍胸口道：「這一點沒有問題，一定辦妥無誤！」

「好！」蕭原這時頗有大將風度，轉對大海道：「這最後關鍵的一步，你無論如何要在這兩天之內，聯絡附近四鄉的保鄉隊，聯手行動，否則，那就功虧一簣，你明白麽？」

大海毫不遲疑地道：「蕭大哥，附近鄉村的人皆遭受過那股土匪或多或少的蹂躪，一直以來皆提心吊胆地提防着那些土匪突如其來的搶村，那一條村的人不盼將這些天殺的土匪殺個清光，却苦於獨力不足以消滅那些土匪，況且也沒有機會，難得這次有這樣好的機會，他們一定答應聯合起來行動對付那些土匪的，我敢保證他們一定答應！」

蕭原聽了大海這番話，才放心地道：「大海，逐村逐鄉的去聯絡，不如派出人分別去各鄉村將人請來，將咱們的計劃說出來，那豈不是快捷得多？」

大海點點頭道：「蕭大哥說得是，我這就立刻到各鄉村去。」

說着立刻走了出去。

而村長李德宗也跟着出去籌集三千塊大洋以及一百隻雞，十頭豬，五担酒的事宜。

八公四叔等人見蕭原一臉疲累之色，於是也各自回家，好讓蕭原休息一下。

蕭原也眞的疲累不堪，連臉也沒有抹一把，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 × ×

附近三鄉兩村的鄉長村長及保鄉護村隊的隊長果如大海說的那樣，在聽了大海與蕭原的殲匪計劃後，毫不遲疑地表示讚同聯手行動！

那幾位隊長皆聽聞過蕭原的大名，當然多少也聽說過有關他的傳奇事跡，一個個皆欽敬地等着與蕭原說話，對於這一次的行動是由蕭原主持，不但沒有反對，反而信心十足。

蕭原也就將他這一次的殲匪計劃詳細地對各人說出來。

計劃是這樣的：由蕭原在正午十二時前，帶人將三千塊大洋及豬雞各物挑的挑，抬的抬，送到黑石山，暗中却各帶短火，待到郝彪帶着匪眾前來收受各物時，盡量拖延一下，好讓各鄉村的聯合行動隊有充分的時間摸上去，將土匪圍堵起來，到時以鎗响為號，內外夾攻，打他一個措手不及，一舉殲之！

各人聽了蕭原的計劃後，皆認為很好，沒有人提出異議，便決定下來了。

跟着，蕭原又與他們將行動中的各種細節及萬一發生意外時應變的辦法加以研究，經過各人一番商議之後，這個殲匪大計便確定下來。

× × ×

到了行動的那一天早上——亦即土匪指定的那一天，三塘村可熱鬧了。

令到三塘村熱鬧的不是人，而是那些綑綁起來的豬隻雞隻，雞鳴豬叫聲响成一片，一直沒有停歇過。

一百隻雞，十頭豬，五担酒及用麻袋裝起來的三千塊大洋，早已備齊，就放在李氏宗祠前面的石地塘前。

負責運送的十八名壯健的村民亦已齊集，只等蕭原一聲令下，便將各物挑抬起來，向黑石山進發。

這時候只不過是早上六時左右，天已很亮了。

由於黑石山距三塘村約十多二十里，這段路不算短，若不早些起程，只怕在正午之前趕不到去。

蕭原在村長李德宗、四叔公、八公等人的陪同下，從祠堂內走出來，只不見了大海的影子。

蕭原望了一眼擺在石地塘上的「貢物」一眼，再掃視了一眼那十八名村民，朝他們笑着點點頭，然後轉對李德宗等人道：「各位，聽候佳音吧！」

李德宗道：「蕭兄弟，一切小心，祝你馬到成功。」

蕭原點點頭，然後朝那十八名村民揮手道：「各位，起程上路！」

十八名村民應一聲，各自挑的挑，抬的抬，將那批「貢物」挑抬起來，疾步向村口走去。

蕭原當先走在前頭，沒有回頭。

那十八名村民雖則是自願充任「挑夫」的，但在這時皆忍不住扭回頭去，看一眼聚集在祠堂前人羣中的親人一眼。

這種場面，大有「易水行」的悲壯情形，所以蕭原頭也不回地往前走，免得心有感觸，影响了自己的心緒。

雖然此行早已計劃好行動的一切，但畢竟場面兇險，他們面對的不是一羣馴良的羔羊，而是一羣殺人不眨眼，兇殘如狼的土匪，動手開火之後，難免有所傷亡，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所以，此刻也難怪那十八名村民在剎那間會生出生離死別的心情。

蕭原一行人在村民的目送下，越走越遠，終於消失在村民的眼底下。

× × ×

距正午十二時還差半小時左右，蕭原一行人便已來到那座不太高大，山上寸樹不生，盡是黑褐色的岩石的黑山脚下。

按照三眼豺郝彪的意思，大洋豬雞酒各物是要送上山腰上的，此時四下無人，那十八名村民挑抬着各物走了這樣長的路，個個都累得一身是汗，橫竪未到時候，蕭原示意村民在山脚下歇一口氣再挑上山腰。

蕭原乘這時候流目打量起黑石山附近的地形來。

黑石山名符其實是一座石山，根本無險可守，只有那些嶙峋的山石可以遮蔽一下，山脚下盡是砂礫地，稀疏地長着幾寸高的野草。連一棵樹也看不到，這樣的一種地方，一目了然，三眼豺選擇了這樣一個地方來作接收「貢物」的地點，確實眼光獨到。

最少，只要有任何動靜，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更別說想在此處附近預先埋伏人手了。

附近的一帶根本就不可能藏人。

這時候，蕭原心中不禁暗暗替大海他們那支聯合行動隊担心起來，因為到時他們若一掩近，勢必被郝彪的手下發覺，那麽，他們預先定下來的計劃便再也行不通了。

不過，他們不致於急亂起來，因為有一子伏着。

看看是時候了，蕭原示意十八名村民將「貢物」挑抬上山腰處。

× × ×

近午十二時還差半刻鐘，蕭原與十八名村民登上了半山那爿不大的坡地上。累得他們一個個氣喘吁吁，汗流浹背，連脚也軟了。

他們才將挑抬着的各物從肩上卸下來，連氣也未來得及喘一口，山頭上却驀地傳來一聲呼喝：「喂！一個個站着，不許動！」

蕭原等人驀聞這一聲喝，怔了一下，不約而同抬頭往上望去，但見山頭上冒出不少腦袋來，一挺火力威猛的機關鎗正對着他們，不由吸了一口氣，一個個站着不動！

「喂！你們這算什麽意思？」蕭原扯開嗓門朝上叫。心中却暗驚不已，料不到郝彪這樣狡詐，預早將人手伏在山頭上，居高臨下，威脅着他們，令到他們不敢妄動。

這一着又是大出蕭原意料之外，他開始感到郝彪是頭奸狡兇惡的豺狼。

「沒有什麽意思，俗謂小心使得萬年船，幹老子們這一行的，隨時有殺身之禍，所以不得不小心一點，免得着了道兒，只要你們送來的是白花花的大洋，老子保證不傷你們一根汗毛！」山頭上人影一閃，現出三眼豺郝彪的上半身子，得意地望着蕭原。

蕭原心中暗忖：「內外夾擊的計劃是行不通了，唯有隨機應變。」

表面上却神色不動，朝上面叫道：「郝老大，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不要咱們將東西挑上來？」

郝彪「嘿嘿」乾笑着叫道：「不用，你們立着別動，待我派人下來查看過後，你們就可以走了，否則，你們只好留下來，一個也別想走！」

說話間，揮了一下手，立刻有六名匪徒從山頭上走下來。

這剎那，那十八名村民皆有點不知所措地望着蕭原。

蕭原雖則心裏也很焦急，但這時實在想不出一個法子，唯有以目示意那些村民別慌亂，到時再隨機應變。

那六名土匪有恃無恐地大搖大擺走下來，領頭的一位朝蕭原打了聲招呼，笑嘻嘻地說道：「嘻，辛苦你們了，大洋在那裏？」

蕭原指一下那六個麻包袋說道：「每一袋五百塊大洋，一共六袋，請你點算一下！」

那領頭的土匪正是那位在匪巢中摑了蕭原七八個耳光的獨眼漢子，當下獨眼放光地喜道：「劉朋友，郝老大不會虧待你的！」

說話間，已急不及待地走向那些麻包袋。

其餘五名土匪亦像狗見到了屎般急走前去。

六個麻包袋皆被那六名土匪分別打開來，在正午的陽光照射下，那白花花的大洋閃爍出耀眼的銀芒，那六名土匪一個個睜大了眼，貪婪地雙手將大洋捧起來，好讓山上的同伙也望得到。

他們也沒有數一下每一袋是否眞的有一千個大洋，「嘩朗朗」地讓手上的大洋從掌沿指縫中流瀉回麻袋內，接將袋口扎起來，只是看了一下地上那些不時亂叫的豬雞，便走向那五罈酒。

獨眼漢子首先將一罈酒的泥封打開，將那個大木塞子拔出來，一股酒香剎時傳了出來。

獨眼漢子用力地聳動着鼻子嗅吸着，連聲道：「好酒，好酒！」接以手勺酒，從酒罈中勺起一掌酒，凑到咀邊，用力一吸，喝光了掌中的酒。

咂咂咀唇，獨眼漢子雙眼微閉，一副陶然的樣子。

其餘五名漢子雖則有些在舔着咀唇，但却沒有人再去嚐一下，只是目不轉睛地望着獨眼漢子。

那十八名村民心中雖則有點慌亂，但這時已心定了不少，亦好奇地望着那獨眼漢子。

只有蕭原一個人心中清楚，獨眼漢子是要試一下酒中是否加了「料」——蒙汗藥之類的藥物，那五名土匪是看着他喝了酒後，可有反應。

這郝彪果然不是個簡單人物。

足足約有一刻鐘時間，獨眼漢子一點事故也沒有，依然清醒得很，那五名土匪皆長長地吐了口氣。

蕭原與十八名村民却反而更加緊張起來。

因爲酒中雖則確實沒有加「料」，但是其中有四罈却是沒有酒來的，他們的武器及炸藥就裝在那四個罈子中，若是獨眼漢子一一打開來嚐試一下，那就什麽也完了。

就連蕭原這樣鎮定的人，此刻心中也蹦蹦跳個不停。

幸好他臉上却沒有一點變化。

獨眼漢子與其他的五名同伴却沒有將其餘的酒罈逐個打開來，大概他們認爲那樣做太費時失事了，而且若是將泥封拍碎之後，若不立即將酒喝掉，那就會洩了「氣」。使罈內的酒就會慢慢消失香味酒氣，這可能就是他們不將酒罈逐個打開的原因吧？

山頭上的郝彪等匪徒一直注視着山腰上的動靜，嚴陣以待，只要一有異動，那挺機關鎗就會毫不留情地噴出赤紅的火舌來！

獨眼漢終於確定了酒內沒有加「料」，於是仰頭朝上扯開嗓門叫道：「老大，一切都好，沒有問題！」

郝彪在山頭上一聽，馬上叫道：「獨眼豹，叫姓劉的站着別動，老子再叫一些弟兄下來將大洋各物抬上來，直到老子們將東西抬上山頭，老子叫他們下山，他們才準走下去！」

這一着又是大出蕭原意料之外，這一來，他們仍然在土匪的鎗咀威脅之下，動不得，就算已在附近的大海等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敢亂來。

這豈不是眼巴巴地看着土匪將東西抬走遠颺？這個跟斗可栽到家了。

蕭原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若這時候驀然發難，而這時候只得他身上暗藏着鎗，就算可以在冷不防之下將獨眼豹等六名土匪一舉擊殺，只怕十八名村民還未能從酒罈內將鎗取出來，就會死在山頭上土匪那挺機關鎗的掃射之下，無一倖免！

這刹那，蕭原感到束手無策了。

那十八名村民亦是六神無主，慌惶地偷瞟向蕭原，幸好那六名土匪沒有注意他們，否則，不難發覺他們的神色有異而起疑。

那時就眞的糟糕了！

望着從山上走下來的十數名土匪，驀地，蕭原的腦中靈光一閃，立時想到了個主意，這主意雖則有點冒險，但這種情勢下，說不得只好冒險一試了，若是運氣好的話，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刹那，蕭原的心定了下來，神色更加從容，並頻頻用眼示意那些村民鎮定下來。

那些村民看到他的示意後，亦安定下來。

最主要的是，他們都對蕭原有信心，心情自然亦穩定下來。

× × ×

二十多名土匪鬧哄哄地，根本就不將蕭原他們放在心上，鷄手鴨脚地，抬的抬，扛的扛，提的提，嘻嘻哈哈地將那些大洋，豬隻鷄隻及一罈罈的酒往山上送上去。

那些村民皆木無表情地望着那些土匪將東西抬上山上去，連蕭原也是呆呆地望着，不過，他的目光一直只望着差不多走在最後，其中兩個將酒罈扛在肩上的土匪身上！

他心中暗道：「這眞是天助我也！」

而他的一只手亦慢慢地，不着痕跡地移向腰後。

這時候，他們仍然受到山頭上那些土匪的嚴密監視。稍有異動便不難被發現，掃射之下，他們很難躲避得了。

那二十多名土匪興高彩烈，嘻哈哄鬧着扛着大洋，雞豬酒登上了山頭，這一刹那間，就連在山頭上的土匪也不免稍爲分神，看一眼同伴帶上來的東西，更有不少土匪紛紛搶上前去，帮着同伴將東西卸下來！

這刹那，山頭上的土匪顯得有點混亂了。

蕭原也就把握這一刹那的機會，身形側彎，電閃般將插在腰後的鎗拔了出來，揚手就朝緊盯不捨，業已堪堪登上山頭上的那兩名肩上扛着酒罈的土匪掃出一梭子彈，與此同時大喝一聲道：「鄉親們快伏下來！」

那些村民聞喝之下，慌不迭四散撲伏下來。

鎗聲一响，山頭上的土匪便警覺到不對，郝彪一眼就看到是蕭原放的鎗，正欲喝令機鎗手朝蕭原他們掃視，那知就在這霎間，一聲震天動地的爆炸聲轟隆大响，緊接着又是轟隆轟隆兩下巨响，整座黑石山也爲之震撼起來。

三聲轟隆巨响之後，是一陣較小的雜亂炸响聲，大概是那三下巨爆將一些土匪身上的彈藥也引爆了，只見山頭上烟塵翻滚，碎石爆裂四射，其中夾雜着殘肢斷體，慘叫聲紛起。

那些村民幾曾經歷過這種驚天動地的場面，不少被那爆炸聲震得呆住了，有幾個却高興得大叫起來，瞪大了雙眼，直望着那業已炸塌得變了樣子的山頭，興奮不已。

山頭上確實被炸塌了一大片，那挺威力嚇人的機關鎗大概已經被炸得變成了鐵屑，斷肢殘體佈滿了山頭，不時响起呻吟聲。

原來，蕭原那一梭子彈不是射向那兩個土匪的身上，而是射向他們肩上扛着的酒罈上！

那兩個酒罈原來裝的是炸藥，酒罈是經過改裝的，只有最上的那一層是酒，下面就全是炸藥了，一罈酒大約五十斤，其中只有十斤左右是酒，炸藥則足有四十斤，除了蕭原掃射的那兩酒罈之外，還有一罈亦是裝了炸藥的，只不過那一罈被兩名土匪提着走在前面，以蕭原百發百中的鎗

法，一梭子彈掃射之下，自然射中了那兩個酒罈，子彈射入炸藥中，灼熱的彈頭立時將炸藥引發，試想想，一百弍十斤炸藥爆炸之下，其威力有多驚人，何況一爆之下，還引發了土匪身上的彈藥，那些土匪不被炸得人仰馬翻才怪！

× × ×

鎗聲一响，山脚下也傳來一陣陣吶喊聲，蕭原扭頭一看，看到大海他們也不知是從什麽地方冒出來的，蜂擁着衝向山脚，待到爆炸聲消散時，四鄉二村的百多名聯合行動隊的人已經紛紛從山脚下衝了上來！

山頭上却再也看不到土匪的影子，大概不是被炸得死傷殆盡，便是嚇得屁滚尿流，慌不迭從山頭那面逃下山去了。

蕭原却不敢輕擧莽動，因爲他們雖則有十九人之多，但只得他一個人有鎗，萬一山上仍有土匪匿藏的話，那就十分危險了。

所以，他等到大海他們衝了上來，才一齊往山頭上衝去！

× × ×

山頭上的情形確實恐怖，不少胆小的村民看到那斷肢殘體遍佈，血肉模糊的情景，差一點沒有嘔吐出來，背轉身不敢再看。

那三下爆炸的威力確實厲害，看山上那遍佈的殘肢斷體，土匪可能死傷了十之八九，因爲他們只看到有十名不到的土匪正連滚帶爬地逃到山脚下，大海立刻一面派人追下去，一面指揮其他的人向那些土匪開鎗！

由於整座山是沒有樹木可以遮蔽的，所以那八九名土匪也不能將身形掩蔽起來，被山頭上大海他們一陣密集的射擊下，迅速地倒下了五六名，剩下的四名土匪嚇得心胆俱碎，亡魂皆冒，慌不迭閃撲到一些突出的山石後面，躲了起來。

大海他們却斷斷續續地放着鎗，不過鎗聲却已經稀疏了，目的只是將那四名土匪壓迫在山石後，同時掩護衝下山去的村民。

蕭原却暫時不再理會大海那邊，一個人在山頭上四處察看找尋起來。

他是想找尋一下匪首三眼豺郝彪的生死下落。

就在一個石坑邊，一把鎗柄的旁邊，蕭原終於找到了三眼豺郝彪的屍體。

郝彪的雙脚已被炸斷，身上也滿是傷痕血跡，瞪着一雙水泡眼，眼瞳凝住不動，就像白痴的目光一樣，空空洞洞的，一眼就看出是個死人了。

三眼豺郝彪死了，蕭原終於放下一塊心頭石，吐了口氣。

所謂打蛇不死必被蛇咬，又謂蛇無頭不行，如今三眼豺郝彪死了，那就永除後患，就算還有殘餘的匪衆，也成不了多大氣候！

而那四名土匪也逃不了，被衝下山脚的村民包圍起來，只好渾身顫抖着，棄械擧手投降。

三塘村聯同四鄉二村的殲匪行動，在毫無傷亡的情形下，全殲了三眼豺郝彪這股兇悍的土匪，這種意外的結果，眞是大出大海他們的意料之外，連蕭原也料想不到。

這簡直是奇跡。

唯一料想不到的是，不但那些豬鷄都遭受到無妄之災，被炸死了大部份，剩下的也驚得四散飛逃，那六袋大洋也有四袋被炸得四散激飛破碎，洒滿了山頭附近，只有兩袋沒有被炸散，但也破了兩三個洞，滚瀉出銀元來。

不過，大洋可以檢回來（雖然不可全部檢回），最緊要是無一傷亡，而又全殲了土匪，這是最大的收獲。

× × ×

蕭原被三塘村的人當成了大英雄大菩薩般擁戴崇敬，他幾次想走也不可能，硬是被村中的人留下來。

村中一連歡飲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晚上，當夜闌人靜的時候，他才能够偷偷地溜出村子，村中人公議送給他的一千伍百塊大洋，他只取了二百塊，畢竟，他是以領取賞金爲生的捕手，他也要吃要喝要住，而那是非錢不行的。

至於留下來的一千三百塊大洋，他相信村長李德崇與村中的父老自會好好地加以處置使用，所以他走得很放心，也很輕鬆。

（全文完）

日本野武士揭秘錄

麥中青．文
盧令．圖

血洗合歡刀



江臨風大殺三方

一把合歡刀，沉在湖底，天下英雄却想把它抓到手上，何況刀旁還有一袋稀世奇珍異寶呢？殊不料寶刀和珠寶旁邊，還有一堆白骨，由石麗的香魂看守，碰上了古代藏寶的人就不得善終。

現時日本的首都，叫做「東京」，較早的時期，大概三百多年到四百年前，日皇臨政的地方是「京都」，後來「京都」「大阪」兩地，經過藩王之亂，災民遍野，昔日豪華景象蕩然無存，然後有另外一個國都出現，稱做「東京都」，它就是今日的東京。東京一天天的繁榮，索性棄了一個「都」字，稱做「東京」，古代日本享受福祿的「朝廷武士」俱是留在京都大阪的，至於「野武士」，散居琵琶湖沿岸的大城小鎮。距今三百五十年，琵琶湖畔五個大鎮，擧劍而行的武士，比較一般商民更多，一言不合，血染長街，比較愼重的人，索性棄了刀劍，掉臂而行。

管儘如此，那些人仍非弱者，他們苦練拳脚，雙臂如鐵，脚快如風，兩隻手的前臂都戴了一寸厚的粗壯籐鉅，只要他用籐鉅擋住了劍，乘機起脚，仍有機會取勝，再又因爲這種人俱是一簇簇人在街上走動，一聲呼喝，十多個人纏在一起打鬥，對方如果是帶刀的武士，人數太少，並非他們的敵手，不過，佩戴籐鉅的人仍分龍帮以及虎帮，互相傾軋，由於他們並不團結，往往給武士突襲，假如朝廷武士，野武士以及龍虎兩帮的人馬在一間食店發生爭吵，展開劇鬥，就會發生混戰，傷亡纍纍，琵琶郡爲了鎮壓各種戰亂，逼於經常派出高手，在一些特別容易發生戰亂的地方巡邏，那些高手一定要出手特別快速，以寡敵衆，毫無懼色，且又隱蔽身份，才可以達成任務，這種人當然是不易尋找的，每一個稱做「拘捕手」的人，月酬黃金三十兩，等閒之輩，休想獲得這個優缺。

有一晚，琵琶湖畔的「劍光食店」聚滿了人，高談闊論，偶然有一個野武士喝到酩酊大醉，引吭高歌，鄰桌有幾個青年，戴了籐鉅，鉅上用火烘了一條青龍，大聲制止他，一言不合，發生毆鬥，不知如何，引致一批武士干涉，紛紛亮刀，食堂裏面的食客乘機溜走，眼見一場混戰就快展開了，忽然有一個穿布衣的青年走出來，朗聲說：「我叫江臨風，外號穿雲手，奉了上峯的命令，制止你們集體毆打，那一個人不服氣，請跟我較量高下，打不過我，立刻出門。」

「好，我首先應戰！」有一個龍帮的人馬挺身而出。他只是說了一聲，立刻有人把四張圓桌搬開，靠背椅也搬走，騰出一個二丈方圓的空地，把它當做戰場。

江臨風向對方打量一眼，說：「你的背後相距只是三丈，就是門口，我叫所有人讓開，留下一條路，如果你給我拋掉，滾到門口，仍然沒法留步，今晚你就不准再走進來。」

那個青年怒冲冲的說：「江臨風，如果你輸了呢？」

「我是拘捕手，照理是必勝的，萬一我打輸給你，今晚整個食店由我付賬，即晚辭職，返鄉耕田。」

聽了這一句，戴籐鉅的青年仍然盛氣凌人，伸手向天，大聲喊叫：「我們就快展開一場惡鬥了，倘若江臨風被我打斷了脚，想爬出門口也辦不到，各位務必帮我一臂之力，把他抬出去。」

「好，我們一定帮你！」十多個龍帮人馬齊聲叫喊，聲震屋瓦，有如春雷。

江臨風絕不理會他們，笑了笑，說：「龍帮的兄弟，你發招吧！」

「好的，請你接招！」

那個青年身手的確敏捷，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凌空飛躍，用奇怪的勾勒腿出擊。

這種脚法確有獨到之妙，並非從遠處飛脚踢過去，而是整體衝到室中，縮做一團，快要貼近對方，然後出脚，打算用一條腿勾住對方的頸子，同時雙手齊出，扯髮兼打太陽穴。

太陽穴是左右兩邊額角的大穴，其實是顱骨聚合之處，不管結合得如何緊密，仍有裂縫，最忌用指節骨撞擊，中國功夫有一招叫做鳳眼錘，握拳之後，把食指伸出，再又屈曲，形如鳳眼，就是想把指節骨弄得更加突出，用手敲打對方頭部的百會穴以及太陽穴，日本拳脚也有這一招，但却使用中指的指節骨，叫做「鳳尾錘」，它的作用跟南派中國功夫的鳳眼錘相同，那時，龍家二少爺剛剛發招就一式三變，飛到空中，分別以勾勒腿、扯髮手、鳳尾錘三個毒招一齊出擊，照他的估計，對方怎樣躲閃也是中一招半招的，怎料江臨風就像是預知他的戰術，比他跳得更高，並非避過他的三種攻勢，而是從更高的空中降落，在二少爺還沒有雙脚落地之前，已經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另一隻手，托住他的腰臂，使勁一送，龍家二少爺就像是騰雲駕霧似的滾到門口，仍是餘勢未盡，一直滾出戶外，踪影全無。

看來他必須順勢多滾幾步才可以打消江臨風的拋勁，有言在先，他大概不會再入食堂了，根本上龍家二少爺已經是龍帮人馬頂尖兒的角色，怎會被人剛剛接招就拋了出去？由此可以反映出江臨風確是本領高强，在場目擊兩雄相鬥的人，應該知難而退，可是，他剛剛戰勝，仍然站在騰空了的一處地方，臉對門口站着，暫時沒有決定怎樣做，突然有一個特別壯健肌肉豐滿的人走出來，向他打個招呼，說道：「江臨風，你確實有些本領，可以加入我們的虎帮了。」

江臨風愕然，說：「我從來沒有想加入虎帮，你恐怕弄錯了。」

「不，我一點也沒有弄錯，凡是與龍帮作對的人，都是虎帮的朋友，如果你以前沒有加入虎帮，現時加入，仍未爲遲，我是虎帮十大高手之一，叫做雙鉤手，值得你交朋友。」

「滾開，如果你不滾開，我就不客氣了！」

「難道你想把我拋出去嗎？」

「我只是一個人，很難制止你們在這裏打門，看來只有這個方法，把逐個挑戰者拋出去，倘若你賴着不走，我當然要把你拋出去或者踢出去。」

「江臨風，你以爲虎帮的人馬跟龍帮的人馬那麼容易對付嗎？我正是想看看你怎樣把我拋出去。」

「好，請你發招！」

「我就快發招了，明人不做暗事，我叫做雙鉤手，當然是名符其實的，不過，我並非帶了兩把鐵鉤，只是十隻手指，裝上了鋼鉤，你看清楚了，我無法握拳，只是使用指掌出擊。」

說完，他把兩隻手掌攤開，果然看見他十隻手指都是裝了鋼鉤的，望之有如鷹爪。

江臨風突然說：「雙鉤手，難得你把十隻手指磨爛，變成鋼鉤。」

「我的手指並不是自行磨爛的，因爲我天天插鐵砂，弄到指甲脫落，索性裝了鋼指甲，尖端略曲，故此變成鋼鉤。」

「別多說了，我還要跟許多個人交手，你想打就發招吧！」

「好，請你看招！」

雙鉤手輕輕的說了一句，便卽出擊，怒吼一聲，有如一隻雄鷄似的張牙舞爪的直撲進來。

他以爲對方無法用手接招，想不到江臨風的身形略爲閃側，便卽飛脚踢出，對方用鋼鉤抓他，另外一條腿又再飛出了，如是者連環進攻，全是用脚，由於脚比手長，他佔盡了上風，對方即使是想盡辦法抓他的小腿或足踝，全是落空的，絕對沒法反攻，稍爲怠慢，就吃了一脚，剛倒下來，江臨風的連環脚法又殺到了，連踢三脚，把他踢到門口，再加一脚，他就踢出戶外。

江臨風還沒有轉身，已經有一陣狂笑之聲從背後飛出來，定神一望，格格之聲笑個不停的人，正是挑起這一場紛爭的野武士，不禁勃然大怒，說：「不管你是否有心挑戰，快些滾出去。」

野武士說：「你有沒有看清楚呢？我的腰間有刀，你却是兩手空空，你憑甚麼資格叫我滾出去呢？」

「我就憑着一雙手，一雙脚。」

「江臨風，我叫做『刀王』沙賓，從來不跟赤手空拳的人作戰，你想送死，也要找些武器，不見得你身上完全沒有武器吧？」

「我眞的沒有武器，不過，武藝高强的人，只是一張椅也可以看做武器，我就用靠背椅跟你決鬥吧，不過，你必須履行諾言，給我踢出去或者拋出去，今晚不准再走進來。」

「爲甚麼今晚不准進來，明天却可以走進來？」

「十分簡單，今晚你喝醉了，有勁沒有地方發洩，故此找人毆打，惹是生非，明天你未必喝醉，最低限度，入店之前沒有喝醉，故此你明天可以走進來，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只是不明白你何以年紀輕輕的就想送死？」

「你以爲一把刀就比較一張靠背椅更强嗎？別忘記，一張椅有四隻脚，反而不易應付。」

「江臨風，你眞的用靠背椅跟我決鬥？變了鬼不要怨我！」

「我一定不會怨你，發招吧！」江臨風很冷靜的說。

從來沒有人如此輕視一把刀的，況且野武士的刀法厲害，人所共知，因此在場目擊的人都替江臨風担心，出乎意外的野武士衝過去用刀兜頭劈下來，江臨風並非擋格，而是向後連退幾步。

野武士一刀落空，接二連三的揮刀砍劈，一刀狠過一刀，江臨風始終躲閃，只是偶然起脚，攻其無備，野武士有刀在手，怎會怕他的脚呢？一鬥再鬥，佔上風的始終是野武士，不過，江臨風的步法十分奇妙，加上了他所握的靠背椅十分古怪，四隻椅脚向外，使對方的刀子不能够直劈到他的身上，那樣做仍是很有利的，野武士多次把刀子兜頭斬下來，就是想對方用椅子擋格，連椅帶頭顱一齊劈斷。

他的戰術太過呆板了，給江臨風看破，計上心來，趁着野武士再度揮刀出擊之際，身形略爲閃過一邊，讓對方的刀子劈去靠背椅的一截，他順勢急攻，把靠背椅脚向對方的眼睛衝刺，遮住對方的視綫，然後鬆手，雙手齊出，抓住握刀的手臂，糾纏在一起。

這一招「棄椅奪刀」只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看準了機會，江臨風就把他的殺手鐧施展出來，一個連環鴛鴦腿，把對方踢出門外。

野武士連捱兩脚的時候，沒法抓緊那一把刀，錚的一聲跌下來，江臨風少不免俯頭看看。

他只是檢起那把刀，還沒有站起來，遠處已經有一個雄壯的語聲飛出，說：「我們三劍客早已在此候敎多時，既然你手上有刀，索性跟我們過招玩玩吧。」

「三劍客」是：丹羽、鶴宮以及阿俊，三個人聯手作戰，所有朝廷武士聞風胆顫，他們三人千方百計想找他比武，總是沒有機會，難得有這種熱烘烘的場合，凑巧他們三人在場，當然不肯放過。

看來這一場決鬥是無法避免的了，江臨風咬一咬牙，昂然站着，說：「你們眞的向我挑戰嗎？」

「是的，我們三個人一起出擊，並不覺得慚愧，因爲你曾經公開說過只憑一把刀就可殺退三劍客。」

「我以前沒有說過這句話，不過，今晚你們三人苦苦相逼，就當作我今晚說過這句話好了，請發招！」江臨風傲然說。

霎時之間，三劍齊出，恍如三條銀蛇飛舞，把他包圍在核心，分作三個方位出擊。看熱鬧的人一聲不響，十分緊張，他們都替他捏一把汗。

豆腐老爹救了江臨風

江臨風雖然只有二十多歲，身經百戰，屬於一級拘捕手，不單是抓住任何一件物體都可以看做兵器，迎戰刀劍，而且十分擅長利用地上放置的物件，他早就有所準備，認爲被野武士劈斷的破椅，可供利用，左脚一挑，放在地上的一截靠背椅被他挑起來，向背後出擊的丹羽掃過去，丹羽覺得眼前一黑，逼於用劍擋格，撥開了破椅然後向他刺去，慢了一步，那時他已經使用車輪刀法，那把刀憑空繞了一個圈子，蕩開兩把長劍，跟住發招，以蛇形刀法出擊，纏住鶴宮砍劈，令到這傢伙連續退後。

那時他不是一把刀鬥三把劍，而是一刀鬥一劍，鶴宮怎會是他的對手呢？他的同伴還沒有機會相救，他的左臂已經被江臨風斬落，雖然右手仍然握劍，戰鬥力全消，慘叫一聲，倒地打滾。

江臨風得勢不饒人，左手在地上檢起那一隻血淋淋的手臂，用它擋劍，右手揮刀進襲，丹羽跟阿俊看見那一隻手染滿了血，還是剛才在同伴身上的肢體，觸目驚心，劍法大亂，轉瞬就分別倒下來，他們二人的左臂同樣的被他斬下。

血泊之內有三個斷臂人滾個不停，慘叫之聲不絕於耳，他們是有官職的朝廷武士，看來這一場決鬥必然引起官方追究，在座的食客担心自己受到牽累，紛紛奪門而出，很快就走了一大半。

還有小撮人馬，照常的坐着，普通的食客走光了，他們然後站起來，不約而同的向江臨風怒目而視。那些人全是好勇鬥狠的，目露兇光，帶刀的武士之外，所有人全是手上有籐鉅的，不容易分辨出他們是龍帮抑或虎帮的人了，總之，全部不懷好意，隨時一聲吆喝，如飛殺上。

他認爲那個地方不能够再猷下去，一招飛燕穿簾，轉身飛躍而出。果然不出所料，龍幫虎帮的人馬跟兩派武士聯手進攻，如果他走遲半步，不堪設想。

儘管他飛出戶外，仍然有人伏擊，雙脚剛剛落地，已經有五六把刀向他砍劈，他逼於即落即跳，向石橋飛奔。

石橋是他離開那個鬼地方的唯一通道，他沒有走到橋頭，已經看見三四十人在那邊擺出很完整的陣勢，準備厮殺，明刀明槍，十分威武。

後面另有一批人馬追上來，他們顯然是從「夜光食店」大堂裏面走出來的，人太多了，且又各握兵器，前後受敵，難以脫身，他人急智生，一眼看見附近有一個鐵脚的指路牌，單是那一條鐵脚，已經是二丈過外，他不再考慮甚麼，加緊脚步走過去，把渾身氣力集中在雙臂之上，俯頭下去，抱緊了它，先行使勁搖幌，然後把它拔起來。

他的臂力從來沒有如此强大的，生死關頭，居然發出超出想像的一股强勁，眞的把整整一個指路牌拔起來，背後追兵趕到，他及時把它橫掃過去。

這一招「橫掃千軍」，居然把三十多人掃跌，有些人還受了傷，他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他索性把指路牌的鐵脚看做長長的竹竿，疾走到橋頭，傷勁一插，一送，凌空飛躍，從幾十人的頂上飛越過去，落地石橋對岸。

看來他已經把追兵抛在背後，他趕快拔脚飛奔。

如果他完全沒有受傷，憑着他的輕功，擺脫追兵不是很吃力的，可惜他凌空飛躍雙脚落地的時候，剛剛落在石級，無意中扭傷了足踝的細筋，沒法提起勁來，只能够一拐一拐的逐步走動，這樣奔走，遲

早給追兵趕上，他的心上一急，瞥眼看見前面不遠的一間豆腐店略爲有些燈光，無可奈何，只好厚着臉皮走進去懇求豆腐老爹收容。

其實豆腐店的結構細小，沒法把他收藏，他這樣做實在是夢想，不過，他時來運到，就像是有神靈扶助，賣豆腐的老頭子居然一口答應，還叫他走到放置石磨的地下室。

跟着，老頭子把懸掛在店內的一盞油燈解下來，在前引路，到了地下室，先把油燈掛在牆上，然後對他說：「地面的店子已經關上大門，沒有燈光了，地下室密不通風，把鐵蓋掩上，燈光不會外洩，我一邊磨豆漿一邊跟你談談，最好你自行把剛才厮殺的景象告訴我！」

江臨風嘆息了一聲，說：「總是我不好，我實在不應該選擇這個差事的，我不單是公差，還是一級的拘捕手。」

「是的，做了拘捕手，很容易結怨，你身上有許多血漬，看來不似受傷，爲甚麼要躲躲藏藏呢？」

江臨風知道他的行藏擧止瞞不過賣豆腐的老頭子，索性把晚上發生的一切遭遇講出來，最後，嘆息一聲，說：「我本來可以突圍而出，只是凌空飛躍的時候，太過心急，沒有看清楚地形就從空中一個鷂子翻身，跌下地來，扭傷了脚筋，走動不便。」

「讓我看看你的一雙脚，好嗎？」

「好極了，希望你是個神醫。」

江臨風只是說了一句半句，就把右脚伸出來。

老翁還沒有機會俯頭去看，忽然臉色一變，說：「他們已經弄開店門闖進來，別動，我保證你不會受傷！」

說到這裏，鐵蓋被人揭開，五六個人搶先走下地窖。

老翁大喝一聲，說：「你們是甚麼人？快些滾開！」

「別理會他，我們自管自的搜索好了！」有人這樣說。

另外一人忽然大聲叫喊：「他在那邊，一齊追殺！」

他們一湧而上，老翁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先看清楚我這一把寶刀，然後動手！」

嘴上說着，他已伸手用銅壳兜了一大堆黃豆，趁着對方窒步，向他那邊瞧望，他一聲不響的把黃豆撒過去。

那些黃豆根本上就是相當硬的，落在老翁的手上，透過內勁，向他們的頭臉橫掃，就像是鐵珠那麼厲害，那些人捧着臉孔閉上了眼睛倒下來。

另外一堆人從地面衝下來，老翁另外一壳黃豆對準他們横掃過去，他們的遭遇也是倒地打滾。

這一招「撒豆成兵」，端的厲害非常，江臨風看呆了一雙眼。

稍停，江臨風說：「豆腐老爹，你打傷了十多個，他們人多勢衆，一定會追上來，怎樣辦呢？」

老翁說：「事到如今，只好一走了之，如果我們猷着不走，他們源源不絕的闖進來，逼於大開殺戒，還是快些離開險地爲妙，他們沒法追得上！」

聽了這一句，江臨風才知道那個老翁是個武林的隱士，喜出望外。

快要起步，江臨風仍要追問一句：「豆腐老爹，店子可以不要，寶刀不能不要，你的寶刀呢？」

豆腐老爹說：「我怎會藏着一把寶刀？剛才隨口瞎說一頓，只是騙他們睜大一雙眼睛給我抛擲黃豆吧了，閒話休提，我們立即走！」

說完，老翁摘下油燈，向牆邊一堆乾草抛過去，霎時火光熊熊，老翁隨手抓了一條木棒，向一邊泥牆撞擊，弄了一個大洞，背着江臨風直衝出去，快得好像一陣風。

他剛剛離開豆腐店就拔脚飛奔，向最黑暗的山路走，背後隱約聽到慘叫聲，似乎有些人的眼睛已給黃豆打爆。

跟着，還看見火光照耀。

那些人全是膿包，沒法追得上，江臨風不再担心自己的安危了，不過，荒山寂寂，長夜漫漫，豆腐老爹走向甚麼地方去呢？何以徹夜奔走，恍如馬不停蹄呢？

他怎麼都想不通，索性聽天由命，不再思索。

時間拖長了，他昏昏入夢，突然聽到老翁說了一句：「到了！」跟着，他還感覺到老翁的脚步停下來。

他趕快從老翁的背上跳下。

老翁說：「這座懸崖沒有人斗胆攀登，因爲崖上是老鷹的巢穴，山路崎嶇十分難走，你試休息一會，看看有沒有氣力走到上邊去，如果難以走動，我就像剛才疾走了兩個時辰的模樣，仍是背了你走。」

江臨風很想自行走到山上去，想不到只是躍下的時候扭傷了脚筋，越來越痛，寸步難移，逼於老老實實的把這種苦說出來。

老翁很冷靜的說：「不要緊，我仍有點氣力，把你帶到鷹巢，不過，你必須抱住我，比剛才抱得更緊，因爲我要施展壁虎功貼住峭壁爬上去。」

江臨風知道老翁說得出就做得到，說：「我的一雙手只是疲倦，沒有扭傷，自問可以抱住你，決不會從高處跌下來。」

說完這句話，他又再度「上馬」，伏在老翁的背上，而且很用勁把他抱緊。

老翁開始從崖石的最低處爬上去，雖然江臨風無法看見他怎樣爬上去，仍然感覺到老翁的確是把一雙手的掌心壓住崖石逐步升高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老翁終於升到離地一千尺的高崖上面，把他放下來，說：「這一座山有許多個洞穴，大大小小的洞，俱是鷹巢，單是右邊的一個大洞，老鷹沒有走進去，至今仍然留給我，我先走過去，亮了燈，你才走進洞內休息，今晚我們都走倦了，打也打倦了，不必多談，睡够了我才跟你談個痛快。」

鷹巢的洞穴另有天地

一宿無話，翌日江臨風覺醒之際，看見自己躺在山洞裏面，眼中所見，只是微光，把嶙峋的石壁渲染得如同地獄，很是難受，此外，他還覺得身上有許多地方隱隱作痛，腦海中思潮起伏，不知道身在何

處，定神想想，他逐漸記得起自己發生過甚麼遭遇，不覺啞然失笑起來。

儘管是極微弱的笑聲也瞞不過賣豆腐的老爹，他從另外一個小洞走出來，說：「江臨風，你是否完全覺醒了？」

「看來我睡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請你坐下來，受我一拜。」

「江臨風，文縐縐的幹甚麼？我不慣拜人，也不輕易受人一拜，還是吃些東西談談吧。」

「眞是奇怪，你一向住在豆腐店內，在洞裏怎會找到食物呢？」

「如果我不說出來，你未必知情，我沒有開張賣豆腐之前，已經住在這個石洞之內。」

「我險些忘記了，你的內勁，天下無雙，必然是單獨留在石洞之內練武。」

「不，說句老實話，當時我是江湖大盜，因爲刦奪得來的贜物需要一個地方收藏，有時我受了傷，也需要找個地方躲起來，自行醫理，故此我看上了這個山洞，並非靠它練武，此外，我還需要助手，這一座山谷的白頭鷹特別多，這種鷹比較容易接受訓練，那是我喜歡留在此處的另外一個原因。」

江臨風有點困惑，說：「難道你把白頭鷹加以訓練之後，使牠變成侍衞嗎？」

「不，我只是想牠替我找尋食物，你住下來三幾天，自然明白，現在讓我看清楚你的脚筋吧，如果它只是筋骨上面扭錯了部位，我替你矯正它的形狀，即時可以告痊。反之，有了變化，又紅又腫又痛，傷及骨膜，就要替你摘些草藥敷治了，有我站在你的身邊，你不必担心。」

說完，他眞的很小心去觀察江臨風的右邊足踝。

過了一會，說：「你不止是扭歪了脚筋，骨膜也出現浮腫，我立刻要爲你摘些生草藥敷治，先行消腫散瘀，然後矯正你扭曲了的筋骨。」

稍停，他忽又補說一句：「江臨風，你對我說知，因爲你凌空飛躍太高，落在石橋的梯級上面，以致損傷，此後你應該注意，黑夜飛躍，必須看清楚就快落下來的地方是否安全可靠，不管石橋或木橋，要是它已經局部破爛不堪，踐踏了它，就會跌入河中，打鬥的時候浸在水裏，十分危險，不可輕視。」

「跌在河中，反而不會扭傷筋骨，爬上岸就可以再度出擊，有甚處危險呢？」

「陌生的河可能有水蛇，任何一條水蛇都是有毒的，怎能說小河就沒有危險呢？此外，還要担心敵人趁着你落河之後放箭，除非你潛水的本領特別高強，才有機會從箭陣逃生。說到這裏，我想順口問一問你，你有沒有練習過潛水呢？」

「有一段時間我也練習過潛水，可惜沒有名師指點，不懂得閉氣術，充其量只能夠在水中停留兩三分鐘，不是潛水的高手。」

「如果你想做潛水高手，我可以敎你閉氣術，就是這座山，走到更高的地方去，有一個湖，湖水極清，只是雨水積聚而成，沒有毒物，你不妨練武之餘，再到湖中練習潛泳。」

「好極了，如果老爹肯收我爲徒，我甚麼都肯學習，朝夕苦練，技成之後，還可以替老爹做任何一種艱苦的工作。」

「你眞的如此有決心？」

「是的，我可以當天發誓，表白我的心跡。」

「不必發誓了，剛才你說過，如果我把渾身武藝傳授給你，你肯替我做很難做的工作，是否屬實呢？」

「確是如此。」

「我不想你做許多種工作，只是想你不問情由的替我殺一個人，你能夠辦得到，我就心滿意足了。」

「殺人嗎？太過容易了，必要時我可以變成心狠手辣的兇手，你的仇人大概不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對他完全陌生，更加容易下手。」

「到今時今日爲止，你一定沒有跟他見過面。」

「那就更妙，一言爲定，你是我的師傅了，讓我跪下拜師。」

他眞的在老翁面前三跪九叩，行拜師禮。

此後江臨風就在鷹巢住下來，他孑然一身，沒有親友，且未結婚，並無家室之累，琵琶郡那一份「拘捕手」的差事必然失落了，說不定他被人通緝，當然不能夠回去，他把心一橫，傾全力練武，進步神速，難得他有這種毅力，練功之外，還到湖中學習潛水的絕技。

根本上他做拘捕手的時期，已經武藝超羣，學會了內勁，且又懂得水中閉氣之術，更加如虎添翼，兩年後，豆腐老爹對他說：「江臨風，你的武功可以說是難尋對手了，明天可以下山，覓取功名富貴，報仇這個願望，有機會的時候，我再通知你。」

「師傅，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兼又把渾身武藝傳授給我，我不願意下山覓取功名富貴，只是想跟你永遠聚在一起。」

「傻孩子，我已經老邁無能，你跟我同在一起過活，只是與草木同腐，未免糟塌你的一副好身手了，你必須下山投靠浮沙黑風道場，這樣做不單是可以帮忙你覓取功名富貴，還跟報仇雪恨的一宗壯舉有關，原因是我的對手武藝高强，收藏了五把寶劍，削鐵如泥，沒有合歡刀這種武器，休想戰勝他，日本境內只是黑風館主知道合歡刀在琵琶湖的那一處，故此我叫你投靠他，透過他的指示，奪取合歡刀，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些明白，並非完全明白。」

「好的，我索性把它說個明白好了，抛開我的仇恨不談，只談合歡刀，它稱做合歡刀，名符其實，這把刀是由兩把薄刀合成的，它拍合之後，天衣無縫，外邊看不出它可以一分爲二，普通二合爲一的鴛鴦刀，不過可分可合，沒有甚麼妙用，它却不然，把它分爲兩把刀之後，跟任何一種兵器交手，只要雙刀貼在上面使勁一扯，那種兵器自然脫手飛出來，武功蓋世的人也不能夠把它捉牢，合歡刀不單是可以吸住普通的刀劍，寶刀寶劍同樣可以吸得緊，因此之故，有了這把刀，當然是天下無敵。

「這把刀並非普通的鑄劍師傅能夠製造出來，必須使用上等的鋼、磁石，還有

其他礦質，經過三年以上的鍜鍊，才可以製成，當時最有名氣的劍師叫做石勇，他有兩件心愛之物，一件是合歡刀，另外一件，就是他的心肝寶貝的女兒石麗。他中年喪偶，沒有續絃，那個獨生女兒就是他的命根，本來他們父女兩人可以安安穩穩的度活，料不到有一個皇爺偶然看見她在湖邊汲水，登時入了迷，叫親信的人前往石門村找石勇商量，叫石勇把阿麗嫁給皇爺做姬子，石勇那裏肯依？三拳兩脚，把這傢伙打翻了，因此激怒皇爺，派出一批家丁，夜間衝入石門村，把石麗以及合歡刀刦去，石勇給他們打到重傷，後來，阿麗含恨在心，入宮三個月，找到絕妙的機會，趁住皇爺喝醉，先行偸了刀，再偸一袋珠寶，然後逃走，走出寢宮之前，她還把皇爺殺掉。

「她騎了一匹快馬，澈夜奔馳，回到石門村，才知道她的父親石勇傷重身亡，她極度傷心，昏迷不醒，村民救醒了她，追兵已至，她覺得生無可戀，索性一把火焚了故居，毀了鑄劍爐，然後抱住一袋珠寶以及合歡刀划艇遠去，在琵琶湖的另一處，鑿沉小艇，永遠睡在湖心。

「她盜取的一袋珠寶裏面，有一顆夜光珠，風高月黑的晚上，有一條光綫從湖心冒升，等於無言的誘惑，自命不凡的人，多次潛入湖心搜索，空手而歸，其中有些人懂得潛泳，閉氣術也是相當精湛，料不到他們全是有去不返，不單是溺斃，還給湖心的厲鬼把他分屍，浮到湖面的時候，全是血肉模糊，甚至一隻手被斬爲三四截，傳說他死在合歡刀下，這一類慘劇一次又一次的發生，近這十年，再也沒有人作大胆的嘗試，沉入湖底搜索，更重要的還是琵琶湖的湖心十分闊大，沒有明確地點，實在沒法偵查，因此之故，合歡刀，一袋封了口的珠寶以及石麗的白骨，永遠留在湖心之內，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我的意見盼望你投靠黑風館主，協助他取得合歡刀，盡快走來看我。」

「我明白了，一切依照你的吩咐去做。」江臨風很堅決的說。

江臨風向黑風道場挑戰

琵琶湖的面積非常大，如果有人划艇，想以直綫最短的方式從西邊划到東邊，起碼要划四天，因此之故，在靠近西岸幾個小鎭居住的人，很少到東岸去，江臨風曾經在西岸的夜光食店大殺三方，雖然事隔兩年，他仍然担心別人辨認出他的眞面目，他到東岸投靠黑風館主，仍要盡量想辦法掩飾自己，先行留長頭髮，再又穿了黑色長袍，下邊踏着芒鞋，擺出遠行人的姿態，然後在夜色深沉的晚上，走到黑風街，夾在人叢，欣賞拳技，找機會表現自己的武功。

黑風館佔地極廣，包括園林，泳池以及健身室，最重要的是「黑風道場」，因爲它直接牽涉到貼身打鬥的戰術，吸引力最强。

日本的徒手作戰一共包括四種拳脚，那是：柔道、空手道、摔角、相撲，除了「相撲」規定參加戰鬥的人必須體重超過二百磅之外，其他幾種戰技俱是在體型或體重沒有規定的，爲了吸引各界人士注意，每晚黑風道場集體搏鬥以及個別訓練，俱是分兩個地方擧行，一個地方在館內，第二個地方是館外的空地，在空地的一邊，豎起了十多塊木牌，到時比較有份量的門人分別跟教頭交手，由教頭把他們逐個抛出去，相距二十尺，讓那些門人在飛躍姿態之下撞破了木牌，然後跌下來，不過，他們只是跌下，便即站起來，借此表現他們不怕撞擊，另一方面，作爲教頭的人，也顯出他的威武。

他們都懂得這一層道理，凡是教頭把一個門人抛出去的時候，沒有人接招。

江臨風偏偏揀這一段時間接招，可謂胆生毛了，當時燈光明亮，叫做「猛男一俊」的教頭，施展仰臉躺下起脚撐向對方心窩的「倒撐穿心腿」，叫做「丁九」的門人飛射出去，凌空跳越，向木牌那邊撞擊，突然有人從地面飛躍，把他抱住，觀衆嘩然。

猛男一俊走過去，說：「你是誰？爲甚麼你插手妨碍我教授柔道功夫呢？」

江臨風早有準備，說：「我是野山派的人，閒來無事，夜裏觀戰，覺得那個少年不過十五六歲，好像炮彈似的用頭顱撞向木牌，可能腦裂身亡，故此把他抱住，如果我有甚麼衝撞，請你原諒。」

猛男一俊怒冲冲說：「依照本道場的規矩，我們教授門人任何一招，有人阻攔，便是踢盤，請到屋裏談談。」

江臨風聽了這一句，正合心意，但仍故意擺出一竅不通的模樣，說：「跟你到屋裏談談，那不要緊，我很高興奉陪，不過，我並非有心踢盤的，務請原諒。」

他嘴上這樣說，脚步一順，已經緊隨在後，走進黑風道場之內，看熱鬧的人都想走進屋裏，但都給人阻攔。

他走了進去，只是站着，猛男一俊已經很不耐煩的向他瞪了一眼，說：「你站到那邊去，我站在另外一邊，由館主浮沙黑風做公證人，你有甚麼本領？不妨盡情揮洒出來。」

江臨風仍是擺出愕然的神態，不過，他的脚步慢慢的移動。

他還沒有走到指定的一處，黑風館主已經走了出來，向他打量一眼，說：「也許你不懂得這裏的規矩，我不妨告訴你，剛才你這樣做不管是善心救人抑或惡意踢盤，既然你插手干預我們教授拳脚，又自稱是野山派的人，一定要跟我們較量高下了，這個道場有四個教頭，分別教授柔道、空手道、摔角以及相撲，你想走出去，先要跟他們分別過招，言盡於此了，你到底是誰，不妨留下一個名堂。」

江臨風搖了搖頭，說：「館主，我遲早給你們打死的了，不必留名。」

「那麼，你師傅總歸有個名堂的，他是誰？請你說出來聽聽，可以嗎？」

「不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呢？」

「很簡單，如果我被你們活生生的打死，丟了師傅的臉，反之，我打赢你們，你們知道我的師傅是誰，可能向他尋仇，也是不妙，況且我不是有心踢盤，更加不應該把他的名字講出來，還是由我跟你們過招玩玩吧。」

「這樣也好，你先行跟柔道教頭猛男一俊過招！」

只是說了這一句，門人紛紛退後，猛男一俊擺好姿勢，黑風館主大喝一聲，他就像一頭猛虎似的直衝過來。

本來他是主，江臨風是客，論理應該是江臨風發招的，可是，猛男一俊求勝心切，不理會這些俗例，聽到號令，即時展開衝刺，來勢洶洶，一點也不像是柔道招式，江臨風頗爲困惑。

他只是退後兩步，便即反攻，出手快而穩，跟對方打個平手，由於他採取守勢，對方拚命急攻，糾纏下去，猛男一俊必然屈居下風，不覺心上一急，頻頻起脚，看來更加不像柔道了，反而江臨風發揮柔道精神，鬥了十多個回合，勝負已分，江臨風突然跳出圈子，對黑風館主說：「我不再鬥下去了，你說過他是柔道教頭，他却不是用柔道招式出擊，還是換過一個摔角的教頭跟我過招吧。」

黑風館主順水推舟，點了點頭，先行叫猛男一俊退出，然後叫摔角教頭雷轟出來過招。

猛男俊一滿臉羞慚，一聲不响的走開了。

雷轟出場，江臨風抬頭一望，是個彪形大漢，不敢怠慢，集中精神應戰，摔角有許多招式是兩人纏鬥到底而又沒法分開的，江臨風故意運用這一類招式使對方知難而退，嘴上却很冷靜的說：「我們纏在一起，如果沒法分開，可能一直鬥到天亮，我認爲館主應該宣佈我們二人打個平手，如果再鬥，換過另外一個！」

黑風館主暗吃一驚，趕快宣佈兩人打和，立刻分開。

就在這時，有一個肌肉結實體型中等的人走出來，說：「館主，讓我跟他過招好不好？」

黑風館主很是高興，說：「好極了，你沒有理由鬥不過他的，準備迎戰！」

跟着，他把臉孔朝向那個陌生人，說：「就快跟你交手的人叫做荒馬，出手極爲硬朗，在這個道場裏面教授空手道，綽號削鐵手，如果你需要休息，可以在休息之後再鬥，反之，你認爲立刻可以鬥，不妨交手。」

「我打完你們四個教頭，然後休息。」江臨風傲然說。

看來他好像眞的有把握取勝，所有人都覺得興奮，黑風館主很注意這一場戰鬥，兩人交手之前，他還逐項解釋，叫江臨風看清楚對方的一雙手。

那雙手的腕掌和指頭，呈現淺黑色，特別粗壯，一看就知道這傢伙苦練過鐵沙掌了，黑風館主對他說知，荒馬綽號削鐵手，因爲那雙手可以把鐵枝斬斷，一招斬頸刀，已經在道場之內跟强敵過招殺了七個人，不容輕視。

江臨風說：「多謝館主提點，我現時以正宗野山派的拳脚應戰，給他的削鐵手斬在頸上，死而無怨。」

兩人交手了，削鐵手名不虛傳，可是，他多次有機會對準江臨風的頸子斬下去那一瞬，總是被對方化解，他的攻勢越急，越加沒有機會屈服對方，反而他的腰部被江臨風的膝頭撞擊，使他覺得打起來十分吃力。

他摸不透對方的戰術。

黑風館主在旁細看，有所領悟，江臨風似乎集中力量，向對方的氣門襲擊，儘管削鐵手荒馬渾身是勁，肌肉堅實如鐵，氣門仍是不容易永遠保持堅實的，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撞擊，遲早打輸，想通了之後，他就大聲說一句：「停戰！」

兩人都盼望停戰，不約而同的向斜裏跳開。

黑風館主說：「我是道場的總管，說打就打，說停就停，本來不必解釋，不過，這一次却是例外，我不能不多講幾句，削鐵手荒馬識英雄重英雄，多次留手，同時陌生的勇士已經打倦，在這種情況之下，兩人即使纏住打到天亮，仍是難分高下，倒不如停手喝杯酒，當作打和。」

又是「打和」，掌聲雷動。

經過那一晚戰鬥，黑風館的人對江臨風另眼相看，不敢輕視他了，館主把他留下來，看做嘉賓，沒有叫他教授武功，免得刺激道場之內的四個教頭，發生妒恨，向他尋仇。

這些好意是值得感謝的，一住下來，就是半月，有一晚，幾個重要的人聚着喝酒談心，江臨風說：「我坐下來白吃，總是心裏不舒服，四大門派的拳師都有大師傅座鎭，傳授武藝，我當然不好意思挨進去，經過半月的觀察，我覺得這個道場只有一種職位是我最適合担當的，那是指導喜歡潛水的人如何在水中搏鬥。」

黑風館主說：「是的，這種功夫難能可貴，琵琶湖近在咫尺，爲甚麼不增加一項水底武功呢？」

趁着有些酒意，削鐵手荒馬站了起來，說：「館主，在這個道場裏面，水中交手，我是最好的一個，我想你批准我們二人在水中過招玩玩，可以嗎？」

黑風館主躊躇不決，江臨風突然站了起來，說：「我打算教授的一種武功是水底搏鬥，並非水中交手，由水底打到湖面，起碼要在水底潛伏十分鐘之久，才有資格研究這功夫。」

教頭荒馬說道：「你只是懂得閉氣術，在水中打坐，捱過十多分鐘，便即離水登岸，不足爲奇，如果你能够在泳池裏面捉魚，我就極端佩服，永遠也不敢向你挑戰了！」

「好，一言爲定！」江臨風傲然地說道。

合歡刀果然是凶物

那個泳池就在黑風館內，長方形，水深二丈，一向是供人游泳的，當然沒有魚，他們爲了完成這一項精彩表演，設法向養魚人家買了二十條大鯉魚回來，俱是一尺長的，重兩斤過外，荒馬說：「現時我把二十條鯉魚送入泳池之內，你才跳下去，把牠捉住，便即放入籃子裏面，你能够捉多少就捉多少，到了沒法支持的時候，然後浮到湖面來，只要你浸入水中，不准再升到水面吸氣，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黑風館主作證，我跳入泳池就不會升到水面吸氣。」

江臨風說完，走到房間，改穿一襲輕

便衣裳，再走出來的時候，泳池兩邊已經層層的聚滿了人，除了燈光還有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鯉魚已經投入池中，你隨時可以跳下去。」

「好的，我立刻跳下去。」

江臨風說即做，果然跳入泳池。

池水蕩漾了一會，恢復寧靜，從岸上俯瞰，看不清楚水中有甚麼變化，半個鐘頭過外，還沒有人冒升。

猛男一俊說：「江臨風死了。」

「胡說！他支持不住隨時可鑽出水面吸氣，怎會喪命？」黑風館主斥責一句。

荒馬十分緊張，沒有開口。

再過一會，江臨風探頭出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鯉魚太過滑，我只能捉到五六條，不過，活人却捉了一個，我不知道他是誰，既然他躲在池底，向我偷襲，我就逼於把他扼斃。」

「爲甚麼沒有血水出現？如果有人死在泳池，那個屍體必然浮起來，江臨風，你不是說笑吧？」荒馬很焦躁的說。

江臨風不慌不忙的回答：「扼死的人，沒有刀傷，故此沒有血水，我把他的衣裳用刀子戳破，釘在泳池底下的沙泥上面，故此他死了仍然不會浮起來。」

江臨風沒有指責任何人，說完，自管自的走開。

黑風館主怒容滿臉，沉住氣叫人到池底收屍。分明是道場裏面有人跟江臨風作對，此人可能是教頭荒馬的爪牙，也可能是猛男一俊的親信份子，他不想多生枝節，沒有深入調查。

三日後的深夜，黑風館主單獨召見江臨風在密室細談，說：「江先生，我十分喜歡你，單是講武功，館裏的人沒有一個鬥得過你，如果講潛水功夫，你更加是獨一無二的了，我早就想找一個像你那麼出色的人，一起合作，把湖底的古代藏寶找出來，今晚我想跟你澈底談談這件事，你是否有心合作呢？」

江臨風聽了，喜出望外，可是，他的外貌仍是擺出一片悠閒姿態，似乎毫不動心，問個明白之後，說：「琵琶湖底有寶刀又有珠寶這個傳說，已經很久了，只是湖面太過闊大，無人知曉藏寶之處，不敢下海搜索，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傳說，認爲石麗是個俠女，傷心而死，變了水鬼，守住寶刀以及珠寶，更加沒有人斗胆潛水搜索。」

黑風館主長嘆一聲，說：「江先生，藏寶的地點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不懂得如何對付湖底香魂。我曾經先後派出六個潛水高手，在水中搜索，不知如何，他們全是不明不白的死去，手脚折斷，似乎被刺刀斬死，十分可怖，故此我不敢再做同樣的嘗試了。」

江臨風想了想，說：「你可否帶我到藏寶的湖底那邊看看呢？」

「我正想如此，相距不遠，只是我們二人出動，已經可以划舟前往。」

說完，他一團興緻的向江臨風敬酒。

江臨風老實不客氣的跟他乾杯。

有了幾分酒意，胆壯了許多，月夜之下，泛舟在寧靜的琵琶湖上，倒是一件樂事。小舟划到湖口，黑風館主說：「下邊就是藏屍地，也可以說是寶窟。」

「我下去看看，你守住小舟。」

江臨風豪氣勃發，脫光了衣裳，躍入湖中。他沒有接觸湖底，三十分鐘過外升到水面，抹乾了身上的水，穿上了衣裳，說：「湖底有殺人的風車裝置，你派到下邊潛水尋寶的人，全是死在風車刀下。」

「你怎會知情？」

「我到湖水較深之處潛游，聽到嘶嘶之聲，有時看見刀光，再又因爲那一處湖底正是急流冲擊之處，且有一塊塊的巨石，故此我不必摸着湖底沙泥也懂得風車刀這一招，你說過的，石勇是鑄劍師傅，自然懂得鑄造風車刀，女兒石麗學會這一招，不足爲奇。」

「有辦法攻破風車刀嗎？」

「有辦法攻破它，只要帶備二丈長的鐵條，從湖面垂下，到處插了又拔，必有一次插中風車刀，等到刀子沒法斬斷它，便即失效，停止活動，刀下的東西我可以手到擒來。」

「好極了，我們衷誠合作，如有異心，天誅地滅，如果取了寶刀以及金銀珠寶，我只要合歡刀，所有珠寶全是你的，如此分配好不好？」

「好極了，先行向你道謝！」江臨風一本正經的說。

江臨風眞的有些本領，居然騙倒黑風館主，指示他尋寶的準確地點，又替他找到鐵條破了風車刀，以爲他必然是履行諾言的，怎料江臨風早有異心，他到了湖底，果然利用鐵條，使風車刀停止活動，找到一堆白骨，抱住一袋珠寶，身邊還有兩把薄刀，料想那是合歡刀了，沒有從小舟旁邊升到水面來，反而在相反方向的岸邊爬上草地，休息一會，自行離去。

江臨風把那一個萬年不毀的鯊魚皮革囊掛在當胸，沒有時間打開它看看，它收藏一些甚麼珠寶了，只是試試那把刀，分而復合，多數是豆腐老爹想要的刀子了，便即昂然而行。

他只是走了一程，突然聽到呼喝聲，前面有一簇人擋住去路，還有八枝火把，熊熊高燃，在火光下可以看得出對方有十多個人，各携武器，爲首兩人正是猛男一俊以及荒馬，趕快備戰。

兩個教頭哈哈大笑，說：「江臨風，你死定了，快些留下珠寶以及合歡刀！」

「我不留下，難道你們敢偷襲嗎？」

「混賬！那些東西是館主的，不是你的，你偷了他的財物逃走，就是刦匪，誰也可以殺你！衆兄弟，一齊殺上！」

說完，他們直衝過去，一個握刀，另外一個，握的是長矛，這兩種兵器都是鐵鑄的，正好給合歡刀尅制，江臨風剛剛接招就把對方的兵器粘住，跟住進馬，一刀一個，兩個教頭登時喪命，鮮血淋漓，對方立刻散開，有人大喝一聲：「放箭！」

可是，箭尖端仍是有鐵製的尖刺，江臨風用雙刀護體，他絲毫沒受傷，驚喜如狂，乘機向前直衝過去，果然突圍而出。

他一口氣的奔走，靠近天亮，然後走到鷹巢的峭壁之下，施展豆腐老爹教給他的壁虎游牆絕技，憑着掌心的吸力，逐步升到高峯之上。

（以下轉入第89頁）



俠義奇情故事

雙龍劫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獨秀和劍奴在附近酒樓用過膳之後，又折回劍街來到杜記老店，見老杜正在冶煉劍胚，樣子和畫軸上所畫的龍形劍有些相似，便向老杜定下十天內來取劍，老杜決定不賣，約劍奴晚上在酒肆喝酒，劍奴取出杜雲亭的畫像給他看，暗示他就是杜雲亭，叫他教義子受劍做一個劍客，老杜深深感慨，知道瞞不過劍奴，也瞞不過秦獨秀，也答應教燕北學劍，十天期到秦獨秀來取劍，老杜不賣，二人爭持，被秦獨秀摔了一跤，燕北上前動劍，也被摔飛出去，劍奴趕來說神龍門的人來找，秦獨秀才悻悻離去，老杜才將身世對燕北說知……。

殺手崖下喪　劍奴傳武功

燕北凝神靜聽，老杜接道：「我們師兄弟三人根據種種記載，終於推斷出秘洞的所在，找到了開啓寶庫門戶的神龍門至寶金銀雙龍，那知道也就在那時候，武春山突然在後出劍暗算，却被謝曉天洞悉先機，反將他迫下萬丈懸崖！」

燕北緊張的追問：「後來怎樣了？」

老杜沉痛的歎息。「謝曉天也起了貪念，出其不意朝我的肩骨刺穿，天幸我及時逃脫，但筋骨斷裂已不能用劍自如。」

燕北搖頭道：「人稱俠義無雙的謝曉天原來是這種人。」

老杜道：「當時我還帶走了金銀雙龍之一。」語聲一沉。「要開啓寶庫，金銀雙龍缺一不可，所以他一直都在找我。」

燕北若有所悟。「畫軸上畫着的那柄劍莫非就是金銀雙龍之一？」

「不錯！」老杜冷笑：「謝曉天實在是一個聰明人，懂得利用秦獨秀。」

燕北吃驚道：「義父若是配着那柄劍，秦獨秀就能夠立即肯定義父的身份？」

老杜「嗯」一聲，燕北又道：「劍奴已經在懷疑了。」

「根本就已經肯定。」

「那麽，秦獨秀這一次找到來，是劍奴……」

老杜搖頭道：「是天意，讓他撞到來，正好看見我正在鑄造的這柄劍。」

燕北目光落在老杜手中的劍上，喜悅地道：「我早就看出，劍奴不是那種人，不會出賣老朋友。」

老杜淡然一笑道：「可惜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方才秦獨秀那樣做……」

「只要迫我承認就是杜雲亭，然後下殺手。」

「謝曉山請他？」

「當然是請他殺我。」

「對——」燕北點頭道：「秦獨秀是一個殺手，義父，你千萬不要承認。」

杜雲亭苦笑：「沒用的——」接將手中劍舉起，瞇着眼睛細着着。

燕北奇怪的問道：「義父，你鑄這柄劍……」

「謝曉天雖然聰明，但百慮仍難免一失。」

「你是準備以這柄劍與當年的那柄配合，將寶庫打開，取出神龍九式？」

「好聰明的孩子。」

「義父，一定成？」燕北有些懷疑。

「義父由劍客變成一個鑄劍師，本就是希望憑自己一雙手，鑄出另外的一柄劍。」杜雲亭面容凝重。「謝曉天天資過人，只有學會神龍九式才能够將他打敗。」

燕北沉吟着忽問：「秦獨秀也打不過謝曉天？」

杜雲亭一怔，實在想不到燕北有此一問，但臉隨即沉下來。「不管怎樣，劍鑄好之後你就帶着暗中離開，到那個秘洞，這幾年我已經替你打好了根基，只要你肯下苦功，應該學得成神龍九式，成爲一個大劍客。」

「那義父……」

「自有分寸。」杜雲亭緩緩站起來，面上絲毫懼意也沒有，他不是秦獨秀的對手，所謂分寸，又是什麽？

× × ×

如血似的夕陽中，秦獨秀飛騎來到神龍門，在莊門前勒住韁繩，滾韁躍下來。

橫匾上只寫着神龍二字，鐵劃銀鈎，之下站着一個管家裝束的老蒼頭，看見秦獨秀下馬，急急迎上前。「這位就是秦爺了？」

「你是……」

「這裏的管家，秦爺，請——」

× × ×

秦獨秀被老管家先請進了大堂。

那只是一般的大堂，並無特別之處，秦獨秀四顧一眼，冷笑。「江湖上傳說，神龍門謝曉天嗜劍如命，藏劍千百……」

「秦爺現在就只看見自己的劍。」

「難道那只是傳說？」

「就因爲我家主人嗜劍愛劍，所以都珍如拱璧，收藏起來。」老管家不卑不亢，顯然是見過世面的人。

「你是說藏劍另有地方？」

「那就是劍閣。」

「謝曉天的人和劍，現在都是在劍閣內？」

「秦爺，請——」老管家這也已經是回答，再領着秦獨秀往內走。

秦獨秀若無其事，這個人不管爲人如何，就是這一份豪氣已經不是一般能及。

× × ×

晚霞如血，築在水邊的劍閣在如血的晚霞中如幻似眞，更令人有一種出世的感覺。

老管家在劍閣門外停下，道：「秦爺，我只能送到這裏，請——」

秦獨秀冷然一笑，逕自步向劍閣。

劍閣門大開，上了石階，便可以看見謝曉天盤坐在閣中一面屏風前！

素白的屏風上只有一個龍飛鳳舞的「劍」字。

鼎爐香烟裊裊，謝曉天凄迷在裊裊香烟中，有如神仙中人。

秦獨秀直入劍閣，在適當的距離停下，謝曉天拈鬚微笑，悠然道：「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哦？」秦獨秀盯着謝曉天，似懂非懂。

謝曉天接道：「閣下好重的劍氣。」

秦獨秀冷冷地道：「我什麽也感覺不到！」

「劍可以傷人，劍氣亦可以，本就該收藏起來。」謝曉天語氣仍然是那麽的輕柔。

秦獨秀冷笑道：「這是說，閣下的劍氣已經練到深藏不露的地步了。」

謝曉天只是一笑，秦獨秀接道：「這就是事實，也嚇我不倒。」

謝曉天搖頭。「我沒有這個意思。」

接一笑。「坐——」

秦獨秀一旁坐下，謝曉天然後問：「聽說閣下每殺一人，必換一劍。」

「這不是秘密。」

「劍是劍客的第二生命，一個劍客對自己用的劍非獨要珍惜，而且要專一。」謝曉天笑笑。「也許閣下還沒有遇到一柄好劍，所以到現在還沒感覺劍對於劍客的重要。」

秦獨秀冷冷道：「我是一個殺手，不是一個劍客。」

謝曉天又是淡然一笑。秦獨秀接問：「你請我到來就是要告訴我這些？」

謝曉天搖頭，秦獨秀接道：「神龍門江湖人稱劍術無雙，閣下這個神龍門主也殺不了的人，只怕我亦無能爲力。」一頓才又道：「只是既然打開門做生意，請到了，還是要來的。」

謝曉天道：「我請閣下到來，並不是要閣下殺人。」

「話，方才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謝曉天自顧接道：「半個月之前，在閣下殺死千面狐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女人，花五千兩銀子請閣下去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不錯。」秦獨秀並不否認。

謝曉天道：「那是拙荊。」

秦獨秀面無表情，只是「哦」了一聲，謝曉天接道：「拙荊給你的是廣豐號的銀票。」

秦獨秀冷笑。「你說這些目的只是在證明你並沒有說謊。」

「不錯。」

「怎樣？尊夫人莫非要改變初衷？」

謝曉天點頭。「這是我請閣下到來的原因。」

秦獨秀冷冷道：「還要收回那五千兩銀子？」

謝曉天搖頭。「我雖然沒有請過殺手，但對你們那種行業的[illegible]多少也聽說過。」

「然則——」

「拙荊只是請閣下就此作罷。」

「哦？」秦獨秀面上終於露出詫異之色。

「這相信閣下不會反對。」

「當然。」秦獨秀冷笑。「只是，賢伉儷難道不覺那五千兩銀子化得太冤？」

謝曉天搖頭，秦獨秀接道：「以閣下的身份這當然不是開玩笑。」

「當然。」謝曉天毫不猶疑。

「沒有其他的事了？」

「沒有了。」謝曉天神態安詳。

「那就此告辭。」秦獨秀站起身子。

「不送。」謝曉天亦站起來，腰圍玉帶上赫然懸着一雙白玉鯉魚。

秦獨秀目光落在鯉魚上，一呆，但神態立即回復正常，一聲：「不用送。」頭也不回，舉步外行。

謝曉天以目相送，到聽到了老管家那一聲「請」，目光才一閃，面上也露出一絲詭異笑容。

即時「嘩啦」一聲，窗櫺突然碎裂，一個黑衣幪面人奪窗而入，一劍刺來，謝曉天急閃，幪面人再刺一劍，相距仍然遠，三尺劍突變六尺，彈出另三尺，謝曉天冷不提防，劍已入心窩，血怒激，慘叫着倒下。

幪面人一擊「中的」，身形立即倒翻了出去。

× × ×

秦獨秀才踏出月洞門，便聽到了那一聲慘叫，一驚回頭，正好看見那個幪面人奪窗而出。

謝曉天隨即踉蹌着走出來，扶着一條柱子倒了下去，老管家大驚，急急奔了過去。

幪面人一縱，掠上了牆頭，秦獨秀不由自主向那邊奔去，老管家那邊扶起謝曉天，面色慘變，突然叫出來：「不得了，門主給人殺死了！」

「什麼？」秦獨秀一怔回望。

神劍門的弟子這時候已聽得慘叫聲四面八方奔來，不約而同，目光都集中在秦獨秀面上。

一個弟子隨即嚷：「看，秦獨秀！」

另一個弟子衝口而出，大叫道：「一定是他殺死了門主！」

眾人的劍跟着出鞘，殺奔前去，老管家正要叫住，他們已動手，亂劍刺向秦獨秀。

秦獨秀躲開幾劍，那邊月洞門又有十多個弟子衝進來，這邊一個弟子接大叫：「截住秦獨秀，門主給他殺了，不要放走他。」

羣情於是更洶湧，衝殺上前，老管家那邊揮手急叫：「大家別……」

他的語聲被呼叫聲蓋去，秦獨秀亦無分辯的餘地，再閃數劍，大吼道：「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一個弟子截喝道。

「別放走這個殺手。」另一個弟子跟着叫起來，劍同時刺出。

秦獨秀怒極反笑，一頓足，出劍如閃電，連傷了兩個弟子，其他弟子更憤怒，奮不顧身的衝殺前去！

秦獨秀也看出勢色不對，不宜戀戰，身形驟起，一隻飛鳥般掠上了牆頭，再往外竄。

那些弟子喊殺連天，窮追不捨。

秦獨秀到底輕功遠在他們之上，迅速起落，其快如離弦箭矢，終於飛越外牆，出到莊外。

他身形再起，上了坐騎，叱喝聲中飛騎疾奔了出去。

「到底是誰殺死謝曉天。」他的思想與身子，一樣動盪不休，却始終想不透。

× × ×

謝曉天被殺的消息很快便由劍奴送到杜記老店。

「什麼？謝曉天被人刺殺？」杜雲亭震驚。

劍奴肯定的道：「是秦爺親眼看見，山莊的人還誤會秦爺是兇手。」

燕北追問：「到底是不是？」

劍奴道：「他說不是。」

燕北道：「這個人下三濫，說話不足以置信！」

劍奴不以為然地。「他從來不否認是一個殺手，若是真的他殺了謝曉天，只有怕別人不知道。」

杜雲亭沉聲道：「劍奴說得很有道理，那在一個殺手來說，是莫大的榮耀！」

燕北道：「不是他是那一個？」

劍奴道：「可不是，有誰能殺死謝曉天？」

杜雲亭沉默了下去。

× × ×

夜又深，劍閣外一片靜寂。

杜雲亭一身黑衣，幽靈般閃進月洞門，閃過花徑，再翻過欄杆，掠進迴廊暗影內。

然後他冒起身子，以指點破了窗紙，往內望去。

閣內正中放着一具棺木，已佈置成靈堂一樣，有燈火，沒有人。

杜雲亭移步到門前，一探便知道門虛掩，一閃而進，仍蹲着身子，反手將門掩上。

他小心翼翼的來到棺旁，耳貼棺木，傾聽。

燈火搖曳，他面上陰晴不定，終於忍不住站起來將棺蓋掀開，往內望去。

謝曉天仰臥在棺內，一身白衣，面色看來亦非常蒼白，杜雲亭細看了一遍，伸手便要去揭謝曉天的衣襟，看那傷口，也就在這刹那，謝曉天突然張開眼睛。

杜雲亭一怔，不由三步倒退，謝曉天隨即坐起身子。

「你——」杜雲亭驚呼一聲，又倒退一步。

謝曉天一聲歎息。「大師兄，你終於來了。」

杜雲亭又倒退了一步，後背撞在一條柱子上，雙手不覺反抱着柱子，惶然望着謝曉天。

門即時打開，阮筠當門而立，一面的哀傷之色，亦一聲：「大師兄——」

杜雲亭目光一轉，回到謝曉天面上。

「你其實沒有死。」

「沒有，昨天那樣做，只是要將你引出來。」謝曉天接道：「你來偷那柄劍的時候，我便已知道你就在附近。」

阮筠隨又道：「曉天說你一定會再來的。」

謝曉天點頭。「因為你偷去的那柄劍是假的，真的那柄藏在暗壁內。」

杜雲亭怔怔聽着，阮筠跟着道：「知道你仍然在生，我們為了要找你，已花了五千兩銀子。」

杜雲亭冷笑道：「沒有五千兩銀子，如何請得動秦獨秀這種殺手來殺我？」

阮筠惶惑的道：「大師兄，你別要誤會。」

杜雲亭又一聲冷笑。「誤會？」

「大師兄——」謝曉天步出棺外。

「謝大俠，謝門主，大師兄這個稱呼，杜某人担當不起。」

「當年……」

「承謝大俠劍下留情，杜某人才活到今天。」

「大師兄你聽我解釋……」

杜雲亭冷笑道：「不用了，什麼真劍假劍，杜某人也不懂，二十年後的今天到來，只是想知道，是誰下的毒手。」

謝曉天阮筠奇怪的相顧一眼，杜雲亭恨恨的接道：「想不到這又是一個圈套！」語聲一落隨即一聲怪叫，陡地往上疾拔了起來。

「大師兄，你別走——」謝曉天這句話才出口，嘩啦聲中，瓦礫紛飛，杜雲亭已穿破瓦面竄了出去。

謝曉天阮筠雙雙奪門而出，杜雲亭在瓦面上一揮手，一條飛索飛出，纏鈎住了高牆外的一株樹，「颼」一聲，身形凌空疾蕩了出去。

謝曉天阮筠看在眼內，又相顧一眼，身形齊動，追在後面。

杜雲亭看見，動作更迅速，飛索交替射出，眨眼便消失在黑暗的樹林中。

他一連幾個起落，滾身躲入了一個樹叢中，同時將一塊石擲進前面的林子內。

謝曉天杜筠很快掠至，追向石落的方向，杜雲亭看在眼內，沒有動。

沒多久，謝曉天阮筠便雙雙掠回來，在附近轉了一匝，掠回去山莊那邊。

杜雲亭仍等了一會才移動。

走出了半里，杜雲亭才在一個小山坡上停下，挨着一株大樹躺下來，他好像有很多心事，就躺在那裏，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

× × ×

長夜終於消逝，曙色漸現，朝霧如烟，杜雲亭也終於張開眼睛。

一卷畫軸同時迎面飛來，杜雲亭一驚探手接下，一抖抖開來。

那赫然是他的畫像，他又是一驚，目光及處，「拍拍」羽翼聲響，一隻宿鳥從草叢中飛出來，他目光隨着一轉，再落下，草叢中已多了一個人，秦獨秀！

「是你！」杜雲亭深深吸了一口氣。

「杜雲亭。」秦獨秀直呼其名。

杜雲亭身子一顫。「你等在這裏多久了？」

秦獨秀淡然道：「我看着你進入神龍門，看着你逃出來。」

「好，好耐性。」杜雲亭面色激變。

「果然是名不虛傳。」

「能夠逃出神龍門，你也不差。」

「你知道多少？」

「沒多少。」秦獨秀神態冷淡。

「要你久候，我實在很過意不去。」

「要我久候的不是你也不是任何人。」

「是誰要你來殺我？」

秦獨秀一字一頓。「是二萬兩銀子。」

「我一向只認錢，不認人，他也沒有說，但我猜得到，相信你也是一樣。」

杜雲亭頷首。「謝曉天？」

秦獨秀一笑，杜雲亭終於拔劍，道：「請——」

「先請——」秦獨秀極其冷靜的。

杜雲亭長嘯揮劍，豪氣干雲，彷彿變了另一個人，秦獨秀看着他連變數招，淡然道：「招式無懈可擊，可惜內力不足，接續不上，還是有了空隙。」

「少說廢話！」杜雲亭喝叱聲中出劍，招式巧妙，真的無懈可擊，但雙肩當年被洞穿影響，內力始終很難接續得上，一般人看不出，在秦獨秀這種高手眼中，立即便看出了毛病所在，也當然立即看出了破綻所在。

他沒有動，等到杜雲亭的 快要刺到，才一劍疾擊了出去，正擊在杜雲亭的劍上。

杜雲亭也知道自己的招式雖然巧妙，仍然會露出破綻，也知道破綻所在，準備秦獨秀一劍刺進來，再冒險反擊，一劍分出生死。

秦獨秀只擊他的劍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的手力氣雖然不少，能夠揮動大鐵鎚打掉燕北手中的劍，那只是燕北經驗不足，不懂得卸力，又讓他擊在最弱的一節上，與一般高手比較，他只是比一般高手差不多，與秦獨秀比起來，簡直就是他與腕力未練好的燕北差不多。

當然，他比燕北有經驗，倉猝間仍然懂得如何將力道卸去，但也因此而破綻大露。

秦獨秀立即拔起來，長劍那刹那連震七次，將杜雲亭的劍勢完全震散，凌空風車大翻身，再一轉，一劍削飛了杜雲亭的人頭。

杜雲亭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他看出秦獨秀劍勢的變化，却心有而餘力不足。

秦獨秀凌空反手接下了杜雲亭的人頭，手中劍隨即擲出，飛插在樹幹上，大踏步離開。

劍奴在他走出了數十丈之後才出現，拔出了插在樹上的劍，呆立在朝霧中。

× × ×

燕北醒得也很早，遍尋杜雲亭不見，出外走一趟，找遍杜雲亭慣到的地方也一樣不見，才帶着滿腔疑惑走回杜記老店。

推門而入，他隨即發現堂中東倒西翻，劍奴端坐在當中的椅子上。

「劍奴，你在幹什麼？」燕北難免有些不悅。

劍奴道：「不是我弄成這樣的。」

「那是誰？」

「是我家的主人。」

「秦獨秀？」燕北驚呼。

「不錯。」

「到底他在幹什麼？」

「應該是在找什麼東西。」

「劍？」燕北一驚，急衝到床炕旁邊，將炕床推開，下面一塊石板已被揭起，露出一個地洞，空無一物。

燕北怔住，劍奴即時問道：「給拿去了？」

燕北咬牙切齒。「他拿去幹什麼？難道他也知道那個秘密？」

劍奴望着燕北，燕北急的團團打轉，突然停下，問：「劍奴，你可曾見過我義父？」

劍奴點頭，顯得有些沉痛的，燕北沒有在意，又問：「他現在在那裏？」

劍奴不作聲，燕北盯着劍奴，突然狂叫起來：「劍奴，你說！」

劍奴垂下頭。「我看着他從神龍門走出來，謝曉天阮筠夫婦雖然追之不及，但……但是……」

「但是怎樣？」燕北追問。

「秦爺已在前面等着。」

「你是說……」

「秦爺從來沒有失過手。」劍奴垂下頭。

燕北悲嘶道：「劍奴，你說的都是眞的。」

劍奴頭垂得更低。「都是……」

燕北雙手握拳，轉身突然衝出：「我去找他們！」

劍奴身形急動攔住燕北。「找誰？」

「謝曉天？秦獨秀！」燕北大叫：「我去找他們算賬。」

劍奴力阻。「不能去，這樣去只是送死！」

「我一定要去！我——不怕死！」燕北吼叫着衝出，劍奴出手，封住燕北穴道，燕北猝不提防，又缺經驗，如何閃避得開，應指倒在地上。

× × ×

接近黃昏，秦獨秀出現在臥虎溝的忠義堂上，標槍一樣。

錦衣幪面人仍像此前一次，靠坐在椅上，胡南平則侍候在一旁。

杜雲亭的人頭直滾到錦衣幪面人腳下，幪面人目光一落，彷彿凝結在人頭上，一聲不發，胡南平則撫掌。「秦爺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秦獨秀冷冷道：「杜雲亭的人頭已經送到了。」

胡南平轉望幪面人，幪面人雙掌一拍，一個小斯從堂後轉出，雙手捧着一個錦盒，跪倒在秦獨秀面前。

胡南平一旁接上，摺扇一揚將盒蓋挑開，一股淡紅色的毒烟直噴秦獨秀面門。

秦獨秀驚呼未絕，小斯已中毒倒地，胡南平摺扇即時一翻，「嗤嗤」連聲七支藍汪汪的長針射出，都射在秦獨秀身上。

秦獨秀面龐扭曲，驚呼聲中連退出七步，劍出鞘，那邊幪面人同時長身而起。

胡南平以扇拍掌心。「七步倒再加上那絕命針，秦爺今日相信難免葬身此地的了。」

秦獨秀面色慘變，一聲：「好！」飛身出劍，胡南平接得三劍，秦獨秀經已搖搖欲墮。

幪面人也就在此際一聲暴喝，身形從堂上射出，一支軟劍出手，直取秦獨秀。

秦獨秀怪叫，身形暴退，左右臥虎溝的人齊上，揮舞兵器攻至。

秦獨秀連殺數人，背倒衝，撞塌一邊牆壁，退出堂外。

幪面人、胡南平與手下急急殺奔前去，追殺出堂外，秦獨秀回頭一瞥，腳步踉蹌中更加快，勉強支撐着逃走。

幪面人、胡南平緊追不捨。

× × ×

寨右側不遠，是一面懸崖，秦獨秀來到懸崖邊緣，不由得怔住。

胡南平左面追至，人未到，毒針又射出，無一落空，秦獨秀慘叫聲中，飛墮懸崖下。

幪面人右面亦追到，劍當然不用再刺出，只是往懸崖下望去。

懸崖下怪石嶙峋，秦獨秀倒在血泊中，幪面人不由仰天大笑，胡南平隨即抱拳道：「恭喜寨主。」

幪面人大笑應道：「今日才得洩我心頭大恨！」

胡南平道：「身中毒藥暗器再墮下萬丈懸崖，秦獨秀除非……」

「秦獨秀也只是一個人。」幪面人笑語聲一頓，吩咐：「寨裏的事交給你，我先去進行第二個計劃。」

「恭祝寨主馬到功成！」胡南平長揖到地。

幪面人大笑不絕。

× × ×

燕北醒轉的時候已入夜，一醒轉便發覺自己臥在床上，劍奴正在以一條濕布替自己拭抹。

「這是什麼地方？」燕北一躍而起。

「我的家。」劍奴淡淡的應道。

「劍奴——」燕北突然又省起家變的事，便要衝出，却給劍奴按着。

劍奴接道：「想你現在的身手，莫說秦獨秀謝曉天，就是我，你也打不過。」

燕北神情悲憤，突然叫出來。「義父早該教我練劍，那……」

劍奴沉聲道：「以我所知，他一直都在教你練劍的基礎功夫。」

「那些功夫有什麼用。」

「你錯了，基礎打得好，學劍就會事半功倍。」

燕北望着劍奴。「你可否教我？」話聲一落，又變得很頹喪。「沒用的，你甚至不是秦獨秀的對手。」

劍奴難過的垂下頭，燕北也知道失言，抱歉的道：「我是直性子……」

「不要緊。」劍奴搖頭。

燕北苦笑，再問：「劍奴，我該跟誰學？」

劍奴自信的道：「跟我。」

燕北沒有作聲，劍奴接道：「我雖然連秦獨秀也打不過，却能夠令你打敗秦獨秀，甚至謝曉天！」

「哦？」燕北當然滿眼疑惑之色。

劍奴目光一轉。「你有沒有看到這屋子裏的劍？」

燕北這才留意到四壁都放滿了劍架和劍，問：「都是你拾來的？」

劍奴點頭，燕北再問：「幹什麼？」

「秦獨秀每殺一人，他棄一劍，每一次我都在旁邊，我留着這些劍就是要刺激起我當時的記憶。」劍奴接手指那些劍。「秦獨秀所有的絕招都在這些劍之上。」

燕北半信半疑。「你爲什麼不練？」

劍奴苦笑道：「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劍奴，早已喪失當一個劍客應有的銳氣，而且也沒有一個你義父那樣的大名家在年輕的時候苦心替我打好練劍的基礎。」

燕北仍有點懷疑。「你說我眞的……」

劍奴道：「我沒有必要騙你。」

「對！」燕北不由不承認。

「却要看你肯不肯下苦功。」

「我肯。」燕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說出這兩個字。四目交投，他們的眼睛都充滿了信心。

× × ×

劍奴果然沒有騙燕北，由第二天清晨開始便指點燕北破解秦獨秀劍術的劍術，還指點燕北練內功的法門。

每教一招他便用一支不同的劍，那都是秦獨秀用過的劍，每一支最低限度都曾經殺過一個高手。

那一支劍在劍奴的思想便回到那一戰，劍在他的手中使來簡直就與秦獨秀無異，他也就像是秦獨秀的化身。

燕北學得很快，很用心，也很好，杜雲亭替他打的根基實在太厚。

劍奴沒告訴燕北要學到什麼時候，也沒有告訴燕北他的劍術已練到什麼地步。

燕北却有一種已練得成功的感覺，這種感覺終於令他生出了一種要試試自己的份量的念頭。

他認識的用劍高手，除了秦獨秀之外，便是有劍奴，謝曉天兩個人。

謝曉天他知道得並不多，秦獨秀却曾經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難免有點避忌，在劍奴未認爲他可以與秦獨秀一戰之前，他還是提不起勇氣。

所以他最後還是選擇了謝曉天。

× × ×

月明如水，這月色實在太好，謝曉天負手院子裏，却無心欣賞，看來反而有無限感慨。

他踱着步突然回頭，盯着一叢花木，道：「朋友，不要再躲了。」

花木一分，燕北從中穿出手往劍柄一搭，劍如虹，從鞘中飛出，飛射謝曉天。

謝曉天輕「咦」一聲，劍亦出鞘，從容將來劍接下道：「好快好準的劍法。」接一笑，一聲：「可惜。」

燕北不不由問：「可惜什麼？」

謝曉天道：「沒有招式連貫。」

燕北悶哼一聲，引劍急攻，一劍急一劍，迅快奇詭，謝曉天却是輕描淡寫的避開，再一劍將劍迫在外門，手中劍再引，指着燕北的咽喉。

燕北不由面色慘變，謝曉天這才問：「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偷進來刺殺我？」

燕北厲聲道：「我叫杜燕北，是杜雲亭的義子，今夜是到來報仇，敗在你劍下無話可說，你要殺便殺。」

謝曉天顯得非常意外，燕北看見有機可乘，劍立即一挑，襲向謝曉天。

謝曉天反手一劍擋開，燕北身形便倒退，越過花叢，來到高牆下，幾個神龍門的弟子聞聲趕來，看見燕北便要上前截擊，謝曉天反而喝住。「讓他走！」

燕北雖然詫異，身形並沒有停下，掠上高牆，翻了出去。

× × ×

燕北回到劍廬，劍奴正在內徘徊，愁眉深鎖，看見燕北推門進來，先是一喜，隨又翻緊臉龐。「你整整一夜，去了什麼地方？」劍奴的語聲也沉下來。

燕北神態極其沮喪，頹然垂下頭。「我……」

劍奴着見他這樣子，不由急步上前，抓着他的臂膀關切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燕北囁嚅着。「去了一趟神龍門。」

「神龍門？」劍奴震驚。「你去那兒幹什麼？」

「找謝曉天報仇。」

劍奴道：「你現在怎是他的對手？」

燕北頭垂得更低，劍奴追問：「你們交過手了？」

燕北點頭道：「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我的劍根本對他沒有威脅。」

劍奴再問：「他讓你離開？」

燕北沉痛地道：「他根本不屑殺我。你教我的劍術根本沒有用。」

劍奴冷冷道：「那不是劍術，是劍招，只是因爲你沒有耐性，連劍術都沒有學會，便以爲成功，急着去刺殺謝曉天。」

燕北垂下頭，慚愧之極，他不能不承認劍奴所說的是事實，劍奴隨即正色道：「我一生之中沒有見過出劍比你更快更準，變化更靈活的人。」

燕北神情激動地道：「這是說，我絕對可以擊敗秦獨秀、謝曉天？」

劍奴點頭，燕北奔過去，抓着劍奴肩膀。「秦獨秀現在在那裏？」

「秦獨秀已經死了。」

「誰？是誰殺死他？」

「出錢請他殺你義父的人，這當然是滅口。」

「謝曉天？」

「只有謝曉天才能夠殺他。」劍奴低首歎了一口氣。「他帶着你義父的頭顱去覆命，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在第七天早上，我才在一個斷崖下找到他的屍體。」

燕北咬牙切齒的道：「可恨！」

劍奴笑了笑。「但這豈非更簡單？只要你殺死謝曉天便一了百了。」

燕北脫口問：「我眞的能夠殺他？」

「你一定能夠！」劍奴斬釘截鐵的。

燕北又覺雙手握拳，勇氣倍增，他却是不知道事實眞相，否則一定發覺劍奴隱瞞着很多事情都沒有說出來，從而懷疑到劍奴另有企圖。

經過神龍門一戰，燕北變得更沉實，也更加勤奮，日以繼夜的練劍，劍奴也教得更加用心，在他的悉心栽培下，燕北的劍術當眞進步神速。

三個月過去，燕北都沒有再提及神龍門與謝曉天，只是默默的苦練，也不知道非獨劍術已練到另一境界，氣質也因而改變，變得與一般有異。

只有劍奴，心中有數，但仍然難掩那一份得色，面上的笑容一日盛於一日。

（未完・四）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嵐，王守義，常九，蕭寒月將黑衣人審查，只知道他是訓練出來的專業殺手，黑衣人也有悔意，欲言又止，不肯說出誰指使他來的，衆人只好將他囚在地窖內和武鳳監禁在一起。衆人担心趙幽蘭的安危，她反覺得輕鬆，安慰各人不要替她担心，自己會用藥理，醫道保護自己的生命，吩咐準備酒菜，自己告辭先走了。衆人繼續討論黑衣人沒有傷爲何會暈倒，懷疑是趙幽蘭用藥把他迷倒了。蕭寒月找張傑查問，原來她住的跨院四週一丈之內，佈下了麻藥，那黑衣人暈倒，可能是中了麻藥。第二天張嵐來到，說七五王爺不准他辭職，還要他去對付白羽令門……

牡丹廳外比劍招　七煞劍刺傷龍女

「我?……」蕭寒月吃了一驚，道：「對白羽令門的事，我是一無所知，我能告訴七王爺些什麼?」

「唉！事情的變化，完全出了意料之外，我說你能對付白羽令門，不過是用來應急，却不料郡主突然開了口，竟要考驗一下你的武功……」張嵐搖搖頭，苦笑了一笑道：「七王爺坐在一側，也不加阻止，這就把我給窘在那裏了……」

蕭寒月道：「不行，不行，我怎麼能和郡主動手?」

張嵐道：「我已經答應了，你要是堅持不肯，我也不能勉强的……」

王守義道：「蕭兄弟，你要是堅持不允，我看趙大夫這件案子，也無法辦下去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個，在下……在下……」

張嵐接道：「和誰動手，七王爺沒有說，不過，答應了，就要作最壞的打算，除了郡主之外，還要對付譚三姑……」

「這是搭鴨子上架啊！譚三姑的武功何等高强……」常九快步奔入花軒，接道：「還要用車輪戰法對付蕭兄弟一個人。」

王守義冷冷說道：「姓常的，我們在談論大事，你不懂，就不要挿嘴。」

常九道：「我聽的很清楚，難道……」

蕭寒月接道：「常兄請坐……」目光轉到張嵐的臉上，接道：「張兄，我答應，不過，官場中禮數繁複，小弟可是一片茫然，勝負之間，應該如何把握，還要張兄指點。」

「能勝不能敗……」張嵐冷肅的臉上，泛現出了笑容，道：「此次能勝不能敗，如果郡主出手，自然是要手下留情，至於譚三姑如果你力能所及，倒也不妨給她一點教訓。」

蕭寒月道：「萬一傷了她?」

張嵐道：「最好是能給她一點面子，如果收手不及，求勝第一，就算是會傷了她，也不用有所顧忌。」

蕭寒月道：「我明白了，那麼，咱們幾時動身?」

張嵐道：「越快越好，蕭兄弟去坐息一下，咱們立刻動身。」

蕭寒月道：「不用坐息了，咱們現在就走吧。」

常九看看蕭寒月道：「你眞的要和譚三姑動手?」

「無可奈何！常兄，事情已迫到了頭上來，小弟不願意也不行了。」

常九吁一口氣，看着張嵐，道：「張總敎席，譚三姑比白龍還要高明！」

張嵐苦笑一下，說道：「我自知不是白髮龍女的對手，如果不借重蕭兄弟，你常九怎麼樣?」

王守義接道：「常九，我說蕭兄弟勝，你要不要賭一下?」

蕭寒月忽然站起身子，道：「張兄，王總捕頭和常兄他們，能不能去?」

張嵐道：「能！七王爺已經要人在牡丹廳中準備了香茗細點。」

王守義道：「蕭兄弟，那麼，就先去換件衣服……」

×　　×　　×

蕭寒月步入牡丹廳時，七王爺竟然早已在座，白髮龍女譚三姑、盈盈郡主，也分別坐在七王爺的兩側，四個佩劍的侍衛，守護在牡丹廳外。

王守義搶前一步大禮參拜，七王爺却連連揮手，道：「起來，起來，今天是以武會友，你們都是我的貴賓，不用把我以王爺看待，我以私人身份參加，只是想開開眼界，諸位都請坐吧！」

口中說着，兩道目光却一直在蕭寒月的身上打量。

蕭寒月換穿了一身天藍勁裝，猿臂蜂腰，身佩長劍，英挺中帶一股雅逸氣質。

腹有詩書氣自華，蕭寒月滿腹經綸，自然和出身江湖草莽的人物，大有不同。

朱盈盈也盯着蕭寒月看，只看的芳心怦然一動，那日蕭寒月扮作蒔花工人，布衣布履，臉上還摸了黑灰，那是濃雲掩月，塵蒙明珠，一日之隔，兩番相見，給人的感覺竟然是霄壤之別。

譚三姑也在暗中打量着，發覺了蕭寒月英華內蘊，目如朗星，修爲之深，竟然是莫可預測。

張嵐帶幾人入了座，望望蕭寒月，道：「王爺，這就是幕席所提的蕭寒月。」

七王爺點點頭，道：「你讀過書?」

蕭寒月道：「是！草民讀書未成……」

盈盈突然接道：「那是習劍有成了?」

蕭寒月想一想不該是太謙虛的時候，笑一笑道：「回郡主的話，寒月不敢自謙！略有小成。」

郡主嫣然一笑，道：「爹，你看他說話文縐縐的，那裏像江湖人嗎?」

七王爺正想開口，譚三姑已搶先接道：「蕭公子，今年貴庚啊！」

忽然間問到年齡上來，廳中人，都不禁爲之一呆。

蕭寒月道：「這個重要嗎?」

「很重要……」譚三姑說：「一個習練內功入了大乘之境的人，可以駐顏益壽，掩去實際年齡。」



「原來如此……」蕭寒月淡然一笑，說：「寒月虛渡二十四年。」

譚三姑一揚雙眉，道：「說話要誠實。」

蕭寒月道：「寒月說的實話，老前輩可要晚輩起誓？」

譚三姑冷然一笑，道：「蕭公子請原諒，因事關重大，老身不得不查問清楚。」

「還有什麼要問？」蕭寒月也有些惱火了，語氣已顯不善。

譚三姑道：「老身已查看過花樹上留下的痕跡，確是蛇頭白羽箭的形狀。」

蕭寒月道：「本來就是，何須隱瞞？」

「白羽令門中人逼的老身退出了江湖，隱居於石室，蕭公子憑什麼敢和白羽令門中人作對？」

蕭寒月說道：「譚老前輩怕了白羽令門中的人，難道要天「人，都害怕白羽令門中人不成？」

「蕭公子好大的口氣，老身傳藝郡主，忘年相交，情意深厚，也深知白羽令門中人，莫可理喻，如若無人能對付他們，又何必招惹那羣目皆必報的江湖狂人？」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爲郡主設想，出於愛護之心，在下十分敬佩，不過，妳隱身王府，已替郡主招來了强敵，再說白羽令門中人，如果眞的是無惡不作，爲害天下，總要有人拔刀而起，阻止他們的凶焰。」



譚三姑忽然放下臉，微微一笑，道：「蕭公子豪氣干雲，老身佩服，不過，對付那批狂人，需要的是深博的武功，精湛的藝業，但憑三寸不爛之舌，只恐怕無法驚退强敵，反而招來了殺身之禍，牽連所及，殃及池魚，那就愚昧的可悲了。」

話已引入正題，蕭寒月暗暗吁一口氣，道：「以老前輩的看法，什麼樣的人，才能對付白羽令門？」

譚三姑道：「至少能過老身這一關的人，才有和白羽令門中人一戰的能力。」

蕭寒月道：「老前輩早已存了一試在下武功之心？」

譚三姑道：「菩薩心腸，霹靂手段。」

蕭寒月道：「請前輩賜敎！」

盈盈郡主突然站起，道：「蕭寒月，先過我這一關。」

蕭寒月點點頭，道：「好！郡主早和譚老前輩計議好了，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盈盈郡主一片天眞，嫣然一笑，道：「師父本來不答應的，是我再三要求，咱們到廳外動手，請吧！」





她口裏說請，人却當先行了出去。

七王爺雖未阻止，但關心之情，溢現眉宇，也緊隨而出。譚三姑、張嵐、常九、王守義，也緊隨出廳。

盈盈郡主已亮出了長劍，一副迫不及待的神情，道：「蕭寒月，快些亮劍。」

蕭寒月和人動手數次之後，信心已增，笑一笑，道「在下空手奉陪……」

郡主冷哼一聲，接道「好！小心了。」

郡主飛身撲上，一劍刺出。

蕭寒月急急一閃，忽然間飄出八尺。

他只想避開一尺距離，但一動之間，竟然身如飄絮，遠出意外。

郡主長劍連變，化作千鋒，一片寒芒，急襲而至。

張嵐、王守義、常九，只看的暗暗驚心，想不到千金之軀的一位郡主，竟然把劍法練到這等境界，變化之妙，劍勢之快，三人都覺着手中縱有兵刃，也不易接下。

何況，蕭寒月手中無劍。

劍如龍蛇飛舞，幻起一丈方圓的光影，蕭寒月被圈入了一團劍光之中。

七王爺捋鬚微笑，似對愛女的劍術成就，大感欣慰。

忽聞蕭寒月大聲喝道：「郡主原諒，寒月得罪了。」

劍光收斂，忽然不見，握在郡主手中的長劍，忽然到了蕭寒月的手中。

沒有人看清楚蕭寒月如何奪下了郡主手中之劍。

朱盈盈似是不相信被人奪了過去，呆了一陣，歎口氣，道：「我練了七、八年的劍法，想不到竟是如此無用。」

她天眞無邪，勝算之事，並不放在心上，出言自責，只是有感而發，蕭寒月却聽得大感愧咎，奪她兵刃，是否太過，雙手捧劍，遞還郡主。

朱盈盈微微一笑，收回長劍，道：「你這空手奪劍的本領，肯不肯敎給我……」

七王爺急急接道：「盈兒快回來，不許胡鬧。」

朱盈盈對蕭寒月眨眨眼睛，退到七王爺身側。

這時，張嵐和王守義心中高興萬分，但兩個人却都强自忍着，不使喜悅外露。

常九却是看的驚訝莫名，他知道蕭寒月身負絕技，但高强如斯，却是大出意外。

譚三姑神情凝重的緩步行近蕭寒月，道：「蕭公子果然高明。」

蕭寒月道：「一時僥倖罷了，老前輩請賜招！」

譚三姑道：「老身也用劍，蕭公子是否也要空手接我幾招？」

張嵐心頭一震，忖道：白髮龍女，功力何等深厚，蕭兄弟被她套住，可是大大的不妙，但又不便出言點破，心中空自焦急。

蕭寒月道：「在下不敢托大。」

張嵐心中一喜，暗道：答得好，蕭兄弟當眞聰明的很。

回顧王守義，王守義微微頷首，相對作會心一笑。

譚三姑點點頭，笑道：「老身祇是用一柄軟劍……」

右手一揚，一道寒芒電射而出。

原來，譚三姑的軟劍，竟然是藏在袖中。

蕭寒月右手早已搭在了劍柄之上，右手揚動，長劍離鞘，寒芒飛起，急封來劍。

譚三姑手腕揮轉，軟劍伸縮如電，倏忽之間，連攻了二十七劍。

二十七劍，分攻向廿七個不同的方位。

但蕭寒月竟然站在原地未動，揮劍封架，連封了廿七劍。

兩個人的劍勢，都是異常快速，一旁觀戰之人，只見雙方的劍光，連綿飛旋，根本看不清楚他們的攻拒劍勢。

譚三姑連續攻出廿七劍之後，劍勢突然一緩，同時向後退了兩步，準備拒擋蕭寒月的反擊。

但蕭寒月橫劍平胸，並未還擊。

白髮龍女心中明白，自己連綿二十七劍攻勢，天下能夠接下的人不多，一般來說，都會採取以攻制攻的方法，來破解這等連綿快速的攻勢。



但蕭寒月却一反常態，靜站原地不動，完全是防守的架式。

最使譚三姑訝異的，就是她一直瞧不出蕭寒月的劍路，只覺他舉劍封擋攻勢、出劍、收劍，一招就是一招，劍招與劍招之間，完全沒有連綿在一起的氣勢、變化。

似乎是，蕭寒月全憑着銳利的眼光，正確的判斷，看到譚三姑攻來的劍招，然後再舉劍封擋，在譚三姑這樣高手、快劍之下，幾乎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但蕭寒月却做到了。

武林中一級高手相搏，能把綿連的招式，用快速的轉化，把它連成一片，所謂刀刀如江河倒掛，劍劍似春蠶吐絲，啣接成一片刀網、劍幕，把敵手圈入了刀網、劍幕之中。

遇上了此等攻勢，只有用兩種方法破解，一種是以快打快，用相同的快速變化，亦結成刀網、劍幕，相與抗拒，另一種辦法是千鋒集一，突破網、幕，阻斷敵人的攻勢，爭取先機，出手反擊。

但蕭寒月的打法，却是大背常情，好像是全採守勢，敵人攻一劍，他就擋一劍，連連擋開了二十七劍。

「蕭公子！怎不出劍還攻？」

蕭寒月茫然一笑，道：「老前輩，如若你覺着在下已經通過攷驗，似乎可以住手了。」

譚三姑道：「我見識過你的防守劍招了，但我還沒見過你攻敵劍勢？」

蕭寒月道：「一定要攻一劍麼？」

譚三姑臉色一變，道：「一劍，難道你認爲我一劍也接不下來？」

蕭寒月吁一口氣，長劍斜斜指向譚三姑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其實，蕭寒月第一次用劍和人動手，雖有攻敵的劍招，但却不知該用那一招才好。

這時，譚三姑的神情，却突然變的十分緊張，蕭寒月的長劍斜出，立刻透出了濃烈的殺氣。

站在牡丹廳外的七王爺、王守義等，也感覺到一股無形的殺機，使人有種危機迫在眉睫的感覺。

他劍芒顫動，蕭寒月的長劍終於攻出了一招。

譚三姑右袖中疾飛出一道青虹，靈蛇一般盤身飛繞，化作一片青色光幕，但仍然擋不住蕭寒月攻出的一劍，那顫動的劍芒，竟把譚三姑繞身的劍氣震的四分五裂，一劍直入。

蕭寒月心中警覺，急急收手，劍已見血，譚三姑暴退一丈，左肩衣衫洞裂，一股鮮血泉湧而出。

這一劍，似是扎的不輕，如非蕭寒月及時收劍，這一下勢非洞穿肩骨不可。

蕭寒月呆住了，想不到一劍竟有如此威勢，傷人見血，心中大感不安。

事實上，全場震驚，七王爺緩緩吸一口氣，保住王爺的架勢，回頭看一看張嵐，欲言又止。

譚三姑右手按住傷口，恭恭敬敬的說道：「七煞劍招，你是劍瘋子的傳人？」

「劍瘋子？我……」

朱盈盈奔到譚三姑的身側，取出一方絹帕，包起譚三姑的傷口，雪白的絹帕，立刻被鮮血染紅。

蕭寒月還劍入鞘，一抱拳，道：「老前輩，在下藝有所宗，但恩師名諱，確實無法奉告，個中遇合，很難解說，不過，我師雖有殘缺，但決非瘋子，我傷了老前輩，十分抱歉，前輩可以責怪寒月，還請不要辱及我師。」

譚三姑奇道：「你眞的不知道傳你武功、劍法的人是誰？」

「我師自號無名老人。」

「蕭公子，不要誤會……」譚三姑解釋道：「天下高人，一招能傷老身的劍法，絕無僅有，除了七煞劍招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劍法，當今武林之世，除了劍瘋子之外，無人有此能耐。」

蕭寒月吁一口氣，默然不語。

七王爺望了張嵐一眼，低聲向他說道：「張總敎席，請去查看盈兒師父的傷勢，包紮敷藥……」

「王爺放心，蕭公子手下留情，這點傷老身還承受得住。」

（未完・十七）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骷髏畫

温凉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裳衣一連追問冷血爲什麼要拯救他們？冷血說出曾殺死捕神柳激烟的往事，因他假公濟私，濫用職權，和捕王李玄衣不同，他是盡忠職守的好捕頭，自己臥底在無師門，知道他們是市井英雄，神威鏢局被封看來有蹺蹊，覺得他們被通緝是寃枉的……四人來到刀蘭橋又遇到聶千愁，易映溪截擊，冷血擊傷聶千愁，四人繼續向青田鎭而去打死易映溪。，路過山澗温泉，再次被聶千愁偷襲，冷血又及時擊退聶千愁，四人來到翠屏山，衆峯環抱，欣賞自然美景，冷血向高風亮、唐肯瞭解餉銀失落的情節，對他們更進一步的深入瞭解和同情他們……

三人遭擒獲

唐肯、丁裳衣、高風亮只覺得有一陣刺耳的急嘯夾着冷風襲來，待察覺時已經無從閃躲。

倏地，另一道急風掩上，只聽幾下倏起倏止的勁風，跟着嗆地一聲，紅光閃了一閃。

紅光閃了一閃再閃，陡地什麼都靜止了。

洞裏又回復一團黑暗。

良久，只聽冷血沉聲道：「點火！」

唐肯、高風亮匆忙點亮了火炬，丁裳衣叫了半聲，用手指掩住了口。

冷血半條左腿都是血。

「你受傷了！」唐肯道。

丁裳衣已掩過去，替冷血止血。

冷血道：「是聶千愁。」

高風亮道：「他？」

冷血道：「他也是逼不得已，要殺你們，非得先殺我不可。」

丁裳衣示意冷血挨着石壁坐下，毫不猶疑的揭起冷血左腿，擱在自己蹲着的右膝上，解開褲管的綳布爲他敷藥。

爭功起內鬨

她低下頭來敷藥，幾綹髮絲像木瑾花蕊一般散在額上，在火光映照下有一種令人凝住呼息的美；忽「嘶」的一聲丁裳衣用手撕下自己衣角一塊布帛，拆出褲管綳帶的幾條麻綫，用皓齒「崩」的一咬，麻綫就斷了，丁裳衣即時爲冷血裹傷。

冷血塑像般的臉容不變，但眼裏已有感動之色。

唐肯拏火炬東照西照，一面問：「他……在那裏？」

冷血道：「他在土裏。」

唐肯嚇了一跳，忙用火炬照地上。

冷血接着道：「他已經施用了另一個葫蘆。」

高風亮展現了笑容道：「但你已破了他。」

冷血道：「我也受了傷。」

唐肯囁嚅地問道：「他……他還會來嗎？」

冷血反問：「這洞還有多遠？」

唐肯四周張望了一下，道：「快到出口了。出口就是翠屏山的山腹。」

冷血突然道：「那兒的風景一定很美麗的了。」

× × ×

山景的確怡目。

遠處望去，千葉重臺，萬山蒼翠，洞壑玲瓏，清流飛瀑，映帶其間，極目烟波千里，嘉木茇草，映照峯巒岩嶺。近處深苔綠草，蒼潤欲流，經日頭一照，絲毫不覺炙熱，反而清凉怡人，萬紫姹紅，點綴其間，直如世外桃源。

這洞穴的出口前，有一人盤坐着。

這人滿頭白髮，坐姿甚爲奇特，看他的手勢，似乎是在撒網。

他身側擺着一隻葫蘆。

赤黑色的，第三隻葫蘆。

但他手上並沒有網，而且看來他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白髮人背後遠處，有兩個人，長得一樣平板無味，遠遠的在白髮人後面，緊張地等待着。

這兩人看來是極怕白髮人手中的事物，所以離得遠遠的不敢靠近。

可是白髮人手上什麼東西也沒有。

× × ×

夕陽已西斜。

陽光照進陰濕的穴口。

冷血、高風亮、丁裳衣、唐肯相繼出現了。冷血與坐在穴前的聶千愁視綫交錯着。

冷血停也不停，走向穴口。

洞穴出口傾斜，聶千愁的姿勢是居高臨下。

只是冷血往上走畢挺而一往無前的氣勢，就像是他佔盡優勢。

丁裳衣、高風亮、唐肯全神戒備，跟在後面。

聶千愁靜靜地坐着，沒有異動。

冷血目中無人的往上走。

言氏兄弟雖在遠處，他倆也已身經百戰，但仍然緊張得變了臉色。

冷血突然感覺到不妥。

他自幼在荒野長大，已學得了野狼一般的本領，懂得那裏有埋伏，那兒有陷阱，那處有危機！

可是現在他感覺到危險的訊息，却不知危機出現在那裏！

——看不見的危機才是眞正的危機！

他的手如磐石般地穩定，已按住了劍鍔。

就在這時，聶千愁陡然發出了劇烈的尖嘯！

這尖嘯何等厲烈，使得砂塵激起，衣袂震飄，草木齊搖，他的滿頭白髮，翻飛飄揚！

言氏兄弟、丁裳衣、唐肯一齊用手掩住了耳朵，連高風亮也皺起了眉頭。

只有冷血，臉色全然不變。

正在此際，冷血突然感覺到自己落入羅網中；隨即他發覺這個感覺不止是感覺而已，而是眞實地墜入了羅網裏！

他馬上覺察手足收縮、被綑綁，無法掙動自如的反應。

同時間，丁裳衣和唐肯呼叫、叱喝聲，他們也在同一瞬間感覺到這點。

所不同的是：冷血已拔出了劍。

劍在前，人在後，人變得似黏附其後，人劍合一，激射而去！

冷血只覺身上一緊，像被八爪魚的吸盤緊緊吮住一般，但他的劍同時發出耀目的光華，劍尖上發出尖銳的嘶嘶的裂帛之聲。

然而在他們的前後左右、空無一物。

冷血覺得身上四肢百骸被人像粽子一般裹住綑着，但他全心全意已附在劍上，「嗖」地一聲，驟然全身一鬆，他隨而斜飛而出，落在丈外！

就像剛衝破了一張無形的巨網，又似在看去無盡無涯的天邊，打破一個洞口，穿了出去！

高風亮也要緊躡冷血所撕裂的洞口而出，但他的去路突被阻隔。

他的前路依然空無一物！

就似有一樣無形而生長力極迅速的東西，剛被衝破了一個缺口，立即又自行蔓生補上，封住了缺口，令人困死在其中。

如果是網，網已收縮。

高風亮、丁裳衣、唐肯全身都被綑住，動彈不得，直比鋼綫箍住週身要穴還無法可施。

冷血挺劍，回身，雙目發出厲芒。

聶千愁雙手正作收網狀。

冷血目光落在那口葫蘆上。

聶千愁厲嘯倏止，轉向冷血。

冷血盯着地上那口葫蘆：「夢幻天羅六戊潛形絲？」

聶千愁一拍那葫蘆，紮手紮脚貼在一起的唐肯、丁裳衣、高風亮等三人都震了一震，臉露驚怒之色。

冷血道：「在山洞裏，我沒破了你第三口葫蘆？」

聶千愁說道：「你只攻破了我第二隻葫蘆，我第二隻葫蘆不僅可噴出『太乙五羅烟』，也可以放出『赤影神光』，你的劍氣是毀了它。但我的第三隻葫蘆仍未出手。」

他臉上已掩抑不住得意之色，說道：「我這隻『六戊潛形絲、夢幻天羅』從不失手。」

冷血冷冷地說道：「但是我已破網而出。」

聶千愁臉色稍變，隨即道：「可是我也制住我要制住的人。」

冷血這次只說了四個字：「你別逼我。」然後就注視着自己的劍。

聶千愁沒有回首，但向言氏兄弟吩咐道：「拿着這隻葫蘆，把這三名犯人押走！告訴李鱷淚，他要的我都已替他做到，聶千愁無負於他！」

言有義應道：「是！」

言有信道：「聶老大，不如我們一齊合力除去此孽——」

聶千愁已是一名勁敵，若再加上言氏兄弟助陣，冷血實不易對付。

聶千愁只斬釘截鐵的說了一個字：「走！」

言有義眼珠一轉，道：「我知道您是怕我們非此人之敵，」他忽躍到高風亮等三人身邊，手中扣了三支青靈梭，揚聲道：「他若不束手就擒，我就放鏢射殺這三人，看他還敢不敢抵抗！」

聶千愁這次更不客氣，只用了一個字：「滾！」

言有信扯扯言有義的衣袖，兩人一個小心翼翼的拖走地上那口葫蘆，另一個扣着飛鏢監視在無形網中的三人。

奇怪的是葫蘆一動，三人便被拖走，全無掙扎之力。

冷血身形甫動，聶千愁已解下了腰畔的葫蘆。

這是他身上唯一剩下的葫蘆。

冷血的身形又凝立了起來。

沒有人敢在聶千愁的「三寶葫蘆」攻擊下能分神於其他事情的，就連諸葛先生親至，也一樣不能。

他知道要自己活着，才能救高風亮等人。

言氏兄弟撤走得很快，一下子已影踪不見。

冷血知道，自己若要救人，就得先殺人，先殺了眼前這個可怕的敵人！

聶千愁嘴裏驀地發出了呼嘯。

呼嘯一開始，他便往後退去。

冷血仗劍進逼；聶千愁退去的方向跟言氏兄弟撤走是同樣的。

呼嘯越厲，聶千愁便退得越快。

冷血始終離他十一尺之遙，劍斜指，一直找不到出手的機會。

聶千愁陡然止步。

山上的氣候仍陰涼，但此處却覺罩面的炎熱，腳下所踏的是灰黑而黏濕的泥濘，還有強烈的硫磺味道，那泥土竟是濕熱的。

附近有輕微的波波之聲入耳。

冷血沒有想到這麼風景清雅的山上竟有這麼一處異地。

聶千愁急止，冷血也同時停步。

劍尖仍離聶千愁不多不少，恰好十一尺之遙。

聶千愁忽道：「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把你引來這裏？」

冷血不語。他的眼睛雖沒有轉動，但已在留心這個場地。只見前、左、右均有幾處淤泥塘，在「波波」地冒着黏質的水泡，大的足有象頭，小的只有眼珠大小，偶爾泥濘中還濺出淤泥！

聶千愁道：「這地方叫做『大滾水』，因為地熱，引發泥層下的冷熱空氣，是故間歇地噴出熱泥漿，久之形成泥塘。——誰要是不小心踏進去，陷下去永不翻身，永遠成為地獄客，昇不了仙！」

然後他問冷血：「知不知道我帶你來這裏的原因？」

冷血盯着他，仍不語。

聶千愁忽仰天哈哈大笑：「你剛才一直不出手，犯了大錯！」

冷血淡淡道：「我不出手是因為我找不到出手的機會。」

聶千愁笑聲一歇，道：「可惜你現在更找不到。我引你來這裏，是因為你的腳受傷了。」

這兒泥鬆土軟，一足踏下去，容易陷落，而且一不小心，進退失宜，便會旋入泥淖裏，冷血一足已受傷不輕，只要再失足便決無法挽救劣機。

聶千愁盯住他的左腳道：「只要以一對一，我們便算公平決戰。何況，我已把這地形告訴了你，你死了也怨不得我。」

冷血點頭道：「倚多為勝，不算英雄，但兵不厭詐。」

聶千愁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突然間，泥濘中不斷冒出稠泡，波波連聲，地底下像煮得沸騰一般，聶千愁疾道：「注意，地底泥濘溫泉就激射而出，我們就在這剎間定生死！」

冷血驀然明白了聶千愁的意思。

這地底溫泉作間歇性的噴濺，這方圓數百尺內寸草不生，可見得這股地底流泉的毒熱，聶千愁就要在泥泉噴濺之時出手，在落下之間判生死！

大凡一個高手，必有癖好。有劍癖的人常因此而能禦劍，對各家各派武藝有癖好者武功往往龐雜博繁，同樣對一個殺手來說，如果面對勁敵，便很希望能在一種全然特殊的境況下殺人或被殺！

對他們而言，或許這樣才能滿足一個殺手的自豪！

冷血不是殺手。他是捕頭。

他曾在各種境遇下捕捉過人：最熱的、最冷的，最難下手的，最不可捉摸的，甚至最不可思議的情況與環境裏出過手。

但沒有失過手。

他明白聶千愁的心情。

聶千愁這時陡地發生尖嘯。

尖嘯的同時，攻擊已開始。

× × ×

地底下如果有一個巨大的洪爐正在煮着這塊奇地，那麼，現在已到了沸騰的時候了。

地底凹穴的冷熱空氣調轉，已逼到了一個無法容讓的地步，「蓬」地一聲，大量的泥砂與泉水，在泥塘中心飛噴而出！

這一大蓬水花泥石，在半空的午陽下映着奇異的而奪目的光芒，像忽降下一陣五彩繽紛的雨，驟又打落回泥塘上！

然而這雨却是極酷熱的。

聶千愁的攻擊極烈。

他白髮激揚，撮唇尖嘯，長身而起，居高臨下，葫蘆中白光如電，飛射冷血！

冷血凝立不動。

這下無疑影同飛鷹攫向麻雀。

聶千愁也覷準冷血左腳受傷，難以作出迅速的閃躲，跳避。

他要在熱泥退降下之前擊殺冷血，然後再躲開去——這對他和敵手而言，都是一個考驗！

誰通不過這考驗，誰就得死！

但一個真正的高手，都喜歡通過考驗，因為有考驗才有挑戰，有挑戰才有奮發，有奮發才有進步！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對殺手而言，「退步」只有「死」！

熱泥、飛泉，在半空形成一朵奇異的花！

聶千愁如鷹，攫向冷血。

他能不能在泥水未降下前一瞬，格殺冷血？

× × ×

言有信，言有義拉着葫蘆走，丁裳衣、高風亮、唐肯等完全無法拒抗的跟着走，就似一張無形的網，把他們拖着，完全掙動不得。

他們走了大約二、三里路，言有信不

住回頭張望，忽向言有義道：「我們往回路的小徑轉回去。」

言有義奇道：「為什麼？」

言有信道：「而今李大人、魯大人已往青田鎮上來，不如我們折回青田等待，好過一路上押這些人走易生枝節。」

高風亮、唐肯聽得居然出動李鱷淚也親臨青田鎮，都吃了一驚，心中暗忖：怎會為了這件案子，擺下那麼大的陣仗？

言有義笑道：「今番我們擒住這三人，可是大功一件。」

言有信道：「可惜。」

言有義問：「可惜什麼？」

言有信道：「這三人却是『老虎嘯月』所擒的。」

言有義嘿嘿笑了兩聲：「你以為聶千愁還有命回來討功？」

言有信道：「你是說……」

言有義望向天空的枝頭。

蒼穹上有飛鷹振翅。

枝頭上有麻雀。

麻雀縮着首，望着天空翱翔的蒼鷹，不知是在羨慕還是在恐懼？

言有義目光十分冷峻：「如果我沒猜錯，那拿劍的年青人是……」

他沒說下去，只喃喃自忖道：「不知道誰是麻雀？誰才是鷹！」

× × ×

聶千愁撲在半空。

他巨大的身姿遮去了一半的日頭。

冷血在陰影裏。

他沒有退縮，也沒有迎上去。

他突然一掌劈空擊出！

掌力不是擊向聶千愁，而是遙劈濺在半空泥水！

掌力一摧之下，炙熱的泥水飛濺向半空中的聶千愁！

聶千愁功力再高，也不敢被這地底蘊熱已久的泥水淋着，他陡地卸下衣袍，一面舞着，捲去泥水，一面藉力斜飛，落於丈外！

泥水濺射的範圍之外。

他落地的時候，忽覺耳背一陣冷。

他緩緩回過頭，咽喉抵住了一把劍。

劍鋒明亮。

劍握在冷血的手。

劍鋒冷。

眼光更冷。

聶千愁陡向前疾行了一步。

這一步無疑是等於把喉嚨送上劍鋒。

但冷血也疾退了一步。

劍鋒依然抵上聶千愁咽喉上，連血珠也沒刺出一滴。

聶千愁一甩髮，等於把脖子往劍鋒上一抹。

只是劍尖跟着一圈，待聶千愁停下來的時候，劍鋒仍抵在他的下顎，不過點傷全無。

聶千愁冷笑道：「好劍法。」冷血在他顧着捲開泥水之際已破了他的葫蘆劍影，先一步截住他的退路。「不過却不敢殺人。」

冷血笑了。他一笑，眼睛就溫暖了起來。「我為什麼要殺你？」話一說完，劍已收回，回身就走。

只留下聶千愁在怔怔發呆，衣上還沾了幾點泥水。

聶千愁嘶聲道：「我要殺你，你為什麼不殺我？你為什麼不殺我！原來冷血的劍已不敢殺人了！」

冷血沒有回頭：「你殺我我就一定要殺你麼？冷血的劍一定要殺人才是冷血的劍麼？」

聶千愁被這個問題問得一怔。

冷血一面走着，一面留下一句話：「你還要活下來，看友情從無情變為有情；我也要活下來，那三位被冤枉的朋友，我不能叫他們被人冤枉下去。」

× × ×

言氏兄弟到了「小滾水」的菓園鄉莊，已經入暮，言有義還待往前行，言有信道：「我們不如就在這兒歇歇罷，這裏一帶聽說叫做『小滾水』，有很多泥沼流砂，還是小心點好。」

這時蟲鳴四响，晚風徐來，襯着五人的腳步沙沙。

言有義想了想，道：「好吧。」

這兒附近只有數家茅屋，走在茂密的樹蔭下，因星光很繁密，也不覺太暗，他們儘量避免步入道旁的泥淖。

言有信眼光流轉：「找間看園子的人家住下吧。」

於是言有信踢開了一棟茅舍的門，屋裏一家四口在菓園辛勞了一整天，正享用晚膳的時候，不速之客已突然到了門口。

家裏男人吆喝：「你們是什麼人？」

言有義的回答是把他打倒在地。

男人咯着血，仆在地上，唐肯、高風亮等看得眥眶欲裂，但又能作什麼？

言有義喝問：「有什麼吃的，快都拿出來！」

家裏還有一個女人，一個女孩和一個小男孩，都在哭着，女人嗚咽道：「大爺不要打他，吃的……都在這裏……請不要難為我們……」

言氏兄弟看到只是一些醃菜，鹹餅等，怒道：「怎麼只有這些！」

女人哭道：「現在官衙要納三、四倍的稅糧，我們哪有東西可吃？加上前次那什麼鏢局把我們的稅餉保失了，又要再繳一次，我們已被逼得……那還有什麼吃的呀！」

高風亮和唐肯都慚然低下了頭。

女人抓住言有義的靴子哀求道：「大爺您就行行好……放過我們……我們一生一世都會記住你們的大恩大德的……」

言有義喋喋笑道：「記住我們？你知道我們是誰？」

他指指自己鼻子道：「我就是衙裏的高官，那兩人……」他指向在無形網裏的高風亮和唐肯：「就是你口口聲聲痛罵的『神威鏢局』裏的局主和鏢師！」

那女人哭着抬頭，望了一眼，頰上還掛着整排淚珠，這樣襯出一張蠻漂亮的臉龐。

「你們真是……害死我們了！」

高風亮和唐肯心中難過，而且憤恨：本來人家託自己護鏢，乃是對自己的信任，無論如何，性命可丟，鏢不能失，而今，保的是衆家百姓的稅餉，失去之後，尚未着手追尋，已被官府通緝，弄得走投無路，而今還為人所制，實在夫復何言？

言有義端詳了那女人一下，又望望躲在一旁哭泣的女孩子，忍不住用手托起女人的下巴，看去越美，色心大動，便道：「叫什麽名字？」

那女人結結巴巴地道：「我……我……」起之於女子先天的敏感，她已約略猜出這賊子心裏想的是什麽骯髒齷齪的事。

言有義哈哈笑道：「信哥，你自己先找東西吃吃，我可要樂樂去了。」

說着把那女人往房間裏扯，高風亮喝道：「狂徒！住手！」唐肯也大叫道：「你別胡來——！」

言有義逕自笑着，把女人拖走，女人拚力掙扎，男人勉強掙起要撲向言有義，言有義一腳把男人踢飛，撞在壁上，軟倒下來的時候已經斷了氣。

這一來，女人哭得更厲害，嚎啕叫道：「阿來，阿來……」

言有義反手就給她一巴掌，把她打倒地上，覺得興味索然，便過去扯那小女孩，一面咕嚕道：「好，大的不肯便要小的，反正吃老柚不如吃青梨。」

那小女孩一直想要躲縮，但仍是給言有義一把手抓住。

女人哭道：「你放了她……求求大爺你放了她……她年紀小，還不懂事……」

言有義道：「你懂事，但不聽話。」

女人咬着全無血色的唇，「我聽話……我一定聽大爺的話。」

言有義嘿地一笑，抱起女人，往房間走去，言有信看得只搖搖頭，向那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恐嚇道：「你們坐着別動，一會你娘就出來，爲我們做頓好吃的，誰動，我就殺誰，就像——」用手一指地上死去的漢子，狠狠地道：「就像你們爹爹一樣。」

丁裳衣忽道：「言老大，你過來。」

言有信怔了怔，隨後笑笑，指着自己鼻尖道：「我？」

丁裳衣用一雙妙目瞄着他，道：「你那天……在監獄裏……爲何要放過我？」

言有信眉頭一皺：丁裳衣已是網中之囚，他大可斥責幾句或不答她，但他藉房間的油燈望去，丁裳衣端坐在那兒，似嗔似笑，面頰粉白得像新鮮熱軟的饅頭，偏又沾上一點嫣紅，就像喜慶節日的甜糕一般；從來也沒有這樣一個人，言有信心中想，在這樣危難和狼狽的時刻裏仍那麽雍容美麗。

言有信笑笑，想了想，又笑笑，唐肯和高風亮都覺得很奇怪，怎麽像言有信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人，居然會有這種近乎忸怩略帶迷惘的表情？

只是唐肯和高風亮現在都極憤急：他們實在不明白丁裳衣爲甚麽要問言有信這些。

只聽言有信的語音出奇的輕：「丁姑娘……我的心意……你還不知道嗎？」

倏地，房間裏响起了一聲怒叱，一聲驚呼！

言有信溫柔的臉色立刻變回原先的死板，霍然回身，丁裳衣却急急說了一句話：「言老大，念在你對我的情意，請你保全這兩個孩子……」

言有信似驚覺到丁裳衣柔聲對他的用意，臉上略過了怫然之色，還未發作，「砰」的一聲，一人已離開了房門，蹌跟步出。

言有信一個箭步趨近，扶着言有義，只見言有義手捂下體，唇上淌血，一臉痛苦之色。

言有信詫道：「老二，你……」

言有義忿忿罵道：「那婊子……居然……居然用剪刀……嘿！」

言有信怔了怔，道：「剪刀？」

言有義道：「我已把她一掌劈了！」

唐肯再也忍耐不住怒罵道：「姓言的！你這個絕子絕孫，喪盡天良不得好死，惡事做盡，禽獸不如，應該五馬分屍，亂刀剁碎奸淫人妻的王八龜孫兔崽子！你——」他怒得一口氣把罵人的話長江大河般吐盡，言有義一個閃身已踹了他一腳。

這一腳踢得十分之重，要是平常人，只怕就要吐血當堂。

唐肯的身子素來硬朗，但下面的話却也說不下去了。

丁衣裳忽望向言有信，眼中已有哀求之色。

言有信心中一動，把要踢第二腳的言有義拉開，勸道：「老二，這人要留着交差，死了就不好辦！」

言有義恨恨地道：「他媽的！老子的命根子已絕了一半，他還來罵——若不是爲了昇官發財，我一脚就踢死他！」

言有信歎道：「誰不爲昇官？誰不爲發財？爲了名利權位，甚麽大欲禁忌，都得讓開。」

言有義又嘿、嘿乾笑兩聲，目光遊處，瞥見縮在牆角邊的一對姊弟，當下狠狠地道：「好，玩這小的一樣。」說着便往那小女孩走去。

言有信回首望丁裳衣。

丁裳衣向他點點頭，又搖搖首，眼中乞求之色更濃。

這眼色柔順裏帶着艷媚，是言有信一生不曾見過的，他皺了皺眉，搭住言有信的肩膀道：「算了，算了，你受傷了，還是休養一下的好。」

言有義霍然回首，瞪住言有信，眼色很奇怪，然後說：「我知道。」

言有信被言有義那特異的眼色弄得一怔，只道：「哦？」

言有義突然深深吸了一口氣。

言有信楞了一楞，他知道這個弟弟所練的「僵屍拳」，已經到了「飛屍」的境界，不過在出手前，仍免不了深吸一口氣納入丹田，再轉氣海，流入四肢百骸去，才可以盡施展「僵屍拳」之所長。

言有信不禁退了一步。

言有義突然振身而起，雙拳上擊，喀喇喇連响，茅頂被穿裂一個大洞，「哇」地一聲，跌落一人。

這人除跌得一鼻口都是血外，雙腳關節自膝蓋破裂而出，係給言有義雙拳擊中腳底所致的，倒在地上呻吟，鮮血已染紅了茅堆地。

言有信這才省起屋頂上有敵人，自己却爲丁裳衣而色授魂銷，敵人到了附近還不察覺，心裏暗叫：慚愧！

只聽茅頂上一陣急促奔動的聲音，衣袂急風陡起，言有義叱道：「還不快給我滾出來！」

「砰」地一聲，木門被踢開，窗口也被劈開，七八個人一齊湧了進來。

唐肯還以爲是甚麽人，一看之下，登時一呆，「噫」了一聲，高風亮知有蹊蹺，低聲問：「你認識？」

唐肯喃喃地道：「隆閻王。」

丁裳衣也小聲問：「是誰？」

唐肯迷惑地答：「是從前鎖我們在牢裏，用迷藥暗算關大哥的隆牢頭。」

這七八名大漢簇擁着隆牢頭，言氏兄弟一見哈地笑了出來：「我道是誰，原來是隆老哥和帖家三兄弟，肇家五虎將！」

其中一名大漢跑去扶着痛楚呻吟的傷者，怒道：「姓言的，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

言有信冷笑道：「肇老大，咱們姓言的跟你又河水不犯井水，你們這回擺明了刀槍，這算甚麽？」

肇老大冷哼道：「河水？井水？誰是河水！誰才是溝渠水！也不自知量力，到衙府來混飯吃，居然獨霸着桌面！咱家甚麽大江大河沒見識過，獨怕你姓言的！」

言有義哈哈朗笑道：「肇老大原來是爲了這個……看來帖家的哥兒們！——」

其中一名大漢橫眉道：「姓言的，自從李大人請了你們四人後，對我們可愈來愈不信寵，起初還有些殘羹剩飯吃，到後來，偌大的衙府可都沒有我們混的份！」

另一名大漢張着巨口道：「那個『老虎嘯月』眞有兩下子，非我們能及，也就罷了，但你們和那姓易的窮酸……」

還有一名長滿瘩痂的大漢道：「現在姓易的窮秀才死了，就剩下了你們，碍着我們升官直上的青雲道！」

言有義乾笑道：「原來是這樣的。」

言有信望向隆閻王，道：「隆牢頭呢？你也來趁這個熱鬧！」

隆牢頭道：「說句公道話，你們四位未來之前，那兒本來就是帖氏三雄和肇氏五虎將的天下，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你們來了之後，却把我也調去看守監牢，你們這一來——」

言有信道：「你們就黯淡無光了。」

隆牢頭道：「姓言的！別以爲今天你們還是在李大人面前，我可不怕你們！」

言有信好整以暇地道：「你當然不怕了，有帖氏三雄和肇氏五虎將在，你還有把我們殺了滅口的胆子哩！」

那肇老大居然道：「我們同是江湖人，也不想行事太絕，饒你們不死也可以，只是，這批人要交給我們，你們，永遠不許再入青田縣半步。」

言有信冷笑道：「這批人給了你們，好領個大功，作爲日後晉昇的好墊石，可惜……」

言有義忽然長長一揖，恭聲道：「一拜謝諸位不殺之恩。」

那帖家兄弟一個笑道：「這才是識時務者爲俊傑。」

一個道：「你倒有自知之明，跟我們爭？祇是螳臂擋車而已！」

另一個說：「言家不過懂得耍幾下活像僵屍的拳法而已，硬手硬脚的，去江西趕屍倒還差不多。」

言有信臉色倏變。言有義却卑聲下氣道：「諸位說的甚是，以前不知量力，得罪之處，尚請恕罪。」說罷「噗」地跪了下去。

帖家兄弟忙道：「這算甚麽？請起，請起！」

「一場誤會而已，不要放在心上！」

肇老大仍沉着臉道：「你們要是不傷了老四，我倒可放了你們——」

言有義「拍拍」摑了自己兩巴掌，哀聲道：「都是我不好，不知道諸位大駕光臨，以致出手暗襲，誤傷了肇四爺，實在該死！」

肇老大冷哼一聲，隆牢頭湊近他的耳邊咕嚕了幾句話，肇老大眼珠轉了轉，道：「好吧，不殺也可以，但要立下重誓，永不入青田，見到我們兄弟，好狗不擋路！」其實，他心裏跟隆牢頭所想的是一模一樣：言氏兄弟的「僵屍拳法」據悉已練至「飛屍」境界，如無把握，最好能免去此戰。

唐肯、高風亮、丁裳衣等見李鱷淚麾下高手爭權爭寵起內鬨，巴不得他們互相殘殺才好，不料眼見言氏兄弟如此窩囊，心中都不禁痛罵。

言有義指天發誓道：「我言有義，而今心甘情願，誠服隆閻王、帖氏三雄、肇氏五虎將，今生不踏入青田半步，一切功名，拱手讓賢，如有違者，天打雷劈，血洒荒山！」誓罷竟向諸人叩首道：「請各位高抬貴手，饒我一命。」

帖氏三雄、肇氏五虎將、隆牢頭都哈

哈大笑起來。要知道江湖中極講骨氣、有種，如今竟見言氏兄弟如此怕事求饒，實在又高興又好笑。連那受了傷的肇老四，也不爲已甚，悶哼道，「算了罷，把他一雙狗腿子打斷便了。」

隆牢頭忽想起一事，道：「言老大，你的意思又怎樣？」

言有信沉聲說道：「我？我跟老二一樣。」

隆牢頭緊迫一步：「那你也立個重誓呀。」

言有信咬牙道：「好。我言有信奉諸位爲師爲兄，言聽計從，不敢有違。」

隆牢頭笑道：「如果有違呢？」

言有信深吸了一口氣道：「血濺五步，死無葬身之所！」

隆牢頭回身向其他八人道：「我看，這事情就這樣算了罷，他們也風光了這些日子，而今要輪到我們了。」

那臉上長滿疔瘡的帖姓大漢道：「最近李大人那兒又來了三個怪物……」

另一個橫眉怒目的帖姓漢子道：「管他什麼來路，先撵走這兩個眼前的傢伙再說！」

肇老大「噹」地丟下一把刀，向言有義道：「念你知機，自己剁下一條腿子，賠賠老四吧！」

言有義望望刀鋒，又望望肇老大，苦笑道：「自己的肉自己的骨，下不了手啊肇老大！」

肇老大一揚眉道：「你要我動手？」

言有義懇求地道：「這要勞肇老大了。」說罷閉上雙目吸了一口長長的氣，伸出一隻左脚，雙手遞上了刀，肇老大見他意態誠懇，笑着搖了搖頭，走過去，要接過刀，一面道：「又怕死，又怕痛，怎能在江湖上混呢！」

就在肇老大手已觸及刀柄的刹那，言有義陡地睜開雙目！

他的兩眼猝綻出青藍色的幽光，很是可怖！

肇老大一怔，言有義一刀已砍下來。

肇老大慌忙中用手去格，「哧」地一條臂膀被砍了下來，同時間，鼠蹊已中了一脚。

肇老大慘呼踣地，言有義一刀得手，手中刀已脫手飛去！

刀穿過另一名肇氏虎將的胸膛。

同一瞬間，言有信已揮拳擊出，帖老二雙手一格，同時雙臂被震斷，言有信另一拳擊出，擊得這人頭殼爆裂，倒地時五官已不成人形！

眨眼間，言氏兄弟已殺了三人。

肇氏五虎將和帖氏三雄原本合起來能施展極厲害的陣法禦敵，而今，全被擊散了。

剩下的人怒喝，紛紛拔刀。

言氏兄弟已經掩撲過去。

肇氏二虎纏住言有信，帖氏雙雄撲向言有義。

隆牢頭青了臉色，拔出了鹿角刀，却一直不敢動手。

帖氏雙雄其中之一使乾坤劍，刺向言有義，言有義身形暴退，但帖氏另一雄的「子母鴛鴦鉞」已貼背攻到！

言有信忽長身而至，雙臂一抬，格住雙鉞，他練的是「僵屍功」，平常刀槍不入，但那帖姓漢子也非庸手，功力深厚，居然在言有信雙臂上劃下兩道長長的口子，鮮血飛濺。

只是言有義的拳頭已擊中了這人的臉門，使得他鼻骨凹了進去，幾乎在後腦凸露出來！

那肇氏兄弟又衝殺過來，但帖氏兄弟又一人喪生，言氏兄弟以二敵三，大佔上風，隆牢頭大喝一聲，揮刀攻殺過來！

隆牢頭那一刀，猛烈迅疾，言有義這時一心攻殺剩下的一個姓帖的，對那一刀竟似沒有理會！

言有信大吃一驚，雙手封架肇氏雙虎的攻擊，一脚把隆牢頭踹飛出去！

他雖踹中隆閻王一脚，但腿上也吃了一刀，嗆的一聲，下盤登時不穩，肇氏兄弟又扳回了上風。

這時傳來一聲慘叫，那剩下一個姓帖氏的已命喪在言有義手中。

言有義一殺了「帖氏三雄」剩下的一人，轉過頭來，對付這兩個姓肇的兄弟。

那兩個姓肇的慌了手脚，一個說：「走！」撤腿想跑，走得幾步，發現同伴並沒有應他，回頭一望，只見剩下的兄弟早已給言氏兄弟格斃。

這人嚇得胆破心驚，返身就跑，忽然刀光一閃，已刺入他的肚子裏，他全身抖顫着，指着出刀的隆牢頭，疾聲道：「王八——」就倒地而歿。

隆牢頭收回鹿角刀，強笑道：「我……我是被他們逼來的，因怕你們爲其所乘，便暗中保護……」

言有信微笑指指腿上的傷，問：「這一刀呢？」

隆牢頭退了一步，顫聲道：「我爲求裝得像，才能獲取他們的信任，您可別……別見怪……」

言有義笑問：「我們現在又焉知你是不是正在騙取我們的信任？」

忽聽背後叱道：「還我兄弟命來！」急風陡至，原來是那名斷足肇姓大漢，勉強掙起，以峨嵋刺飛襲而至。

言氏兄弟突然同時呼嘯一聲。

言有信撲向隆牢頭。

言有義掠向剩下的肇姓漢子。

只不過頃刻間，那肇姓漢子已給他雙手揑得寸寸骨骼碎裂，鮮血狂噴而歿。

言有信也打掉了隆牢頭手上的刀，隆牢頭給一具屍體絆了一下，仆倒下去，搖手尖嘶道：「別殺我，求求你們別殺我，不關我的事，眞的不關我的事！」

言有義臉上堆起了爲難的表情，道：「可是，我們的存在，實在碍着你們的前程啊！」

隆牢頭哀聲的近乎慘呼：「別……別……不會的，只是你們不殺我，叫我做牛做馬，我都願意，我都願意！」

言有信冷笑道：「這回你是願意，我們可不怎麼願意了。」

隆牢頭聲淚俱下地道：「兩位……別見怪……」他的牙齦在打着：「這一切都是肇氏兄弟和姓帖的不自量力，狼子野心，硬要把我拖下水——」

言有義故意趨前問道：「哦？原來你是被迫的麼？」

隆牢頭嚇得一直往後移，哀求道：「一切都是那些姓肇的——」

突然「哧」地一聲，一截刀尖，自他胸前冒了過來。

血水大量的湧了出來，浸濕了他的前襟。

隆牢頭怔了怔，想叫，但叫不出，一個人最恐懼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使他連恐懼也忘記了，甚至忘了掙扎、反抗。

只聽他背後的肇老大喘息道：「死就死，別窩囊！」猛抽刀，血激濺，隆牢頭的身子像死魚般的一挺，臉上也迅速地籠罩上死魚般的顏色，慢慢的仆倒下去。

言有義哈哈地笑道：「不怕死不怕痛的人醒來了！」

肇老大恨恨地盯着言氏兄弟，冷笑道：「算你們狠，我認栽了！」說罷橫刀一抹，血濺當堂。

言氏兄弟互望一眼，笑了起來。

言有義趨前去翻了翻肇老大的屍體，再印上了一掌，在起身的時候喃喃地說道：「肇老大，你們和帖氏兄弟一直鬥不過咱們，便是因爲我們不怕窩囊，也不怕認栽！」

言有信也逐個過去擊上一兩掌，生怕其中有人詐死，猝然反擊似的，一面道：「這樣也好，反正，我們也覺得他們碍手碍脚，早些除掉最好。」

言有義忽問：「你的傷怎樣？」

言有信苦笑道：「腿上一記，胳臂兩下。」

言有義感動地道：「大哥……」

言有信豪笑道：「咱們是親兄弟，爲對方捱一兩下刀子，是應該的！」

言有義拍着言有信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說道：「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幸運的是什麽？」他大聲地吐出心中鬱結似的說下去：「就是有你這樣的好哥哥！」

言有信也微笑說道：「我也有個好弟弟！」

高風亮、唐肯、丁裳衣等本來也期待言氏兄弟和隆牢頭等九人拚得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而今言氏兄弟仍安然無恙，他們三人心也直往下沉。

言有義忽然地說道：「我只是有一點奇怪。」

言有信道：「你是指他們怎麽知道我們的行踪？」

言有義道：「是呀。」

言有信道：「我們一路留下了痕跡，是給李大人派人來接應的，李大人可能派遣了他們過來，這幾人因爲對我們懷恨在心，公報私仇，想一舉殺了我們，自己好去領功。」

言有義喃喃地道：「這個功名也不小……不過，我看利更誘人，說不定——」

言有信一時沒有弄清楚。「說不定什麽？」

言有義雙目望見屋外，屋外漆黑，但點點星火，迅速逼近，他說：「我總是覺得，這次李大人拿着的是緝捕巨盜和報殺子之仇的名號而來，不過那麽勞師動衆，只怕還有些別的什麽……」

言有信問道：「別的什麽？」他也看見了那黑暗中閃爍在林子裏金蛇一般的火光。

（未完・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青青見師父和師伯相會，悄悄離去，再來到太白樓尋找谷晴風，見統一盟的人尚未離去，把心一橫，決定投入統一盟，經過宣誓入盟，吃毒藥，才成爲盟員，麥青青也不計較，目的是找尋谷晴風的下落，入盟後分配在飲食閣工作，有一天盟內大排筵席慶功，據說是全殲劍魂堡及五虎門麥青青和衆姐妹列末席，瞥見上席的一位像副盟主的人，原來就是谷晴風，心裏很高興，忖思伺機再找他，晚上住在新竹院，圍牆那邊是盟主居住，見谷晴風竄入去，跟去偷窺，原來盟主是陰天晴，二人幽會後谷晴風出來，又見盟主迎接一個錦衣人入去幽會……

情痴難理喻 謊言混過關

由圍牆上跳越兩丈的距離自然容易，但要自河的對岸飛上兩丈餘高的圍牆，可就不容易了！

麥青青盡力一跳，雙臂張開，十指僅抓及瓦簷，她吸氣翻身，雙脚恰好落在牆頭上！她剛鬆了一口氣，低頭望下，只見下面奔來了一大羣綠衣少女，她知道已驚動了房內的飲食閣姐妹，不敢躍下去，便沿着牆頭向前奔去，希望奔出院子再伺機跳下去。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西門丁・文
盧令・圖

劍斷情未斷

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快追快追，那人跑向怡德院了！」

麥青青弓着腰，跑出飲食閣居所怡神院，便向下跳去。幸而這邊沒人發覺，她連忙奔向一棟小樓，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她們追過來，她便悄悄現身，混在人羣中，跟着去捉刺客，便能化險爲夷！

她剛好匿在一根柱子的後面，忽覺後腰一痲，已被人點住了痲穴，接着臉前便多了一張臉孔。麥青青驚呼一聲：「谷大哥！」

那人正是谷晴風，他一怔之下，驚喜地問道：「你怎會跑來此處？」

麥青青還未答他，追兵的脚步聲已來至院外，谷晴風倏地抓着麥青青，把她拋進樓內，接着斜飛而起，半途落足在假山上，再凌空一個折腰，已飛躍上屋頂，猛地長嘯一聲，喝道：「莫放走了刺客！」身子向隔隣的怡心院飛去！

那些飲食閣的姐妹見狀，連忙奔向怡心院。谷晴風在怡心院轉了一下，又跳了出去，對梅凌雲道：「梅香主，快派人入內搜查！」

梅凌雲問道：「請問副盟主，那刺客是什麼模樣的？」

谷晴風眉頭一皺，道：「黑暗中看得不太清楚，好像是穿黑衣吧……想，中等身裁！」

話音甫落，那些統一盟的兄弟亦紛紛聞報趕來，谷晴風道：「大家散開搜查，不要放過刺客！」目光一抬，又道：「柳副堂主，這件事暫由你負責！」

綠衣堂副堂主目光露出興奮之色，連聲領旨。「副盟主放心，屬下一定把刺客揪出來，就算他插翅，也不讓其飛離？」

谷晴風微笑點頭，道：「有事請去通知谷某！」

柳副堂主忙說道：「請副盟主早點休息！」

谷晴風剛走了幾步，忽然住步轉身。「柳副堂主，還是先派人去向盟主請安一下！」

柳副堂主矍然一醒，唯唯諾諾，派了一個手下去向盟主問安，谷晴風緩緩步回怡德院，這是副盟主的居所，一棟小樓分成兩截，左邊居住的是那錦袍人，谷晴風則居在右首，兩者各不相通。

谷晴風默默查了一下，左邊那方沒有一絲動靜，他暗吃一驚，因爲外面這般吵，憑他的武功，絕對不會沒有反應，除非他已……谷晴風吃了一驚，運功于臂，輕輕拍開房門，借着背後的星光望去，只見麥青青仍躺在地上，他一顆心至此才鬆了下來。

谷晴風轉身把房門關好，提起麥青青，來至書房，也不敢亮燈，便把麥青青的穴解開。麥青青突然湧出兩行清淚，嗚咽地叫道：「谷大哥．我，我……」

谷晴風輕聲道：「別哭別哭，你那裏受傷了？」

「我沒有受傷……」

谷晴風鬆了一口氣，再問：「你怎地來此？」

「我，我已加入統一盟！」

「唉，你你——你爲什麼不去找你的師父？」

麥青青滿腔委屈霍地發洩了出來：「你，你要趕我走？我加入統一盟可是爲了你呀！」說至此，少女的矜持，使她閉了嘴。

谷晴風怔了一怔，問道：「你，你，你爲我加入統一盟？這是爲什麼？」

「我，我想見你！」麥青青鼓起了最大的勇氣道：「你還會不會趕我離開？」

谷晴風哎了一聲：「眞是傻小姑娘，要見面也用不着加入統一盟呀！」

「統一盟不好麼？若是不好，爲何你又會加入？」麥青青故意氣他。「我知道，你是爲了你的心上人，統一盟的盟主陰天晴，可惜人家並不稀罕你！」

谷晴風目光一變。「你莫胡說！」

「我胡說？嘿嘿，剛才我已看到及聽到了一切了！」

谷晴風目光一變，吃驚地道：「你去孔雀園？」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園，我只知道那裏有座小樓，樓前有棵樹，還有一座大假山！」

「唉，你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谷晴風誠懇地道：「以後你千萬莫再進去，那太危險了！」

麥青青心頭稍覺安慰，半晌才道：「谷大哥，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谷晴風截口道：「有話還是以後再說吧，我先把你送出去！」

麥青青固執地道：「不，我一定要告訴你，那個穿錦袍子的副盟主在你離開之後，也去找陰天晴了！」

谷晴風身子一震，下意識地問道：「眞的？」心中却忖道：「難怪他至今仍未現身！」

「當然是眞的！奇怪的是他叫陰天晴爲影妹！」

「影妹？」谷晴風眉頭深深皺起，「你有沒有認錯人？」

「沒有！開門的那個女人絕對便是盟主！」

「也許，也許裏面還有別人在場……」谷晴風自己欺騙自己。

麥青青搖頭道：「不，聲音與跟你交談的陰天晴一模一樣！」

「影妹？難道她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影的？」

「這個小妹便不知道了！只知道她見到錦袍人便急不及待地開門把他迎進去，而且還在怪他來得太晚……」麥青青繪聲繪影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谷晴風目光忽明忽暗，半晌才一拳搗在几上，却沒一聲恥罵統一盟的話！

麥青青囁嚅地道：「谷大哥，你莫生氣……」

谷晴風忽然張開雙手緊緊地握住她雙臂，沉聲道：「小妹，你在騙我！」

麥青青生氣地道：「我騙你作甚！」

谷晴風把頭埋在雙掌之中，痛苦地道：「這是爲什麼？這是爲什麼？」

麥青青手掌在黑暗中伸了過去，輕輕撫着谷晴風的頭髮，這刹那間，她忽然覺得自己長大了，忍不住道：「我再不是小姑娘了！」

谷晴風喃喃地道：「她是不是變心了

?她爲什麼會變心?那天她爲什麼不跳下去?」

麥青青訝然的問道：「她，跳下去那裏?」

谷晴風不答，麥青青再問：「谷大哥，你可以告訴我麼?」

谷晴風喘了幾口氣，沉吟了好一陣才道：「說來話長……」

麥青青興奮地道：「不要緊，你慢慢說，我仔細聽，說到天亮，我也聽！」

「十八年前，我在雲安鎭酒樓邂逅了陰天晴，只因志趣相投，很快便成爲知音人！」說至此，谷晴風雙眼神光湛然，毫無倦容。

麥青青心頭酸溜溜的，嘟着小嘴問：「後來呢?」

「咱們在川東玩了幾天，便向東進了。來至巫山，她才告訴我，說她有個殺父仇人，武功十分高强，她除非有奇遇，否則苦練終生也不是其對手！

「我那時出道不久，連創數敵，博了一個『玉面金劍』的外號，年少氣盛，加上不知天高地厚，以爲天下高手不外如是，是以便一口應允她，要替她報父仇！」

「過了三個月，我們便找到了那個魔頭……」

麥青青截口問道：「那魔頭叫什麼名字?」

「他在四五十年前已經縱橫湖海，有個外號叫『獨臂魔拐』，那是因爲他右臂早年被人割斷，而他的成名武器又是一柄二十多斤重的鐵拐，後來他年紀大了，人們又稱他『獨臂老魔』，他則自稱『獨臂仙翁』……」

麥青青「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我知道啦！家師曾經向我提及他，說他武功十分高强！他叫……叫斬向天！」

谷晴風咬一咬牙，道：「不錯！便是斬老魔！咱們三人在廬山相遇，隨即惡鬥起來……」一頓，他喃喃地又道：「那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細雨，廬山更是一片白茫茫，六尺之外的景物便看不見，我與晴妹兩手相牽，面對眼前的景色，疑在仙境中，只盼能日日在廬山相廝守，做一對神仙眷屬……」

麥青青見他雙眼在黑暗中發出閃閃的亮光，似乎尙在緬懷追憶當日的情景，心頭又是一酸，却又暗暗羡慕陰天晴的福氣。半晌才嗔道：「後來怎樣啦?怎不說下去?莫非是廬山崩潰?」

谷晴風臉上發熱，幸而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覺，他吸了一口氣，語氣突然有了驚悸之色：「就在咱們如痴如醉的當兒，白霧之中，突然現出一個黑衣醜漢來，晴妹尖叫一聲，把我嚇了一跳……」

× × ×

廬山五老峯上，一片白茫茫，山、石、樹木全都被乳白色的濃霧所籠罩。

白霧之中，有一對青年男女相依相偎慢慢走來，那男的劍眉星眼，面如冠玉，一襲白袍，瀟洒中又帶着幾分英氣，那女的年紀約十六七，柳眉鳳眼，瑤鼻丹唇，體態婀娜，如仙女下凡，手臂一抬，身前的輕烟飄動，在此人間仙境之中，更引人遐思。

那男的側着頭，含情脈脈地望着懷中的小仙女，如訴如泣地道：「晴妹，我眞寧願這生人都在這裏渡過！」

少女秋波流轉，帶着幾分頑皮的神色，撇着小嘴道：「你師父已仙逝，沒人可以阻止你，要你喜歡的話，在這裏住十世也可以！」

那青年忙陪小心。「沒有你，我一個人在此又有什麼意思。晴妹，假如我要留下來，你肯不肯陪我?」他轉頭望去，一臉渴望。

那少女輕吸了一口氣，小鼻一皺，剛想開腔，眼皮一翻，忽然大叫一聲。

這叫聲不但尖銳，而且突如其來，那青年吃了一驚，抬頭便看見六尺之外，立着一個黑衣醜漢，雖沒作勢，但身上已自然發出一股迫人的殺氣！

青年看了少女一眼，只見她嘴唇不斷開合，却發不出話來。青年道：「請尊駕讓一讓路！」

那醜漢身上的黑袍雖然寬大，但因濕了雨水都貼在軀體上，散髮披肩，髮尾貼在臉上，益顯其臉龐蒼白可怕！

那醜漢吸了一口氣，沉聲問道：「你說什麼?」

「這路太窄，請尊駕讓一讓！」

醜漢哈哈大笑。「老夫活到今日才知道世上還有比我狂妄的人！小子，你師父叫什麼名字?」

「哼，家師必定不認識你！」

少女忽然道：「晴哥，他便是我跟你說的『獨臂老魔』斬向天！」

那醜漢仰頭哈哈一笑，把手在臉上一抹，收下人皮面具，現出本來的臉目來，卻更加醜陋了，同時也蒼老了很多，眉毛都已灰白。「不錯，老夫便是斬向天，臭丫頭，你怎認識我?」

「因爲你是我的殺父仇人！」

斬向天夷然地道：「不奇怪，老夫的仇人，實在太多了！就憑你們兩個想報仇麼?」

谷晴風見陰天晴臉有悸色，英雄感油然而生，「錚」地一聲，抽出寶劍，傲然道：「便是我一個，也已足够！」

斬向天仰天狂笑，只見他頭上的白霧，如煮沸了的水，不斷翻騰跳動，顯示其內勁及氣功的造詣！谷晴風與陰天晴都是臉色大變，可是大話已說出口，谷晴風只得硬着頭皮道：「你狂笑什麼?快抽出你的鐵拐，讓咱們見識見識吧！」

斬向天笑聲一止，冷冷地道：「小子，你有種！叫什麼名字?快報上來！念在你這副傲骨之上，老夫今日只與你倆玩三十招，三十招不死，算是你們的造化！」

谷晴風心頭狂跳，嘴上却道：「假如敗的是你呢?」

斬向天滿頭白髮飛舞，怒道：「原來你有的不是傲氣，而是無知！一齊上吧！」也不知他如何一抄，右手已多了一柄鐵拐。

陰天晴輕聲問道：「晴哥哥，你有幾分把握?」

谷晴風道：「我也不知道，盡力而爲就是！不過若果我不行你便跑吧，不要理我！」

「這可不行！你再想想。假如我跟你一起合鬥他，三十招內的勝算有多大?」

谷晴風沉吟了一陣，他不想陰天晴太過担憂，便道：「就算勝不了他，也不會輸給他！不過……」

「不過什麽?」

「不過萬一眞的不行，晴妹，你要答應我一件事！」谷晴風手上一緊，牢牢握住陰天晴的柔荑。

陰天晴粉臉泛紅，秋波一轉，道：「什麽事你先說來聽聽！」

「萬一眞的不行，你趕緊離開，愚兄拚死替你遮擋，你一定要答應我！」

這句話說得誠懇無比，陰天晴如大暑天飲了一碗冰凍蓮子羹般，說不出的舒暢，眼珠子一轉，道：「不會的，咱們一定能打倒他！」

谷晴風固執地道：「不，常言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我孑然一人，死了不足惜，何況是爲你而死！但你尙有大仇未報……」

斬向天不耐煩地道：「小子，商量好了沒有?」

陰天晴也抽出一柄劍來，道：「晴哥哥，不必多言，咱們共進退就是！」言畢仗劍而前。

谷晴風怕她有不測，不敢怠慢，急標向前，長劍一引，自旁斜削過去！

這一劍他雖然後發，却與陰天晴的劍同時到達！

不料斬向天鐵拐一掄，「錚錚」兩聲，正把兩柄長劍格開！

他鐵拐本已沉重，加上內功强横，震得谷晴風與陰天晴的長劍却揚了起來！只聽斬向天冷嗤一聲，鐵拐一直一戳，拐頭直擊陰天晴的胸膛！

陰天晴長劍在外，招架不及，不由發出一道驚呼，倉惶後退！

谷晴風大吃一驚，顧不得自身的安危，向横踏出一步，左掌挾勁横拍，掃向鐵拐！

不料那魔頭雖然只得一臂，但武功的確有其過人之處，只見他鐵拐一沉一翻，那根二十多斤的鐵拐在他手中如同稻草一般，讓過谷晴風那一掌，倏地又化直擊爲横掃，砸向谷晴風的腰際！

谷晴風長劍已迴了過來，「錚」的一聲，劍拐相撞，發出一道刺耳的金鐵交鳴怪响，谷晴風只覺虎口發麻，險險拿捏不住劍柄！

斬向天上身一横，倏地豎起一脚，斜蹬過來，谷晴風驚魂未定，下意識地倒退閃避！

斬向天也不追趕，聽聲辨位，鐵拐一迫，又「錚」的一聲，把陰天晴的劍撞開了！

谷晴風見心上人配合自己的攻勢，心頭大覺安慰，一退之後，立又標前！

與此同時，斬向天的鐵拐又指向谷晴風，而左臂一動，那袖管突然揚起，袖角拂向陰天晴的面門！

由於斬向天的外號有「獨臂」兩字，是以對手一向不會留意其左手的攻勢，陰天晴自亦無例外，却不知斬向天斷的只是前臂，上臂功能仍未失！說時遲，那時快，袖角「勒」的一聲巳至，陰天晴大驚失色，顧不得難看，伏地滾開！

谷晴風忘命撲去，長劍似亂披風一般，盡往斬向天身上要害招呼，陰天晴待他擋架，才逃過一刦！

轉眼已鬬了二十多招，兩方招式更加凶險。斬向天忽道：「原來你是武當派的弟子！枕風是你什麽人?」

「師兄！」谷晴風實在不敢多說，以免分神。

「原來是太淸老道的弟子！你是他的最後一個徒弟吧?嘿嘿，難怪還能擋得幾招！」斬向天言畢，鐵拐忽然一舞，似泰山壓頂般砸向谷晴風。

谷晴風不敢退，只得咬牙閃開半步，再擧劍斜挑！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斬向天的鐵拐倏地在半路拐了一個彎，改撞陰天晴！

這一着毫無先兆，大出谷晴風的意料！因爲表面上看來，這一拐實在有去無回之勢，怎料得會是個虛招！

急切之間，陰天晴只得擧劍一擋，「噹」的一聲巨响過後，只見陰天晴手中的長劍如長虹貫日一般，飛上了天！

谷晴風嘶聲叫道：「晴妹快跑！」奮不顧身，連攻兩劍！

斬向天身法疾如閃電，倏地回過身來，雙眼射出凌厲的神光，鐵拐一擊，「錚」的一聲，谷晴風手中長劍自中而斷，虎口鮮血迸裂！

「呼！」斬向天趁他尙未定下神來，揮拐掃向谷晴風！

谷晴風身子一縮，標低尺餘！斬向天未待招式用老，鐵拐倏地迴了過來，谷晴風閃無可閃，脫手把斷劍抛出！

斬向天虞不及此，擧拐把劍震飛，右腿一蹬，把谷晴風踢飛！

這一脚力道頗大，谷晴風落地之後，未能立即爬上來，斬向天雙肩一聳，巳來至谷晴風身前，伸出一脚，踏在谷晴風的丹田上……

× × ×

谷晴風正想再說下去，忽然臂上多了一對冰冷的手掌。只聽麥青青聲音發顫地道：「後來呢?他，他沒有難爲你吧！」

谷晴風心中覺得有點好笑。「我不是好好地坐在你面前麽?」倏地心頭一動，突然呆了，暗自嘀咕：「她，她怎地會如此關心我?」轉頭望她，黑暗中只見麥青青雙眼如剪水，正斜乜着自己，眼中似孕着無限的關懷與情意，他心頭怦怦亂跳，鼻端又聞到一股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幽香，令人心神俱醉，不由暗道：「她，她果然不是小姑娘！」

麥青青見他神情呆滯，那知道他想着的是自己，只道聽不到自己的話，不由嗔道：「谷大哥，你，你……是不是我惹人生厭?」

谷晴風矍然一醒，忙道：「誰說你惹人生厭?我，我是在回憶，不是……」

麥青青嫣然一笑，道：「不打緊，你再說下去吧！」黑暗中只見她眸子與皓齒都在發亮，谷晴風忍不住翻腕也握住了麥青青的手腕。

麥青青如遭電殛地一震，只覺谷晴風十隻手指，像十道暖流般，洶湧澎湃的熱血，「刷」地一聲，齊湧向心房，魂魄都讓它冲出軀體，嬌軀也虛虛浮浮起來，如坐在雲端……

× × ×

谷晴風只覺小腹一陣痠痛，五內似要翻轉過來，他只怒瞪了靳向天一眼，便轉頭去看陰天晴！

只見陰天晴如同受驚的兔子，靠着一塊大岩石，嬌軀撲簌簌地抖個不停，谷晴風熱血滾騰，大聲叫道：「晴妹，快跑快跑！咱們來生再見吧！」

陰天晴這才如夢初醒，轉身奔去。靳向天倏地大喝一聲：「站住！」他面前的白霧如龍吐水般地湧開！陰天晴內心之震驚簡直至無以復加的地步，經他一喝，雙脚一軟，便坐倒在地上。

谷晴風五內欲裂，大叫道：「你有種的，便殺死我，折磨一個女子算是什麼好漢！」

靳天向冷哼一聲，把脚抬起，冷冷地道：「你倆已招架了三十招！老夫是何許人也，豈會爲你兩個黃毛小子而食言！」

陰天晴歡呼一聲，立即站了起來，但當靳向天向她望來時，她又忙低下頭去。

「這一次我可以放你們離去，但下一次若再不知死活好歹的，便莫怪老夫下手無情了！」

谷晴風與陰天晴那裏還作得聲。靳向天又道：「武當派的幾門絕技都已領敎過了，也不過爾爾！」他俯身撿起地上的斷劍，冷笑道：「劍是好劍，奈何人是劣種，奈何奈何！」手腕一揚，那半截斷劍，曳着一抹金光，投入白霧中，良久都聽不到落地聲。

谷晴風拭一拭嘴角的鮮血，慢慢爬了起來，一抬頭，靳向天已不知去了何方。

陰天晴慢慢走過來，谷晴風執着她的手，問道：「晴妹，你沒受傷吧？」

陰天晴秀眉輕皺，道：「剛才的情況你又不是沒看見！」

「不要灰心，終有一日咱們會贏得他，替你父親報仇！」

陰天晴冷笑一聲。「只怕咱們練成上乘的武功之後，不用咱們動手，閻羅王也已招他爲婿了！」

谷晴風臉色一黯，陰天晴輕輕掙脫他的手掌。谷晴風忙道：「晴妹，咱們立即去創一套雙劍合璧的劍法！」

陰天晴格格地笑了起來。「你有這種天質跟本領，但小妹却有自知之明！」

谷晴風聽不出她語氣有異，走前兩步，低聲的道：「晴妹，小小的挫折，算得了什麼？只要你有信心，愚兄一定帮你練習！」

陰天晴冷笑不已，谷晴風一怔，問道：「晴妹，你怎樣啦？咱們不如下山吧！」他以爲陰天晴是受了刺激，神志有點失常，恐怕她會自尋短見，忙伸手抓住她的手臂。

「谷少俠，你自身難保還敢說要帮我？何不自量力哉？」

谷晴風臉上發熱，訕訕地道：「終有一日，我一定要用劍刺斃這老魔？」

「武當派的幾門絕技人家都領敎過了，又不見他害怕？據我所知，他左臂被截，也不是你們武當派的傑作！」

「晴妹，你……」

陰天晴轉過身來，道：「你若眞的肯替我報父仇的，便另創新招吧！人家受傷之後，合咱們兩個都只能抵擋得了三十招，哼，奢言報仇，奢言自創劍法，無疑作白日夢！」

谷晴風見她臉上充滿不屑之色，心中極難相信，半晌才怔怔地道：「晴妹，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

陰天晴伸手輕輕撥開谷晴風，淡淡地道：「我又不是死人，怎會不知道？只是我不知道這份情到底有多深！」

谷晴風道：「咱們那晚已在巫山上山盟海誓……我，我今生絕不負你，皇天后地在此，我谷晴風……」

陰天晴忙道：「你別忙着發誓，我不愛聽！我只想知道你的情意對我有多深就是了？」

「這個……總之我不能沒有你！」

陰天晴吸了一口氣。「咱們在一起會妨碍武學上的進展，我正想跟你商量要離開哩！」

「晴妹！」谷晴風凄凄地叫了一聲：「我眞不能失去你！」

「你文武全材，秦少游的那首鵲橋仙詞，你必然讀過！」

谷晴風道：「我讀過也聽你唸過！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陰天晴大聲接誦下去：「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谷晴風失魂落魄地輕唸道：「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揚聲問道：「晴妹，你眞的要離開我？你你……你準備與愚兄分開多久？三個月？」他見陰天晴毫無表示，心頭一跳，想起金風玉露一相逢之句，大叫一聲：「一年？」

陰天晴淡淡地道：「你什麼時候能殺得了他，咱們便在那時相會！嗯，你若自信有把握殺得了他，可先來找我，咱們再聯袂去找他報仇！」

「你，你去那裏？」

「你在七夕之夜，到巫山找我吧！」

谷晴風想到靳向天武功之高，心頭更涼，問道：「那魔頭受了傷，你怎地會知道？」

陰天晴指一指地上的血跡，道：「這血是他的，而且他離開時，我見他脚步跟蹌！」她邊說邊行。

谷晴風忍痛奔前攔住她，道：「晴妹，妳心腸太硬了，難道你不知道我對你的情意，我實在離不開你呀！」

陰天晴道：「我曾發過誓，今生若不能殺死靳向天，便是我自殺謝罪！你又帮不了我，我，我唯有另尋明師……」

谷晴風道：「我陪你去，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離你一步！」

「有你在我的身邊，我武功那還能練下去？」陰天晴眼珠子一轉，忽然問道：「我要你爲我做什麼事，你肯麼？」

谷晴風喜道：「肯肯，就算你叫我陪你去死，我也肯，只要你不離開我！」

陰天晴眼眶兒一紅，悲聲道：「晴哥，你對我眞好，我，我……」

谷晴風雙臂一張，把玉人緊緊抱在懷中，輕香了她的秀髮一下。「晴妹，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死了也甘心，你不知道，那天一見到你，我的魂魄便似被你勾走了……」

陰天晴淡淡地道：「你愛的只是容貌，不如我把面貌毀了，免得你整日失魂落魄，沒一點上進心！」

「不可！」谷晴風雙臂一緊，連忙說道：「誰說我是爲了你的花容才失魂落魄的？」

「那是爲了什麼？」

谷晴風有點惘然地道：「我，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相信緣份，相信婚姻乃三生前定下的，也許咱們……」

陰天晴玉掌一抬，捂住他的嘴巴，搖頭道：「我相信你是眞心實意的就是，你莫再說下去！」

「那麼你不會再離開我吧？」谷晴風高興地道：「我也絕不會離開你！」

陰天晴踮着脚，引頸在谷晴風的下頦上香了一下，谷晴風「嗡」地一响，不知身在何處！

陰天晴道：「晴哥哥，我對自己實在沒有信心……」

「你說什麼？」

「我說靳向天武功這般厲害，小妹對自己實在沒有信心……」

谷晴風正由恐懼失落而突然得到心上人的賜吻，心情之佳，筆墨難以形喻，聞言不由哈哈笑道：「你實在不必太過自責，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嘛！」

陰天晴白了他一眼，道：「小妹跟你商量正經事，你嘻皮笑臉的，還敢說愛我惜我！」

谷晴風臉上的笑容化作輕烟飛散，正容道：「愚兄絕無取笑你之意！」

「你不取笑我又有何用？你又不替我着想！」陰天晴雙臂一弓，掙開谷晴風的懷抱，以背對着他。

谷晴風心癢難搔，抓抓頭皮，道：「晴妹，你有什麼話，何妨告訴愚兄！」

陰天晴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你難道沒發覺小妹在歡樂時仍有憂愁麼？」

谷晴風想了一下，拍拍後腦，問道：「晴妹你爲何憂愁？」

「不知道！我自小父母便遭人殺死，武功又低微，處處讓人看不起，吃人白眼……」陰天晴說至此已飲泣起來。

谷晴風道：「晴妹你錯了，憑你如今的武功，已比一般同盟的名門女弟子稍高了，誰敢看不起你？」

「你知道什麼？你認識我的時候有多久？」

谷晴風不由語塞，只聽陰天晴續道：「所以我自小便覺得了無生趣，你莫看我喜歡說笑，其實我歡笑，我說笑都只是爲了掩飾內心的痛苦！我已不止一次地踏上自殺之途……」

谷晴風不由自主又張開雙臂走前，陰天晴有意無意地閃開，續道：「但每次都因父仇未報而打消主意，繼續偷生……」

「這不叫偷生……」

「總之我活着沒有一絲樂趣！現在眼看父仇根本沒法報却，你說我還有什麼希望？」

「晴妹，咱們一定……」

話音未落，陰天晴倏地轉過身來，道：「晴哥，你不用再說，我只想問你兩句話！」

「晴妹請說！」

「第一，我問你是不是眞心實意地愛我？」

谷晴風毫不猶疑地道：「這個自然，情心青天可鑑！」

陰天晴臉上露出一絲滿足的笑意，然後又道：「多謝你！第二，你眞的肯爲我而死？」

谷晴風只略一猶疑，便忙應道：「眞的！」

陰天晴幽幽地一嘆，期期艾艾地說道：「小妹有一件事想求求你，却又不敢開口！」

谷晴風笑道：「愚兄爲你而死都肯，你還有什麼不敢開口的！」

「我……小妹還是不敢說……」

谷晴風嘆了一口氣，握住陰天晴的手臂，寄以誠懇地道：「晴妹，難道要我剖開胸膛，讓你看看我的心？」

「你眞的肯爲我而死？」

谷晴風平靜地道：「再危險的事，我都不怕，只要你能快樂，我又有什麼打緊的？」

陰天晴倏地轉過身來，反握住谷晴風的手臂，說道：「小妹不是要你爲我而去死！」

「那是什麼事？」

「我只是要你陪我去死！」

谷晴風吃了一驚，道：「你何事要去求死？」

陰天晴跺足道：「剛才不是已經說了麼？」

「但這根本不成道理，而且這樣死也稍嫌……」

「稍嫌什麼？」陰天晴迫前一步，「你剛才對我怎樣說的？這樣快便忘記了？我對你的要求根本不高，你死不死與我完全無關，只是我要去死，你莫阻攔我！」

話音甫落，陰天晴突然拔腿而奔，谷晴風呆了一呆，伸手一撈，抓不到她，只得跟着她向香爐峯方向跑去！

他武功雖然比陰天晴高，但由於他傷勢較重，是以竟然追不上她！

「晴妹，你莫衝動，且聽我解釋！」

陰天晴笑道：「我的生死根本與你無關，你還來纏我作甚？我根本不想活了，你去另找一位佳人吧！」

兩人風馳電掣，不一刻便已登上香爐峯，陰天晴向定一個方向奔去，可是却來到了絕路！她立定叫道：「谷晴風，你莫再過來！」

「你千萬莫跳下去！」谷晴風急得直跺足。

「我跳不跳與你何關？你，你根本不愛我……」

谷晴風苦笑一聲道：「我只恨不得能把心掏出來！晴妹，愚兄對你是眞心實情的……」

陰天晴冷笑一聲：「好呀，那麼我叫你陪我一齊死，你爲何不肯？是不是你怕小妹要害你？」

谷晴風忙道：「不是這樣，愚兄怎會懷疑你，只是我實在不贊成你跳下去！」

陰天晴尖聲叫道：「住口！谷晴風你若不愛我的，便不必多作解釋，我死了……一個人孤零零的去黃泉飄盪……那，那

也與你無關！」

谷晴風見她淚流滿臉，心如刀割，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麼理由來阻止她，只聽陰天晴哭道：「反正我在世上也是孤零零一個，死後孤零零也沒什麼……世人都是這樣的啦，我也不怪你……那一位名門弟子會眞心看得起咱們這些無父無母，無親無故的孤兒？說什麼愛呀憐呀，都是騙人的，若是愛我的，爲什麼不肯與我生死在一起？人人均說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乃是情侶們的願望，我看呀……」

谷晴風只覺熱血「嘩啦」一聲，齊湧向心房，叫道：「晴妹，你莫再說下去啦！我谷晴風可不是這種人，你死後絕不會孤零零，我來陪你！」

陰天晴大喜，隨即又嘆了一口氣：「你在討我高興，唉，這又何必呢？我叨唸幾句而已，你又何必記在心上！」

谷晴風柔腸百結，情懷激盪，更難自禁，高聲叫道：「晴妹，你莫担心，我先跳下去，黃泉路上我來接引你！待會兒見！」言畢他縱身躍下！

耳畔聽見陰天晴的聲音自上面傳來：「晴哥，你放心去吧，我就來找你！」

谷晴風隨即聽見陣陣的風聲，吹得耳朵嗡嗡作响，吹得魂魄都似離體而去，腦海內空空蕩蕩。忽然「砰」的一聲，後背一陣劇痛，他已不知一切……

×　×　×

麥青青「啊」的一聲輕呼：「你，你沒事吧！」

谷晴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半响才道：「過了一回，我忽然醒來了，一翻身，只聞『喀嗤』一聲，身子又往下沉下，山風吹來，白霧如流水般滾開，我眼光無意瞥及幾根樹枝，正與自己同時往下墜！也在這一刻，我才知道剛才跳下時，被崖邊長出的樹枝架住，大概樹枝已將斷，是以我一翻身便斷了！」

麥青青雖明知谷晴風死不了，但仍緊張地問道：「谷大哥，後來又怎樣呢？」

谷晴風聲音極是空洞，不帶一絲情感，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忽然間，我發現身邊便有兩三根樹籐，一直向下垂去，不知有多長，我不知爲何心內生了一股求生之慾，忽然凌空使出本門的『天梯縱』輕功來。

「唉，說也奇怪，平日我在半空施展，若沒地方借力的話，最多只能橫移兩三尺，但這次竟然移動了四尺，雙臂一張剛好撈到一根樹籐，隨即緊緊地把它抓住！

「那跌下來的衝力極大，我雖然抓緊了樹籐，但仍被衝滑了三四丈才勉強止住，一對手掌早巳血肉模糊了！

「我用雙脚夾着樹籐，減輕手上的壓力，喘了幾口氣，心中忽然生了一個念頭：不如等晴妹跳下時，我才與她落地，携手共赴陰曹，豈不美哉？」

說至此，谷晴風喘了一口氣，清一清喉嚨才再說下去：「我等了一陣，不見晴妹跳下來，以爲她在我不醒人事時巳經跳下，心中又升起另一個念頭：我何不下去看看，再死在她身旁吧……」

麥青青截口道：「她根本是騙你跳下去的，只有你……肯做那種傻事，如果是我……」忽然想起自己近日來的所作所爲，不也正是專做傻事？那裏還說得下去？

谷晴風身子一抖。「我心念一落，便忍着手上的疼痛，慢慢爬下去，終於到了谷底，却找不到晴妹的屍體，我像發狂般，幾乎想把谷底的土地全挖起來，後來却發現那裏另外住了一個人……」

麥青青問道：「她便是無情仙子？」

「有情還似無情，」谷晴風喃喃地道：「無情豈非有情？」

「大哥，你這話小妹不懂！」

「無情仙子的情，是半途變心，她後來才在那裏隱居的！她爲何不肯出去？便是因爲對往昔之情不能忘記，這豈不是有情？」

麥青青不由聽痴了，喃喃地唸道：「有情却似無情，無情即是有情，她豈不是很可憐？」

谷晴風長長一嘆。「天下間該可憐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些別人認爲很值得可憐，但他們心中却不希望被人可憐！」

麥青青緩緩地點頭，不知如何她嬌軀一軟，便斜倚在谷晴風肩上，谷晴風身子一抖，只挪了一挪，却沒有推開她，心頭不期然泛起一股異樣的感覺。

半响，他才續說下去：「我跟無情仙子打了幾場架之後，後來反而互相諒解，相安無事。其實當時的爭執，都只是因雙方情緒飽受刺激之後，脾氣都變得不可理喻了，更不想讓外人見到，所以立了那塊石碑……」

麥青青插口道：「那石碑是立在崖上的，離你們山谷起碼百丈深……」

「咱們雖言足不出谷，但那是沒可能的！要活下去便得吃東西，谷內可供食的東西不多，是以便得上去打獵了？」

麥青青點點頭，撥一撥秀髮，髮絲拂在谷晴風的頰上，酥酥痳痳，谷晴風忙震懾心神，續道：「起初我心情極壞，後來因爲那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而逐漸開解了。那時候我心中只道晴妹必是在她將跳下時，被人擄走，但不管如何假如我不能另創新武功，並有把握與她聯手擊倒斬向天的，便不上去，於是我日夕埋首於武學之中！」

谷晴風喘了一口氣。「但要在武學上另闢蹊徑，談何容易？起初每思一招，都有劍式的影子，令人氣憤又苦惱，所以我便自號埋劍谷主……」

麥青青幽幽地問：「谷大哥，其實這十八年來，你有否想過，她叫你跳下去，根本是一種要擺脫你的手段？」

谷晴風輕輕推開麥青青，道：「她不是這種人，你不要胡亂猜測！」

麥青青心窩如被戳了一記，氣道：「小妹那敢胡亂揣測？但不知她如何向你解釋？」

「她說她要跳下之時，草叢中撲出一個人來，把她擄走……後來她還跟他生了一個孩子……那人品行雖不好，但對她還不錯，而且還教了她很多武功，又與她聯手殺死斬向天……她有今日的成就也有他的一份功勞……」

麥青青冷笑一聲。「她這樣說，你便相信了？」

谷晴風怒道：「麥小妹，你怎地老是要說些令人窩火的話？那十八年我無日不想她，她的面貌，她的身材，她的聲音，她的小動作，她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喜歡吃什麼小菜，每一日都在我的腦海內流過！每次當我想到她時，心頭都有一份甜蜜與溫馨，又有極大的慰藉，那種種的美麗回憶，陪我渡了那枯燥、寂寞的十八年！」

麥青青忍不住仍問道：「你對她的情意從未動搖過？」谷晴風雙眼直勾勾地望向窗外，一言不發。「你從來不覺得自己傻？所作所爲都是傻事？你爲她付出這許多許多，都值得麼？」

谷晴風目光不變，喃喃地道：「在佛家眼中，塵世中人沒一個不傻，沒一個不是在做傻事！晴妹說得好，愛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得到她，最大的心願是要讓她活得快樂……」

麥青青冷聲譏道：「難怪她投入別人的懷抱中，你仍這般死心塌地！」

谷晴風身子一震，收回目光，舉起手掌欲摑。時天巳初明，曙光照在麥青青臉上，眼睛如江南的三月烟雨，雙頰微紅，嘴角掛着一抹悽悽的笑意，呵氣如蘭，朦朧的晨曦下如掛了一方輕紗更添美感，谷晴風身子震得更劇，喉頭胡胡作响，不知在說些什麼，但那一掌却再也打不下去。

麥青青見谷晴風痴痴地望着自己，又喜又驚，芳心怦怦亂跳，及至見到谷晴風那隻高舉的手掌，花容一變，滾下兩行清淚，幽幽地道：「大哥，我不是要氣你的……那是我的衷心話……我眞不相信一個人可以做到眼看自己的心上人投入別人懷抱中，而不悲傷的！什麼情人最大的願望便是希望對方快樂……她，她在騙你！」

谷晴風淡淡地道：「你小小年紀，懂得什麼？剛才我聽你說後，心頭難受，現在巳沒什麼啦！」他放下手，道：「天快亮啦，我送你回去吧！」

麥青青這才想到自己的處境，心頭一跳，道：「我，我如今還怎能回去？」

谷晴風也怔住了，心中忖道：「假如由我送她回去，雖會沒事，但讓晴妹懷疑我，將來不理睬我，那，那就……」想起那十八年不能見伊之臉的日子，他便心如刀割，煩躁地道：「你不知道路徑麼？」

幸而麥青青沒有發覺他語氣的不善，忽然道：「有啦，你送我去找顧大嫂！」

「誰是顧大嫂？她住在那裏？」

麥青青也說不上來，抓抓頭皮，道：「我不管了，我走就是，我死了也與你無關，你放心！」

谷晴風臉上發熱，目送她離開。麥青青悄悄走出怡神院返回怡德院。沒想到花叢後跳出一人來，喝道：「好大胆的丫頭，你昨夜去那裏？莫非那刺客便是你！」

麥青青給她嚇了一跳，及至發現那人是花十六時，心頭才稍安，故意裝出生氣的模樣。「花姐姐，你嚇死我啦！」

花十六拉住她的手臂，緊張地問道：「昨夜香主叫你與我同室，又叫蘇大姐送你回來，你不會走錯路吧？」

麥青青見她目光泛着狡光，心頭一驚，正容道：「怎會走錯路呢？蘇大姐送小妹到房內去！」

花十六點點頭。「房內的東西都曾移動過，我就知道你曾回去！嗯，那你到底去那裏？」

麥青青在這瞬息間，巳想到一個搪塞的理由，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花姐姐，昨日顧副香主跟梅香主因我爭吵的事，你是親眼看到的！其實顧大嫂脾氣雖壞，但心地還不錯，後來我想來想去，覺得心頭難安，又見你們未回來，所以便過去安慰她一下，不料却被她留下住了一夜！」

花十六噓了一口氣，道：「若你是刺客，那麼咱們可就慘了！」

麥青青吃了一驚，忙道：「小妹那三脚貓的功夫，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跳不進圍牆！」

花十六問道：「你也知道刺客跳進圍牆？」

麥青青又吃了一驚，期期艾艾地道：「昨夜那些搜查的大哥們說的……」

花十六看了她一眼：「你先回房吧，可不許亂跑，我得向梅香主交代一聲！」

麥青青懷着忐忑之心入房，只見床上被褥整齊，料花十六因自己失踪，而一夜沒睡，不由有點歉意。過了好一陣才見花十六回來，她緊張地問：「香主怎說？」

「她說以後不許這樣，」花十六脫下靴子，往床上一躺，「她把那胖婦罵了一頓，說明知出了刺客，把你留住也不派人通知一聲，還說要去告訴堂主哩！」

麥青青這一驚非同小可，想起梅香主去報告堂主，堂主找顧大嫂問話，那麼什麼馬脚都露出來了，一張俏臉登時白了。

花十六思疑地道：「你作甚魂不守舍的？」

麥青青結結巴巴道：「作夜顧大嫂一直拉着我說話，一夜沒睡有點頭昏……」

花十六道：「你若不吃早點的話，現在可以再睡，臨午才下床工作！」

麥青青的確睏了，謝了一聲，上床睡下。到她醒來時，巳是紅日滿窗，她一骨碌地跳下床來，花十六巳經不在！

麥青青胡亂擦了一把臉，開門出去，只見走廊上立着一人，那女子也望着她：

「去那裏？」

「小妹新來，不知咱們今日要去那裏工作？」

「別人巳在工作，不過你還不必！」

「爲什麼？」

「這是香主的命令！馬桶就在房內，你不必動歪主意，給我進去吧！」

麥青青見花叢之後人影幢幢，知道硬闖也沒法離開，只得悻悻然回房，大力把門關上，內心甚驚，嘀咕道：「大哥大哥，你還不快來救我？」

一回，感到谷晴風痴戀陰天晴的神色，又暗自怨艾：「誰稀罕你救？我本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若不是師父抱我上山撫養，我早巳死了！嘿嘿，死了反倒乾淨，省得煩惱……我若死了，不知大哥會不會流淚……他那裏會，也許他也覺得高興，省得我纏着他……」

想到傷心處，又滾下兩行熱淚，她胡思亂想了一陣，房門忽然「篤篤」地被人敲响，麥青青心頭一跳，連忙舉袖拭去淚痕，把門打開，拍門的却是花十六。「姐姐，你去那裏？」

「唔，香主說你可以出去了！」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試探地問道：

「香主不氣小妹了？」

「堂主叫顧大嫂去問過，她證明你昨夜跟她睡，自然沒事啦！」

麥青青心頭大喜隨即又忖道：「爲何顧大嫂要替我遮瞞？我眞得去謝謝她！」

花十六自身上掏出一個肉包子，道：「這是香主給你的，你先吃吧，我替你拿水洗臉！」

麥青青謝了一聲，她昨晚心情恍惚，根本沒吃，此刻乍聞沒事，正想饑餓，抓起包子，幾口便把它吃個乾淨。

這一天，麥青青在灶堂洗菜，因爲輪値的關係，仍沒見到顧大嫂，她心頭有點忐忑。晚飯後跟着花十六回去，走到半路，忽見一個綠衣少女走來，叫道：「花姐姐！」

花十六問道：「什麼事？」

「顧副香主派小妹來接楊姐姐去！」

花十六道：「她現在已是咱們香主身邊的人！」

「顧副香主說咱們始終都是飲食閣，是不是？她跟楊姐姐投緣，有一點東西要送給她，行不行？」

花十六不敢說不行。「但她昨夜爲何不給楊菁？」

那少女不耐煩地道：「顧副香主要教楊姐姐的武功，她今日抄了一本口訣要送給楊姐姐！」

花十六轉頭，麥青青忙道：「大嫂作夜答應小妹，要教我武功。」

花十六無奈地道：「你以後最好跟香主說一聲！」

那少女道：「副香主說二更之前便會送楊姐姐回來！」

花十六只得自己回去。麥青青跟在那少女後面，來到顧大嫂住所，那少女去敲門。沿路上麥青青已把路徑暗暗記住。

顧大嫂開門迎麥青青進去，吩咐那少女去睡。亮了燈，看着她，麥青青目光不敢與她接觸，半晌忽然跪落地上，輕聲道：「多謝副香主！」

顧大孩嘆了一口氣，把麥青青扯了起來，問道：「你昨夜去那裏？是不是做了刺客？」

麥青青忙道：「屬下這副蹩相，怎做得了刺客？」

顧大嫂眉頭一皺，道：「那你到底去了那裏？」

麥青青在路上已把理由想好。「昨夜無意中遇到一個熟人，他也是本盟的弟子，咱們在假山後談了一夜……」

「那個是男的不是？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到了手他便不要你了！你可別做傻事！」顧大嫂目光灼灼地瞪着麥青青。「你給了他是不是？」忽然伸出一隻大手，隔着衣在麥青青的胸脯上捫了兩把！

麥青青吃了一驚，粉臉登時紅了。「大嫂你……」

「我這雙手挺靈驗的，你若是失了身子，我一摸便知道！你若失了身子，哼，姑奶奶便不饒你！」顧大嫂說着把一本册子抛在桌。

「爲什麼？」

「以前我也收了一個弟子，哼，她給男人騙了，連姑奶奶的武功譜子也偷去了，累得姑奶奶今日抄了一整天！所以男人不是好東西，給男人騙的女人也不是好東西！」

「我不會……」

「這是給你的，拿去看吧！半個月後唸熟便交回給我！你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誰知道你會不會拿姑奶奶的東西去做定情之物！」

「怎會了，半個月後，屬下便還給你！」麥青青道：「大嫂還你生我的氣？」

「生你的氣，今早我會担風險替你在堂主臉前遮瞞麼？唉，其實我脾氣也是不好，那姓梅的丫頭說的話也有幾分道理：：這件事我也得感激你哩！我這脾氣一定要改改！希望你替我在梅香主那裏說幾句好話！」

「這個自然，不用您吩咐！」麥青青心頭的確十分高興。「香主也在屬下面前讚你呢！」

「好啦，今夜你早點回去吧，省得人家懷疑！過兩天你再來吧！嗯，你認得路回去麼？可不得亂走，會惹人思疑的，知道麼？」

麥青青心頭升起一股暖意，又謝了一番，捧起那本小册子，小心翼翼地放入懷內，這才告辭離開。

今夕，星月雖淡，但清風徐吹，甚是涼快，麥青青走完顧大嫂的居所，好像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她輕輕吸了一口氣，輕鬆地走向怡德院。

走了一陣，看看已到一半路程，才見假山後立着一個站哨的漢子。麥青青走過時，那人忽然一把把她扣住，道：「好大的胆子！」

（未完‧九）

血洗合歡刀

‧本文承自62頁‧

有些燈光從岩洞透出來，顯然豆腐老爹仍然留在洞內，江臨風大聲叫喊，老翁出迎，說：「江臨風，你是否已經找到湖底的合歡刀呢？」

「我不單是找到合歡刀，還找到一袋金銀珠寶，你快些把仇人的姓名對我說知，我立刻動身，替你報仇雪恨！」

「好的，讓我先看看刀子！」

豆腐老爹在燈光之下舞刀欣賞，興奮如狂，說：「有了刀子，我必然可以報仇！不過，那一袋珠寶也是很重要的，有了它，我們二人就可以一世享福，不必住在山洞。」

說完，他把江臨風掛在胸前的革囊解開，又把革囊所貯之物倒出來看看。

他首先看到的是寶石和珍珠，又再看見紅珊瑚，都是稀世奇珍，因爲燈光不強，他忙於俯頭檢視，他剛剛伸手抓起一條紅珊瑚細看，不提防另外一條紅珊瑚飛躍出擊，它不是珊瑚，是一條紅色的小蛇。

他慘叫一聲，倒地呻吟。

江臨風莫名其妙，以爲他太過興奮，忽然中風，纏住豆腐老爹手指的紅蛇突然向他撲噬，只是釘了一口，江臨風臉色大變，渾身麻痹，不能動彈，只是跟豆腐老爹交換了最後的一眼，便即跌進鬼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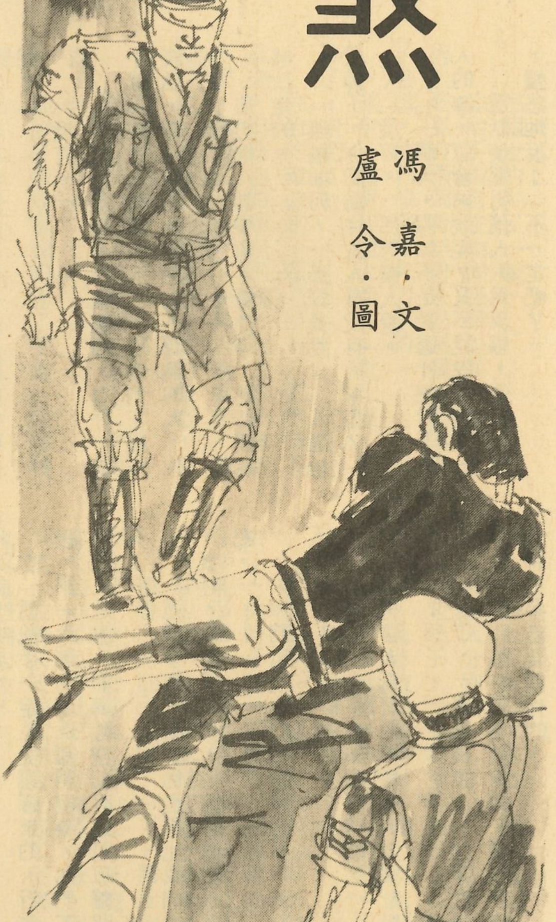
合歡刀和珠寶至今留在石洞之內，旁邊有兩副白骨，這兩個人，就是武功蓋世的豆腐老爹和江臨風。

（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盧令‧圖



琴師殺手　連續作案

那鋼琴頂上放着一隻貝多芬的銅像。樂聖貝多芬。

傳說他是聾的，然而他却能夠創作出這許多美妙的樂曲，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似乎就是那個人心中想着的事情——雖然在昏黑之中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

他輕輕把琴蓋掀開了，手指在琴鍵上動着。

他彈出的是一首清雅的小調，「給愛麗絲」——那銅像的作品。

夜半的琴聲，有特殊的情調，不過，這也是因人而異的。這調子雖然好聽，但是假如一個人在夢中被吵醒，就不覺得怎樣好聽了。

遠遠，在屋子的另一處，一個男僕人就是聽到了這琴聲而驚醒了，張開眼睛。

跟着他就披上一件衣服，阻隔一下早春的寒意而伸脚下床。

調子完了，鋼琴發出「隆」的一聲響，這不是樂曲中有的音符，而是一隻手在琴鍵上一抹而過造成的，之後就是靜寂。

這個男僕人從他的房間裏出來，走到廳中，摸到燈掣，開了燈，就看見有一個人躺在地毡上。

「老天！」他吃驚地衝前去，把地上這人扳轉過來。

這個人的眼睛張大着，眼球一動不動，胸前有一大灘血。

「張先生！」這個男僕人說。

這個人沒有應，他已經死去了，胸前那灘血不是最明顯的象徵，是眼睛，一個活着的人不能不霎眼。

他的主人死了。

這個男僕人立即走過去拿起電話。

半小時之後，這廳中已不再是那麼靜，而是很熱鬧，許多警探在場。

一個探員對那男僕人說：「你的主人被槍殺了！」

那個男僕人呆呆地點點頭。

「你是聽到槍聲而醒過來的？」另一個探員問。

「不，」那男僕人說：「我是聽見琴聲。」

「怎麼你聽不見槍聲？」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見。」

「假如你聽見琴聲，那你應該聽見槍聲，你的主人正在彈琴時被槍殺了！」

「我沒有聽見槍聲。」那男僕人說。

「也許槍咀上裝了滅音器。」另一個探員說。

「爲什麼你聽見琴聲也出來看呢？」

「不是我的主人彈琴，」那男僕人說，「是那兇手，他在走之前彈琴。」

「你怎麼知道？」

「主人不會彈琴。」

「但是這裏有一座鋼琴。」

「這琴祇放着看的。」那男僕人說。

「呀，有錢人。」

「你跟有錢人有什麼過不去嗎？」那男僕人反感地問。

「沒有！」那個警探聳聳肩。

「買一件東西回來擺放一下有什麼不行？」那男僕人說。他顯然是很袒護他的男主人的，人已經死掉了，這也不會是拍馬屁的時候。

那個警探說：「你看來對你的主人知道得很多，既然如此，不如你來提供一下綫索吧！」

另一個警方人員已做好了檢驗指紋的手續，此時說：「這鋼琴上沒有指紋！」

他在鋼琴上撒上指紋粉，鋼琴這種光滑的表面，是最容易留下指紋的，一看就看得出來。

「那兇手在走之前彈過這琴，」那男僕人說：「這屋裏沒有別人會彈琴，就是有也不會在這樣的時間來攪的。」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講法。

「你聽到最後那一聲『隆』的一聲，

」那檢驗指紋的人說：「就是用手在琴鍵上一抹的聲音，這就是表示，那兇手把琴鍵上的指紋都抹掉了！」

「對，」那男僕人說道：「一定是這樣。」

「很有趣，」一個探員說：「殺了人之後還要在琴上彈一曲配音收場曲！」

「唔，一架史坦威，」另一個探員顯然對鋼琴是有些認識的，「好牌子，識貨的人，也許不捨得不碰一碰！」

那男僕人瞪着他們，他並不認爲這是有趣的事。當然，身份不同，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也是不同了。

這些探員是辦理命案的，他們對死亡的事情是見慣了，死的人又與他們並無感情，對他們來說，這是另一件工作而已。

那男僕人坐在沙發上，看着主人的屍體給搬走，地毡上留下了一個用白粉畫的人形圈子，記着屍體倒下來的位置，和一些開始乾凝的血。他眼睛看出去，人則沒有跟出去，人已經死了，跟着也沒有什麼用處，一個人就是這樣不存在了，很有錢，很窮，都是祇能死一次，也難逃一死。

那個剛才叫他供應綫索的探員走到他的身邊，再提起那個問題：「怎樣，有什麼綫索嗎？」

「我——不知道。」那男僕人說。

「這裏有可以代表講話的人嗎？」那探員問：「你的女主人呢？」

「沒有女主人。」那男僕人說。

「你的主人還沒有結婚？」

「離婚了好幾年，太太在美國，沒有子女。」

「那麼有誰可以代表講話的呢？」

「我吧，」那男僕人說：「我在這裏已經做了二十五年。」

「那很好，你叫什麼名字？」

那探員用記事簿記下了名字之後，又問：「你認爲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在死之前，這裏有沒有客人？」

「沒有！」那男僕人說：「照我所知就沒有了。」

「唔，」那探員說：「那麼，就是一個兇手潛進來殺人了。」

「也許，」那男僕人說：「是在我們睡了之前有人來——因爲主人是在廳中，他應該是在房間裏的——不過，也要按鈴，有人開門放進來才行，我沒有聽到有人按門鈴，花園的鐵門是鎖上了的，外人不能隨便進來。」

「花園的圍墻有沒有裝上防盜的警鐘呢？」

「沒有。」

「那麼爬牆是可以進來的，也許，兇手是你的主人認識的人，所以他們在廳中談話，亦可能是你的主人不認識的人，你的主人聽見聲音出來。」

那男僕人聳聳肩，這件事，是非他能够決定的。

「無論如何，」那探員說：「人是給殺掉了，你認爲你主人有沒有仇家呢？」

「沒有。」那男僕人說。

「一個人，假如不是做過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怎會被殺呢？又不見我被殺？」

這話使那男僕人大爲反感，他抬起頭，憤怒地說：「不一定吧？」

「這是你告訴我的，」那探員說：「我們還未問你，這裏失去了什麼，而你亦沒有提出過要檢查一下有沒有失去了些什麼東西，看來你在心裏亦已經知道，這應該是一件仇殺事件了！」那僕人又表示反感，但這一次則是上了當的反感。

「怎麼樣？」那探員問：「你的主人張裕是一位正當商人，但我們是當差的，有許多表面正當的商人背後實在做些什麼我們都知道，所以你也不必瞞我們了！」

「這個……」那男僕人大爲尷尬。

「人已經死了，還顧什麼面子？」那探員說：「我們是想快些捉到兇手交差，而假如你也希望殺你主人的兇手被捉到的話，你也最好合作一些！」

「你們——不會捉到兇手的。」那男僕人說。

「爲什麼？」

「這兇手一定是從泰國來的，行事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離開這裏，你們不知道這人是誰，而海陸空都有路可以離開這裏！」

「這種事情，看來你也不比我們生疏。很好，你告訴我們，派兇手來的人是誰吧。」

「你們也沒有辦法證明的。」那男僕人說。

「泰國，會不會與販毒有關？」

那男僕人低着頭不做聲，看來是默認了。

「好了，」那探員說：「你跟我們回去，我們有很多話要問你的，國際反毒組也有很多話要問你的！」

「我沒有什麼話講！」

「會有的，」那探員說：「來吧！」

× × ×

那是一間品味很高的酒吧，有一位鋼琴手在奏琴。雖然鋼琴不像是很暢銷的唱片，但喜歡聽的人却也不少。

尤其是西方人。

有好些西方人就是圍在酒吧的鋼琴前喝酒，有時奏完一曲，他們會鼓掌，亦有時他們會提出點唱，希望聽到自己喜歡的曲子，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些人還會與鋼琴手搭訕。

有一個問：「你是從那裏來的，佐治！」酒保說琴手叫佐治。

「我不從什麼地方來的。」佐治說。

「眞可惜我不能常常到這裏來聽，」有一個說：「我也快要走了！」

他是遊客，這裏的客人，也是遊客特別多的。

佐治微笑，說：「我也不會在這裏很久，我也是要走了！」

「到哪裏去？」那人問。

「不到什麼地方去。」佐治說。

那人笑起來：「一個不從什麼地方來，也不到什麼地方去的人！」

「這就是我。」佐治說，跟着他的曲子一轉，又彈起一曲「給愛麗絲」。他是很享受的，假如是愛聽音樂的人就可以聽得出來，敷衍式的演奏，與享受式的演奏是完全不同的。

「你有個女朋友叫愛麗絲？」那客人問。

「是的，」佐治說。

「她一定很美麗！」那客人說。

「她已經死了！」佐治說。

「噢，對不起，」那人說。

佐治沒有做聲，而那人亦不好意思再講什麼了。

佐治很用心地彈完了這一曲，便站起來。

「你要走了？」那人問。

「這是我下班的時間。」佐治說。

「這眞可惜！」那人說。

佐治頭也不回地走了。那人轉向酒保，說：「比較起來，這音樂眞糟糕！」他所指的乃是此時用錄音機放出來的音樂。

「佐治是一個很好的琴師！」酒保說：「這個年頭，好的琴師不容易找，薪水又不高。」

「這個人很特別。」那人說：「我猜他一定有一個不尋常的故事。」

「我不知道，」酒保說：「他來了不過一個星期，又快要走了，他很少講話，他祇是說自己彈得不够好。」

「他已經很好，沒有人是完美的。」

「他認爲自己可以更好，但是做不到，」酒保說：「我不知道爲什麼。」

「再給我一杯。」那人說。

佐治則已經出了酒店，步行在那寂靜的夜街上。

他不久就走到了公園的附近，這個時間公園裏已沒有人，因爲是在晚間。

有一雙情侶在前頭把臂漫步，比佐治走得更慢。

佐治越過了他們，繼續向前走，忽然，事情就發生了。

那個女的叫了一聲。

佐治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看，剛好來得及看見有兩個青年男人把這雙情侶拖進了暗處，他們似乎是有刀子的。

其中一個青年男人說：「看什麼，老頭子，走吧！」

佐治的確像是一個老頭子，雖然他不是老，但是他的舉動溫和，臉上的表情亦不狠，他遲疑了一下，便再扭轉頭來，繼續行走，後面那女郎發出含糊的聲音，似乎咀巴被人掩住了。

那雙情侶中的男的一個叫道：「愛麗絲！」

佐治好像觸電似的停了下來，慢慢轉身。

黑暗之中人影在動着，那個男的「呀」的一聲倒了下來，也許是給人一拳擊倒了，而那個女的則繼續發出含糊的聲音，看來那兩個青年人不單是企圖行刼而已，他們還要侮辱那個女的。

佐治走近了，果然看到她已經給按在地上，裙子也翻了起來，那個男朋友則已仆在地上不動，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很少人經過，假如佐治不管，就沒有人管了。

「唏，老頭子，叫你走呀！」

佐治祇是不慌不忙地走過去。

「這個老頭子瘋了！」

「他是自己找死！」

「他要死，就讓他死吧！」

其中一個青年人跳出來，揮動着一把切肉刀子。

也許，他們有一個吃虧的地方，就是要一個人把那個女的按住，因此不能够兩個人一齊上前來對付佐治，但是也許，這是沒有很大分別的。

「老頭子，」那個青年人說：「你不知死活，我非教訓你不可，讓你到鬼門關去，與那些多管閒事的人聚一聚吧，因爲他們多數都是先到那裏……」

啪！他手中的刀子忽然不知飛到何處去了。他的手腕一陣劇痛，所以他知道是有件東西擊中他的手腕，但是他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他，他連看都沒有機會看清楚。

跟着他的肚子也着了一下，那是佐治的皮鞋，堅硬的鞋尖先踢中他的手腕，跟着又踢中了他的肚子，他痛得發暈，倒了下來，佐治又在他的肋骨上踢了兩脚，他也與鬼門關相去不遠了。

「你這個瘋子！」另一人把那個女的放掉了，揮着刀子撲過來，連他這樣一隻野獸也覺得佐治這樣打人是太過份了。

佐治仍然是用脚，一轉身踢出，一隻鞋尖踢中那伸前的一隻膝蓋，那人因爲要移步上前，所以他的膝蓋是比刀子更前的，也因此佐治可以先踢到他的膝蓋，而膝蓋一中擊，他就再也不能够用那條腿站住，因而失去平衡，在地上跪了下來。

佐治的第二脚又到，踢中他的鼻樑，他滾到了渠邊，而佐治仍然繼續踢，踢他的臉和踢他的身體，連那個受害的女郎，亦感覺到佐治是太過份了。

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看着佐治踢完了，轉過來看着她。

佐治說：「你没事吧？」

「我……我……」那女郎畏縮地拉好裙子爬起身，雖然佐治是救了她的，她對佐治却還是存着恐懼之心，就因爲佐治打起人來的時候，那股狠勁實在令她心寒。

佐治轉過去，將她那個男朋友扶起來。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大碍，不過是給打了一下，打得半暈而已，現在又開始呻吟着醒轉來了！

「他沒事，」佐治說：「你帶他回家吧。」

「多謝你……」那女郎畏縮地說！

「你是叫愛麗絲嗎？」佐治問。

「是的。」那女郎點點頭。

「所以我救了你！」佐治說！

他說完了，轉身就走，愛麗絲在後面迷惘地看着他！

她也不打算挽留佐治，而且她也要忙着扶她的男朋友走，所以佐治就與她分開了。事實上她也沒有機會怎樣看清楚佐治的面貌。

佐治轉了街口，有一部汽車駛來，消到行人路邊，跟上了佐治，佐治停下來，那車也停了下來。車子的駕駛人彎低身子對佐治做了一個手勢，佐治打開車門上了車。

那是一個肥肥矮矮的中年人，頭髮剪得短短的，不像壞人也不像好人。世界上許多人是這樣的，可能很好，也可能很壞，從面貌上却看不出來，事實上有許多人還是面貌與爲人是剛好完全相反的，所以面貌是最不能作準了！

他說：「佐治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我不能用手，祇能用脚，」佐治說，「我的手用以打架，就不能彈琴了！」

「我不是講這個，」那人說：「我是

說，你不應該管閒事，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呀！」

「我知道，」佐治說：「但是那女孩子叫愛麗絲。」

「你認識她？」

「不，她叫愛麗絲。」佐治說。

「你究竟在講什麼？」那人問。

佐治淡淡地微笑：「你不會明白的。你來找我幹什麼？」

「我現在就要帶你去見史賓沙。」那人說：「你準備好了嗎？」

「我隨時都有準備。」佐治說。

× × ×

「史賓沙這個人不容易惹！」那個高級警務人員對那個便衣警探說。

「但是，」那探員說：「張裕被殺掉了，他的男僕人起先說兇手是從泰國回來的，而主謀的人是在泰國。後來他說，也許這裏有人代表泰國那邊的主謀人，這個人就是史賓沙。」

「他說也許，」那高級警務人員說，「而且這個僕人的話也不能作準！」

「但我們知道史賓沙是與販毒有關的。」那探員說。

「我們知道，但是不能證明。」

「也許，因為你認識史賓沙？」探員說。

「我認識史賓沙又如何？」拳頭在桌子上一擊。

「意思即是史賓沙是你的朋友！」

「史賓沙不是我的朋友！現在你聽着，我們不要這樣講，我們換轉一個方式來看吧。你做我，我做你，我告訴你，祇有死者的管家這話作根據，你決定吧。你會把史賓沙抓回來嗎？」

那個探員苦笑：「不可以！」

「這就是了，」那個高級警務人員說：「我用不着你告訴我，我也知道史沙賓是與販毒有關的，但是我不能證明。表面上，史賓沙還是一個有財有勢的正當商人，正如死者張裕那樣，我也知道，史賓沙的後台與張裕有過不去的地方，但是他的後台是在泰國，有什麼辦法？」

「那我們怎辦好呢？」

「讓他們鬥殺一個够吧！」

「但是目前我們手上還有一件謀殺案要破的。」

「這可能成為另一件懸案，當然，我們也是要盡我們的能力去辦的，不過，慢慢來好了。」

× × ×

佐治在車子上看着下面那座屋子！

那個開車把他載來的人說：「史賓沙現在就在這屋子裏，享受着艷福。」

「他對張裕的死有什麼反應嗎？」佐治問。

「很高興，所以他現在還在慶祝。」

「難道他不知道張裕一死，就有人懷疑是與他有關的嗎？」

「他知道，也就是因此他更高興，因為他是想張裕死的，現在有人替他做了。他知道不是他做的，所以他很高興，不是他做，也沒有人能證明是他了。是你替他做的，也許你應該去找他受他的道謝。」

「我正是打算如此做。」佐治說着，望着下面。

他們的車子現在是停在山坡上的一條路上，下面那座別墅是依山坡而築的，前面是一座伸出去的平台，後面則是山坡。山坡等於是天然的後牆，所以圍牆不圍後面，祇圍左右兩邊。

那人說：「你可以沿着山坡爬下去，就到達屋子。」

「可以遲一點！」佐治說：「他不是有一個女人在屋裏？這女人會不會走？」

「玩過了就走了，」那人說：「史賓沙不會留過夜的，他認為女人在早上起來時的樣子最令人倒胃！」

「有些女人是的，」佐治說：「不過女人是無辜的，我不想牽連……」

「你為了一個不值什麼的女人浪費時間。」那人說。

「你很趕時間嗎？」佐治問。

「不是。」那人說。

「那我們等吧——」佐治說着，點上了一根香烟，「我告訴你吧，沒有一個人的性命是不值什麼的。這個女人，比你更值！」

那人大不高興，但沒有出聲。

他們等着！

那個人認為這樣等乃是浪費時間的，但是他要順佐治的意，而佐治是贊成等的，因此他也祇好耷了。

過了一陣，他又說：「早些時候，為什麼你要管那件閒事呢？我是說打刦的事情，那是不關我們的事呀。」

「有些事情，」佐治說：「是不能不做的。」

「雖然如此，」那人說：「但是那種事情，天天都有發生，也處處都有發生，一個人，怎麼管得了那許多呢？」

「發生在我眼前的我就管。」

「還有，」那人說：「我聽說你在殺死了張裕之後彈他的鋼琴。」

「我彈他的琴？」佐治說：「誰說是我？」

「新聞上說兇手在行事之後有琴聲，而張裕是有琴而不會彈的，這琴除了你之外誰會去彈呢？」那人說。

佐治笑起來：「對了，是我彈的！」

「為什麼呢？」那人問。

「因為我是瘋的！」佐治說。

那人祇好不做聲，因為他相信，佐治這樣講，也即是表示不願意與他討論這個題目。

他們再等了一陣，可以看到，那下面的屋子的二樓，亮了燈的窗內有人影在移動。

那人說：「我看已經事畢了，那個女的要走了！」

「這很好。」佐治說。

跟着他們看見樓下的門打開了，有人走出來，跟着一雙車頭燈光亮了起來，一部車子向花園門口駛去！

佐治說：「有車把她送走？」

「不是，」那人說：「是她自己開車來，自己開車走，你看，賣肉的，也自己有車用。」

「這不出奇，」佐治說：「出得起錢，幾乎什麼都可以買到。錢是萬能的，也是萬惡的。」

「我在小學時已讀過這句話了。」那

人說。

「你不大明白我的意思，」佐治說：「我的意思是，人在最需要錢而沒有錢時受的傷害最大。有些事情是需要錢才能做到的，你却沒有，到你有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永遠做不到了！」

「有錢，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那人說。無疑，他是金錢的狂熱信徒，不過，金錢的信徒也實在是很多的。

那部車沿着山路下山而遠去了。

那人又說：「我看你現在就可以動手了。」

「我們現在可以動手。」佐治更正。

「我們？」那人說：「但是我不會做這種事情呀！」

「下面的花園裏有三個保鑣。」佐治說！

「照我所知祇有一個。」那人說。

「我數到三個。」佐治說。

「噢！」那人說。他不敢說佐治所說的話不是眞的，事實上這一點佐治是比他本事得多的。

佐治伸出手：「把槍給我。」

那人從車子的雜物抽屜中取出一把槍來交給佐治。

佐治把槍檢驗過了一遍，把槍嘴上的滅聲器裝回了，跟着就脫下衣服。他要爬下山坡，那一身衣服是很大的阻碍。

佐治脫剩了一條內褲，衣服都放在車子上，槍則拿在手中，對那人說：「二十分鐘之後，你開車到花園門口去求見史賓沙！」

「但——我不可以這樣做。」那人的額上冒着汗。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佐治問。

「因為——」那人說：「我是認識史賓沙的。」

「你認識他才是有道理求見呀，」佐治說：「假如是一個陌生人，半夜三更來求見，很可能給史賓沙的保鑣打一頓了。」

「但——但我說什麼好呢？」

「你不會是連說謊都不會的吧？」佐治說：「而且，以後他們反正也是不會活着指證你的！」

「好吧！」那人祇好答應。

佐治下了車，沿着那山坡，小心地爬下去，那人則慢慢地開走了車子。

佐治說要二十分鐘，那已不算是太多了，因為屋子雖然不遠，這山坡却很難走，一方面很斜，另一方面也不能移動得快，因為假如移動得快了，就會擦過樹葉而發出沙沙之聲，使花園中的保鑣察覺了。

山坡上樹多，使人前進不易，不過樹多亦是一個好處，假如不是有樹，那斜度根本不能爬，人是很容易直跌下去的。

有這些樹，樹身就是架子似的，佐治扳着一棵樹，上前一步，又再扳住另一棵樹，而放棄了前頭的那棵樹，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到了最後一棵樹，還有十呎左右，則是光禿禿的山坡，沒有可扳的，他要跳下去才能到達園中。這時佐治就停了下來，時間大概是過了十五分鐘。

那個合作人的車子，此時就到達了花園門外，車頭燈光照進柵門內，兩個保鑣上前去。

「什麼事？」其中一個保鑣問。

「我來找史賓沙先生。」那人在車中說。

「這個時間？他約了你嗎？」

「沒有，但我是有要緊事找他！」

「史賓沙先生這個時間不見客，」那保鑣說：「人人找他都是有急事的了。」

「但是——但是——」

「走吧！明天再來！」

這個人遲疑着，他還沒有機會道出自己是認識史賓沙的，也似乎沒有這需要。

就在這時，保鑣們的注意力放在門口，佐治就離開了最後一棵樹，一跳跳下來，落在花園中。

第三個保鑣是沒有出現的，而是隱在黑暗中，不過，就是他，注意力也還是被花園門口吸引了。佐治放了兩槍，這第三個保鑣就倒下來。

由於槍嘴裝了滅音器，幾乎是沒有聲音的，而那另外兩個保鑣正在門口講話，那個與佐治合作的人的車子，馬達一直沒有停下來，發出着輕微的聲音，所以這兩個保鑣也沒有聽到。

那人坐在車上，不知道下一步應該說什麼。

其中一個保鑣說：「喂，朋友，我說你明天再來好不好？」

「不好，」那人說：「我眞的有要緊事！」

「你這個人——」那個保鑣憤怒地這樣說着時，身子忽然震了一震。

他的同伴吃了一驚，因為他看出這是被一顆槍彈射中的一震，然而他也沒有什麼辦法，他自己也跟着同樣地震了一震。

兩個保鑣都倒下來了。車上的人關了馬達也熄了車頭燈。車頭燈光使佐治在那邊很容易瞄準，現在用不着就熄掉了。

在樓上，史賓沙完全不知道下面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他是正在浴室裏洗澡，洗澡的水聲使他聽不到外面有什麼聲音。

後來，他聽見外面的廳中响起了鋼琴聲，這則是在洗澡中亦可以聽到的。

「唏！」史賓沙叫起來：「你們在外面攪什麼鬼？」

他認為這事祇有他的保鑣們可能做。

琴聲停了，幾秒鐘之後，佐治推開門，出現在浴室的門口。

史賓沙愕在那裏，缸中的熱水也感到變成冰冷了，一個人看見一把槍嘴指着自己時，是會有冷感的。

「你是——」史賓沙吶吶着說。

「你懂彈琴嗎？」佐治問！

「你是誰？你要幹——」

「我問你懂不懂彈琴？」佐治喝道。

「我——不懂！」史賓沙說。

佐治搖搖頭，不過手中的槍則是完全不搖。他說：「為什麼不懂彈琴的人總是要在家中放一座琴呢？」

「你是——」史賓沙的眼球快要跳出來似的。他現在這句話的意思則是說，他明白了張裕就是現在眼前這個人所殺的。

「你信什麼教的嗎？」佐治問。

「我——是不信教的。」史賓沙又吶吶着說。

「那麼，」佐治說：「你也不必祈禱了！」

「唏，等一等，」史賓沙叫着，伸出一隻手來要擋着，雖然這是無效的。

佐治的槍吐了兩次火，史賓沙滑回浴缸裏，沉入水中，水很快就染紅了。

下面，那個開車的人仍心驚胆跳地等着。他聽見屋中傳來過一陣琴聲，後來琴聲斷了，就是靜，靜了一陣之後，現在琴聲又開始了。

他知道是佐治在彈琴，這個時間來玩這把戲？他急得要死。

他不大懂得音樂，不過也聽得出那是一首很動聽的曲子，而以前亦常常聽過的，因此他也聽得出這首曲子什麽時候奏完了。

雖然奏完是可以再奏的，但是佐治幸而並沒有再奏了。

他舒了一口氣，在寂靜中等着，不久，佐治便出現在栅門之外了。

佐治把栅門上一度祇供行人進出的小門打開來，那人發動馬達，準備開車離開，佐治却對他招招手。他遲疑一下，祇好下車，走上前去，低聲問道：「事情巳經做好了嗎？」

「做好了，」佐治點點頭：「他不會再起身了，但是這個人——」他蹲在其中一個巳經死去了的保鑣的身邊，從那保鑣的懷中拔出槍來說：「你看看！」

「看什麽？」那人問。

「這人有支很犀利的槍。」佐治說。

「老天！」那人說道：「別管這個好嗎？」

「他死了，不會知道是我殺史賓沙的，」佐治說：「但是你知道！」

「不——你——你別開玩笑！」那人張惶地叫起來，匆匆退後，因爲他看見佐治把槍放進了保鑣的手中，而拉起保鑣的手，用那槍指着他。

「我不是開玩笑，」佐治說：「我不能够讓太多人知道是我幹的！」

「不——不要！」那人恐怖地叫着。

他轉身逃走，保鑣的槍就響了，響了兩次，槍彈射在他的背上，那撞力使他向前一撲，仆到了栅門上，身子一軟，慢慢滑倒下來。

佐治微笑，放了手，站起來，走過去低頭看看，那人巳經死去了。

佐治出門，登上那人的車子開走了。

× × ×

第二天黃昏，那個高級警務人員又對着那個曾經對他提出質問的探員，說：「現在，我們不需要去找史賓沙了。」

「難道——是張裕的後台老板以牙還牙，也找一個殺手來把史賓沙殺掉嗎？」那探員說。

「有可能，」那高級警務人員說：「不過通常沒有來得這麽快。而且，張裕在那邊亦沒有後台老板，祇是史賓沙有吧了，否則也輪不到史賓沙死了，他們的後台老板也會在泰國那邊開戰起來了！」

「那我就眞不明白了。」那探員說。

「也許這是漁人得利的擺佈，」那高級警務人員說：「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三者是可以乘機插手的。」

「那我們還是袖手旁觀？」

「看下去，看看是誰冒出頭來就明白了，」那高級警務人員說：「但是目前，我們既然有了綫索，就要辦案。我們現在的綫索就是這個留下來的死者。他不是史賓沙的人，而他是給史賓沙的保鑣在臨死之前槍殺的，因此，他是帶兇手去行事的人！」

「對了，」那探員說：「可惜他巳經死了，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死人的親戚朋友不會跟着他全部死掉的，」他的上司說：「所以，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些人的身上着手！」

「也許，」那探員說：「結果也祇是查出他這兇手是從外地請回來的，行事之後又走掉了。」

「這也是一個結果，」那高級警務人員說：「我們是可以寫在報告上的，兇手不在本地，就由國際警察去找好了。」

「那麽，我現在就去找好了。」那探員說。

「很好，分派人手去查，」頓一頓，「不過，你知道嗎？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使我認爲這是漁人得利的局面，因爲，史賓沙與張裕雖然是對立的，然而殺死他們的兇手却是同一人。」

「用的槍不同呀！」那探員說。

「有些殺手是從來不用同一把槍的，事實上，以今日機場的保安措施之嚴，他們亦不喜歡帶自己慣用的槍，因爲過關的時候碰釘，就很不値了，所以他們通常是到了一個地方，由這個地方的人接應，供應武器。既然有人供應武器，那就大可以用一次就丟掉了。」

「那麽你又憑什麽認爲是同一個兇手呢？」那探員問道。

「除非是兩個兇手都喜歡在殺人之後彈琴吧。」

「但是，」那探員說：「沒有人聽到史賓沙的屋子有人彈琴呀，雖然那裏是有一架鋼琴的。」

「我差不多聽見。屋子裏各物都有指紋，就是琴上沒有，沒有指紋就是彈過，然後抹掉留下的指紋。抹掉自己的指紋，同時亦會把其他的指紋都抹掉了！」

「這倒是眞的。」那探員說：「因此，我們要找的是一個喜歡彈琴的兇手。」

「沒有錯。」

「那麽，」那探員說：「報告現在也可以寫了。」

「兇手的名字，你得盡可能查出兇手的名字。」

「很好，我現在就去，」這個探員說。忽然，他很佩服他的上司了，怪不得是上司，自己看不出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出來。

這個探員走了之後，他這個上司仍然在那裏翻查着紀錄，皺眉沉思着。有一件事他不明白，這個死在門口，把兇手帶去的人，他是認識史賓沙的，也認識張裕，然而他與這兩個人都沒有非法的來往，亦不是敵人，祇是認識而巳，爲什麽會參加這件事情呢？

× × ×

這個人叫鮑厚。

鮑厚的環境也不差，住的地方是中上的，不過由於人巳經死了，所以家裏自然是一片愁雲慘霧，他的妻子帶着紅紅的眼睛接見這個探員。

她說：「你們又來？你們不是巳經來過了嗎？我也回答過你們許多問題了！」

「我們是做事的，」那探員說：「一件命案發生了，我們就得查個清清楚楚，假如有了新的綫索，我們便又得對照一番，假如這使你感到很麻煩，那實在抱歉，不過你丈夫有了事，我相信你也是很想沉寃得雪的吧？」

「你的意思是找到殺死他的兇手？」那寡婦沒好氣地說：「不是巳經找到了嗎？兇手也是死在那間屋子裏，是那個人——史賓沙的保鑣殺他的！」

「沒有錯，」那探員說：「但是是誰殺那些保鑣的呢？這個人還在逃！」

「你不過是想找到這個人吧了，」那寡婦說：「那又何必對我來什麽沉寃得雪那一套呢？」

「也許你以爲我是在哄你，」那探員說：「也許你以爲那在逃的人是你丈夫的朋友，實在都不是。那人假如是朋友的話，那是太不够朋友了。你丈夫的手上根本沒有武器，他却與你丈夫一起去，而他沒有負起保護你丈夫的責任，讓你丈夫給人殺掉了，就丟下他一逃了之！」

假如他知道佐治是利用保鑣之手殺鮑厚的，他一定會說出來，而這話當然會更有力，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也說不出這個了。

那個寡婦皺着眉頭。

「而且，」那探員說：「你丈夫當時可能是未死的呢？假如那人把他帶走，盡力找醫生醫治，說不定你丈夫現在還活着！」這則是謊話了，因爲鮑厚是槍中要害，當場身死的，即使他當時是在醫院中槍，醫生還是來不及救他的。不過這種謊話是不易肯定的。

那寡婦果然給他煽動了。她說：「我實在也帮不了你什麽忙呀。」

「坦白說，」那探員說：「你丈夫在刺殺史賓沙這件事情上乃是同謀，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他亦很可能是受人利用的，這樣他就死得很不値了。他在天之靈，亦會希望你能爲他復仇雪恥！」

「我不知道——」那寡婦說：「這件事——我知道我的丈夫是與一個人合謀一件事情的，他一直神神秘秘的，常常打電話，有一次這個人還打電話來！——」

「你知道這人是誰嗎？」

「是一個男人！」

那探員爲之氣結。是一個男人的機會當然高過是一個女人，而世界上男人這樣多，知道是一個男人，又有什麽用處呢？他說：「我的意思是，他是誰？你認識他嗎？」

「不，」她說：「我也沒有見過。」

「那你怎知他是男人呢？」

「我聽過他打來的電話，我一聽就知道是他，我是可以感覺到的。他的聲音——普普通通。」

那探員心中暗暗叫苦，一個男人，普普通通的聲音，那講了也等於沒有講。

「不過，他打電話來那個地方是有音樂的，我相信是酒店的大堂或者是酒吧之類。」

「也許是在那裏借電話打的？」

「任何人都可以在那裏借電話打。」那個探員嘆一口氣道。

「我祇是知道這些，」那寡婦說：「其他的事情，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也許，」那個探員說道：「你的丈夫還有別的朋友，對這件事情，是會有所聞的。」

「我看其他的朋友也不知道，」寡婦說，「我丈夫對我講過，這是一件他要獨自一個人做的事情，這個財他要自己一個人發！」

「他賺了很多錢嗎？」那探員問。

「他是給了我——幾千元，」她說：「也許還有一些他是自己留起來了，但我不知道是在什麽地方——也許他是還未收到。」

「幾千元做這件事，那似乎太小一點了，」那個探員又故意刺激她：「這是一件賣命的事情。不過想起來可不出奇，既然事情巳經做妥了，不需要他了，死掉了不是很方便嗎？未付的錢，也用不着再付了！」

寡婦哭起來了說：「這些人，眞沒良心！」

這個探員避免提醒她，鮑厚本人，也不見得就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他這個人的謀生方法就是專門出賣情報，有一個時期他也曾作過警方的綫人，但後來警方也覺得他太難靠而放棄了他。他是任何人都可出賣的，包括出錢聘用他的人。後來，他自己作這種「買賣」，也賺到了些錢，他就說他不屑替警方做事，是他把警方放棄了的。

這探員說：「這件事情，未必完全沒有他的朋友知道，他總有一個最好的朋友的吧？也許他會對他這位最好的朋友提起過？」

「他沒有好朋友？」寡婦哭得更傷心了，「連我他都不提，他還會對什麽人提的呢？」

「比較好的朋友呢，」那探員說：「有時男人的事情，祇是會對男人講而巳，也許他的比較好的朋友會知道一些，你試試舉出一個名字，我去找找看。」

「阿榮吧。」她說。

× × ×

阿榮則是假如知道什麽，就一定肯開口的人，因爲他是一個癮君子，警探一來找他，他就慌了，壓逼他是很容易的，找個藉口把他帶回去問話，絆住他二十四小時，他得不到毒品供應，就會辛苦得很。

這個探員也告訴阿榮，假如他不合作的話，就會對他使用這個方法。

「但是我對他這件事情是眞的一無所知呀！」阿榮說道。

「你動一動腦筋吧，」那探員說：「你不知道，也許有別人知道呢？你試試給我舉出一個名字！」

「這個——」阿榮抓耳搔腮，混身不安的。也許他要過癮的時間剛剛到了，却偏偏給阻住。

「我不是一定要你知道，」那探員說：「但假如你知道而不告訴我，那我就很不高興了！」

阿榮說：「我實在知道得太少，所以不敢亂講。假如我都不知道，相信他也不會對別人講的了。祇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的女人！」

「我是剛從他的太太那裏來的！」那探員說。

「我不是說他的太太，」阿榮說：「我是說那個女人，我所指的是另外一個女人！」

「呀，他也有這個！」

「每一個男人都有這個！」

其實也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這個，祇是很多男人有這個，有些男人則是祇想有這個而不敢有的。也有一小部份男人則是連想也不想——很小部份。

鮑厚則是有這個的人，由於他賺到了一些錢就可以在女人的身上享受一下了。他的太太已年華老去，年輕時亦是並不美麗的，那女人有他的太太所沒有的東西。

但是那女人也沒有他的太太所有的，那就是忠心。

那個探員去到的時候，她的身上穿着睡衣，頭髮蓬鬆的，好像已經上床而給拉起來，但她家中却有一個男人。

她不肯開門，祇是隔着防盜鍊說：「我不認識鮑厚！」

「你可以隱瞞事實，知道而不說出來，我沒有辦法證明，」那個探員說：「但是你說不認識鮑厚，那就是說謊，我可以找到人證明，我可以把你帶回警局去問話的！」

「但是我有男朋友在這裏！」她說。

「我可以給你方便，」那探員說：「希望你也給我方便。你把他打發走，我十分鐘之後再來。」

「好吧。」她說。她知道她是鬥不過一個警探的。

她這個男朋友在五分鐘之後就走了。這個男朋友是個年輕男人，他本來是打算在她家中逗留一段很長時間的，甚至過夜，但是忽然之間給她弄了出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到何處去好，有點惘惘然地在街上走來走去。

一個人搭住他的肩，使他吃了一驚。

他說：「你是誰？在幹什麽？」

那是一個英俊而高大，風度翩翩的人，看打扮不像是警探，更不像是刦賊，但也因此而使這個青年人更迷惑，這個應該是什麽人呢？

那人哈哈笑道：「免費餐是不容易吃的！」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麽！」那青年人說。

「樓上那個女人，她是很花錢的，」那人說：「你不必用錢，還想拿，你就要很低聲下氣了，譬如忽然給她趕走。你知道嗎？有一個警探向她問話，所以她叫你避開一下！」

「那關你什麽事？」

「你知道她是誰的女人嗎？」那人說，「人家出錢養她，你却來白吃！」

「但——以前那個男人已經死了！」

「你現在白吃的仍是他的東西！」

「你究竟是誰？」這青年問着，大爲慌張。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

這個名字，對有些人是會很有意義的，他們會知道司馬洛是一個行俠仗義，好打不平的奇人，但是對有些人來說則是沒有意義，因爲他們沒有聽過。事實上大多數人都是沒有聽過的，因爲司馬洛不喜歡揚名，這個青年就沒有聽過，也許他不是作惡的人，又不是警探，還未有資格聽說過。

他說：「我不認識你！」

「你現在認識了，」司馬洛說：「你叫什麽名字？」

「我是湯美！」那年青人說。

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名字，因爲叫湯美的人多得很，這也等於他聽到司馬洛的名字一樣，也是沒有意義的。

「湯美，」司馬洛說：「你要知道，人家的屍骨未寒，你這樣做，有些人是很不高興的！」

「你——你不明白，」湯美說：「我和蓮娜——其實是我們先要好的，不過這位鮑先生來了之後——你明白的，他有錢，我沒有。他——可不是買下了她，現在他已經不會再來了，爲什麽我不能——假如你們不高興，你跟我講一聲好了，這種事情是很容易商量的，你們不講，我根本不知道呀！」

「哦，」司馬洛說：「你跟蓮娜是認識很久的，那麽，她的事你一定很清楚了吧？」

「呃——大致也知道一些吧。」湯美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那麽，假如鮑厚對她講過什麽她亦會轉告你了！」

「呃——這個——」

「來，坐下來，」司馬洛按他在一張路邊的長椅上，「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這是對你有益的！」

湯美不敢不坐下來。司馬洛的手第一次搭在他的肩上時，他已經感覺到此人氣力不尋常，跟此人談下去未必就眞有益處，不過假如拒絕，就一定先見其害了。

× × ×

在屋裏，蓮娜吸着一根香烟，煩躁地踱來踱去，說：「你已經阻了我不少時間了！」

「你不想我阻你的時間，那你就應該盡量合作，」那探員說：「祇要你令我滿意，我自然很快就會走了！」

「我沒有什麽可以告訴你的，」蓮娜說：「我跟這些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你與死者有關係，就是有關係了，」那探員說：「我再講一次，他是與一個人一起去刺殺史賓沙的，我現在就想找到這個人，鮑厚有對你提起過這個人嗎？」

「他不提什麽公事的，」蓮娜說：「他祇是到我家來鬆弛吧了！」

她煩躁地再點上一根香烟，那個探員又狡猾地微笑着：「你急什麽呢？那個小伙子，看樣子也不是送錢的人，不過是花你的錢吧了！」

「這個你管不着！」蓮娜瞪着他。

「我也是在爲你節省寶貴的光陰吧了，」那探員說：「我早走，你們就可以早些温存！」

蓮娜氣結地看着他。蓮娜本身是一個風塵女子，她無賴起來，也是可以很無賴的，不過眼前這個探員的無賴程度已經蓋過她了，而且他還是比她先無賴的。

「怎麽樣？」那探員說：「我還在等

着，我實在也想早些回家去睡覺的。」

蓮娜本來實在是不願意合作，而她不合作倒不是爲了維護什麽人，她祇是以爲她不合作，這個探員就會早些走，也會少給她一些麻煩了，但是現在看來又並不是如此的，她就逼得動起腦筋來了。

她終於說道：「我眞的沒有興趣管他的事情，我最緊張的是他有沒有拿錢來，假如我對你說我是愛他的人，那也是騙你的！」

「但他對你則顯然是一往情深，」那探員還是狡猾地微笑着，「而你亦頗有條件弄到一個男人對你如此的。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多情起來的時候，他就多話講了，譬如誇耀自己的威風事，這幾乎是一定的！」

他這樣講，亦確能帮助她的記憶。她說：「是就是的，他的確對我講過，他是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大的事，可以賺得很多錢，我沒有問他是什麽事情，他已經對我說，他是不能告訴我的。不過，他是有一個人與他聯絡的。以前不會有人打電話到這裏來找他，最近就有一個男人，我接聽過兩次，他一聽電話就神情很緊張，叫我出去。」

「那是誰？」

「我怎麽知道？這一件事，他根本不打算讓我知道呀！不過，兩次都是從夜總會之類打電話來的。」

「因爲電話那邊有音樂聲？」那探員問。

「是的。」她說。

「你有辦法知道這男人是誰嗎？」

「假如鮑厚活着，也許我有辦法使他講，但現在他已經死掉了，我還有什麽辦法呢？」

這個探員再問了一陣，她也是的確動腦筋了，但是還是沒有什麽帮助。她與鮑厚的妻子提供的綫索差不多，一個不知名不知身份的男人，從一個有音樂的地方打電話來，而這個男人可能是在夜總會或者酒店的大堂之類的地方借用電話而已。

最後，這個探員祇好廢然而去。他相信，他的報告，還是要寫得含糊不清了。

× × ×

但是另一方面，司馬洛却是比他的成績好得多。

當蓮娜正在奇怪她那個男朋友彼得跑到了什麽地方去，這樣久都不見人時，司馬洛却是開了車子，載着彼得在一座酒店的停車場停了車。

彼得說：「我相信是這裏！」

彼得對司馬洛的招供，也是與蓮娜差不多的，但是他的看法却比蓮娜深入一些。蓮娜果然對彼得轉告了鮑厚接電話的事情，但彼得雖然是間接聽到，他却知道是哪一家酒店，因爲有一次蓮娜哼起兩首樂曲來，是一首樂曲的最後一段，和另一首的開頭。

彼得問她怎麽沒頭沒尾的哼兩首歌，蓮娜說這就是她接電話時聽到那邊正在播的，因爲兩首都是很流行的曲子，所以隨口就哼起來了。蓮娜對彼得講過了之後，就忘記了，因爲她不認爲這有什麽重要性，因此她也沒有對那個探員提起來，並不是她想隱瞞。

彼得則知道這是有重要性的。

彼得與司馬洛從車上下來，走向酒店的大堂。

「你肯定是這一間？」司馬洛問。

「相當肯定。」彼得說。

他們走進酒店的大堂，可以望見一角落的酒吧，那裏，琴師正在奏琴娛賓。彼得說：「你看，那邊，早一點是有琴師彈琴的，但遲一些，琴師下班了，就放音樂，那是錄音帶。錄音帶已經錄好了的，一曲接一曲，次序不能改變，當然錄音帶亦會換，但不會天天換，起碼一個月換一次。那個接到電話的時間，就是琴師下了班的時間，酒巴就放錄音帶。我常常在這些地方跑，因爲我實在太空閑了，有時會泡個通宵，聽到唸也唸得出來，所以我知道是在這裏。」

「唔，很聰明！」司馬洛說。

「現在琴師沒有下班，」彼得說：「你請我喝一杯酒？」

「兩杯也可以，」司馬洛說：「祇要你不喝醉！」

「我不會醉的。」彼得說。

他們在琴前的櫈子坐了下來，那裏已有一些西方遊客正在飲酒欣賞琴音。

這酒店果然沒有找錯，就是佐治在這裏演奏過的酒店，但是佐治已經不在了，此時的琴師是一個黑人，他奏的則是很有爵士風味，但奏的是流行曲，懷舊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而以爵士的方式去奏。

聽的人隨着音樂的節拍在動着。

司馬洛與彼得各叫了一杯酒。彼得說：「一個人太空閒，在這些地方是可以消磨一下時間的！」

「一個喜愛彈琴的兇手，」司馬洛沉吟着說：「老是在這樣的地方打電話，而他又總是在琴師下班了之後打電話。」

「你不是以爲兇手就是琴師吧？」彼得說。

「這也不出奇的。」司馬洛說。

其中一個遊客這時一面動着身子一面對琴師說：「你眞了不起！」

琴師微笑表示謝意。雖然這是一份糊口的職業，但是有人欣賞，總是幹得舒服得多的。

那人又說：「你認識佐治嗎？」

「誰是佐治？」琴師問。

「在你來之前那一個，」那人說：「他能製造很好的音樂。你知道他的感情都放在上面，有感情就份外不同。」

「我不認識，」那琴師搖搖頭，「我來時，他已經走了！」

「他喜歡彈『給愛麗絲』，」那人說：「我聽得出來的。他最後彈這一句，也彈得特別好！」

彼得用手肘碰碰司馬洛，低聲說：「那是我們的歌——我是說，是那個兇手的歌！」

那黑人琴師說：「我也喜歡這曲子，但是我不能彈，你能想像這曲子變成爵士嗎？有些曲子是不能的！」

「說得對，」那人說：「佐治彈得最好，每天晚上，最後總是這一曲。我希望他沒有離開，他對我講過他會離開的，我本來也已經走了，但是事情還沒有辦好，我可多留幾天。」

「到這裏來做生意嗎？」彼得搭訕着問。他也講得幾句英語，祇是講得不大好。不過，他明顯不是那種精英語的民族，所以講得不大好，對方亦不會怪他，一如西方人企圖講中國話時，講得不大好，中國人亦不會怪。

「做生意兼渡假，」那人笑着說：「是公司付錢的當然娛樂與工作混合了。」

「你說佐治說得對，」彼得說：「他是個好手，我還以為他沒有走。不過，幸而接他的亦是好手！」

黑人琴師微笑：「我最重視的是老板發不發薪金！」但顯然他除此之外還是重視別人欣賞的，他很感激彼得這句圓場的話，表示並不是佐治好過他。

「奇怪佐治到哪裏去了，」彼得說：「他來了沒有很久，又走掉了！」

「你眞聽過他？」司馬洛低聲問。

「當然聽過，」彼得低聲說：「我常來這裏，我又是喜歡音樂的。」

那黑人琴師搖搖頭：「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我們這些人，時來時去有些是喜歡流動的，當是免費旅行。也有些喜歡安安定定。我認識一位朋友，在一間酒店一彈就是二十年，老板都換了四次，他還沒有換。我嗎，我也是喜歡流動的，什麽地方都逗留得不久，我喜歡看全世界！」

「唏，」那西方遊客說：「你能替我來一曲『聖魯易士怨曲嗎？』還有『趁A火車』，你知道岩士唐和公爵愛靈頓的招牌曲！」

那黑人琴師微笑，露出白閃閃的牙齒：「可以，我有我自己的版本。不過，『趁A火車』很長，你有時間嗎？」

「你下班之後我還是在這裏的！」那人笑道。

於是那黑人很技巧地一轉，轉到其中一曲上，他是很高興遇上了知音人的。

司馬洛雖然對音樂也是頗感興趣的，但是暫時興趣不在這裏了。他對彼得說：「這個佐治，你認得他的樣子嗎？」

「你認為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彼得問。

「總是在這裏打電話的一個人，可是在琴師下了班之後，而這個琴師又特別喜歡那一曲，」司馬洛說：「他極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琴師常常來來去去，旅行最有理由了。」

「彈鋼琴的人怎會殺人？」彼得說。

「殺人的人為什麽不能精於彈琴呢？」司馬洛說。

「我對他本人沒有什麽特別印象，」彼得說：「因為他在這裏不久，不過我可以替你想個辦法！」

「想什麽辦法？」司馬洛問。

「琴師與琴師之間未必認識，」彼得說：「但是，請琴師來的人，則是應該認識自己所請的人的，對嗎？」

「對了，你是說——」司馬洛說。

「一會兒我找這裏的公關小姐來就可以問問了，」彼得說：「她是梅寶，我認識她。」

「你這個人倒是神通廣大。」司馬洛說。

「我祇是認識人多，」彼得說：「我們到那邊的桌子去坐吧，那裏可以看到酒店的大堂。」

他們拿了酒走過去佔了那張桌子，彼得一指，說道：「她就在那邊，她會過來的！」

司馬洛望過去，不禁眼前一亮。梅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太大又不太年輕，最吸引男人的就是成熟。他知道這種大酒店的公關小姐不易做，要有學問，善於談吐，有好的外貌，也許還要學過酒店學。美麗是外表可以看得到的，但心智方面的修養則沒有那麽容易看出來。不過，梅寶既然能做這職位，那就不必接觸，也可以知道她是有相當基本條件的女人了。她正在與酒店的一個職員談話。

彼得也顯然一看就看出了，司馬洛心中正在想着什麽。他說：「她很動人，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是你的好朋友？」

「我認識她，」彼得說：「但不是我的好朋友。也許她會是你那一型，但不是我那一型。」

「我覺得你這個人的趣味也不低，」司馬洛說：「希望你不會生氣，但是，她與你的蓮娜比，不是她高得多了嗎？」

「高低我是也會分的，」彼得說：「重要的是錢的問題。她不會給錢我花，但是蓮娜會，我是沒有資格在女人身上花錢的！」

「你怎麽不想想辦法賺錢？」司馬洛問。

「人是要等機會的，」彼得說：「我相信我也是有機會的，祇不過我的機會還沒有來。」

「耐心點吧，」司馬洛說：「祇要你有心，碰到機會你是會抓住的。」他有點喜歡彼得這個人了，這個人不如他的第一印象那麽差。也許還是錢作怪，一個人太窮，就是有理想也沒有用。

彼得說道：「一會兒，我介紹了你們之後，我看你也用不着我了。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司馬洛說：『假如我需要你，我是隨時可以再找你的。」

「那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點錢？」彼得問。

司馬洛嘆口氣，掏出一叠鈔票交給他。也許這才是彼得的最大缺點，祇是向小錢着眼，就做不成大事了。但這個司馬洛相信是很難使他明白的。

梅寶過來了，彼得和司馬洛都站起來，彼得為他們介紹了，說：「司馬洛先生是唱片界的，他對你們前一位琴師很感興趣！」

「哦，佐治，」梅寶說：「他的確是彈得好的。我很高興有人懂得欣賞眞正的好手。」

「唔——這不關我的事！」彼得說道：「我介紹了你們認識就完成任務了，我先走！」

他匆匆走了。也許他急着去花那些錢，而那些錢他顯然也不會是花在蓮娜的身上的。

梅寶叫酒保替司馬洛添了酒，說：「我請客。」

（未完・一）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盧令・圖

星島火玫瑰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洪英豪這次來到星洲，不是旅遊，而是受越南商人的委託，調查他在海濱俱樂部賭博時被騙去的巨欵，洪英豪一到這俱樂部，就被老闆火玫瑰夏玫認出，叫他不要追查這件事，並給二萬美元作酬勞，洪英豪被她威脅，只好佯作答應退出，在門口遇見東南亞的職業女槍手雷夢娜，保護他離開，並告知她的情侶唐天民在俱樂部失踪，懷疑被夏玫綁架，要求二人合作，聯手對付，二人脫離夏玫派人追擊，回到星島賓館，第二天雷夢娜喬裝單身到俱樂部偵查唐天民的下落，只有洪英豪在房內，此時又來了一位陌生女郎，叫他不要和雷夢娜合作……

海上喋血　奇謀狠招

洪英豪不禁訕然，低着頭說：「小姐！請不要開玩笑！」

神秘女郎又問道：「你保證絕不向雷夢娜透露一星半點嗎？」

「人格保證。」

「好！明天……不！應該說是今天上午八時，你一個人到『紅燈碼頭』，僱一艘快艇向外海航行，停留在第二號浮標左右，我就會來和你見面，記住！一個人，否則，我不會見你。」

說完之後，很快地走出房去。

神秘女郎離去約莫半分鐘，房門再次敲响，這次倒眞是女侍送來了豐盛的「午夜快餐」。

這份快餐幾乎全是海鮮，賓館主人眞是善解人意，在夜半要食物的客人必定是在某一方面有了過多的消耗，而海鮮中所含有的營養成份正好適時進補，然而洪英豪却絲毫引不起食慾來了。

他整個的思潮都已被那突然而來的神秘女郎所佔據。

× × ×

洪英豪睡得很沉，却讓一陣輕緩的摩挲驚醒過來。

睜眼一看，雷夢娜坐在床邊，一隻手輕撫着他的面頰，一雙深情欵欵的眸子，一動也不動地凝望着他。

洪英豪一驚坐起，訝然地說：「妳是怎麽進來的，我鎖好了房門的呀！」

雷夢娜舉起她手裏的鑰匙，嬌笑着說：「怎麽這樣吃驚？我帶走了鑰匙呀！」

「啊——」洪英豪吁了一口長氣。本來他不會輕易吃驚的，也許是那神秘女郎的話使他不知不覺中對雷夢娜生出了戒備之心。

雷夢娜望着桌上原封不動的食物，喃喃地說道：「要了食物又不吃，是怎麽回事？」

「海鮮不對我的胃口。」

「為什麽不教侍者拿去換？」

「麻煩！」

「你眞够懶的！」說到這裏，雷夢娜

作了一次深呼吸。「若不是女侍向我保證沒有人到這裏來過，我簡直懷疑你趁我離去時又勾上別的女人。」

洪英豪心頭不禁一跳，連忙笑着說：「夢娜！妳在開玩笑？」

雷夢娜搖搖頭說：「不是開玩笑，我嗅到了另一種牌子的香水味！」

這眞要使洪英豪對雷夢娜刮目相看了，他力持鎭定地說：「夢娜，妳什麽時候租下這間房的？」

「今天是頭一晚。」

「那說不定是前一晚的女客人留下的香水氣息，」洪英豪說到這裏，故意皺起眉頭：「夢娜！幸虧我在這裏不熟，旣沒有出過房門，也沒有向外打過電話，否則，我就要給妳冤枉了！」

「小洪！」雷夢娜嬌笑着在他頰上親了一下。「原來你是一個開不起玩笑的人，下次我說話就得要留心一點。」

她說完之後，就脫衣上床，也許她眞的疲累了，這次上床只是寬解了上衣，連襯裙都留在身上。

洪英豪摟住她，顯得很關心地問道：「怎麽樣？有消息沒有？」

「你問那一方面的消息？」

「自然是唐天民的下落。」

「我去『海濱俱樂部』並不是爲了打聽唐天民下落去的。」

「那麽是爲了我的事了？」

雷夢娜媚笑着說：「小洪，難道我不該關心你的事嗎？」

自從聽了那個神秘女郎的話之後，洪英豪總有一點心懷鬼胎，對於雷夢娜的言行也感到有些異樣，他眞怕聽她那種似乎別有含意的語氣，也怕看她那種似笑非笑的神色，於是連忙接口說：「夢娜，眞該謝謝妳……嗳，妳發現夏玫有什麽動靜嗎？」

雷夢娜語氣凝重地說：「我先去過『皇家酒店』，夏玫的槍手已經找到了我的房間，這證明我們的對手非常強勁的。」

「我住的地方想必也去過了。」

「那是必然的。」

「俱樂部方面呢？」

「出奇地平靜。」

「這不是好現象。」

雷夢娜點點頭說：「我知道，不過有一點使我放心的，那就是夏玫手下的人沒有一個認得出我，這對我以後的行動方便了許多。」

「夢娜！妳有沒有會員證？」

「會員證？『海濱俱樂部』的嗎？」

「嗯！」洪英豪點點頭。

「你申請了！」

「唔！不然怎麽可以進去？」

雷夢娜大聲嚷叫起來：「難怪你一到就被火玫瑰認出來了，進賭場並不限制是俱樂部的會員，任何人都可以的呀！」

洪英豪不勝訝異地說：「可是我開車進俱樂部時，門衛曾經檢驗過我的會員證呀！」

「你走的是會員進出大門，另外有一個側門是專供前往賭場的非會員走的，那裏也沒有門衛，就是我開車離開的那一座門。」

「嗨！眞是多此一舉。」

「也因而爲你惹來了麻煩，」說到這裏，雷夢娜神色一正，「小洪，從夏玫迅速的行動看來，她的實力未可輕估，在每一個區域裏都可能佈有她的眼綫，我們應該採取主動。」

「好！我聽妳的。」

雷夢娜突然神色凝重地說：「小洪，合作是需要具有誠意的。」

「夢娜！妳在懷疑我？」

雷夢娜搖搖頭說：「我沒有這個意思，有些事情你也許認爲不重要，所以就不向我提及了，而事實上也許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絕對不能有任何隱瞞。」

洪英豪不禁微微一楞：「難道……」

自然他不願意露出絲毫破綻，很快地回答說：「夢娜！妳怎麽一再對我說這種話呢？難道妳還對我有所懷疑嗎？」

雷夢娜目光盯着他，語氣緩慢地說：「小洪，回答我，你是否具有誠意，是否對我絕對信賴？」

「當然。」洪英豪語氣肯定地回答。事實上他此刻也沒有別的答辭。

「那麽——」雷夢娜的尾音拖得很快，目光也變得銳利起來。「告訴我，方才有誰來過？」

洪英豪心中暗暗地一駭，而他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地說：「夢娜，妳的問題眞叫我難以答覆。」

雷夢娜將銳利的目光自他臉上移開，語氣冷冷地說：「小洪，我發覺你在閃避我的問題。」

「夢娜……」

「小洪！」她很快地打斷他的話：「也許那個人要求你保守秘密，在道德觀念上來說，你這樣作是對的，可是卻證明你在相信那一個人來懷疑我，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能合作嗎？」

雷夢娜的口氣已不是猜測，顯然她已掌握了某一些明確的證據，那個神秘女郎和她之間，最少有一個人向洪英豪說出眞實的話，說不定她們兩個人都因爲自己的利益而矇騙了洪英豪。

洪英豪沒有足够的時間去衡量他眼前的處境，然而有一點卻可以料想得到，雷夢娜必已確定地知道曾有一個神秘的女人前來和洪英豪晤談過。

他暗中提高了警覺，然後才以探詢的口氣問道：「夢娜！妳確定有人到這裏來過？」

「嗯！就在我離去後不久。」

「怎麽？妳還留下了人在暗中監視我嗎？」

「別忘了我是這裏的熟客。」

洪英豪故意以輕鬆的語氣說：「來！妳說說看那是怎樣一個人，看看妳得到的消息是否確實？」

「一個女人，對吧？」她又轉過頭望着他。

「大概是妳憑藉香水氣息猜測的。」

雷夢娜接着又說：「那個女人的年齡與我相彷彿，生得嬌小玲瓏，裝飾得富麗華貴，小洪，我沒有說錯吧！」

洪英豪知道瞞不過去了，只得點點頭說：「夢娜，妳得到的消息完全正確。」

「小洪，要不要聽一點你也許還不知道的資料？」

「嗯！」洪英豪盡量保持了神色的平

靜：「聽聽也好。」

「那個女人是在我住進這家賓館後一個小時才住進來的，本來這裏已經沒有空餘的房間，她卻神通廣大地找到一家和這家賓館素有來往的旅行社出面打招呼，才讓出了一間套房，就在我們隔壁。」

「啊——」洪英豪大吃了一驚，顯然她早已注意那個神秘女郎的行踪了，否則那會這樣清楚？

「小洪！往下聽，她使用的是英國護照，姓名是莎莉·彭，職業是作家，來星洲是爲了蒐集寫作資料。」

「夢娜！」洪英豪滿面驚疑之色，而且絕不是僞裝。「妳眞的有一套，是賓館方面提供妳的資料嗎？」

「小洪！我再說一遍，我是這裏的常客。」

「而且，妳也一定手面闊綽。」

「你說得不錯，金錢的魅力實在太大。唐天民的失踪與金錢有關；我們來星洲的目的也與金錢有關。」

「夢娜！妳不是爲了替唐天民復仇而來星洲的嗎？」

「小洪！別將話題扯遠了。」雷夢娜緊繃着臉，又接着說：「她在這裏躭擱了六分鐘，對嗎？」

「我沒有看錶，大概只有那麽久吧了。」洪英豪說。

「小洪！我已說了許多，現在輪到你告訴我了，那位彭莎莉小姐對你說了些什麽話？」

洪英豪知道事情已無法再隱瞞下去了，事實上他也不敢肯定她們二人之中究竟誰可以信賴，因此，他坦誠地說：「她要我遠離妳。」

雷夢娜的神色很平靜，冷冷地問道：「她說了理由嗎？」

「說了！」洪英豪嚴密地注視着她的反應。「我自己來星洲的目的，以目前的情勢來說，已經很難會達到；如果再和妳找夏玫的行動混合在一起，情勢將必更爲複雜，至少，對我的任務來說，那是不利的。」

「她說得倒很有道理！」雷夢娜竟沒有駁斥那位神秘女郎所說的話，神色異常平靜地問道：「小洪！你的看法如何？」

「我得了解她的動機何在。」

「如何瞭解？」

「我要求她和我作一次長談。」

「噢？」雷夢娜的雙眉不着痕迹地挑動了一下。「難道允許你到她的房間裏去拜訪她嗎？」

「不！她約我……」

雷夢娜很快地伸出手去捂住洪英豪的嘴巴，連連地搖着頭說：「小洪！別告訴我這些。」

「夢娜……」

「小洪！」她又很快地接口說：「我不會阻攔你們的約會，你去瞭解她一下也是好的。」

洪英豪私心中暗暗奇怪，雷夢娜的態度有些反常，她是一個職業女槍手，是個玩命的角色，她怎會對那個神秘女郎毫無仇視之態呢？莫非……

想到這裏，他不禁大吃一驚，不知不覺地問道：「夢娜！她還在隔壁……」

「放心！她安安穩穩地在隔壁睡覺。」說到這裏，她翻過身子，順手關掉了床頭燈。喃喃地說：「我們也應該睡了，眞累……」

然而，洪英豪卻再也睡不着了。

早上七點四十分，洪英豪就來到了紅燈碼頭。

這時薄霧漸散，驕陽也開始發揮了它的威力，儘管這是一個大好的晴天，碼頭上卻顯得異常平靜。夜晚那種五光十色的景象也不復見，像一個疲累的人，懶慵地躺在港灣的懷抱裏。

洪英豪選了一艘尖首的高速快艇，艇主人揉着惺忪睡眼，困惑地望着這個晨間獨一無二的客人駕艇向外海飛馳而去。

洪英豪曾數度前來星洲，又是駕艇的能手，自然不會對此地的海灣陌生，只不過五分鐘，他就找到了那位神秘女郎所說的第二號浮標。

他將快艇減到時速五哩，緩緩地以浮標爲中心繞着慢行。

他今天穿着一身大紅的運動衫，爲的是使對方容易發現目標，不過他仍然作了一些萬一的準備，比如說他將手槍藏在後頸窩處，當對方持槍喝令他舉起雙手時，他仍然有機會拔槍。

海面上的能見度約爲二十哩，而時間已到了七時五十九分，在他的視界之內還沒有發現一條快艇，事實上即使有一條高速快艇在他的視界之內也絕對無法在一分鐘內駛到第二號浮標處，看來那位神秘女郎已無法準時赴約了。

其實，洪英豪的斷語下得稍嫌過早一點，當他的腦際剛剛閃過這個念頭之後，距離他的快艇約莫五十碼的海面上忽然浮現一團黃色的物體，洪英豪立刻辨認出來，那是兩個黃色的潛水用氧氣筒。

很快地，揹負氧氣筒的潛水者也在水面上露出了頭部，雖然對方戴着潛水帽和護目鏡，因此看不清那人的面目，然而從軀體上卻看得出那個潛水者是個女的，洪英豪直覺地想到對方一定就是約他到這裏來會面的神秘女郎。

他將快艇駛過去，伸出手將她拉上了快艇，他從護目鏡透視過去，看到了那一雙銳利的眼睛。

「洪先生！」她很快地取下戴着的護目鏡，從嘴中拿出氧氣塞。「不介意我用這種方式和你會面吧？」

洪英豪聳聳肩頭說：「莎莉小姐！妳的行動倒是很神秘的。」

「你叫我什麽？」她顯得非常吃驚。

「莎莉·彭！或者是彭莎莉，難道不對嗎？」洪英豪面上有優雅的笑容，然而卻是近乎捉弄的語氣，「當然，這個名字也許是妳許許多多名字中間的一個，但是，妳目前卻在用這個名字，對嗎？」

「你……你是怎麽知道的？」

「別吃驚！是雷夢娜告訴我的。她對妳知道得很多，而且還知道妳住在她房間的隔壁……」

「她知道我去找過你嗎？」

「自然知道。」

「我和你談話的內容呢？」

「我告訴了她。」洪英豪顯得無可奈何似地攤開了雙手。「在那種情況下，我

無法隱藏什麼。」

彭莎莉皺緊了眉頭，神情沉重地問道：「她也知道我們的約會嗎？」

洪英豪點了點頭說：「她知道，但是當我要說出我們約會的時間和地點時，她却不許我說下去，而且鼓勵我依時來和妳見面。」

彭莎莉冷笑一聲：「哼！她在玩弄詭計，故作毫不關心之態，然而當你離開賓館的時候，她却在暗中派人跟蹤你！」

「莎莉小姐！我雖然不是一個職業偵探，却具備了一個偵探應有敏銳的觀察力，我敢保證當我離開賓館之後，沒有被任何人跟蹤！」

彭莎莉冷冷地說：「那就奇怪了！」

「一點也不奇怪，她知道我來和你會面是爲了想瞭解妳接近我的動機；這自然也是她所想瞭解的，既然如此，她何必要阻撓我們的約會？」

「別忘了她是一個職業槍手。」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沒有忘記。一個傑出的職業槍手必需冷靜，在敵友未分清前，她絕不會作出冒失的事情，否則妳昨晚怎能安穩地在床上睡覺？」

「她也眞够厲害的！」彭莎莉多少透露出一點對雷夢娜的敬佩之意。「對我的行踪，竟然瞭若指掌。」

「實際上當妳住進賓館之中，就已經進入她的監視網了。」

「別再談論她了！」彭莎莉突然轉變了話題，「洪先生！你仔細攷慮過我的建議嗎？」

「那一方面？」洪英豪在明知故問。

「遠離雷夢娜。」

「妳所說的理由不够充份。」

「那麽我再增加一條理由，」彭莎莉說到這裏，語氣突然一沉，「你知道你手中那枝槍的威力多大嗎？」

「妳在捧我！」

「洪先生！別自謙。雷夢娜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加上你之後就是如虎添翼，那還得了？」

「莎莉小姐！別忘了我和雷夢娜所要打擊的目標是星洲有名的黑色人物『火玫瑰』啊！」

「我不贊成你用『打擊』的字眼。」

「那該怎麽說？」

「洪先生！你該弄清楚你此行的任務，你的當事人並不是委托你來殺夏玫洩忿，而是委托你來查出夏玫那家賭場的弊端而索回他失去欵項，你是該運用『明門』的手段呢？還是該用暗中調查的方法？」

「唔！」洪英豪靜待下文。

彭莎莉又接着說：「雷夢娜前來星洲是想掠奪不義之財，你難道願意帮助着她爲非作歹？」

洪英豪正經地說：「莎莉小姐！這不算是助她爲非作歹，而是基於事實需要而互相合作，而且妳說她前來星洲的目的是要掠奪不義之財是不正確的，據我知道，她來是爲了要探她好友唐天民的下落。」

「洪先生！你爲什麽避開『情夫』，『愛人』那些字眼不用？」彭莎莉的語氣顯得咄咄逼人。

「這……」洪英豪有些語塞。

「你只知道雷夢娜愛唐天民，你可知道她也恨唐天民？」

「她會恨唐天民？」

彭莎莉點了點頭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雷夢娜愛唐天民近乎發狂，然而唐天民熱愛賭博，因此雷夢娜就濫交異性，放縱情慾，一方面固然是想以狂野的刺激來塡補心中的空虛，另一方面則是想引起唐天民的妬嫉……」

洪英豪接口說：「果眞如妳所說，那絕對不會有好的效果。」

「對的，」彭莎莉畢竟是女人，不知不覺中流露了同情的語氣，「雷夢娜就這樣陷在痛苦的泥沼裏無能自拔，一個人的忍耐功夫是有限度的，她逐漸對唐天民由愛轉恨，甚至巳對他恨之入骨。」

洪英豪神色猶疑地搖着頭說：「不可能吧？既然雷夢娜對唐天民恨之入骨，那又何必去關心他的安危？」

彭莎莉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有一件事對你絕對想不到。當唐天民未到星洲之前，雷夢娜就巳經先一步向夏玫告密了。」

洪英豪不禁大爲吃驚地說：「她這不是存心要置唐天民於死地麽？」

「你說對了！」

「爲什麽？」

「因爲唐天民經常旅行東南亞各地去滿足他的嗜賭慾望，他是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自然免不了和其他的女人接觸，這是雷夢娜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因此她要殺他，免得心中難過。」

洪英豪抿唇陷入沉思，只一瞬間，他就發現了彭莎莉所敘述的故事有破綻，於是加以駁斥：「莎莉小姐！我懷疑妳的話不够眞實，雷夢娜是個職業槍手，她有的是機會親手殺死唐天民，那樣不但乾淨俐落，也能滿足她那報復的快意，又何必要假藉夏玫之手？」

彭莎莉冷冷地笑了一聲：「洪先生！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夢娜因爲感情的困擾，近年來她一直過着揮霍無度，靡爛縱慾的生活，因此經濟情況一直很差，所以她先利用夏玫殺死唐天民，然後再找住把柄，狠狠地敲夏玫一筆鉅欵，所以我才說雷夢娜是在利用你去完成她掠奪不義之財的目的。洪先生！你感到吃驚麽？」

洪英豪目光緊緊盯着她，點點頭說：「的確很吃驚，不過我更吃驚的是——這些絕對不能爲外人所知的事，妳是怎麽知道的？」

彭莎莉搖頭說：「請不要問。」

「那麽，能告訴我，妳向我說這些的用意何在呢？」

「一方面是爲你好；另一方面……」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說：「另一方面是爲了妳好，對嗎？」

「我承認。」

「我不明白，我與雷夢娜的聯合，會與妳發生甚麽關係？」

「因爲我也要找夏玫。」

「妳？爲甚麽？」

「有一個泰國政壇的要員來星洲渡假，曾經流連過夏玫主持的賭場，輸去了一筆鉅欵，到後來竟然失蹤了，根據猜測，一定是夏玫發現了他是一個惹不起的人物，乾脆殺之滅口。」

「這倒是給星洲警方添了一個大麻煩了。」

「是的，然而本埠的警方却沒有查出一點蛛絲馬跡，死者的家屬却有些不甘心，於是延聘私家偵探……」

「哦！妳果然是一個……」

「往下聽。」彭莎莉搖搖手，示意他不要打岔。「那個私家偵探來到星洲的第二天也就失蹤了。」

「那麽妳……」洪英豪不敢再妄加猜測。

「我是那個私家偵探的未亡人。」

洪英豪不禁肅然起敬，以關切的口氣問道：「是想爲亡夫報仇？還是要……」

彭莎莉接口說：「既要爲亡夫報仇，也要繼承亡夫未辦完的案件。」

「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呢！」

「所以我不希望你去加強雷夢娜的力量，她如同玩命，而夏玫不是一個好惹的角色，衝突的結果，必然是一場火併，那就會影响到我來星洲的目的了。」

「那麽……」

不待洪英豪的話問完，彭莎莉就很快地接下去說道：「最好的途徑就是我們合作。」

「我們？」洪英豪很感到意外。不禁翻起了眼睛，望着遠方，突然，他大叫一聲：「看！……」

彭莎莉順着他指着的方向看過去，看到了三艘快艇，以全速向他們駛來，艇尾拖曳着三條雪白的船跡。

「那三條快艇，怎麽樣？」她困惑地望着洪英豪失聲驚呼的原因。

「這三條快艇的來意不善。」洪英豪語氣急促地說。

「噢！」

「莎莉小姐！快伏下……」洪英豪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巳加速了馬力，將快艇駛離第二號浮標。

彭莎莉雖然伏下了身子，却將頭部探出艇外向那三艘快艇看去，只見那三艘快艇除了中間一艘仍然保持直航以外，左右二艘業巳分開，如此一來，包抄的跡象巳然非常明顯了。

她不禁大聲叫道：「洪先生！對方展開包圍了，你沒有猜錯，想必是雷夢娜的人馬，你還說你沒有被人跟蹤呢！」

洪英豪巳無暇思索彭莎莉的判斷，一面操縱着快艇，一面疾聲問道：「距離多少？」

「六百碼左右。」

「那還不要緊。」

彭莎莉顯得很內行地說：「我們是十匹馬力的近海快艇，對方却是三十四馬力的深海快艇，我們的續航力比不過他們的呀！」

「噢！」洪英豪不禁失聲低呼，同時轉過頭去向那三艘快艇瞄了一眼，眉頭深深皺起，似乎在思索脫逃之策。

彭莎莉又大叫道：「距離縮短了，現在大約只有四百碼左右。」

這時，洪英豪也發覺情況嚴重了，他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忽然在他們頭頂上响起一陣尖銳的呼嘯聲。

「槍彈！」彭莎莉的呼叫聲，比起頭頂上的呼嘯聲還要尖銳。「對方有遠程的長管槍。」

她的話聲末落，頭頂上又是「噓噓」連聲，顯然對方巳經開始猛烈的攻擊了。

洪英豪大吼道：「莎莉！快跳海吧！距離若是再縮短，對方的命中率就會提高了。」

「不！」彭莎莉語氣堅定地說：「我絕不能獨自逃生。」

「那是爲甚麽？」

「趁機表示我要和你合作的誠意。」

「莎莉！別作傻事！」

彭莎莉突然撲到洪英豪的身後，摸出了他在頸項後的手槍，雖然在情況極端緊張之下，却依然打趣地說：「你眞不愧是一個高明的槍手，槍也掩藏得令人詭譎莫測，我就用你這支槍，來試試我們的運氣吧！」

洪英豪却不像她那樣輕鬆，疾聲說：「妳打算以這支有效射程只有五十碼的手槍和對方的長管槍拚勝負嗎？」

「試試運氣！」彭莎莉的語氣仍然很輕鬆。

「別找死吧！快跳海，別浪費妳身上的潛水裝備。」

「我跳海，你呢？」

「看情況，如果無法逃脫，我也只有跳海了。」

「你沒有潛水裝備呀！」

「那只有像妳所說的那樣去碰碰運氣了！」

「我們一齊跳海吧！……」說到這裏，彭莎莉忽然振聲大叫：「看來我們非跳海不可了，又來了一艘大型的快艇。」

「噢……」洪英豪大吃一驚，忙轉頭望去。

那是一艘三十噸級的中型快艇，根據洪英豪對船艇的認識，那艘快艇的最高動力達七十五匹馬力，全速時速一百五十浬，簡直快得像是水上飛機。

「莎莉！」洪英豪突然以欣喜的語氣說：「這艘大艇不是我們的敵人。」

「何以見得？」

「襲擊我們的槍彈停止了，這證明我們的敵人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這艘大快艇上去了。」

「噢！」彭莎莉低呼了一聲，同時雙目緊緊地注視着眼前情況的發展。

「噠噠……」海面上傳來一陣密集的機槍聲。

洪英豪疾聲問道：「是那艘大艇發射的機關槍嗎？」

彭莎莉還沒有來得及回答，「轟」地一聲巨响，在他們艇後緊追不捨的一艘快艇爆炸了。

另外分左右包圍的兩艘快艇，眼看同伴遭到爆炸的厄運，連忙作一百八十度的廻旋，全速駛離現場。

洪英豪和彭莎莉相互一視，吁了一口氣，然而他們的目光却同時泛出問號，救他們的人是誰呢？

中型快艇轉瞬來到眼前，答案也因而揭曉，駕艇的人是雷夢娜，駕駛台上伸出一挺固定好的輕型機關槍。

雙方距離縮短後，都減緩了速度，雷夢娜站直了身子，向洪英豪揚手招呼：「小洪！對方是夏玫派來的，你眞是太不小

心了。」

她連正眼都不曾向彭莎莉看一眼，似乎無視於她的存在。

洪英豪高聲叫道：「夢娜！妳來得正是時候，妳怎麽知道？」

「別問這些了！中午我們在大坡二馬路的中國餐館『龍鳳閣酒家』碰頭。如果你艇上的女伴有時間的話，也請她一同來吧！」

說罷，一轉舵盤，將快艇疾駛而去。

洪英豪出神地望着雷夢娜那艘快艇在海面上變成一個小黑點，這才轉過頭去，向彭莎莉問道：「彭莎莉小姐！去嗎？」

「不去。」

「為甚麽？」

彭莎莉冷冷地說：「我還是那句老話，遠離雷夢娜，和我合作。不過，等會兒你們見面時，我却要你代為轉達我對她的謝意。」

說着，放下手裏的槍，戴上了護目鏡，含上了氣塞。

洪英豪訝然地問道：「妳打算潛水回去？」

「我就是這麽來的。」

「讓我送妳回去吧！」

「不了！」

她正要往海裏跳，洪英豪又連忙叫住她：「莎莉小姐！請慢一點，我如果打算和妳合作，該怎麽和妳聯絡？」

「我就住在你隔壁啊！」

「妳還會住在那裏？」

「嗯！在星洲想要找一家合適的旅社並不太容易呢！」

話沒有說完，就「撲通」一聲跳下海去了。

洪英豪皺起雙眉，緩緩地搖着頭，心裏在想：和女人打交道總比和男人打交道要費勁得多。

× × ×

夏玫也許從來沒有這樣早起床過，然而今天的特殊情況却逼使她早早地就離開了床榻。

脂粉斑剝的面本來就不好看，再加上昨夜和趙飛龍的一場床上戲演得太精采，太長，落幕時已快要天亮，因此使她增加了一對黑紫的眼圈，看起來現在的面孔比昨晚在燈光下所見最少要老了十年。

她手指間的香烟一枝接着一枝，又不時地看錶，好不容易捱到八點五十分，趙飛龍才匆匆地跑了進來。

他的氣色也不大好看，自然是因為幾個小時以前太過賣勁的關係，當他站在夏玫面前時，喘吁吁地一時說不出話來。

夏玫迫不及待地問道：「小趙！怎麽樣？」

趙飛龍結結巴巴地說：「犧……牲了一艘快艇，兩……名……弟兄。」

「別告訴我犧牲了多少，我問你姓洪的幹掉沒有？」

「沒……沒有成功。」

「啪」地一聲，夏玫先重重地摑了趙飛龍一記耳光，吼叫着說：「你眞是個飯桶，三艘快艇六支槍，對付不了姓洪的一個人？」

趙飛龍哭喪着面說：「老闆娘！妳聽我說呀，姓洪的和一個穿着潛水裝的女人一起在一艇上……」

「甚麽？」夏玫插嘴說：「第一步報告不是說只有姓洪一個人僱艇出海嗎？」

「是呀，那女人身穿潛水衣，想必是在海上才和姓洪的會合的。」

「就是雷夢娜嗎？」

「我原來也以為是，後來才知道錯了，當我們三艘快艇將姓洪的包圍得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有一艘大型快艇從後面趕來，那上面的女人才是雷夢娜，她携帶了一挺輕機槍，一開槍，我們的一艘快艇就爆炸了。」

「噢，又多出來一個女人！」

「老闆娘！我們中了姓洪的狡計。」

「怎麽呢？」

「一定是他們故意引誘我們到海上追擊，由雷夢娜在後埋伏……」

夏玫低叱道：「胡扯，姓洪的艇上有一個身穿潛水衣的女人，這證明他的確是到海上去和那個女人約會，而且他不可能知道快艇的出租人就是我們的眼綫呀！」

「嗯……」趙飛龍默然無語了。

夏玫沉默了一陣，突又翻起了眼睛，「小趙，當時雷夢娜一趕到現場後，你立刻就駕艇而逃？」

趙飛龍伸了伸舌頭，猶有餘悸地說：「當時我湊巧在右邊那艘快艇上，沒有首當其衝，不然這個時候，我也不能站在這裏和妳說話了。」

夏玫冷冷地說：「我問你，你們駕艇離開現場以後呢？」

「趕快回來向妳報訊呀！」

「啪啪！」兩記重重的耳光摑得趙飛龍東搖西幌，眼冒金星，他討好賣乖，終於得到雙份重賞。

夏玫氣呼呼地說：「你這個該死的混賬東西，我們千方百計地想要查出洪英豪的行踪，你却放掉了難得的好機會，又不是勝的喜訊，搶着向我報甚麽訊兒？你該先一步埋伏在遊艇碼頭，等姓洪的上岸之後好跟踪他呀。」

趙飛龍連連頓足道：「該死！該死！請老闆娘再多賞我幾個耳光吧！」

對付這種嬉皮笑臉的部下，夏玫眞是哭笑不得，冷哼了一聲說：「現在該怎麽辦？」

「請老闆娘指示。」

「我在問你呀！」

趙飛龍搖頭摸腦，期期艾艾地說：「我……我也不知道呀！」

「哼！你到底知道些什麽？」

趙飛龍已看出夏玫的神色緩和了許多，因而涎着臉說：「我知道用甚麽方法才能使你消氣……嘿嘿，老闆娘，妳躺下來，我給你一番消除疲勞的按摩……」

「算了，」夏玫又順手甩了他一個耳光，不過她却打得很輕，和摸了一下差不多少。「唐天民甦醒過來了嗎？」

「六點多鐘的時候就醒了。」

「情況如何？」

趙飛龍面上流露出詭譎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老闆娘，李醫生發明的那種藥劑眞有用，我試驗過，唐天民聽話得很，就是兩隻手抖得厲害。」

夏玫的目眶中射出狡黠的光芒，沉聲道：「哼！我有辦法。」

「甚麽辦法？」趙飛龍將頭湊過去。

「教唐天民上『皇家酒店』去找雷夢娜。」

「她已不住在那裏了呀！」

「小趙！你若將雷夢娜當生客，你可就大錯特錯了，雷夢娜既然是個職業槍手，就必然有她的爪牙，就好像八爪魚，完全靠觸鬚來決定進行的方向，我敢說，只要唐天民在『皇家酒店』一露面，她立刻就會得到報告。」

「以後呢？」

「要唐天民在酒店多停留一點時間，等雷夢娜趕去。」

「嗯！她一定會去的。」

夏玫又接着說：「她一露面，你立刻就向她亮出你的身份，而且請她到我這兒來談談。」

「她會來嗎？」

夏玫語氣肯定地說：「她一定會來，你只要告訴她，唐天民已被我們用藥物控制了他的意志，如不來和我談談，就對唐天民不利。」

「她不會信的。」

「當場表演給她看，你不說唐天民很聽話？」

「嗯！」趙飛龍點頭，顯現出得意的神色說：「唐天民被注射過那種藥劑之後，曾昏睡了好幾個小時，甦醒之後，第一個就是見到我，所以他只聽從我一個人的話。」

夏玫冷笑着說：「哼！可是你要聽從我！」

「嘿嘿！那是當然啦。」

「小趙！你少給我嬉皮笑臉啦！」說到這兒，夏玫突又將聲音一沉，「在你走之前先選兩名好一點的槍手到我這兒來，我有事差遣他們。」

趙飛龍驚訝地說：「怎麽？要幹掉雷夢娜？」

夏玫冷冷地說：「別忘了她是一個職業槍手。」

「我看她一定會馴服的，因為她的情夫唐天民在我們手裏啊！」

「小趙，凡事別太打如意算盤，多加小心總不會有錯。」

「是！我就去挑選兩名槍手來。」

夏玫又叫住他：「小趙！等到雷夢娜來的時候，你守在她身後，我只要一揮手，你就開槍擊傷她的右腕，絕不能給她拔槍的機會。」

「是！」

「那就快去吧，記住，派一個單獨的人在暗中注視你的行動，隨時用電話和我連絡。」

「是！」趙飛龍恭敬地應着，然後退了出去。

× × ×

那位神秘的李醫師所發明的那種可以控制人類意志的藥物，的確是非常地神奇，唐天民經過注射以後，已經由一個倨傲不馴，目空一切的職業賭徒，變成了一頭馴服的羔羊。

這種藥物的神奇力量是沒有辦法解釋的，唐天民依然記得起過去的種種，也同樣地懷念着雷夢娜。可是，當趙飛龍在他耳邊輕言細語幾句，就會產生一種令他不由自主地去順從他的魔力，他有時候也會在腦海裏生起一絲反抗的念頭，可是當趙飛龍嚴厲地向他看一瞥之後，那種顯得極其脆弱的反抗意識，就會很快地消失。

約莫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唐天民和趙飛龍二人來到了「皇家酒店」，自然，在他們身後不遠處，還有兩名槍手在暗中保護。

唐天民到「皇家酒店」來，是要找雷夢娜，但是，那却不是出於他自己的願望，而是趙飛龍的唆使。

他緩緩走向櫃面，聲音顯得軟弱地向櫃台的服務人員問：「請問是不是有一位從曼谷來的雷夢娜小姐住在你們這兒？」

「噢！有的。」櫃台上面的小姐很快地回答：「可是她已經兩天一夜沒有回到這裏來了。」

「妳意思是說雷夢娜小姐已經退房了嗎？」

「哦！不，她的行李還在這裏，而且她已經預付了一個禮拜的房租。」

「嗯！」唐天民回過身來以探詢的目光望着趙飛龍。

趙飛龍走過去，勾着他的肩膀，低聲說：「唐天民，我們在接待室裏坐一會吧，說不定雷夢娜小姐很快就回來的。」

「嗯！」唐天民點點頭，很馴服地隨着趙飛龍向接待室裏走去。

夏玫的判斷果然不錯，就當唐天民和趙飛龍走向接待室以後，立刻有一個酒店的男性侍者神色詭秘地走進了電話間，他就是雷夢娜所伏下的眼綫。

從這些跡象看來，彭莎莉對洪英豪所說的話，似乎有可能性了，她說雷夢娜是一個極其心狠手辣的女人，而且到星洲來並不是替唐天民復仇，或者是要找尋他的下落，而是謀取不法的利益，那麽，她的行動絕對不是輕率的，一定經過了嚴密的安排和部署，自然，星島也有她的班底在，這個侍者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這男性侍者走進電話間以後，立刻很快地撥號碼，當對方接通以後，他就急促地說：「請轉告雷夢娜小姐，唐天民來找她，不過，唐天民身旁還有一個男人，我認得出來他是『火玫瑰』的心腹槍手趙飛龍。」

接聽電話的人並不是雷夢娜本人，當然，她也不可能把賓館的電話號碼留給這個眼綫的，而那個人對任何事情好像都能够替雷夢娜作主，聽完了這報告後，立刻用命令的口氣說：「監視他們的行動，如果十五分鐘以內，雷夢娜小姐不到『皇家酒店』去的話，你再打電話到這裏來。」

「是！」這個人必恭必敬地掛斷電話，然後走出電話間，以烱烱的目光望着酒店的進門處，同時，察看了他的腕錶，計算着時間。

過了十多分鐘，還沒有超過預定的時間，雷夢娜在「皇家酒店」的進門處出現了，她一踏進酒店的大門之後，就和她預先佈下的眼綫，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向櫃台走去，很輕鬆地以一根手指頭敲了敲櫃台，「小姐！有人找我嗎？」

「哦！」那個服務人員一看見她回來，連忙回答說：「約莫在一刻鐘之前，有兩位男士要找妳，據我的印象，他們好像

在接待室裏等妳呢！」

「哦！謝謝妳了！」雷夢娜向她道了謝，然後神情很鎮定地向接待室走去。

唐天民一看見雷夢娜走過來，就很欣喜地站了起來，嚷着道：「夢娜！妳什麼時候到的？」

「兩三天了，」雷夢娜的神情顯得不太熱情，也不太冷淡，一邊說一邊在唐天民的對面坐下來，目光向趙飛龍一瞟，「這個是誰啊？」

趙飛龍立刻搶着說：「雷小姐，久仰了，聽說過『海濱俱樂部』主持賭場的夏玫小姐嗎？」

「嗯，怎麼樣？」

「為了唐天民先生的事情，夏小姐想請妳去談一談。」

雷夢娜不動聲色，偏着頭反問道：「請問你貴姓大名。」

「趙飛龍。」

「哦！」雷夢娜緩緩地點點頭，銳利的目光對着趙飛龍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後臉色一沉，冷冷地說：「夏小姐找我幹什麼？」

趙飛龍嘿嘿地一笑，壓低了聲音說：「雷小姐，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是為了唐天民的事情。」

「噢！他有什麼事情？」

「這是一個秘密，」趙飛龍將頭伸過去，臉上顯露出詭譎的神色，「唐天民已經被注射了一種藥物，那種藥物可以左右一個人的意志，如果妳去談一談的話，對妳，對唐天民都有利，如果妳不去的話，那麼你得替唐天民的安危想一想。」

「你胡扯！」雷夢娜冷叱了一聲，然後將目光望着唐天民，顯得很關注地問道：「天民！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唐天民顯得很困惑地搖着頭說：「沒有啊！」

「哼哼！」趙飛龍打從鼻孔裏哼出一口冷氣，然後冷笑着說：「雷小姐，不管我怎麼說，妳可能都不會相信，現在，我可試驗給妳看，我叫唐天民怎麼樣，他就會怎麼樣。」

雷夢娜將頭一擺，冷笑一聲，說：「我不信。」

「不信嗎？我就試給妳看吧！」趙飛龍說完話之後，就將嘴唇湊在唐天民的耳邊，輕聲細語一陣了。

唐天民原本溫和的眼光，突然轉得冷峻起來，緊緊盯在雷夢娜的臉上，語氣森冷地說：「夢娜！夏玫小姐約妳去談談，那是看得起妳，妳為甚麼不去？」

雷夢娜不禁吃驚，此刻的唐天民已經跟方才初見時的神情判若兩人，這證明趙飛龍沒有說假話，眞會有那種令人改變意志的藥物嗎？

不管如何，雷夢娜有她自己的算盤，本來心頭就有點吃驚，而她在臉上故意加重了驚色，望着趙飛龍說：「請問趙先生，夏玫小姐這樣對付唐天民目的何在？」

趙飛龍面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的笑容說：「雷小姐，請妳不要吃驚，唐天民是一個聞名東南亞的職業賭徒，那是我們俱樂部徵求的對象，不過，他的個性好像太倔強了一點，不管我們夏小姐開出任何優厚的條件，他都是搖頭拒絕，所以迫不得已我們才用這種方法，卻想不到這種方法，並不十分有用，雖然我們能夠改變唐天民的意志，可是他那一雙手卻顫抖不住，雷小姐，一個賭徒的雙手不停在顫抖，在賭台上還起得了什麼作用？」

「噢！」雷夢娜吸了一口長氣，目光轉過去望着唐天民的雙手，果然發現他的雙手在不停地顫抖，然後她又以驚疑不定的眼光去望着趙飛龍，口氣遲疑地問道：「那麼……」

趙飛龍很快接口說：「那位發明這種改變人類意志藥物的醫生，另外還有解藥，只要雷小姐保證唐天民能夠跟我們夏玫小姐合作的話，我們可以教那個醫生把他原已注射進去的那種藥性解除後，使他恢復正常。」

雷夢娜故意沉吟了一陣，緩緩地搖着頭說：「趙先生，我同意又有什麼用？現在唐天民因為有那種藥物在他的神經裏面作祟，他才會對你千依百順，可是當他藥性解除以後，他未必肯聽我的主張啊！」

「這樣吧！」趙飛龍顯得神情非常友好，「妳去跟夏小姐碰碰頭，關於細節問題，妳們最好見面談判好了。」

雷夢娜又猶豫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那麼我們現在就去吧！」

趙龍飛站了起來，心中暗暗地高興；哼，妳這個名聞東南亞的職業女槍手，今天可上了我們的當了。三個人走出「皇家酒店」，坐上了「海濱俱樂部」專門接待賓客的一輛黑色轎車，疾駛而去。

在車上，唐天民絲毫不瞬的眼光瞟向雷夢娜，但是，卻沒有什麼話對她說，而且他的神情也顯得很冷漠，氣色也顯得不好。雷夢娜不禁暗暗皺眉；如果他眞是被某一種改變意志的藥物所控制的話，那麼，這朵「火玫瑰」也就太厲害了。不過，她心裏在冷笑：妳「火玫瑰」能夠燒得着別人，扎得別人肌膚滴血，可是妳卻奈何不了我雷夢娜。

車子經過一陣飛馳以後，終於駛進了「海濱俱樂部」，停靠在賭場的門口。

夏玫早已得到了報告，正等待雷夢娜投進她的羅網。當雷夢娜和唐天民、趙飛龍一起走進她辦公室的時候，她幾乎想要發出喜悅的狂笑，可是她忍住了，冷冷地向雷夢娜一擺手說：「雷小姐！請坐。」

雷夢娜滿面誠惶誠恐的神色，在沙發上坐下來以後，以很客氣的語氣問道：「請問妳就是夏玫小姐嗎？」

夏玫冷笑了一聲說：「何必裝瘋賣傻！妳恐怕早就認識我了吧！」

雷夢娜仍然不動聲色輕聲問道：「夏玫小姐！妳找我到這裏來要談什麼事？」

夏玫將目光冷冷地看在唐天民的臉上，沉聲說：「雷夢娜！唐天民是妳的愛人，我知道妳到星洲來，就是為了要探詢他的下落。妳現在可以看到，我沒有傷害唐天民一根毫毛，可是他的血液裏面卻流動着一種很可怕的藥物，怎麼樣？我們可以談談條件吧？」

雷夢娜點頭說：「好！妳提出妳的條件吧！」

「第一步，先繳下妳身上的槍。」

雷夢娜搖搖頭說：「夏小姐！我承認我身上有一支槍，可是我這支槍對妳並不

發生威脅啊！」

「不行！」夏玫語氣非常堅定地說：「妳既然是跟我談判來的，妳就不能身懷武器，把妳的槍繳出來以後，才有商量的餘地。」

雷夢娜顯得屈服地點了點頭說：「好吧！」

說着，就撩起了裙子，解下了綁在大腿上的槍套。

可是當她將槍套雙手捧着，必恭必敬地往夏玫面前送過去時，突然一個急轉，只聽「砰砰砰」三聲槍响；同時又响起一陣慘呼。趙飛龍的右腕被一彈貫穿，另外，夏玫身後那道簾幕裏面也倒出來了兩個大漢。

雷夢娜眞不愧是一個職業槍手，她不但先發制人，射傷了趙飛龍，而且連藏在簾幕後的那兩名槍手，也都沒有※過她銳利的眼光。

三聲槍响之後，她已經縱身來到夏玫身後，冰冷的槍管抵上了夏玫的腰際，冷聲說：「夏玫！妳這朵『火玫瑰』今天栽了。」

這一個突變，雖然使夏玫暗暗吃驚不已，但是由於唐天民已經被她注射了那種改變意志的藥物，所以她還是有恃無恐，語氣逞強地說：「雷夢娜！妳這樣做可就錯了，妳還想挽救妳的未婚夫嗎？」

「哼！」雷夢娜冷笑了一聲：「誰告訴妳說唐天民是我的未婚夫？」

「那麼，也是妳心愛的男人，妳總該承認吧？」

「過去是。」

「現在就不是了嗎？」

「哼！別說這些了。」雷夢娜冷冷地說：「夏玫！現在我的槍抵在妳的腰上，只要我一扣扳機，妳馬上就死於非命，請問妳低頭不低頭？」

「妳難道眞的不顧唐天民死活嗎？」

「妳少說廢話。」雷夢娜的語氣非常冷峻。「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我打電話報警，從唐天民的血液之中可以驗出來他中了某一種藥物，妳大概也知道星洲的戕害人體治罪條例是很重的啊！」

夏玫不禁暗暗地吃驚，她想不到雷夢娜會不顧唐天民的死活，她更後悔不該以唐天民的安危去控制雷夢娜，這種打算是完全錯誤了。於是，疾聲問道：「那麼，另一條路呢？」

「另外一條路想必妳也知道——拿錢來吧！」

「噢？妳出賣妳的愛人，向我要錢嗎？」說到這裏，夏玫朝唐天民吼道：「唐天民！你看見了。雷夢娜不顧你的死活，向我進行敲詐，難道你心裏一點憤怒的火苗都沒有嗎？」

其實，唐天民已經被那種神奇的藥物所控制，當他清醒過來之後，第一眼看到的是趙飛龍，所以他一直就聽趙飛龍的指示，現在，夏玫向他說這些話，他根本一點意識作用都沒有。

雷夢娜冷笑了一聲說：「夏玫！妳和唐天民打什麼交道？我看，妳還是跟我手上這一枝槍打打交道吧！」

夏玫原想激起唐天民的憤怒，來破壞雷夢娜勒索的計劃，卻想不到唐天民絲毫不受她的控制，不禁暗中吸了一口冷氣，顯得很不自在地問道：「雷夢娜！你要多少？」

「美金三十五萬。」

「什麼？妳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別以為我這個賭場有多大的賺頭。就是三千五百塊美金，我都要大費周章去籌措哩！」

「哼！」雷夢娜打從鼻孔裏哼出一口冷氣，同時手中的槍也用力地在夏玫的腰際戮了一下。「昨天妳一出手，就是兩萬美金，由此可見，妳火玫瑰最近幾年來很攢積了幾個錢，何必小氣？」

「哼！雷夢娜！打開天窗說亮話，妳也知道我開給姓洪的只是兩萬美金支票，而且那張支票他永遠也不會兌現。」

「嘿嘿！卻想不到，我把妳的計劃給破壞了。怎麼樣？三十五萬美金，少一個子兒，我就要妳的命。」

「我手底下那有那麼多的現款？」

「妳放心！我姓雷的做事一向不趕盡殺絕，我現在並不等着要。」

「噢！」夏玫可感到意外了。「那麼，妳什麼時候要？」

「三天以後，給我送到『皇家酒店』來。」

夏玫的心中不禁猶疑起來，任何一個勒索者，也都要在現場逼得對方交出現款不可，然而雷夢娜卻故意將限期拉到三天後，她這是耍什麼花樣呢？

她沉吟了一陣，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於是，以試探的語氣問道：「雷夢娜！妳信得過我？」

「那很簡單。三天後不把錢送到『皇家酒店』裏來，我就要妳的命。那麼，除非妳火玫瑰從此高飛遠颺，別想在星洲立足。」

「雷夢娜！妳這個女人的作風，比男人還厲害，妳就不怕我在三天之內，集星洲所有有名的槍手來圍剿妳嗎？」

雷夢娜將手槍收了回去，拍拍夏玫的肩頭說：「夏玫！如果我怕妳來這一套的話，我還當什麼職業槍手？記住！三天之內送到『皇家酒店』來。」

說完之後，繞過夏玫的背後，向屋外走出。這時，夏玫臉上流露出一股陰狠的笑容，悄然伸出手去，按向寫字枱下一個暗中裝置的電鈕。

雷夢娜卻像背後長了眼睛似的，一個轉身，左臂的拐肘處用力地搗在夏玫的面頰上，使夏玫連人帶椅，向後摔倒。

雷夢娜冷冷地笑着道：「夏玫！寫字枱裏面裝彈簧飛刀這一套我見得太多了，妳少耍花樣！如果不是看在要妳去籌集那三十五萬的美金的份上，我現在就一槍幹掉妳了。」

雷夢娜說完之後，眼光冷峻地向唐天民瞟了一眼，然後昂視闊步向屋外走去。

唐天民凝望着她的背影，似乎無動於衷，目光呆滯地看着前方，良久，才顯得有氣無力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 × ×

洪英豪離開「遊船碼頭」以後，立刻驅車先回到了「星島賓館」。他走向櫃枱時，冷靜地察看了坐在櫃枱裏面的那位帳房先生的神色，並沒有什麼異樣。賓館裏面的女侍也是含笑迎接他。

他一面向雷夢娜那間套房走去，一面暗暗地思忖：如果彭莎莉的話全對，那麽，此刻的雷夢娜必然會對他有所防範，然而他却沒有發現一絲反常的跡象。

他進入雷夢娜那間套房以後，女侍也跟他走了進來，恭敬地問道：「請問洪先生有什麽吩咐？」

洪英豪抬頭向隔壁指了一下，低聲問：「隔壁是不是住着一個姓彭的女客？」

「嗯！」那女侍點一點頭。「是不是叫彭莎莉的？」

「是她。她在嗎？」

「好像前幾分鐘才回來的樣子。」

「哦！」洪英豪微微地皺起眉頭，沉思了一陣，然後壓低了聲音說：「我拜託妳一件事，請將電話給我接到隔壁去。」

「那太簡易了。」那女侍一面說，一面拿起床頭電話機，將洪英豪的意思傳達給總機的接綫生。

不到半分鐘，回聲鈴就响了起來，女侍很恭敬地將話筒遞到洪英豪的手裏。

「喂！」洪英豪一接過電話筒，就向對方問道：「是莎莉嗎？」

「嗯！近在咫尺，何必打電話呢？」

洪英豪壓低了聲音：「我這樣作，是想把我們交往的關係弄得公開化一點，別讓某一些想監視我行動的人在後面鬼鬼祟祟。怎麽樣？中午十二點的約會去嗎？」

彭莎莉自然明白洪英豪所說的約會就是雷夢娜請他們中午在大坡二馬路「龍鳳閣酒家」吃午飯的事，但她却一口回絕說：「我不想去了。」

「爲什麽？」

「泡水泡得太久，我想休息。」

「眞的就是這個原因嗎？」

「洪先生！你不該有太多的疑問。昨天晚上睡得太晚，而且今天早上的潛水活動又消耗了很多體力，我的確需要休息一下。」

「那麽，我就不勉強了。」

洪英豪說到這裏，就打算要掛斷電話了，然而彭莎莉在電話的另一端却又以急促的語氣說：「洪先生！你決定去嗎？」

「我當然要去了，有許多事情我必須當面和她談一談。」

「是該去的。」彭莎莉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然而她又接着說：「不過，你得小心一點。」

「妳是說……」

「我叫你小心一點，既不是單純地指你要小心夏玫的狙擊，也不是要你只小心請你吃飯的人有什麽不良的企圖，據我看來，整個局勢都非常詭譎而又危險，不管是你是我，都應該小心一點。」

洪英豪以一種蠻不在乎的語氣說：「有什麽好小心的，我是一個職業槍手，槍不離身，就是最大的防備了。」

「對了！我忘記你和你的朋友是一對很機警而又勇敢的人，我實在是不必要替你多担心事，不過我們好像還有一個共同的利害關係，所以不得不提醒你一下。」

洪英豪顯然不願和彭莎莉再深談下去，於是，岔開話題說：「妳下午一直都在嗎？」

「嗯！我想好好睡一下，大概要睡到下午五、六點鐘才準備離開床鋪了。」

「好吧！我差不多在兩、三點鐘就可以回來了，到時候，我仍然用電話向妳報告一下中午的情況吧！」

洪英豪也吁了一口長氣，將話筒擱上了話機，和衣往床上一躺，這才發現那個女侍一直垂立在旁邊，還沒有離開，看起來她是在這兒等待洪英豪的吩咐，但也可能是接受了雷夢娜的吩咐來對洪英豪加以監視。洪英豪並沒有表露神色，也沒有打算向那個女侍盤詰什麽，只是向她揮揮手說：「我想小睡一會，請妳在十一點半鐘的時候叫醒我好了。」

那個女侍必恭必敬地退出了房間。洪英豪閉上了眼睛，他的確需要小睡片刻。

× × ×

大坡二馬路的「龍鳳閣酒家」是星洲最有名氣的中國菜館，純宮殿式的裝修，氣派非常巍峨。

洪英豪在正午十二時前十分鐘來到這裏，他剛跨上雕欄玉砌的台階，就有帶位的侍者迎了過來。

「先生！訂座了嗎？」一口標準的廣東話。

「我是一位雷小姐所請的客人。」

「雷小姐——」那侍者一面說，一面翻閱手裏的記事册。「呵——在『鳳樓』十四號雅座。」

那侍者說完之後又吆喝了一聲，立刻就有一個穿着中國旗袍的女郎過來帶位。

登上一道樓梯，眼前全是彩鳳圖案的裝飾，難怪這裏名爲「鳳樓」了。

來到十四號雅室門口，那女侍挑起垂簾，彎腰擺手，將洪英豪肅迎進去！

眞應了「室雅何須大」那句古話。地方雖小，裝置却極爲雅緻，不過，洪英豪却也大感不解，一張圓桌上擺滿了十副杯筷，難道雷夢娜還請了別人麽？那又是些什麽人呢？

女侍爲他斟上一杯熱茶，重又退去。

現在，這間雅室內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洪英豪看看錶，時間已經是十一時五十五分，做主人的雷夢娜應該早到才對，然而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她的影子，這就有點奇怪了！他納悶不解地喝下了那杯熱茶，時間也已到了中午十二時。突然，珠簾幌動，兩個身裁魁偉，西裝革履的年輕男士走了進來，一看到對方那四道有力的目光，洪英豪就發現進來的兩人都是玩槍的槍手；經常練靶的人，眼神和常人總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這是雷夢娜的部下麽？

洪英豪的腦際剛剛閃過這個念頭，對方已經開口說話了。

「是洪先生嗎？」說話的人，是二人之中年紀稍大的一個。

洪英豪雙手提起來，擱在沙發扶手上，這樣距離脅下槍套又近了許多。然後才點點頭說：「是的。請問二位是……」

對方很快地接口說：「我們是『海濱俱樂部』的人。」

這個答案使得洪英豪暗暗一驚，不過，他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地問道：「是雷夢娜小姐請二位來的嗎？」

「不是的。」對方一面搖着頭，一面很輕鬆地和他的同伴在沙發上坐下。「我們專程來探訪雷小姐，因爲夏玫小姐要付

給她一筆錢，所以夏玫小姐想請問雷小姐一下，那筆錢要送到何處交給她。」

洪英豪心中暗動，却故意以不在意的口氣問道：「二位將錢帶來了嗎？」

「嘿嘿！自然沒有帶來，那筆欵子的數目太大了啊！」

「多少？」

「美金三十五萬元。」

「哦！那眞不是一筆小數目。」洪英豪這時已想到彭莎莉對他所說的話了。「請問……是一筆什麽性質的欵子呢？」

對方流露出曖昧的神色說：「嘿嘿……洪先生想必心裏有數，這年頭生意難作，尤其是經營賭塲。夏玫小姐對一些玩命的江湖朋友能不應付嗎？」

「拿三十五萬美金去應付？」

「那得看對方的身價如何。」說到這裏，那像伙壓低了聲音，「比如說，像洪先生，只要二萬美金就打發了，但是雷夢娜……」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又有一個彪形大漢掀簾而進。

「我看雷夢娜不會來了！」他一走進門就嚷着說。

一直和洪英豪交談的大漢先看了看錶，然後含笑問洪英豪道：「洪先生！你看雷小姐會來嗎？」

眼前的情勢眞應了彭莎莉所說的詭譎而又危險，他既猜不透雷夢娜在耍什麽花樣；也摸不清眼前這幾個人究竟是存何居心？因此他暗中提高了警覺，看看錶說：「我可不敢確定她是否會爽約，不過，按照預訂的時間已經過去五分鐘了。」

「洪先生！」對方面上依舊浮現笑容，然而語氣却冷峻起來，「我敢斷定，雷夢娜不會按時到這兒來了。」

「何以見得？」洪英豪站了起來；同時右臂平舉胸前。即使對方有險惡的居心，他却有把握比他三個人之中任何一個人拔槍要快。

那男人面上流露出一股狡黠的笑容，一字字鏗鏘有力地說道：「因爲我們在『龍鳳閣酒家』門口已安排了兩挺手提機關槍……」

「甚麽？」

「洪先生！請別吃驚……除了門口之外，樓梯口也有兩挺手提機關槍，這間房間的門口則有四挺機關槍。」

洪英豪低吼道：「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麽？」

那男人冷笑着說：「這還不明白麽？在這三層火網的包圍下，雷夢娜不可能走進這酒家來；自然洪先生你也別想走出去了。」

洪英豪不禁吸了口涼氣，從對方那種怡然自得的笑容中就可以看出對方絕不是在虛聲恫嚇。

因此，他放棄了準備拔槍動武的念頭，顯得毫不在乎地說：「既然我一時走不出去，我們就先來大吃大喝一頓吧！反正有雷夢娜小姐付賬。」

那男人搖搖頭說：「洪先生要大吃大喝一頓未嘗不可，不過請到『海濱俱樂部』去，夏玫小姐一定會竭誠招待。」

「這就是你們今天來此的目的麽？」

「你說對了！」

「你們怎知道我和雷小姐要在這兒吃飯？」

「我們有我們的消息來源，不勞洪先生問。」

洪英豪突然有所領悟：據彭莎莉所說，唐天民來星洲的消息，是雷夢娜故意向夏玫密報的；那麽，現在他的行踪又未嘗不是她故意洩漏的呢？她過時不來，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洪英豪氣得連連搖頭，却又想不通雷夢娜如此作的用意何在？

對方見洪英豪沉吟，復又催促地說：「洪先生！請走吧！夏玫小姐在恭候大駕哩！」

洪英豪自然想盡量找到脫身的機會，於是退後一步，沉聲說：「別說得那樣輕鬆！我身上還有一支百發百中的槍。」

「我知道。但是我却不想繳下你身上的槍，因爲你絕對沒有機會拔出來。」

「不見得吧？」

那男人拍了拍手，門口立刻出現了四個身披風衣的大漢；每個人的衣襟下都露出根長長的槍管。

「洪先生！現在你親眼看到了，該知道我沒有虛張聲勢吧！」

洪英豪情知動槍是一件極爲愚昧而又危險的事，然而，此刻若是馴服妥協也同樣是愚昧而又危險的，因此，他不禁猶豫起來。

那大漢向前走進一步，帶着詭譎的笑容，壓低了聲音說：「洪先生！你不該將夏玫小姐當敵人；她在這兒有事業，絕不想得罪人；尤其不願得罪像洪先生這樣有份量的槍手，眞正的敵人是雷夢娜，而洪先生却將她當成了朋友，這眞是太過危險了。」

洪英豪現在自然已不會將雷夢娜當成併肩伙伴了，然而他也不會聽信對方的話去將夏玫當友人。夏玫在「蘭原森林」中設有埋伏想殺他，那應該是鐵定不移的事實。而且他前來星洲，對夏玫極端不利；那麽，夏玫千方百計地要殺他，那也是順理成章，不可置疑的事。

洪英豪目前所必需要做的不是澄清敵友，而是要設法脫身。

因此他目光四下一掃，語氣森冷地說：「朋友！你要我將夏玫小姐當成朋友看待嗎？」

「不錯，那樣對洪先生有利無害。」

「我如何能相信？」

「只要洪先生和夏玫小姐作一次長談，彼此進一步瞭解之後，洪先生就自然相信了。」

「是朋友就不該動槍。」

「對不起！」對方的措辭倒還謙恭有禮。「因爲已經有了誤會，我們不得不有所防範，而且，我們還得提防雷夢娜是否在這兒佈下了圈套，所以請洪先生原諒我們動槍的苦衷。」

對方連軟帶硬，使得洪英豪一時作不了主張。

那大漢等待了半分鐘，見洪英豪並無動靜，於是臉色微微一沉，冷聲說：「洪先生如果不相信夏玫小姐的誠意，堅持採取敵對的立場，小弟我恐怕只有冒犯洪先生了。」

洪英豪知道對方所說「冒犯」一詞的涵意，心中暗忖：與其被對方挾持，或被對方擊昏，倒不如僞裝屈服，只要自己有一槍在身，未嘗沒有機會，於是，點點頭說：「好，我跟你們走！」

他的話還沒說完，忽然响起一陣玻璃窗的破碎聲，同時响起尖銳的呼嘯，憑洪英豪多年來玩槍的經驗，就知道是窗外射來了冷槍；在情況緊急之下，他也無法去思索射來的冷槍究竟是要殺誰？身形飛快地一滾，滾到了雅室的一個角落裏；同時也拔出了脅下的槍。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使他楞住了；對方一共七個人已全部躺下，洪英豪一看見他們胸前的大血洞，就知是中了長程來福槍的「霰彈」，狙擊者不但槍法快，而且準，除了高明的職業槍手，絕不可能在眨眼之間連殺七人。

職業槍手？他立刻想到了雷夢娜。

那四個披着風衣，暗挾手提機槍的大漢是併排站在門口的，因爲受到子彈猛力的衝擊，屍體都倒在走廊上，已然驚動了侍者和食客。

洪英豪清晰地聽到了急促的步履聲和驚叫聲。

洪英豪判斷此刻絕不會有任何人敢大胆進內察看，於是佝僂着身子，探頭向窗外察看。

五十碼以外是一幢五層樓房，在三樓的一窗口處留下了一個鵝黃色的綉花枕頭；毫無疑問，那是狙擊手的射擊位子。洪英豪不敢料定狙擊手就是雷夢娜，然而有一點他却可以肯定，對方並不想殺他，否則在那一陣銳不可當的射擊中，他絕不可能僥倖逃過不長眼睛的槍彈。

此刻，門外已經有人圍攏過來，洪英豪知道自己脫身的機會到了，即使那個領頭的大漢沒有吹牛，眞的還有四挺手提機槍分設在大門及梯口的話，他們也絕不敢對着人羣瘋狂掃射的。

於是，他將手槍插囘槍套，左手撩起了珠簾，右手指着破碎的玻璃窗，故意慌張地大嚷大叫道：「窗外……窗外……窗外……」

他一面語無倫次地亂吼，一面則以銳利的目光在人羣中搜查，一眼就被他看見了四個身披風衣的人；毫無疑問，他們就是身懷機關槍者，不過，他們夾雜在人羣當中，絕對沒有機會開槍。

洪英豪面呈慌張之色，然而脚下却異常機警，銳利的目光盯在那四個傢伙，從人羣中向外擠。

對方八隻眼睛充滿了憤怒之色，目光也一齊集中在洪英豪身上，然而他們却莫可奈何。

好不容易擠出「龍鳳閣酒家」，洪英豪才喘出一口長氣；孰料他一口氣尚未吐盡，突然一輛乳黃色跑車如閃電般向他迎面駛來，在一陣尖銳的剎車聲中，只聽得一聲　細吼叫：「快伏下！」

洪英豪早已看清跑車上的駕駛人是彭莎莉，從對方駕車行駛的方向和緊急剎車的跡象看來，洪英豪知道對方無惡意，必然是有了什麽意外的情況發生。

因此，不待對方呼叫，他早已彎下了身子。

「噓——噓——」兩聲，自他頭頂呼嘯而過，只要稍慢一點，他的腦袋就準要開花無疑了。

彭莎莉駕駛跑車，只不過在洪英豪的身邊停了幾分之一秒鐘；然而，在這閃電般的一瞬間，洪英豪已經攀住了跑車的門，他就這樣身體懸空着等跑車衝出去一百餘碼之後，才躍進車廂，坐到了彭莎莉的身畔。

洪英豪最少將頭靠在車座上，閉起眼睛吁喘了有三分鐘之久，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彭莎莉瞟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死亡約會的滋味如何？」

洪英豪苦笑着說：「原來妳不是要在床上睡覺的。」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預先瞭解我的行動。」彭莎莉的話題顯然有絃外之音，當然不是指洪英豪而言。

洪英豪發現車子逐漸駛離市區，於是問道：「莎莉！去那裏？」

「情人山。」

「嗨！妳的雅興不淺！」洪英豪雖然剛從死亡的陰影中逃出，却很快地恢復了他的幽默。

彭莎莉喃喃地說：「去情人山不是要和你談情，如果我們是兩個職業探員的話，現在不妨套一句術語——是要去交換情報。」

（未完・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痴老人、武林三傑等人來到飛花仙子墓前，並把夏振華的身世詳細道出，至此夏振華才明白自己的身世，也才知道巨無霸原來是他父親，父子相逢份外驚喜，更因母親飛花仙子的不幸遭遇而悲痛，夏振華誓要爲母親報仇雪恨……夏振華來到一座石山，突然石山爆炸，接見山下有一寒潭，夏振華估計此處必是龍潭虎穴，毫不畏懼，向潭邊走去，突然潭中躍起一隻大怪物，張牙舞爪撲向夏振華，夏振華拔出「追雲神劍」力斬怪獸，怪獸受傷跌入寒潭中，一股腥臭中人欲嘔，接着一縷魔音傳來，夏振華幾乎被那魔音所陶醉……

搗毀黑水寒潭　女魔投潭自絕

夏振華全身一懍，還眞以爲天痴老人等人到來，但雙目仔細一打量，但見那些彪形大漢胯下，都騎着一條巨蟒，手中都提一柄長劍，每人右手還有一個似碗非碗，似罄非罄的東西，那裏還容他細想，就憑這十數條巨蟒，也够令人魂飛魄散，忙探手入懷，將當日巨無霸相贈的小玉瓶，拿在手中，傾了一顆藥丸啣在口中。

右手長劍立即舞成一片光幕，左手五指伸而復張，數十縷指風電射而出，立時閃起一串巨響，火花四射。

原來他的指風，奔向石壁間之人和蟒，但碎石紛飛，首先亂成一片。

咚！咚！咚！之聲，不絕於耳，那些巨蟒吐着紅信，怪嘯聲此起彼落，腥臭之氣令人作嘔。

夏振華此際也不禁毛髮聳然，因爲他施展的浮雲指力，竟然無損於巨蟒分毫，甚至騎蟒之人，也顯然得其掩護。

就在他一愕之間，十數條巨蟒已撲近身邊，而且哇哇怪叫，十分難聽。

那些騎蟒的大漢，顯然也有恃無恐，對着這個武功蓋代的天下第一劍，也敢頻頻發招。

夏振華覩狀那還敢存絲毫大意，手中追雲劍「橫掃千鈞」，一道冷虹電射而出，雖然力道足可裂石開碑，但祇是將那些巨蟒逼得微微退後，但一退又進，顯然劍虹威力反激起其怒火，那些大漢也同時躍離蟒背，冒死撲進。

夏振華凝神靜氣力拒強敵，但心頭却幌過一道陰影，暗忖道：「如果這些大漢不是被人所制，就是失去理智，否則，那有與蛇獸爲伍，尚不知自覺，獨處惡潭黑水之間依然不死……」心念陡轉，神目已注視在那些大漢身上，但見他們形同瘋子，但出手之間却極遲慢。

他不愧爲天下第一劍，眞是一事擧而三事反，聞一而知全般。

從這些大漢的動作，早已看出這黑水寒潭中，還隱有其他奧秘，尤其這些巨蟒，若非有人控制，斷不能任人乘坐。

夏振華望着那些大漢，雖然不忍心遽下殺手，但他們本性已失，而且冒死發招，尤其他們久處黑水寒潭中，說不定身上已染有奇毒。

當下猛地一聲大喝道：「爾等堂堂一表，爲何甘心作賊，若再執迷不悟，天下第一劍手下……」他的話尚未說完，那些大漢也是連聲怪嘯合力擊到。

一陣天崩地裂之響，十數個大漢所凝聚的功力，震得空際迴音不絕，四壁碎石紛飛。

夏振華這才看清他們的雙目，半睜半閉似熟睡未醒般，但却無法解除這些可憐蟲的禁錮，祇得再運丹田之力，猛作一聲獅子吼，想以眞力震散其心志。

巨蟒和大漢聞聲雖不住地搖幌，但祇待迴音一落，又復再度撲上，而且其勢更爲兇猛。

夏振華心中不由暗中一嘆道：「這些大漢被人禁錮，固屬可憫，但若是遇上別

人又不知要造成多大殺孽，而且將永無止境。」

他的目光不斷地流轉，耳朶也凝神靜聽，並在寒潭中又隱隱傳來哭泣之聲，相與他剛才所聽的歌聲，爲一強烈對照。心中雖然一懍，也就存着一了百了之心，尤其那種殺惡人是善念的想法，使得他再無顧慮。雙目中閃出兩道神光，追雲劍立即舞出一串銀花，「驟雨」、「狂風」、「奔濤」、「駭浪」，四招八式，分向四面八方刺去。左手更以浮雲指及流雲掌兩般功力，輔以劍招同時出手，立時劍光飛洒，指影幢幢，掌飛不竭，十丈之內，震得碎石紛飛，水花四濺。

那些大漢早已立脚不穩，有的歪歪斜斜上下搖幌，有的撲撲跌跌撞入寒潭中。

但十分奇怪，大漢羣中雖有損傷，但除却怪嘯之聲外，並不聞有痛苦之呻吟及慘呼之聲，撞在巨蟒身上之劍虹，咚咚作響外，祇是逼得巨蟒退後數尺。

顯然這些巨蟒連那柄斷金截玉的追雲寶劍，也竟難以擊傷，牠們的皮厚，可以想見。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不入虎穴不能得虎子，自己爲防感染惡毒，故不願接近巨蟒，現在憑空遊鬪，已無法奏功……」心念陡落，人已隨劍而下，他的脚尖仍然離地寸許，追雲劍却已一招「橫斷巫山」，向着近旁兩條巨蟒砍去。

巨蟒久困寒潭，此際在指風劍影中，遊鬪良久，雖然皮肉粗厚　却也痛澈心肺，故一條條向後避退，不料夏振華仗劍追到，一道寒虹如彩虹飄落，兩道血光，一股腥味，隨着兩個蟒頭衝出。

一劍連斬兩條巨蟒，夏振華精神大振，一柄劍左揮右刺，彩霞片片，劍虹如萬道銀蛇，又是三條巨蟒被斬成兩斷。

寒潭中巨蟒所佈成的惡陣，已去其五，巨蟒在嗤嗤怪嘯聲中同時隱退石後。

倏地，水中連現綠光，寒潭中出現幢幢鬼影，一頂小轎四個怪物抬着，從寒潭中踏波而來，姑不論其武功如何，能在這惡水寒潭中踏波而走，不論是人是怪，都是駭人聽聞之事。

小轎主人能駕馭如許衆人，自更有其非常武功，或有其特殊造詣。

夏振華此時才判定自己猜想不差，而且必有一場生死惡鬪，說不定自己失敗，亦未可知。忙微一凝神，仗劍而立，復將週遭一掃，並微微退步，好有伸展餘地。

他正在從容打算，一聲刺耳清笑已傳入耳中，怔得夏振華目瞪口呆幾乎不知所措。原來小轎中坐着一個女人，身材巧小，雖然用一塊黑紗蒙在頭面，但自她的衣着看來，顯然不俗。

「天下第一劍別來無恙，我早料到你決不會放過此間，現在倒好，祇要你能生離這惡水寒潭，我決不爲難你。而且……」未竟的話，祇用一聲冷笑而止。

夏振華一直在尋思，自己並未遇見過此人，顯然對方遇見自己，而且還說別來無恙。

「哼！妖婦！別裝腔作勢，我們在那裏會過，祇要你能勝我天下第一劍，也拚着不出這惡水寒潭……」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妖婦！你不必裝模作樣，且還你本來面目來。」

說完，左手五指已向那小轎抓到，雖然是遙空用勁，但一抓之力直將那乘小轎，自寒潭中提了起來。

四個怪物居然不管那乘小轎，竟自分向四週躍開。

但夏振華放下那小轎時，不禁臉上一熱，原來他不過抓起一個空殼，小轎的底層却仍浮在水上。

夏振華望着那巧小黑紗蒙面女人，說不出是愧是怒。

當下朗聲笑道：「想不到這裏還隱有高人，就憑你這『脫形換位』功夫，就足以驚震武林……」一聲嘆息，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天下第一劍，我們本來無仇無怨，你却硬找上我來，並且乘我不備，廢去我一身功力……」

她先自一聲嘆息後，又繼續說道：「本來我也祇好認命，但後來那些朋友，看不過去，才將我搬來這黑水潭中，重整基業……」

她故意發出一陣清笑，一指寒潭週遭設置，又道：「這裏本沒有什麽値得你天下第一劍重視，但他們都不願我白白死去，必須找你一拚。」

她邊說，邊將蒙面黑紗拉開，立時露出她那蒼白的面孔來。

夏振華本在集中思慮，想自己何時毁過這女人的功力。

待他看清黑紗之內的面孔時，不禁「噫」了一聲，但因那女人端坐在一片鋼葉之上，想到她仍不過假手別人，來成爲殺人的兇手而已。

故當下冷冷地狂笑道：「原來是你這個妖婦，神魔谷我饒你不死於前，在高郵湖附近，雖然廢去了你的功力，仍然保存你的性命……」

他微微一頓，又朗聲喝道：「聖手飛花，就是你服下千年靈芝，萬年雪蓮，你的功力依然有限得很，何況這彈丸之地，豈能困得我天下第一劍住。」

「小賊！不必咬舌，我這週遭都是百難選一的高手，你有本事祇管相搏……」她微微一頓，又故意淡淡一笑道：「就依你所言，我的功力並未恢復，但我願在這一葉鋼舟之上，與你周旋到底……」

她的話被她那連聲怪笑所打斷，幾點水花，寒潭中立即湧出幾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怪物，將聖手飛花所坐的鋼葉竟拉向一邊，而且快如流矢，眨眼間，已達彼岸。

夏振華因料知黑水中有劇毒，不敢輕易跋險，故祇是掃了一眼並未追趕過去。不過心中却在盤算，因爲他本可以馭氣于飛，或以其他身法，越過對岸，但謹愼其事，他並未作此輕易冒險。

這時，四週都是連聲怪嘯，一陣陣惡臭，不斷地湧來。

夏振華幾番都施展了眞力，但他們掩蔽得恰到好處，竟不能擊傷這羣似人非人的怪物。

這一氣眞使這個少年俠怒火中燒，也就不計利害，因爲他已抱定「入虎穴得虎子」的決心。

但他並未施展意會神功，更無意先擒住那個女魔，再來迫這些爪牙就範。

因爲女魔能擠身此中，不僅有其背景，而此中也似另有高手主持，否則憑女魔之力，決成不了如此大事。

故夏振華的行止也就勢必謹愼，因爲這黑水寒潭，有形的寒潭之水，必爲魔頭們用以殺敵的有效武器，還有那些埋伏和暗卡，在在都足以置人於死，更何況此中地勢特殊，眞不知有多少機關埋伏其內，所謂智者之勇，夏振華此時，全憑着大智慧來面對強敵。

四周怪嘯見他毫無所動，而且靜得如處子，倏地又換了一種聲音，震得四壁響聲不竭。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從這些怪響聲中，使他猛記起一件事來。

手中追雲劍一招「龍飛鳳舞」，硬向那石壁中刺去！

一陣轟隆連響，震耳欲聾，巨石紛紛四射，石壁上立即現出一個尺許大小之缺口來。

夏振華又是一招「招龍引鳳」狂嘯一聲，又復劈出，這一劍是他全身功力所聚，足可開山，故又是一陣天崩地裂之響。他來不及從石縫中向內細看，倏地一陣談話之聲破空傳來。

「師傅！我說的，就是這座『惡水寒潭』……」

「咦！這潭中黑氣漫天，莫不是有人被困潭中……」

另一個粗啞之聲，也跟着響起，道：「嗯！不僅有人闖入寒潭，而且已鬧得天翻地覆，你不瞧黑氣中，還另有一縷劍氣嗎？」

夏振華一聽不覺精神一振，因爲他已聽出那粗啞之聲正是北山狼母。

正自轉念間，那幽幽之嘆聲，也同時傳到：「師傅，經你一說我才看到，不過放眼當今武林，恐怕除天下第一劍而外：：」話音倏地一停，又幽幽一歎道：「師傅，我們還是走開罷！」

「紅兒！你是怎麽啦！如果眞是天下第一劍被困此間，那末滴血傳書之會，武林高手豈不蒙遭活刼。」那粗啞之聲漫應着。

「嗯！他都被困住，我們去了還不是白去，與其都被困住……」

「紅兒！你別胡說八道，你仔細瞧瞧，那人可是被困。」那粗啞之聲打斷了她未竟之言。好半晌，才又聽那清脆之聲道：「師傅，我倒知道此中有一秘道，可通寒潭之底，不知現在已否被人找出。」

夏振華心頭不住怦怦地跳動，他已聽出那清脆之聲，正是迎風女，他確想與迎風女親近，但她却弄得不正不邪，顯然成了一朶有刺的玫瑰，如果自己與之交接，怕不影響自己天下第一劍之譽，此念電閃而逝，但兩個人影，也同時掠空而下，三人對目一望，都不禁「咦」出聲來。

夏振華惟恐兩人誤會自己被困，故朗聲笑道：「我雖然聽見兩位談話，却不想請兩位相助……」

他微微一頓，又轉向那黑衣老婦說道：「老前輩爲何尚未趕赴白帝城，怕不誤了滴血傳書之約。」

黑衣老婦也揚聲笑道：「天下第一劍，聽紅兒說這黑水寒潭中，隱有數十名武林高手……」

不待黑衣老婦說完，一陣嘿嘿怪笑，從那烟霧瀰漫的黑水中傳來，打斷了老婦未竟之言。

「哼！我這裏豈止隱有數十名武林高手，簡直稱得上死士，你們擅自進來，誰都別想回去。」

黑衣老婦聞言也冷笑道：「我北山狼母還沒有將這座黑水寒潭放在眼中。」

說完冷冷地向那紅衣女喝問道：「紅兒，你所說的寒潭中的高手有恩於你，也才帶你來練過武功，可就是此人嗎？」

「此人就是當日弄得神魔谷一片血雨腥風，又將神魔谷主囚禁石牢，到處以色盜技的聖手飛花女魔。」

夏振華掃了站在北山狼母身邊的紅衣少女一眼，又朗聲說道：「在下曾將神魔谷毁去，也將神魔谷主救出，惟其身體殘廢，無面見武林豪傑，自絕身死。那時女魔竟被逃去……」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那時我在高郵湖附近，有人冒我名號，到處殺人，後來我查出有的人，是被純內功，震毁五臟，也有人是被點中重穴。」

他又望了紅衣少女一眼，紅衣少女不自覺地，低下頭來，輕輕地申辯道：「師傅！我那時雖冒過天下第一劍之名，但那些人却不是我殺的。」

「啪」的一聲，紅衣少女的臉上，出現了五個指印。「哼！爲什麽暗中冒用別人的名號，想移禍江東，這豈是武林豪俠所應爲？」

「狼母老前輩，暫請息怒，那時令徒雖曾冒用天下第一劍之名，也曾以迎風曲妄殺數人，但那些年青漢子被殺，却皆是聖手飛花所爲……」

他故意將聲音提高，好使全潭所有人都能聽見：「女魔有易容改面之能，曾冒充少女，勾引少年壯漢上鈎，在採取純陽之後，即予擊殺……」

夏振華牙齒咬得咯咯作響，顯然恨極了女魔，半晌，才又朗聲說道：「本來那時，我想將女魔除去，但體會上天好生之德，才留住女魔狗命，僅僅將她的武功廢去……」

一聲嘆息，夏振華顯然萬分愧悔，又道：「想不到她在這裏，已預先佈下了一座黑水寒潭，而且此中設置，較之神魔谷有過之而無不及。」

話音甫落，他的左手一記劈空掌力陡然擊去，一聲銳嘯，北山狼母和迎風女身側，墜下數十根細如羊毛髮絲，閃閃發光且帶惡臭。

夏振華沉聲喝問道：「迎風女！快引導老前輩從秘道中退去……」

他故意一頓後又道：「我將施展絕世神功，硬生生將這黑水潭毁去。」

「天下第一劍，你祇管施爲，我們決不妨碍你，我們在此或者有助於防止賊人暗中偷襲。」北山狼母揚聲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

夏振華苦笑道：「老前輩，這寒潭中雖稱不上龍潭虎穴，却可說步步殺機，機關暗器，多於牛毛，你們留此不僅無補於大局，我倒要分神來照顧你們……」

他反淡淡一笑道：「當我施展追雲劍

法時，就是沒有賊人暗襲，就是那些碎石狂飛也將防不勝防。」

他話音甫落，一招「投江鱉鯉」已凌厲無儔般劈去。但見劍勢如虹，金光一閃而沒，三尺長的追雲神劍硬生生地插入石壁中。

旋即吐氣開聲，一招「力挽狂瀾」化作「拔山擧鼎」，風雷暴響，碎石紛飛。

追雲劍巳夭矯神龍般破石而出，而石壁竟被劈出一方三四尺之巨石來，轟隆一聲，跌入寒潭中。任是北山狼母一代南荒怪傑，此際也不禁目瞪口呆做聲不得。

迎風女也驚得花容失色，暗忖道：「他的武功一次不見，就有一次增長，而且增長得令人難以置信……」她不禁輕輕嘆出一口氣來，復自言自語，說道：「看來他這天下第一劍，是無人可以爭一日之長了。」

北山狼母回過頭來，見她如痴如呆的情形，也不禁啞然失笑。

終於迎風女微微一驚，立時雙頰緋紅，朝着北山狼母輕輕一笑道：「師傅！我先走一步。」紅影一閃就向黑霧中縱去。

「哼！走嗎？沒那麽容易，賤人，吃裏抓外，看我今日饒你！」

一陣冷喝聲，也在黑霧中傳來。

一聲驚呼：「師傅！是我……」

「當然我知道是你這個賤人，四大力士，先將這個賤人擒下。」

北山狼母本來聽見迎風女叫「師傅」，正欲趕去相助，待她聽清聖手飛花也是迎風女的師傅，這倒一時也楞住了。故好半晌，呆立當地，動彈不得。但黑霧中，却已傳來聲聲銳嘯，以及呼呼掌風，不竭於耳。

迎風女也冷笑道：「師傅！我們是無意闖來，更不知這裏就是你作清修之地，如果你眞反臉無情，紅兒自也不會束手就縛。」

說完，一陣管弦之樂響，黑霧中洒出朶朶銀花。

夏振華的掃穴犂庭，還正開始，當然不會放鬆，此時聽見迎風女巳與魔頭們鬥在一起。任是他的嘴多硬，心的深處仍不免映出迎風女嬌艷清麗的影子，令人夢魂縈迴。

一面運勁揮劍，石壁方方切落，一塊一塊滾向那黑水深淵。

又復淡淡笑道：「老前輩，此處是龍潭虎穴，令徒旣巳與他們鬧翻，女魔自不會放手，你快去相助她一臂之力，好脫困而出……」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老前輩，對於這些魔頭，祇管施展殺手，因爲他們大都被女魔施展了『陰毒神功』，多巳失去理智，你不殺他，他們必將殺你……」

他的話尚未說完，那面巳傳來連聲慘呼之聲，凄厲恐怖十分怕人。

北山狼母的身軀微微拔起，正欲縱身而去，陡被一股凌厲無比的勁力，又復將北山狼母壓住。按說，北山狼母也是南荒之雄者，武功才智都首屈一指，此時被這股無形潛勁壓住，心中自是不甘。

夏振華本想北山狼母會走，故又施展了一招追雲八手中之一的絕技，「投石冲開水底天」。

這是他以「狂風」「驟雨」兩招四式，也是「玄武聖篇」中的劍術精髓，自是威猛絕倫。

故一片天崩地裂之後，右壁不僅洞開，一方巨石投入黑水寒潭中，整個石潭，也隨着那聲巨響，不停地旋轉。

夏振華精神大振，神威大發，劍招如狂風掃落葉，人影似猛虎離林，亂石紛飛，水箭四射。連聲冷笑，與亂石聲響，混成一片，十五個仗劍高手，有如魅影一般蜂湧而出。

他們三個一組形若梅花，面對着夏振華凝勁待發。

夏振華也朗聲笑道：「我以爲你們會龜縮一輩子，還是有出來的時候。好！是你們來攻，還是我來攻你們。」

那十五個仗劍大漢竟不視不聞，對夏振華的話顯然聽而不聞。

夏振華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遇見，不禁氣往上衝。身形陡起，一招「平步青雲」，直向那十五人中，所排成的梅花形中心縱去。

黑水寒潭也適在夏振華的身形縱起之間，發出了連聲輕嘯，那一葉鋼舟也同時出現。

聖手飛花端坐其上，手中握着一個白色銀哨，吹奏些不知名的曲子，但聲音却凄厲無比。

十五個仗劍高手雖然全身聚勁，但夏振華縱落之間他們却無一人發出劍擊，尤其他們所佔地理，不論在攻勢或守勢上都絕對有利。

而夏振華却硬向他們的梅蕊中攻到，這正合了一句「硬碰硬」的俗語。

不過他們十五人若乘夏振華降落之頃，陡然出手攻到縱或不能一擊中的，但夏振華的攻勢必將受挫。

直待聖手飛花的哨聲響，他們才如夢初醒一般，同時一聲咆哮，劍光飛洒，十五柄長劍有若怒海騰蛟直向夏振華刺到。

夏振華此際巳端立着，右手提劍左掌平胸，將全身罡氣，凝聚劍尖，復洒在週身。

十五柄劍同時攻到，勢如雷電，但聽得幾聲清脆之響，夏振華的寶劍巳削斷三枝長劍。

然而十五個大漢並未稍歇，因爲銀哨聲巳變成凄厲銳嘯，有時亦似怨婦哀鳴，故此十五柄劍，三柄劍一組，五組成梅花狀，中間三枝長劍雖被削斷。但週遭十二柄長劍劍虹如夭矯神龍，亦若經天玉龍，而又復將功力，遞到中央三人身上，遠望去這一場劍鬥，顯似一團烈火。

夏振華初一上來，顯然被困在這陰沉劍擊中，雖然削斷他們三柄長劍，但忒也奇怪，長劍削斷之後，他們的攻勢反較之更爲劇烈。

夏振華一愕之後這才一面施展出渾身解數，又復將眞力貫於劍尖之上。他巳看清對方施展了以力傳力，以力敵力之妙用，故才有如此凌厲攻招。這位武林俊彥，沉思有頃終於思得破敵之策。

當下朗聲一笑劍招陡變，人如穿花之蝶，劍若出海之蛟，左手五指也頻頻彈出，剎那間浮雲片片，彩霞飛舞蔚爲奇觀。但他的劍招，總是半吐即收，而且一收之

勢，十五名大漢必同時邁退一步。

其中以蕊心三人最爲痛苦 他們旣要由其餘十二人供應眞力，夏振華的實力也必得三人承受。就實際情形而論，就以十五人的功力，也不一定抵得夏振華全般功力之妙用。

奈何十五人此際全由別人控制，尤其被制於那種怪嘯之下。

那面北山狼母一直未曾離開，手中鐵杖雖也舞得虎虎風動，但也被三人困住。

黑霧中，慘嗥之聲也時有所聞，但那種管絃之樂響，巳漸漸失去那種懾人心肺的威力。

夏振華目見一切情況，如果自己再無破敵之功，不僅自己的性命堪虞，也要賠上北山狼母和迎風女的性命，尤其對武林大局，關係至大。

一念靈明，精神陡振，左掌倏地的一招「水底撈月」，一股勁風，化作一股罡風，硬將蕊心中三人之一，抓起一人，順手一摔，水花四濺。

黑水寒潭中震起了一團碎浪，那人立時被漩渦吞沒，死於非命。

十五人旣缺乏一個，惟其陣勢，尚未變動，他們也絕未因少去一人，而攻勢稍減，反之他們各人祇記得拚命，對週遭事根本視而不見。

這一種以死相拚的狀況，在江湖中，尚屬罕見。

那面又傳來陣陣的厲嘯，夏振華心中一急，流雲掌力和着追雲劍法，同時施展出來，劍虹如掌力，形成一股巨浪，破空而出。

一聲巨响，又兩人被擊落潭中。

北山狼母被三條大漢困住無法脫身，夏振華冷冷地喝道：「狼母不妨向一側讓開。」

這句話，提醒了酣鬥的北山狼母，鐵杖一招「伏地追風」向一側闖去。

而凌空一閃，一道劍虹也陡然擊到，兩聲慘呼一道血光，三個大漢同時臥倒血泊中。

北山狼母正自一愕，夏振華的喝聲又起，劍虹又復凌空飄去，有如夭矯玉龍，瞬卽落入那光劍影之中。

「狼母！快去相助迎風女，遲則會生變……」

北山狼母不暇尋思，且知夏振華以馭空擊劍之術相助自己，她更無法停留，一聲長嘯人也飄身而起。

夏振華又復施展神功，追雲劍如狂風，劍虹起處，點點腥紅落，掌力頻推，慘呼之聲傳出。

又有三人命喪劍下，兩人被打落黑水寒潭中。

十五人的梅花劍陣巳去八人，雖然那剩下的七人，仍是死命進攻，不顧生命，要不是遇上夏振華，恐怕也是難逃劍下。

連聲厲嘯，震得這黑水寒潭中，廻音朗朗，有天崩地裂之勢。

黑水中，又湧出一頭怪獸，還有十數條巨蟒，也發出嗤嗤怪叫。

夏振華心中一懍，暗忖道：「今日如果不下殺手，恐怕就將毀在此間。」

心念陡轉，人巳霍地拔起，劍、掌、指、同時施展開來，但見指影飄飄，掌風虎虎，劍如貫日長虹，好不怕人。

仗劍大漢又倒了三人，巨蟒一見有人血可喝，也就不顧向夏振華撲去。

祇有那頭怪獸，仍如瘋狂般撲到。

夏振華存心要毀去這一魔穴，長嘯之聲落，追雲劍巳脫手飛去。

劍虹一捲硬將怪獸雙目刺穿，怪獸負痛，橫衝直闖，連魔頭自己也無法控制。

許多魔爪，都誤傷在怪獸利爪之下，尤其牠力大無窮兼且能穿石闖欄，故許多人都巳遭殃。

這眞是一頁恐怖圖畫，令人不堪目睹，夏振華的追雲劍則又投向另一石壁中。

他此時愈戰愈勇，力如泉湧，劍虹過處，碎石紛飛。

一座百十丈之黑水寒潭巳呈破爛不堪，尤其石壁洞開，許多機關暗卡，皆巳盡遭破壞。

夏振華每鑿開一處石門，總是將巨石弄入寒潭中，故擊起陣陣水花，水中設置也幾遭毀盡。

那面迎風女的管絃之樂聲，也漸來漸高，顯然北山狼母趕到之後，兩人合力拒敵，立即扳平了劣勢。

夏振華心中一定，劍勢更猛，就在他鑿開一道石壁時，一聲佛號，震得人心搖動。

一個身着紅色袈裟，脚蹬芒履，手中持着一串唸珠，滿面紅光的和尚，也適從外走進。

他的身後跟着十二護法，另有兩個年輕和尚抬着一條鐵杖。

他正是少林寺掌門——百慧大師。

「天下第一劍，貧僧稽首了。」

「老禪師不必多禮，還未掃穴犂庭，免得魔頭逃走。」

「本寺三個叛逆投在此間，還有崑崙和武當兩派掌門，五日前誤陷此間，生死不明……」

「這裏機關巳快被掃淨，暗卡雖然還有不少，但巳不大妨事；祇是這寒潭中巳爲女魔用絕毒藥物洒過，貴寺高僧……」

夏振華的話倏地止住，顯然他不願向下說去。一聲低沉之笑聲：「北山狼母的雀籠，她要我先帶去巫山，我看還是今日先派上了用場。」

一個鳥籠凌空飄落，夏振華伸手接住。衆人都聽見聲音，未見其人，正自引以爲怪。

夏振華臉上立時綻開了笑容，朗聲說道：「崑崙和武當兩位掌門，是否被陷此間，此時尚不得而知，我先將這隻金絲雀放開爲諸位大師開路……」

一聲長嘆，厲嘯之聲立止，寒潭中恢復了死寂。那一葉鋼舟上的瘦小身影，凄涼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再不必費力了，我巳承認失敗……」

她微微一頓後，又凄涼地笑道：「惡因由我而種，自必由我食其惡果，祇是我當初強迫神魔谷主造這黑水寒潭，當初並無與武林爲敵之念……」

她又是長長地嘆出一口氣，「往事巳矣！祇是天下第一劍，我死後必爲厲鬼，緊隨在你身邊，因爲你破壞了我的報仇大事……」

但立即面色一整，人也站上鋼舟邊緣

，回頭笑道：「天下第一劍，如果你苦待了紅兒，我作鬼也必殺你。」

說完，就向黑水寒潭中跳去……

羣雄都相距數十丈，尤其黑霧漫天，欲救無力，祇有望着那黑水漩渦，將那巧小的身體吸走。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也將是永遠無法理解的事。

聖手飛花這黑水寒潭的主持者，竟跳入潭中，這黑水是集數百種毒物，故水呈深黑色，可以化骨消肌。

那面迎風女和北山狼母，也將那四大力士收拾，而潭中黑霧則漸漸消失。

迎風女一擦臉上的汗珠，拉着北山狼母，望着百慧大師和一羣和尚一時也楞住了。

夏振華一直望着那潭黑水正在出神，因爲這裏將有一頁永遠無法揭開的謎底，雖然他知道一些梗概，却不知這一件公案如何了結。

尤其聖手飛花臨投潭之前，所說的那些話，難道她所指的「紅兒」，就是迎風女不成？若果如此，自己眞將不知如何自處。

許多事都閃過這朵武林異卉的腦際，一時間眞不知如何是好。

終於一聲洪鐘大笑的道：「天下第一劍，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那個紅光滿面的百慧大師，也被這複雜而緊張的場面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之感。

夏振華似被此一問，才喚回現實。

當下朗朗一笑道：「大師！你不是說過貫寺有人，投入此間嗎？」

他故意一頓又掃了羣僧一眼，繼續說道：「剛才投入這黑水潭者，就是曾經冒用神魔谷主，以各種不同身份出沒江湖，並以色盜技的聖手飛花……」他微一咬牙，又一指寒潭，道：「這裏是她畢生精力所聚，也是她畢命之所。」

「天下第一劍，你愈說我們愈糊塗了，請……」羣僧中那個身披黃色僧袍的和尚，朗聲問着。顯然他的地位，在少林晚一輩中，是個領頭人物。

夏振華祇得苦笑道：「此人我已毀掉她的功力，否則憑這座黑水寒潭，我們怎麽也難攻入。」

他的話並不誇大，羣雄都有同感，尤其北山狼母，她曾吃過不少苦頭。

夏振華又朗聲說道：「大概她見大勢已去，尤其有少林寺諸位大師到來，這黑水寒潭，那還能保存得住。」

百慧大師臉上一紅，本來他就紅光滿面，此際更顯得紅光照人。

「天下第一劍，你不要給我們少林寺僧貼金了，老實說，這十二護法都已被困在這附近三晝夜了，要不是你將這邊毀去，魔爪們都聚集此間，老僧也祇有袖手，無能救得他們出困……」

他邊說邊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又朗聲說道：「少林寺自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創業以來，二百餘年，能人輩出，尤其歷代掌門都是武林翹楚，故少林寺聲譽日隆……」他又嘆了一口氣後，道：「祇有輪到貧僧，無德無能，使少林寺之聲威一蹶不振，今天幸得天下第一劍多予照拂，否則……」他兩眼含淚，顯然有極爲難過之事。

「大師何必客氣，少林寺仍然領袖各派，尤以大師德高望重，藝冠羣倫……」

不待夏振華說完，百慧大師從袖中拿出一個「金玉佛」來。羣僧一見，一齊拜倒在地，並口誦「佛號」。

百慧大師朗聲說道：「這『金玉佛』乃少林開山之寶，爲達摩祖師所鑄，僧人見金玉佛而不跪拜者，視同叛逆。」

夏振華一時也被他們楞住了，祇有靜待百慧大師把話說完。

百慧大師又繼續道：「故此金玉佛，已成少林鎭山之寶。今日特以此奉獻給天下第一劍，以後唯有所命，少林寺僧，蹈湯赴火，在所不辭，否則以叛逆論罪。」

說完，雙手將金玉佛高擧，並施展「空中送物」手法硬推過去。

其勢如風，夏振華如果不接，勢必跌在地上，將毀棄少林象徵，如果收下又未免說太過狂妄，惹人非議。他本可施展空中推拿手法，又恐怕將金玉佛震碎，一時之間竟難以決定。

就在他微一猶豫之間，百慧大師推送之力已盡，而那個長不過七八寸的金玉佛像，直向地上落去。眼看這尊少林寺的象徵權威，即將跌得粉碎，少林寺僧無不失色，連百慧大師也臉色陡變。

因爲金玉佛若一旦跌碎，無疑地將毀去了少林寺的金字招牌。

本來他們將夏振華奉爲少林寺無上權威，這樣一來，情況就不知道要變化到何種程度。

雖然這是出諸百慧大師之手，却毀在夏振華之前，少林寺的衆高手，勢必遷怒夏振華。一場生死搏鬪勢必無法避免，而拚鬪之下，又不知有多少性命，被斷送在此間，故在場諸人，無不駭然。

事情的變化，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就在金玉佛即將跌落之頃。

那方巨石，陡然裂開，一個身着黃色僧袍的和尚，伸手將那金玉佛接住。

一陣嘿嘿怪笑，震得這寒潭四壁，迴音朗朗。

「哼！貧僧別無所求，就是這尊金玉佛。」

夏振華早在他說話之間，搶到身邊，一招「問柳隨風」，直向那黃色僧袍的和尚抓到。但黃色僧袍的怪和尚，不僅出現得奇特，武功也自十分了得。

夏振華雖連點他三數處大穴，他都巧妙地避去，而且回敬了夏振華一拳。

自他的拳勢看去，顯出是少林絕技十二擒龍手之一，故拳風激起一片銳嘯，風雷之聲不絕於耳，震得四壁碎石紛紛。他一手將金玉佛擧起，一手對夏振華之攻勢毫無慌亂之態。

「哼！少林寺規矩何在，持金佛者位越掌門，現在有人胆敢刦持金玉佛像，你們竟坐視不理。」

迴音朗朗，少林寺僧無不臉色大變，百慧大師更是面孔鐵青，全身氣得發抖，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是好。

羣僧望着掌門人如此模樣，雖然個個都已凝聚功力，却是未曾出手。

又是一陣嘿嘿之笑聲，冷冷的喝道：

「百慧！你敢不遵命。」餘音朗朗，羣僧都已躬下身來。

百慧大師却如木訥一般，痴痴呆呆仰首而立。

好半晌，才擠出兩顆淚珠，「我百慧無能，既不能將少林聲威恢復，連少林寺的門戶也不能清理，而今竟將少林寺的信物，達摩祖師的象徵，被叛逆拿去……」

他雖然是自言自語，但一字一句，無不令人動容，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一笑道：「我拚着冒少林寺之不諱，也當暫時施行少林寺掌門之嚴……」

又是一陣「嘿嘿」笑聲，才打斷了百慧大師未竟之言，「哼，我就不信你敢違背達摩祖師的遺命……」

他又轉向夏振華喝道：「天下第一劍，你再出手，我先將金玉佛像毀去，百慧不聽遺命，但少林寺的象徵却是毀在你的手中，看少林寺的衆僧人，可能放過你這小子？」

夏振華聞言一愣，劈出的掌勢竟倏地收了回來，他望了百慧大師一眼，微微向後跨退一步。

黃袍僧人面露獰笑，乘夏振華跨步退後之間，黃影一閃，逕向那寒潭中縱走。

待百慧大師警覺人已去得無影無踪。

夏振華這時才深深吐了一口氣來，因爲他實在還弄不清楚這件事，因爲果眞如黃袍僧人所言，自己不僅將與少林寺爲敵，甚至將與武林各大門派爲敵。

這種冒武林大不諱的事，他凭怎麽也不能做。

百慧大師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又掃了少林寺衆僧侶一眼，道：「諸位師弟，石慧無能，辱沒祖師……」

他邊說右手邊在天靈蓋上按去，少林寺僧同聲驚覺，但却欲救無力，眼看這一代高僧，就將自碎天靈蓋而自盡。

正在衆僧徬徨無計之時，一隻手已扣在百慧大師右手腕。

「大師，何必如此，天下事，沒有解決不了的。」這正是夏振華朗朗之聲。

他掃了少林寺衆高手一眼，又歉意地笑道：「諸位大師，在下不懂得貫寺規矩，開罪貫寺掌門之處，尚望多多包涵。」

他的話說得甚高，每個人都被他的話，震得耳膜吱吱作響。

少林寺僧侶正自暗中慶幸，因爲他們自己碍於職份，無法出手搶救，別人也沒有此種能耐。此時聽夏振華一說，都不禁面紅耳赤。

百慧大師的首徒全智大師移步近前，跪在百慧大師面前朗聲說道：「此事並非掌門師尊之過，何况事情尚未惡化到如此程度。」

「究竟是什麽一回事，何妨言明，在下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夏振華的話如同一劑定心方，衆心大定。

百慧大師老眼中，淌出兩顆淚珠，顫聲說道：「這是武林之不幸，更是我們少林寺的恥辱。」

他拉着夏振華的手哽咽了半晌，才繼續道：「天下第一劍，說給你聽也不算丟人，何況這事還祇有你才能善其後。」

夏振華被他弄得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但他終於忍住了，未曾問出。

百慧大師又深深地嘆出一口氣來，說道：「這事情還得從四十年前說起，那時我與百明同時投入少林門下，先師却因百明奸詐善變，專事外務，不敢委以少林大任……」

他的臉色十分嚴肅，羣僧更是寶相莊嚴，無半點聲息，眞是連各人的心跳，都能聽得清楚。

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從此老衲就被先師鎖在藏經樓，鑽研達摩易筋經上絕技……」

「大師稟賦天性，武功已得自易筋經上眞傳，不愧爲少林寺掌門……」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百慧大師又深深地嘆出一口氣來。

「天下第一劍，你不必爲我戴高帽子，我雖窮畢生歲月，但能領悟的並不太多，自能適用者則更是少之又少。」

百慧大師祇顧說到少林寺家務，夏振華早已不耐煩，他對百慧私交甚好，故未制止。

百慧大師自然也能領悟得出，但他祇是歉意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一定以爲這是我們少林寺的私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引子……」

他又嘆出一口氣後，道：「從此百明懷恨在心，並從藏經樓中，盜進七十二種絕技秘本，浪跡江湖……」別看這位紅光滿面的高僧，此際却是激動得無以復加。

好半晌才又繼續說道：「少林寺那時正是內憂外患，故始終未揭露這一秘密，直到先師圓寂之日，才招集了全寺僧人，一面命百慧接掌少林門戶，並將集少林寺所有力量，要將叛逆尋回，並重聚七十二種秘笈……」

他說時，倏地將聲音變得十分豪放，道：「天下第一劍，滴血傳書因由巨無霸主持，實際上，就是解除一切武林恩怨的大會……」

他面上閃過一層陰影：「我今日的話尚未說完就取出了金玉佛像。而你天下第一劍，又過份持重，才有此失。」

夏振華嘴角掀動了一下，並未說出話來，百慧大師的聲音早又響起。

「叛逆百明窮數十年鬼謀，就是想得到這金玉佛像，因爲它不僅可以號令少林門下，甚至可以當着武林各大門派，迫使各派掌門臣服……」

百慧大師望了夏振華一眼，又道：「天下第一劍，你道事情是否糟了，如果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叛逆果眞如此，後果豈堪設想。」

夏振華聞言全身毛髮根根直豎，好半晌未曾開口，終於一擦額上汗珠，朗聲說道：「嗯！現在說也無益，我們除迅速將黃袍僧人除去之外，大師宜派人通知各大門派，並將實際情形說明。」

「這事固然容易，但我們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天下第一劍如何得與各大門派會晤？」

夏振華朗聲笑道：「這個大師祇管放心，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的事，我們先將這黑水寒潭，踏他個天翻地覆，並將少林叛逆百明擒住……」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黃袍僧從此隱去，直到滴血傳

書會中，脅迫各大門派就範的話，我也祇有大開殺戒。因爲他們那些人，既不論是非，不憑公理，那裏還能計較其他……」他說時，雙目暴射，滿面殺氣，連百慧大師也不由全身一顫。

百慧大師好半晌才朗聲道：「天下第一劍，百慧拚着摔掉少林寺的金字招牌，我們也同羣魔週旋到底……」他邊說邊回過身來，望了少林寺僧一眼道：「我們少林寺，在武林中聲望極隆，無奈百明這個敗類，弄得整個少林寺鷄犬不寧……」

他又低聲嘆出一口氣來，繼續說道：「少林寺諸位長老、諸位弟子們，金玉佛像既然落在叛逆之手……」

他故意一頓，望着夏振華苦笑道：「滴血傳書之會，雖然是解決武林中諸般恩怨，但就目前狀况而論，大半將爲我們少林寺所引起的紛爭了。」

夏振華也朗朗笑道：「大師！祇管放心，這事一半由我而起，而羣魔中的首腦人物，又皆以取我項下頭，才得甘心……」他邊說一幌手中追雲神劍，一道金虹閃過，碎石紛紛飛落。接着仍是朗聲說道：「滴血傳書之會，就是拚着犧牲性命，也要達成蕩羣魔，靖寰宇……」

下面的話，尚未說完，就被一陣呼喝聲打斷，兩條人影也電射而落。

她們一紅一黑，一老一少，夏振華望着兩人尚未問出，少林寺僧早有人喝出。「就是這個賤人，將她拿住。」原來她們正是北山狼母和迎風女二人，而少林寺的和尚，想是吃過了迎風女的苦頭，故欲報復。

迎風女却望着夏振華，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你再要不走，秘道也要被人封死，難道你眞不想活了嗎？」

她的話說得十分認眞，臉上無半絲笑容，縱然如此，仍未使少林寺羣僧稍解慍怒之色。

夏振華先將北山狼母與少林寺百慧大師引見，又向衆僧朗聲說道：「諸位大師，稍安毋燥，或者此間又巳發生了大事了……」

北山狼母低沉沉地說道：「此潭四壁出路，皆被一個穿黃色袍的惡僧阻塞，紅兒雖發現一處秘道，但機關重重，合我們兩人之力，竟無法推動，如果這一秘道再被破壞，咱們這一批人都祇有困死此間了。」她說得十分平靜，毫無激動之情，顯然她是欲報復少林寺和尚，對迎風女的敵視。

一聲佛號震得四壁皆動，「女施主所言，固是可慮，但我們這些人，大概不會如此束手就縛，而等待死神到來。」

「大師！我想此事總得設法克服。」夏振華也淡笑着。

好半晌，夏振華又朗聲說道：「迎風女！請你先帶我去瞧瞧。」

迎風女將頭一偏，微微笑道：「哼！要找秘道，就恁般容易，不服氣的就不必出去。」她的話，淘氣、驕傲兼而有之。

夏振華也淡淡地一笑，道：「一條小小秘道並難不上我，不過爲着爭取時間，也爲了你自已的安全。」

迎風女一嘟小嘴，但仍露着微笑，道：「你要乖乖地問我，自然會說明，如果想威脅我，那就不說。」

「你愛說就說，不說就拉倒，我再不問你。」夏振華的臉色，也立時罩上了一層寒霜。他們中間的事，自然瞞不過久經風霜的北山狼母，也逃不過百慧大師這位得道高僧的眼睛。

尤其百慧大師曾經在幾次偶然的機會中，也曾遇上過兩人的不愉快事件。

但這次情形就顯然不同，如果鬧翻，這寒潭之路堵塞，數十位武林高手的性命，都將斷送此間，尤其目前狀況，決不能再意氣用事，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

當下朗聲說道：「天下第一劍，今日之局，我們衆人的性命，都操在你和這位女俠的手中……」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所以必須和衷共濟，共同應付此次刦難，否則，我們的命運……」

夏振華不待百慧大師說完，就朗聲說道：「大師放心，就是找不出秘道，我們也必設法破壁而出。」

他說時，跨步向那黑霧漫漫中走去。手中追雲劍立時劃出一道金虹直向那石壁撞去。一連十數劍，金光亂閃，碎石紛飛，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終於，一層笑意閃過夏振華的雙頰，回頭向百慧大師說道：「大師，請你準備，接應我一招。」他的話說得甚速，百慧大師面色十分嚴肅，既不知夏振華要他如何接應，又不知這裏還有什麽變化，故祇是微一點頭，飛身縱在夏振華身後，而少林寺衆僧也紛紛奔到。

惟有迎風女冷冷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別費力，那裏不是秘道，說不定還有別的機關。」

雖然少林寺僧都十分敵視迎風女，但她的話却引得少林寺僧心頭微微怔住。暗忖道：「此女所料甚爲有理，萬一有什麽機關或者其他陰謀，那眞不堪設想。因爲大衆的出路，雖僅有一條，但若引來其他敵人，那就更麻煩了。」

不止是少林寺僧作如此想，甚至連百慧大師，本來凝神而立，手提的鑌鐵禪杖也不禁垂了下來。

唯有夏振華冷冷地笑道：「處處有路去長安，就是不走秘道，我們能找出機關，總有出入之口。」說完，面色一緊，劍虹立隱，追雲劍巳全沒入石壁，劍是神劍，可以斷金截玉。力是神力，足可碎石開山。但見他動作極爲緩慢，而且面色更爲嚴肅。

百慧大師本來垂下的鐵杖，此際凝神而立，力運雙臂準備隨時出手接應。

夏振華的劍虹，先自上而下，劃了一道劍痕，又復自右向左，劃了一道圓弧，終於從左而右，與右側的劍痕接合爲一，成了一個圓圈。

此時夏振華的俊臉上顯得更紅，額上亦現出了汗珠，原來他是以劍勢，配合精湛內力，想鑿開出一道石門來，供衆人通過。

「追雲劍」原是斷金截玉的上古神物，若祇用以切開一塊，當然用不着如此費力。

但夏振華早巳試出石壁厚度，神劍雖可貫穿三尺，再配合其內力又有三尺多，故合計已在六尺上下才向一側橫跨一步，

微向百慧大師頷首，並以左掌用力推出。

百慧大師此際，才體會出他的心意，忙吐氣開聲，鑌鐵禪杖向那劍痕上擊去。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過去，石壁上立刻現出一個三尺大的圓洞來。

夏振華當先躍入，百慧大師及少林寺僧，也都緊隨在後。北山狼母和迎風女，直待衆人去盡，才淡淡地笑道：「紅兒，我們也過去瞧瞧，天下第一劍或者用得着我們帮忙。」說完，一拉迎風女的衣袖，也向石洞中縱去。

這是一條長巷，石壁光滑異常，地上一塵不染，不僅見不到夏振華的身體，連數十名少林寺的和尚也都不見。

好半晌，才聽到夏振華的聲音隱隱傳來。顯然，他是有意提醒北山狼母和迎風女二人，否則她們是不會在這石道中，聽見說話的聲音。

但見夏振華淡淡地笑道：「我們走完這段長廊，按說也應該有好幾里路，祇不知貴寺衆多高手，都巳到齊了嗎？」

「本寺衆僧徒，都悉數來此，祇有北山狼母和那姑娘未到。」這是百慧大師之言。

「北山狼母是蠻荒之雄者，武功才謀均非人所能及，自有脫身之策，或者將隨後趕來。」

夏振華的話說完，北山狼母果然一拉迎風女，放脚奔去。

夏振華的聲音，又自石壁中傳來，「大師！久聞少林寺的鐵手連環功力無比，在下早欲領教，祇是我們既非敵人，就是競技，大師也不會施出全力……」

他故意一頓，又淡笑道：「現在能否請大師吩咐貴寺高手以鐵手連環刀，劈開這邊出路如何，以使在下開一開眼界。」

「既爲天下第一劍所命，老衲敢不遵從，祇是石壁太厚，仍請少俠以神劍先劃一道劍痕如何？」

夏振華頷首一笑，追雲劍巳脫手飛出，右手趁勢一帶，金虹一捲，石壁上，立即顯出一道劍痕來。

百慧大師鑌鐵禪杖一點，一頭放在石壁上，少林寺僧也立即連手而上，並有三個高僧，站在百慧大師身後。三隻大手，都緊貼在百慧大師背上，數十個高手都手連手，另一隻手都抵着最前面一人。

但聽得百慧大師沉聲大喝，一招「困龍出海」，鑌鐵禪杖硬生生將石壁擊開。

夏振華不由大呼道：「難怪少林寺以武功領袖武林數百年，就憑這『鐵手連環』威力，也非任何武功所可敵。」

「天下第一劍，你就別損人了，要不是先劃出一道深逾三尺的劍痕來，我們凭怎麽也無能爲力。」

本來少林寺衆僧聽夏振華說完，一個個面現得色，但經百慧大師一說，都同時向那塊巨石瞧去。

祇見一面整整齊齊，成刀削之狀，另一端則呈破碎狀，十分難看。

那些一向目空一切的少林寺僧，都不禁個個低下頭來，面帶愧色。

北山狼母此時也正好趕到，夏振華望着迎風女冷笑道：「姑娘！我終於找出了出路來。」

迎風女臉上立時有如胭脂深紅，但却嬌笑如花地說道：「哼！我要不說你還不發這大傻勁，大家還不都被困在寒潭，三數日之後，餓都餓死了。」

原來迎風女是施出的激將法，此時百慧大師和衆寺僧，都投以欽敬的目光。

祇有夏振華聽了十分不是滋味，因爲他雖然上當，却是由於自己恃強逞勇。但被一個女人利用，心中實在不服，一種忿怒，激動心情，巳呈於面色中，百慧大師惟恐又生變故，立即朗聲笑道：「現在我們應該迅速離此，再遲，怕又要趕不上滴血傳書之會……」他邊說微一揮手，少林寺僧立即縱出洞外，他們都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出洞後，就三個一組，三組一羣，逕向目的地奔去。

百慧大師見羣僧巳去，正欲向北山狼母示意，夏振華竟搶先說道：「迎風女！這次滴血傳書，你不必去，否則，我將藉故殺你。」

他說得半絲笑容沒有，面上眞有幾分殺氣。迎風女立即花容失色，淚光瑩瑩，依在北山狼母懷中，嚶嚶飲泣不止。

北山狼母的嘴抽動了幾下，但未說出話來。

空氣十分沉悶，倏地一陣清晰的歌聲，劃空傳來。

天地有定時，人間有愛侶。天地作羅帳，大地作洞房。有誰做同伴，青青草兒作綉氈。

啊……

誰曾說，海可枯，石可爛。人類感情總不減。我祇恨那薄情兒，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尋花問柳　到處去尋歡。

誰識得，儂心苦。苦水，淚乾向誰訴。然而，誰又要我自作多情，作繭自縛，不求自身大解脫。

啊……

世事無常，誰不惜春光。

誰也會說一聲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

夕陽無限好……

歌聲漸趨低去，最後一句，終於聽不見聲音了。夏振華的面色十分凝重，而迎風女則愈哭愈爲悽切。

北山狼母抱着迎風女，也陪了不少眼淚，但她望了幾次夏振華的臉色，終未說出話來。

百慧大師不願插入這兒女私情之內，因爲他自己可能也有一頁難以同憶的往事，故一味在旁向夏振華進言，甚至阻住了洞口，惟恐夏振華離去。

當然他們都知道，若夏振華就此一走，兩個少年男女，必將種下無窮的情天遺恨，或男女一方，都有毀去的一天。

尤其迎風女，正處在正邪之間，如果有一個完整的理想，自然可以導致自然，爲武林人類做一番事業，反之，她如果一變，以她目下武功，不爲聖，便將成魔。

那末迎風曲就不知將來要製造多少殺孽。

百慧大師和北山狼母都作如此想，但却沒有說出。好半晌，才聽得北山狼母道：「天下第一劍，滴血傳書，天下武林人都巳齊集，紅兒爲令尊所愛，到時相與羣魔搏鬥時，有紅兒在或者大有帮助……」

（未完・三十）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形劍客（十四）

（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搖頭獅子只說出幕後有人操縱他，但又說不出那人是誰，正說之間，毒君聞人無咎到來，聲明要生擒雲中岳同去，不能生擒，死的也要。二人交手，不分勝負，聞人俊兄妹事先約定來支援雲中岳，見父親和他交手，兄妹連忙排解，毒君也說出中了人之毒，受人操縱，幕後人也不知是誰，情況一如搖頭獅子所說，溫二先生說自己的解迷化毒丹或可以化解，和百草解毒丹的配製一樣，只差一味藥，可惜被溫老三拿走，雲中岳聽說連忙將從溫老三搜出來的化毒丹爲毒君、搖頭獅子服食，果然能將毒化解。衆人囘廣輝公所商量對付那下毒的人……

陰謀全暴露　毒皇劍下亡

一個人會叫豬頭，其人老實可知，大家聽唐崇智說出那使毒的人是豬頭時，誰都不敢相信，這樣一個老實人，會是使毒的高手？

唐崇智微微一笑道：「諸位可是不相信麽？兄弟當時也派人查了多天，他左隣右舍都說他是個木頭木腦的老實人，但經兄弟追查下去，他的來歷，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兄弟就命門下一名女弟子住到百泉鎭來，慢慢結識成天生，由他主動的挽媒說合，嫁給了他，那就是他渾家姚姐兒。」

大家聽到這裏，不由佩服唐崇智是有心人。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掌道：「唐老施主高瞻遠矚，那位姚姑娘犧牲幸福，更是令人敬佩不止。」

唐崇智道：「姚姐兒就是被豬頭成天生用毒藥毒斃她的兄長，她立志要替她兄長報仇，兄弟才定下了這條埋伏，要她注意成天生的行動，那知成天生果然深藏不露，這五年來幾乎一早到晚，都在鋪子裏，一點綫索也沒有，甚至連半點毒藥的影子都沒見過……」

宋志高道：「做了夫妻，還查不出他一絲破綻，若非大奸巨惡，那一定是認錯了人。」

唐崇智道：「不錯，兄弟幾乎懷疑當年兄弟幾個門人盯錯了人，一直前幾天兄弟無意經過達仁堂藥舖門口，發現有一道人影，騰空飛起，輕功身法，均臻上乘，兄弟竟然沒有追得上他，只好在附近耐心等候，差不多等了一個多更次，才見那人影越牆而入，等走到階前，才伸手揭下面具，赫然竟是成天生，兄弟一直看他囘入房中，脫去長衫，入睡之時，右手在姚姐兒臉上輕輕一招，像是替她解除什麽似的，兄弟直到那時，才知道姚姐兒嫁給他五年以來，始終查不到一點眉目，那是成天生每晚出去之時，都在她身上做了手脚，使她酣睡不醒，對他行蹤，自然一無所知了。」

搖頭獅子道：「唐兄猜測他會是那一方的人呢？」

唐崇智道：「至少不是兄弟唐門的人和聞人兄的門人了。」

藍文蔚道：「咱們雲南藍家的人，都是姓藍的，也沒有姓成的人。」

毒君聞人無咎道：「不管他是什麽人，先拿下了，不怕他不招供出來。」

搖頭獅子道：「對，咱們先把他拿下了再說。」

毒君虎的站起，說道：「事不宜慢，趁目前單老哥和聞人老哥奇毒已解之事，尚未傳出消息之前，把他逮住了，等他警覺，躱了起來，就不容易找得到他了。」

區古柏道：「好，咱們這就出發。」

唐崇智道：「豬頭成天生外貌老實，內心奸詐，只要從他和姚姐兒成親五載，姚姐兒依然摸不到他一點證據，就可以看出來了，咱們要去逮他，自然要防範他逃脫，若是被他逃脫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搖頭獅子點着頭道：「我看唐兄對他較爲瞭解，就請唐兄主其事好了。」

唐崇智道：「此人既然精於用毒，咱們還須防他暗中施毒，哦，溫二兄，從前百草郎中煉製的『百草丹』據說服下一顆，百日之內，百毒不侵，你的『解迷化毒丹』呢，大概有多少時間的功效？」

溫二先生道：「兄弟當時化了二十年工夫，其中有很多味藥，比方牋上寫的還要好過甚多，譬如雪蓮子吧，方上只寫雪蓮子十二粒，兄弟在大雪山、天山等處，找來的雪蓮子，其中有三顆差不多是五百年以上的神品，譬如人參吧，方人只寫老山野參五兩，兄弟在長白山親自向參客購來的一株野山參，已快有三百年之物，超過了十兩，諸如此類，差不多有二十幾種之多，因此兄弟這解毒丹，雖然缺少了一味草藥，如論功力，自思決不在百草丹之下，服一顆百草丹，百日之內，百毒不侵，也是江湖上稍稍誇張了些，其實三十日之內，可防百毒，却是有的，兄弟的解毒丹，就算在效力上稍差，那麽服藥七日之內，可防百毒，應該不算過甚其詞了。」

「有七天就够了。」搖獅子道「咱們這裏，還有什麽人沒有服過解毒丹的？」

所有的人，都服過解毒丹，沒有服過的只有區古柏、唐崇智、溫二先生三人，雲中岳取出瓷瓶，傾了三顆藥丸，送給三人。

唐崇智接過藥丸，納入口中，嚼碎了仔細辨認着藥味，不覺呵呵笑道：「溫二哥，你說得不錯，這藥丸和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稍稍有了些出入，這藥丸除了解迷化毒之外，還有大補眞元，有化弱爲強之功呢！」

搖頭獅子道：「唐老哥，這次擒拿豬頭，你是主帥，那就該發令了。」

唐崇智看了大家一眼，說道：「這次行動，絕不能讓他逃脫，兄弟和聞人老哥，單老哥三個會使一手毒，就由咱們三人入室擒人，清源大師，區老哥，溫二哥，雲老弟四位，守第二道，就是守住圍牆，不可讓他越牆而出。宋老哥，宗老哥，谷老哥，戴老哥，聞人老弟兄妹，藍老弟兄妹，守第三道，就是守住四周屋面，如見

他突圍而出，就只好格殺勿論了。」

這番佈置，何異天羅地網，銅牆鐵壁，就是一百個豬頭也逃不了了。

衆人看他把豬頭成天生說成這麽厲害，心中自然不甚相信，但他既然這麽說了，也就各自點頭，依計而行。

大家趕到達仁堂生記藥舖，已經快四更了，各人的任務不同，立時分散開去。

唐崇智、聞人無咎和單曉初三人躍落小天井，清源大師，區古柏、温二先生、雲中岳四人也躍上了牆頭。

唐崇智直奔豬頭成天生臥房，「嘭」的一聲，一腳踢開房門，三個人飛快品字形閃入房中。

唐崇智大聲喝道「成天生，你還不起來？」

豬頭成天生在睡夢中被「嘭」的一聲大響驚醒，人還迷迷糊糊的，等到聽到唐崇智的喝聲，才完全嚇醒了，口裏答應一聲，從床帳中鑽了出來，月光照在床前，看到三個人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撲的跪到地上，連連叩頭，哆嗦的道：「三……位好漢……小店……一天也做不了……一二兩銀子，好漢要……錢，小的都放在櫃裏……」

唐崇智喝道：「成天生，明人不做暗事，你少裝羊了，快說，那個隱身幕後，擅於使毒，在百泉鎮搗亂的人是誰？」

豬頭成天生道：「這……這……小的……不知道……」

搖頭獅子喝道：「成天生，到了此時，你還不說實話，那是不要命了。」

豬頭成天生在黑暗之中看不清人面，但聲音聽出來了，爬在地上吃驚道：「你……老是單老爺子？」

「不錯。」搖頭獅子喝道：「你只要實話實說，咱們可以饒你不死。」

豬頭成天生道：「但……小的說出來了，小的就會沒命……」

搖頭獅子道：「你說出來，還可以有活命的機會，不說，現在就沒命了。」

「我說，我說。」豬頭成天生爲難的道：「小的也不知道他是誰，但小的知道他住的地方。」

「那好。」唐崇智道：「你起來，此刻就領咱們去，」

豬頭成天生戰戰兢兢的站起身來，唐崇智出手如風，一下點了他身上三處穴道，喝道：「走吧！」

聞人無咎問道：「他落脚之處，離這裏遠不遠？」

豬頭成天生忙道：「不遠 不遠，只有十來里路。」

他表現得太窩囊了，這和他平日爲人倒是很符合，但和唐崇智說的，却完全不同，不過從他承認知道這幕後主使人這一點看來，唐崇智倒是沒有說錯。好在他已被點了幾處穴道，諒他也變不出什麽花樣來。

搖頭獅子喝道：「你在前面領路。」

豬頭成天生倒是很合作，乖乖的走在前面，來至小天井，唐崇智擧手打了個暗號，清源大師，雲中岳等四人都飄身落地，接着守在四周屋面上的人，也紛紛飛掠而下。

豬頭成天生看得吐吐舌頭，笑道：「你們來了這許多人！」

搖頭獅子喝道：「少廢話，快走。」

「是，是。」豬頭成天生聳聳肩，走在前面，打開大門，大家魚貫走出藥舖，于文彬，關小倩也率了二十名廣帮弟兄趕來。

當下由豬頭領路，穿行大街，一路朝蘇門山行去，到得山麓，他又折而向東。

他在衆人面前，裝作不會武功，脚下走得並不快，但十來里路，也不過片刻工夫，便已到了一處林木參天，背山而起的莊院前面。

此時已是月落參橫，天地晦暗，這座大莊院看去黑壓壓的似是佔地頗廣。

唐崇智問道：「此人住在這裏麽？」

豬頭成天道：「是，是，他是這裏的主人。」

唐崇智道：「這莊院裏有多少人？」

豬頭成天生道：「好像很多，但都是些下人。」

唐崇智又道：「你平日是什麽時候來的？」

豬頭成天生道：「都是半夜裏。」

唐崇又古道：「是翻牆進去的麽？」

「不！」豬頭成天生道：「是敲門進去的。」

唐崇智問道：「那是有暗號的了。」

豬頭成天生道：「是。」

唐崇智回頭道：「咱們人手也得分配一下，聞人老哥、單老哥、區老哥、雲老弟、咱們一起進去，成天生叫開門，大家出手要快，見人就先出手，制住他們穴道。清源大師和宗老哥、谷老哥、戴老哥作接應，宋長老、温二哥和藍老弟兄妹、聞人老弟兄妹，配合于文彬，關小倩帶來的廣帮兄弟，在莊院外佈下埋伏，不論莊院中出來什麽人，都得拏下。」

搖頭獅子笑道：「瞧不出唐老哥點兵派將，倒是井井有條，可惜咱們懷帮的人，都沒有來。」

唐崇智道：「咱們人手已經够了，懷帮有你龍頭來了，不是一樣麽？」

聞人無咎道：「好了，現在各就各位，成天生，你可以去敲門了。」

唐崇智冷然道：「成天生，這是你的生死關頭，若是想要什麽花樣，唐某先教你紛身碎骨。」

豬頭成天生打了個冷噤，說道：「不會的，螻蟻尚且貪生，小的還不想死。」

唐崇智沉聲道：「你知道就好。」

這時宋志高、温二先生等人和于文彬、關小倩率來的二十名廣帮弟兄首先退了下去，四周陰暗之處隱蔽起來。

豬頭成天生戰戰兢兢的跨上石階，又走上幾步，擧手在門上叩了五下銅環。

此刻天色未明，四野極靜，這銅環叩動之聲，可以傳出老遠，過沒多久，只聽裏面有人問道：「敲門的是什麽人？」

豬頭成天生道：「我是南風。」

裏面門閂啓動，大門呀然開啓，雲中岳搶先閃入，一指點了他穴道。

聞人無咎、唐崇智、單曉初、區古柏等人，押着豬頭成天生進入大門。

唐崇智喝道：「你在前面領路。」

豬頭成天生沒再作聲，領着大家穿行天井，從左首長廊朝第二進進去。清源大師和宗老哥、谷老哥、戴老哥作……

清源大師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遠遠尾隨着過去。

這座莊院之中，除了看門的人已被制住，其餘的人敢情全在夢鄉之中，因此大家深入到第二進，還沒有人發覺，一路幾乎如入無人之境！

唐崇智悄聲問道：「他住在那裏？」

豬頭成天生道：「平常小的來見他，都是在第二進的一間起居室中。」

搖頭獅子道：「平常你來的時候，也是這樣的麽？」

豬頭成天生說道：「是，小的都在半夜子時來的，除了莊主，其餘的人很少看到。」

就在唐崇智等人走到第二進大天井中間，清源大師等四人也閃到了左首廊間。

突聽一陣脚步聲從大家身後傳來。

唐崇智等人迅快轉過身去，只見一名青衣人手提燈籠行了過來，躬身一禮道：「莊主聽說諸位大俠初降寒莊，請諸位到前廳奉茶。」

衆人聽得一怔，看來這莊院的主人果然不簡單，但人家既然有請，自然不能再深入了。

唐崇智道：「好，請管家帶路。」

那青衣人躬身一禮，回身朝前行去，唐崇智等人既已挑明了，清源大師等四人也不用隱蔽行藏了，大家押着豬頭退出第二進，從長廊回出。

剛跨出迴廊，陡覺眼前大亮，原來第一進的大廳前面，業已挑起了八盞氣死風燈，照得如同白晝。

青衣人把衆人領到大天井左首的一間廂房中落坐，一面躬身道：「莊主正在更衣，諸位請在此小息。」說完躬身退去。

這間廂房敢情平日也是會客用的，佈置極爲精緻，大家到了此時，也就大大方方的在廂房中落坐，一名青衣漢子立時沏上了茗茶。

接着又有一名青衣人走了入來，朝大家抱抱拳道：「敝主人不知道來的是那幾位貴賓，先要問問成掌櫃，請成櫃到廳上去。」

到了此地，豬頭成天生已並不重要，唐崇智點頭道：「你就去吧！」

豬頭連連應「是」，跟着那青衣人退出廂房。

過了不過盞茶工夫，又有一名青衣人在門口躬身道：「敝主人請諸位大俠到廳上敍話。」

唐崇智、聞人無咎、清源大師等人一同站起，跨出廂房，不禁看得一呆，原來這一瞬，大廳前面左右兩邊，已經多了三十六個身穿甲冑，頭戴鋼盔，一手持盾一手持戟的彪形大漢，這一情形，倒像進入了皇宮大內。

最使大家感到震驚的，自己幾人就坐在大天井左側的廂房之中，這些人走到廳前，居然會不聞一絲脚步聲！

一行人由唐崇智、毒君聞人無咎、搖頭獅子單曉初三人領頭，那是因爲對方是一位用毒的高手，萬一對方乘人不備，使放奇毒，由三人可以擋他一擋，稍後是清源大師、區古柏、雲中岳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等人。

大廳極爲深廣，此時，早已燈火輝煌，照耀着畫棟雕樑，更顯得氣勢堂皇，中間一張高背大圈椅上，端坐着一個臉如淡金，身材高大的黃袍人，他身後站着四個身穿長袍的漢子，但每人穿的長袍顏色各異。

左右兩邊的下首，垂手侍立八名青衣人，那是專供使喚的下人了。

那黃袍人看到唐崇智等人走入，巳經站起身來洪笑一聲道：「諸位賁夜蒞止，兄弟有失迎迓，甚是抱歉，快快請坐。」

此人擧手說話，自有一種威儀，大有王者之風，只是臉上神情冷漠，似是戴着面具。

在他左右兩旁，早巳放好了十幾張繡披錦墊的太師椅，大家剛剛落坐。

黃袍人一抬手道：「還有幾位嘉賓，留在外面，你們也去一併請來了。」

站在下首的八名青衣人中有人答應一聲，匆匆走出，一回工夫，宋志高、温二先生、藍文蔚兄妹、聞人俊兄妹、于文彬、關小倩都被請來了，魚貫走入。

黃袍人連連抬手說道：「請坐，請坐。」

宋志高等人也一齊在椅上坐下，他好像算準了人數，兩旁排立的椅子，居然不多不少，正好讓大家坐下。

兩名青衣人端上茗茶。

唐崇智拱拱手道：「咱們賁夜造訪，還未請教尊駕大號如何稱呼？」

「哈哈！」黃袍人洪笑一聲道：「兄弟和諸位說起來並不陌生，尤其是唐老哥，咱們應該更熟了。」

唐崇智道：「閣下既是熟朋友，應該以眞面目相見，何用再戴面具？」

黃袍人呵呵一笑，點頭道：「唐老哥說得也是。」

隨着話聲，果然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來。

他這一揭下面具，看得在坐衆人不由得陡然一震！

原來這位神秘的黃袍人赫然是方才替大家領路的達仁堂生記藥舖掌櫃豬頭成天生。

他本來生得一張滿臉是肉的大圓臉就是給他渾家姚姐兒一口一聲的叫着豬頭，把男人氣概都給叫光了，看去就猥猥瑣瑣，像個縮頭烏龜似的，聽着渾家支喚，所以平常也沒人去注意他的相貌了。

此時換上了黃袍，高踞上首，堂下一呼百喏，氣概又是不同，一張黑中帶紫的臉上，面團團，濃眉大眼，鷹鼻闊口，看去和平日的豬頭，好像脫胎換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他却明明就是豬頭成天生，一點也不假！

豬頭成天生眼看大家望着他怔住了，不覺得意一笑說道：「諸位想不到吧？」

唐崇智沉哼一聲道：「果然是你！」

「不錯。」豬頭成天生笑道：「兄弟承蒙唐老哥不棄，還賜了一隻唐門的破鞋給兄弟。」

姚姐兒叫他「豬頭」而不名 他也替姚姐兒起了個外號叫做「唐門破鞋」，這叫來而不往非禮也。

唐崇智怒聲道：「姚慧兒是個好女孩，你不能汚衊她。」

「哈哈！」豬頭成天生大笑一聲道：

「好女孩才做得出好事來。」

說到這裏，舉手拍了兩掌，喝道：「把他們抬進來。」

他話聲甫落，廳外有人應了一聲，接着只見兩個青衣人扛着一大塊門板走了進來，門板上覆着一條錦被，裏面似乎有人，兩個青衣人把門板一直扛到豬頭成天生面前，才放到地上，便自退下。

豬頭成天生一張黑而且圓的臉上已經佈滿了殺氣，沉哼一聲道：「唐崇智，這就是你的兩個好高足了。」

他右手呼的一聲朝地上劈去，一道掌風擊在地上，再由地上吹起，又是呼的一聲，把覆在門板上的錦被揭了開來。

他露了這一手，好像只是隨手而發，但在內力上却拿捏得十分精確，已到了由心所欲的境界，直看得坐着的羣雄心頭暗暗一震。

覆着的錦被被他掌風揭開，門板上赫然綑綁着一對赤條條一絲不掛的男女，男的三十來歲，皮膚白淨，是唐崇智的三弟子，也是侄兒的唐玠人，女的秀髮如雲，眉目如畫，正是又嬌又的騷姚姐兒。

他們兩個身子面對面合在一起，被手指還粗的麻繩綑得甚是紮實，這叫做「肉餛飩」，一般捉到奸夫奸婦，都是這樣綑法的。

這下，直看得藍文蘭、聞人鳳、關小倩三位姑娘家面紅耳赤，趕忙別過頭去。

唐崇智一張老臉也不禁紅了，怒聲道：「成天生，你這畜生，姚慧兒那裏對不起你了！你不念夫妻之情，還要這般對待她？」

「夫妻之情？」豬頭成天生大笑道：「姚姐兒只是你唐崇智派來臥底的奸細，那是我成天生的老婆？她和你三弟子唐玠人偷偷摸摸的敍舊，幾時把我當作她丈夫？竇姐兒，一點不錯，只是一個唐門的竇姐兒而已。」

說話之時，左手朝門板上的兩人拂去，這輕輕一拂，居然解開了兩人被制的穴道，喝道：「姚姐兒，你師父來了，妳還不從實招來。」

姚宮兒雙目一睜，發現自己和三師哥綑在一起，也不由脹紅了臉，怒聲罵道：「豬頭，你這死烏龜，你要殺要剮，老娘都認了，你這樣對我，是出你成家的醜，老娘並不在乎，你今生是豬頭，王八，來世還是豬頭，王八，死烏龜……」

「哈哈，罵得好！」豬頭成天生現在倒反而毫不氣惱，大笑道：「賤人，妳想激怒我，給妳痛快？哈哈，我要妳一直看下去，看到反對我的人，一個個都會倒下去，那時，妳就會後悔不該聽妳師父的話，來做臥底奸細的，也更會後悔，不該背叛即將稱尊武林的丈夫，去戀姦昔日的師哥了。」

說到這裏，喝道：「來人，把他們抬下去，豎立到左邊牆壁下去。」

兩個青衣人答應一聲，果然扛起門板，走到左首壁下，把門板豎立了起來。

唐崇智看得目眥欲裂，要待發作。

豬頭成天生朝他搖手一笑道：「唐崇智，你們結夥而來，自然是有正經事來的了，別為了兩個沒出息的門人，誤了正事，咱們現在就該談談正經的了。」

他轉身一指身後站着的四人，說道：「諸位來到毒皇府，兄弟應該先給諸位引見毒皇府的四位護駕將軍，待會萬一一言不合，動起手來，諸位至少對他們也有個認識了。」

接着朝那四人微微一笑道：「本座已經把面具取下來了，你們也不用再戴着面具了。」

大家都看到豬頭成天生身後站着的四個人，身份似乎很特殊，好像是他的衞士，如今聽他說了出來，居然還是「護駕將軍」。

只見四人躬身應「是」，各自伸手從臉上揭下了面具。

這下看得衆人不禁又是一怔！第一個矮小中年人，正是雲中岳從地窟中把他救出來的，他自稱胡求福，是藥材商人，後來乘衆人不備，偷偷的走了，原來還是四個「護駕將軍」之首。

第二個是身穿一襲青衫的白面書生，看去不過三十出頭，手中搖着一把摺扇。

第三個身材高大，濃眉紫臉，年約五旬，腰佩一把闊劍。

第四個大家都認識，又矮又胖的，竟是搖頭獅子視同心腹的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

這自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搖頭獅子單曉初更是瞪大雙目，幾乎不敢相信；但豬頭成天生，平日猥猥瑣瑣，你能相信他竟是這場禍亂之首嗎？事實就是如此，也不容你不相信了。

搖頭獅子怒笑一聲道：「吳福礎，原來你還是毒皇府的護駕將軍，單某眞是虧待你了。」

吳福礎沒有說話，豬頭成天生笑道：「他在懷帮當一個藥行掌櫃，當然不如在雄霸天下武林的毒皇府担任護駕將軍要好得多了。」

區古柏道：「成天生，你就是毒皇府的毒皇麽？」

「這還用問？」豬頭成天生笑道：「成某一生下來就是毒皇了。」

毒君聞人無咎點點頭道：「昔年自稱毒皇的成天錫，已有四十年不聞下落，他就是老夫的師伯，自從老夫出道江湖，他老人家就突然隱去，沒想到你竟是老夫師伯之子。」

豬頭成天生笑道：「這麽說，你我原是同門，那是願意歸降毒皇府了。」

聞人無咎嘿然道：「毒君之號，在武林中已經傳了七代，師伯成天錫自以為他是師祖的大弟子，必可繼承毒君名號，怎料師祖臨終前認為他好高騖遠，繼承毒君，必將遺禍江湖，因而把毒君名號傳給了先師，成師伯失望之餘，心頭怒惱，又因師祖仙逝，無人能制，遂自號毒皇，表示他尚在毒君之上，這『毒皇』二字只是他的僭號而已，老夫豈會歸降僭號之人？」

清源大師道：「成施主，你統領毒皇府，已是一呼百諾之人，何以要在泉會上迭使陰謀呢？」

「哈哈！」豬頭成天生大笑道：「這個老和尚就不知道了，泉會，是全國藥材集中之地，成某繼承毒皇府，所使奇毒，天下無人能解……」

搖頭獅子沒待他說下去，接着道：「

只有黑梔子能解　所以你必須每年收購黑梔子了。」

「哈哈哈！」豬頭成天生道：「收購，是每年都有人運貨來此，成某當然要收購他運來的黑梔子　但主要却是收購這運貨之人。」

「收購運貨之人？」清源大師奇道：「那是為什麽？」

豬頭成天生道：「五年來，成某已經收購了一二十名販運黑梔子的人，因為他們知道黑梔子是從那裏採集來的，成某要他們去把產黑梔子的地方，連根一起剷除，天下沒有黑梔子，就沒有克制化解成某奇毒的東西了。」

清源大師道：「今年你沒找到販運梔子的人，所以要拍賣藥的人，全數刼持了去，囚禁地底石室，逐個偵查了。」

豬頭成天生大笑道：「老和尚，你說對了，嘿嘿，現在諸位也大概全明白了，咱們多說無益，諸位既然乘興而來，成某至少也應該讓你們死而無怨，好，諸位自己說吧，是不是想放手一搏？」

唐崇智大笑道：「成天生，你只有四個護駕將軍，口氣倒是不小！」

豬頭成天生道：「唐崇智，咱們不用多說廢話，主隨客便，讓你們盡力施為，一直等到你們自知不敵為止，這樣，總够公平了吧？」

衆人聽他說得如此有把握，心頭也止不住暗暗生疑，豬頭成天生除了使毒，還有什麽厲害人物支援他不成？

搖頭獅子沉喝道：「成天生，你看到咱們這裏有多少人麽？」

豬頭成天生微微一笑道：「人多沒有用，好吧，你們來意，自然是要想除去我這毒皇的了，但你們想除去我，必須先除去我四位護駕將軍才行，你們不妨先跟四位將軍交交手看？」

他安坐在高背椅上，似是絲毫未把眼前羣雄放在心上，他話聲甫落，那四位護駕將軍已經分別從他左右走去。

毒君聞人無咎，唐崇智等人紛紛站起，退向左首。

唐崇智和毒君聞人無咎交換了一個眼色，意思是由他們二人監視豬頭成天生。

一面以「傳音入密」朝搖頭獅子單曉初道：「單兄，這四個人，由你負責，派人應戰，兄弟和聞人老哥，雲老弟三人監視成天生。」

一面又以「傳音入密」朝雲中岳道：「雲老弟，咱們監視成天生，先讓他們去剪除四個護駕將軍。」

雲中岳點點頭。

搖頭獅子單曉初朝區古柏、清源大師、宋志高三人笑道：「四位護駕將軍既然有意賜敎，區老哥、大師、宋長老，咱們先出手試試吧！」

區古柏掣出長劍，迎向四將軍之首的矮小中年人胡求福，清源大師使的是一支禪杖，迎向手搖摺扇的青衫中年文士。宋志高是丐帮長老，使的是一支鑌鐵棍，迎向手持闊劍的紫臉漢子。

搖頭獅子單曉初長劍一擺，滿臉鐵青迎向吳福礎，沉笑道：「想不到單某一手提携出來，視作心腹的同門師弟，結果却是吃裏扒外，勾結外人，單某今天不把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生劈了，誓不為人。」

揮手一劍，朝吳福礎劈了過去。

吳福礎使的也是一柄闊劍，他避開搖頭獅子一劍，圓臉綻起笑容，說道：「師兄何必動這大的氣，你身中奇毒，是氣不得的。」

搖頭獅子也不和他說明，大喝道：「單某縱然毒發身死，也非劈了你不可。」

又是一劍直劈過去。

吳福礎道：「師兄劍法神妙，如此相逼，小弟也只好出手了。」闊劍就隨着出手。

這四對人，就在大廳上動上了手，一場激烈的搏鬪，隨着展開。

豬頭成天生端坐在上首椅上，顧盼自雄，生似沒把眼前的搏鬥看在眼裏。

雲中岳自從進入大廳、四位護駕將軍取下面具之後，他一直在注意着那個青衫文士，如今他的目光也一直沒離開過青衫文士，似是要從他施展的武功上，看出他的門派路數來。

那青衫文士使的只是一柄尺八長的白紙摺扇，而他的對方清源大師使的却是一支勢道沉重的鑌鐵禪杖，兩件兵刄輕重簡直不成比例；但青衫文士的摺扇，却使得揮洒自如，任憑你清源大師把一套「降龍伏虎杖法」使得勁風如濤，記記都重逾千鈞，他依然從容應付，有時劃出的一道扇光，還把清源大師逼得後退不迭！

清源大師是少林寺方丈善源大師的師弟，修為功深，一連兩次被青衫文士摺扇逼退，老和尚心頭止不住火發，口中沉喝一聲，虎地跨上一步，禪杖挑處，有如風起雲從，刹那間，泛起十八條杖影，有如十八條黑龍，籠罩了一丈方圓，把青衫文士裹在一片如山杖影之中。

青衫文士猛吃一驚，突然口中發出龍吟般一聲清嘯，一道身形忽然騰空而起，脫出杖影，身在半空中一個迴旋，摺扇倏地劃起一道扇面般的白光，朝清源大師當頭罩落！

雲中岳看到這裏，心中暗叫一聲：「果然是他。」

雙足一點，去勢　若流星，在半空中掣出長劍，朝青衫文士劃出的扇光截去。

只聽大廳上空，响起急驟的三聲金鐵交鳴，青衫文士身形左迴，雲中岳身子向右迴飛，這不過一瞬間事，兩人又在空中相遇，青衫文士扇影飛洒，雲中岳手中長劍劍光連閃，緊接着又是「噹」「噹」「噹」三聲劍扇交鳴，兩道人影同時落到地上。

青衫文士目芒迸射，直注雲中岳喝道：「你是什麽人？」

雲中岳抱拳一禮，說道：「小弟雲中岳，拜見凌師兄。」

青衫文士怔怔的道：「你……」

雲中岳道：「小弟是奉師尊之命，找師兄來的，師尊曾說凌師兄迷途未遠，應該知返。」

說到這裏，從懷中取出一片朱紅竹片，脫手飛了過去。

青衫文士伸手接住竹片，怔立半晌，突然一語不發騰身朝外飛去。

豬頭成天生坐在上首，距離較遠，聽

不見兩人說的話，此刻看到青衫文士忽然朝廳外飛去，抬手一指喝道：「凌將軍快回來，你要到那裏去？」

青衫文士堪堪飛出大廳，突然一個栽蔥跌墮下來，雙脚一軟幾乎站立不穩。

雲中岳看他已經飛出大廳，忽然間無故栽了下來，不覺大吃一驚，急忙一幌雙肩，追出大廳問道：「凌師兄怎麽了？」

豬頭成天生坐在上首，冷冷的道：「凌兄可是想叛我而去麽？」

青衫文士神情痛苦的把手中朱紅竹片，遞還給雲中岳，說道：「小師弟，愚兄體內中他毒符，不出百步必死無疑，師尊縱有原諒愚兄之心，愚兄也不能回山去了，請師弟把朱竹令帶回去呈繳師尊吧！」

雲中岳道：「凌師兄，小弟身邊有專解奇毒的丹藥，你服三顆試試看？」

青衫文士道：「不成，毒皇所賜毒符，奇毒入骨，無藥可解。」

雲中岳道：「我們有許多人都是中了他的奇毒，服藥之後好的，師兄何妨試試？」他怕豬頭成天生看到，迅快取出藥瓶，傾了三顆「化毒解迷丹」，一下塞到他手中。

青衫文士不忍拂逆小師弟的好意，果然很快就吞了下去。

豬頭成天生自然不是簡單的人，眼看青衫文士和雲中岳低聲說話，心頭不禁犯疑，坐着的人呼的一聲平空直飛而出，陰笑道：「雲中岳，你一再破壞毒皇府行事，已是死不可赦，你到了毒皇府，還想說服我手下護駕將軍叛我而去麽？」

他這筆直飛來，不但奇快無比，而且也在平飛之時，隨口說話，話到人到，揮手一掌劈了過來。

雲中岳豈會把他放在心裏，舉手一掌迎擊出去。

兩股掌力乍然一接，雲中岳但覺對方掌力之強，竟然還在搖頭獅子和毒君聞人無咎之上，身不由己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豬頭成天生喝道：「倒下！」

豬頭成天生的突然平飛而出，連監視他的毒君聞人無咎和唐崇智兩人，都猝不防，直等他和雲中岳硬對了一掌之後，兩人才同時跟着從廳門掠出。

雲中岳做夢也沒想到豬頭成天生的掌力會有如此強勁，豬頭成天生也瞪着兩眼流露出不信之色。

原來他在這一掌上，已經施展了無人能解的奇毒；但雲中岳却並未倒下去。

「哈哈哈！」豬頭成天生大笑一聲道：「原來黑梔子果然被你小子捷足先得了，無怪你們敢來毒皇府撒野了。」

說話聲中，人已欺到了雲中岳身前，左掌一探，劈了過去，他動作如風，快到令人目不暇接！

雲中岳看他欺來，同樣推出左掌，硬接一擊。

這回他運起了「縱鶴功」，以爲可以把豬頭震飛出去，那知雙掌接實，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忽然間寒芒一閃，聞人無咎一支烏黑的長劍朝豬頭成天生刺到。

豬頭成天生既是毒皇的兒子，自然認得天毒劍，他也確有過人的武功，被震後退的身子忽然斜滑出去，疾退五尺。

唐崇智也掣出了他很少使用的唐門七絕毒劍，沉笑道：「姓成的，今天咱們誅殺的是毒害武林的敗類，用不着和你講江湖規矩了。」

藍芒飛洒，攻出一劍。

豬頭成天生目中透出冷厲的殺機，右手一翻，從他大袖中取出一柄寒光耀目的短劍，那劍上光芒，隱含着一種無法形容的色彩，顯然也淬過奇毒，厲笑道：「你們最多幾個人上來，毒皇也不在乎。」

雲中岳和他連對兩掌，都沒佔到一點便宜，心知這一向深藏不露以豬頭自居的成天生，確是一個從未遇見過的強敵，當下也摘下長劍，施展「龍形身法」，長劍連揮，一連刺出四劍，身如龍行，劍如龍飛，這四劍快速絕倫，劍劍都指向成天生的要害。

豬頭成天生目光閃動，口中喝道：「好劍法！」

手中短劍左右上下連連撥動，將雲中岳刺去的四劍盡數撥蕩開去。

毒君聞人無咎嘿了一聲，四尺長的黑劍有如靈蛇亂閃，攻到左首，唐崇智七絕毒劍嘶嘶兩聲，攻到了右側。

豬頭成天生暴怒之下，身形疾退半步，短劍「嗒」的一聲，黏住了毒君四尺長劍，順勢朝右送出。

毒君一驚，急忙收劍後躍，唐崇智也因毒君長劍朝自己刺來，急忙躍退。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時間的事，雲中岳被他蕩開四劍，足走「之」字龍形步，長劍又刷刷刺出。毒君和唐崇智兩柄毒劍也及時夾擊過來。

這三人在當今武林中，可以說是三位頂尖高手，三支長劍聯手合擊，就算千軍萬馬，也如入無人之境，但豬頭成天生一柄短劍不過兩尺來長，在三人中間直往直來，行動如電，竟是誰也奈何他不得。

這時原在廳上的溫二先生、藍文蔚、藍文蘭、聞人俊、聞人鳳、關小倩等人都趕了出來。只留下于文彬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四人，監視着廳上的戰況。

藍文蔚回頭道：「妹子，妳站在這裏，愚兄去助雲兄一臂之力。」

「鏘」的一聲掣出了雲南藍家的天藍劍。

聞人俊也道：「兄弟也去。」

兩人隨着撲上，一道藍光，一道青光同時投入戰圈。

這一來，變成以五鬥一的局面，那知兩人堪堪加入戰團，動手還沒兩招，陡聽「噹」「噹」兩聲緊接着響起聞人俊和藍文蔚兩人驚啊之聲，一藍一青兩柄長劍被震脫手，兩人同時一個觔斗從戰場中翻了出來落到地上，兩人右肩同時冒出黑血。

藍文蘭、聞人鳳看到大哥負傷，急忙迎了上去。毒君因兒子負傷，略爲分神，也被成天生一招逼退了兩步。

豬頭成天生精神不由一振，口中發出一聲厲笑，又把唐崇智逼得連連後退，他短劍陡然一緊，轉身朝雲中岳猛力攻刺過去。清源大師本來和青衫文士捉對斷殺，後來被雲中岳以「雲龍三折」身法，接了過去，兩人在半空中比劃了幾招，落到地上，才知道那青衫文士竟是雲中岳的師兄，豬頭成天生飛身出來之時，他也隨着走

出，眼看青衫文士服了雲中岳解藥，忽然就在廳前走廊上盤膝坐下，這時雲中岳已和成天生動上了手，老和尚就手持禪杖，站在青衫文士不遠之處，算是替他護法。

此刻陡見聞人俊、藍文蔚中了成天生的毒劍，聞人無咎和唐崇智又被他逼退，心頭猛然一懍，急忙雙足一點，揮動禪杖撲了上去。

聞人無咎和唐崇智一退即進，兩柄長劍同時攻到。雲中岳也長劍揮舞，把「龍形三十六劍」源源使出。

豬頭成天生僅以一柄短劍週旋於四大高手之間，依然兀無敗象。

此時大廳上却接連傳出了兩聲慘嗥！

原來大廳上區古柏和那自稱「胡求福」的矮小中年人捉對斷殺，胡求福手上是一對判官筆，使得神出鬼沒，又穩又狠，專點敵人三十六大穴，飄洒如風。

區古柏一柄長劍，使得大開大闔，劍風呼嘯，也十分淩厲，但對方身材矮小，靈活非凡。兩人激戰了一百多合，兀自打得個難分難解！

區古柏心頭又怒又急，陡地長劍一緊，劍光閃電般擊出，一劍快過一劍，胡求福被逼得連退了數步。

于文彬手執長劍，眼看兩人纏鬥多時，依然不分勝負，幾次要上去加入戰團，此時乍看胡求福往後退來，這機會豈肯錯過，抖手一劍，朝他後心刺去。等到胡求福發現身後銳利金風直刺過去，再待閃避，已是不及，于文彬的長劍已經穿心透過，數寸劍尖露出胸膛，心頭一驚，口中發出驚駭的尖叫，被于文彬一脚踢倒地上，抽出長劍，便已氣絕。

搖頭獅和吳福礎也激戰多時，雖然略佔上風，但兩人是同門師兄弟，你有多少絕招，兩人心裏都清清楚楚，是以打來打去，兀自無法得手。

于文彬一劍刺殺胡求福，口中大笑一聲道：「三位掌門人還等什麽？咱們收拾了這個賊人，就可以出去生擒豬頭成天生，大家上呀！」

喝聲中長劍一挺，朝吳福礎撲去。

區古柏道：「對，咱們先劈了這兩個剩下的賊黨，去找自稱毒皇的豬頭去。」

隨着喝聲，舉劍朝正在和宋志高纏鬥的紫臉漢子攻去。

站在一旁監視戰況的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三人今晚始終沒有出過手，正感無聊，聽了區古柏和于文彬兩人的話，立即紛紛撲入戰團。

吳福礎本已落了下風，這下加入了一個于文彬，立時被逼得手忙脚亂，正好宗大德飛撲過來，人如旋風，一掌擊在他右肩之上。

吳福礎但覺右肩骨痛如裂，口中堪堪「啊」了一聲，搖頭獅子一招「直劈華山」，劍光一閃，劈去了他半個腦袋，于文彬也在同時一劍刺進他右肋，一個人早已了帳。

宋志高的「打狗棒法」，和那紫臉漢子的闊劍，也一直相持不下，區古柏大喝一聲，一劍劈到，谷長庚和戴崑山也同時掠來，王屋雷雨，拳風如搗，析城風雷，掌勢如濤。

紫臉漢子縱然武功高強，也敵不住人多，前胸，後肩，各自中了谷長庚一掌和戴崑山的一掌。宋志高及時一招「老樹盤根」，鐵棍橫掃過去，「喀」「喀」兩聲，雙膝立被掃斷，區古柏又補上了一劍。

大廳上三位「護駕將軍」，都爲毒皇壯烈捐軀。

搖頭獅子劈了吳福礎，心頭更是仇怒交集，口中厲笑一聲洪喝：「豬頭成天生，現在該你納命了！」當先仗劍衝出去。

區古柏跟在他身後大笑：「對，咱們若是不能活捉豬頭就該把他亂劍分屍！」

他們兩人身後還有宋志高、于文彬、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一個個如猛虎出柙，衝出大廳朝豬頭成天生包圍上去。

豬頭成天生以一柄不到兩尺長的短劍，力戰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雲中岳四人，了無懼色，也了無遜色，此時驟覩搖頭獅子等人紛紛趕來，心知要糟，雙足一頓，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往上直衝而起。

雲中岳大喝一聲：「那裏走？」跟蹤拔起，揮劍追擊過去。

豬頭成天生厲笑一聲：「小子找死！」右手一抬，打出一蓬彩烟。

唐崇智大聲叫道：「雲老弟快快閉住呼吸。」

雲中岳自然知道他自稱毒皇，這蓬彩烟自是天下最厲害的毒烟了，早就閉住呼吸，身子一偏，使出「雲龍三折」廻翔身法斜飛開去。

那知豬頭成天生恨透了雲中岳，右手打出一蓬彩烟，左手悄無聲息的打出一把毒針。

雲中岳堪堪斜飛出去再待廻翔撲去，突覺身上一麻好像有數十點細針扎上身子，一個人登時一個觔斗從空中跌了下來。

這時但見另一道人影快若流星，凌空直上，到了成天生頭上，忽然一個盤旋，一道白光像匹練般飛出。

豬頭成天生不會「雲龍三折」身法，他只是憑着一口眞氣，飛身直上，左手打出一蓬毒粉，右手打出一蓬毒針，就身形一偏，朝南首劃空飛去，那道急襲過去的白光「拍」的一聲，正好擊在他的背上。

成天生大叫一聲，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往下垂直落去。

他飛身脫出衆人合圍的戰圈之際，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單曉初、區古柏等人立時紛紛散開，有的縱身上屋，有的掠上圍牆，反正人總是人，不是飛鳥，你飛得最高，也會落下來的。

如今豬頭從半空中翻着觔斗掉落下來，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搖頭獅子、區古柏、宋志高、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于文彬等人又紛紛從屋面，圍牆等處飛撲而下，把豬頭成天生圍在中間。

只有聞人俊、聞人鳳、藍文蔚和關小倩幾人，圍着從空中跌落下來的雲中岳，藍文蘭抱着雙目緊閉的昏迷不醒的雲大哥，直是流淚，聞人鳳淚眼婆娑的望着雲大哥低聲哭泣。大家都惶惶然沒了主意。

溫二先生攢着眉道：「雲老弟服過『化毒解迷丹』，毒皇的奇毒，明明對他一點也不發生效力，怎麽還會昏迷不醒的呢，你們且莫傷心，雲老弟不是英年夭折之相，決然無碍，且讓老夫仔細看看。」



豬頭成天生落到地上，已經傷得很重，落地之後還想再一躍而起，那知這一運氣，但覺脊樑劇痛，原來脊骨已斷，口中悶哼一聲，又砰的一聲跌坐下去，廢然道：「我早知黑梔子會尅制我的奇毒，五年來一直要把它連根剷除，今日之敗，我還是敗在黑梔子上的，憑你們這些人，是無法奈何我的，這是天亡我了。」

這時從半空中翩然飛落一個人來，大家都認得他正是毒皇四大護駕將軍之一的青衫文士。他目光凝注着豬頭成天生，徐徐說道：「在下五年前泉會之期，來到百泉鎮，借宿達仁堂藥舖，忽然身罹大病，蒙你夫婦百般照料，今日想來，在下那場大病，也是你姓成的一手造成的了，在下還感你救命大恩，一直對你忠心耿耿，直至方才我看到恩師令諭，要趕回山去，你才露出了猙獰面目，原來早在我身上下了奇毒，隨時都可以置我於死地，在下居然被你僞善面目，蒙蔽了五年之久……」

豬頭成天生望着他道：「你身上之毒，是誰給你解的？你不可能在匆忙之間，去煎服黑梔子湯的……」

聞人無咎道：「你不是也在老夫和單兄身上下了奇毒麽？咱們也沒煎服黑梔子湯，如何會解了毒？」

豬頭成天生道：「這不可能，天下除了黑梔子，沒人能解毒皇之毒……」

溫二先生站在遠處接口道：「他們都是我溫老二配製是『百草丹』解是毒，你不相信也沒用，咱們一進大廳，你就不止一次，暗施奇毒，都沒有成功，黑梔子本身奇毒無比，除了先中你毒皇之毒，才可煎服，兩毒相尅，方能抵消，沒有中毒的人，豈能預服？」

豬頭成天生聽得仰天大笑，道：「百草丹可解毒皇之毒，所以我失敗了……」

他笑聲比哭聲還難聽，說到再後，他身上突然裊裊冒出彩烟，豬頭成天生一個人慢慢的在彩烟中消失。

大家看得相顧愕然，他是以毒自戕，圍着他的人雖然都知道自己服過「化毒解迷丹」，不畏毒皇之毒，還是紛紛後退。

溫老二大聲叫道：「聞人老哥、唐老哥，你們快過來看看雲老弟到底如何？」

大家給他一嚷，紛紛圍了上去，聞人無咎道：「服過你老哥『化毒解迷丹』的人，應該不會中毒了，方才小兒和藍老弟都被成天生毒劍刺中，只流了一囘黑血，終於無恙，雲老弟怎會昏迷不醒的呢？」

溫老二道：「這就是兄弟無法解開的結了，只有請二位老哥來仔細看看了。」

聞人鳳滿臉淚水一下跪了下去，咽聲道：「爹，你一定要救救雲大哥……」

聞人無咎點頭道：「妳起來，這還用說麽？」

唐崇智走近藍文蔚身邊，用手翻起雲中岳的眼皮，仔細的看了看，說道：「雲老弟並未中毒……」

忽然他目光看到雲中岳衣衫上有許多極細小孔，他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名聞全國，口中突然「哦」了一聲！

聞人無咎正在察看雲中岳的指甲，聽到他哦聲，立即抬目道：「唐兄看出什麽來了？」

唐崇智大笑一聲，朝藍文蘭道：「藍姑娘，妳把雲老弟放下來讓他躺平了。」

藍文蘭一臉掛着淚痕，問道：「他……還有救麽？」

唐崇智大笑道：「不出盞茶工夫，唐伯伯保證還妳一個生龍活虎的雲大哥。」

藍文蘭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就把雲中岳放到地上。

唐崇智從懷中取出一塊黑黝黝的磁鐵，一面默默運功，在雲中岳身上相距寸許，緩緩的移動，不多一囘，那些毒針被他從雲中岳身上吸了出來，一塊磁鐵上牛毛般細針，愈吸愈多，他仔細的重複吸了幾遍，才把雲中岳體內毒針吸盡，一面搖着頭道：「這姓成的當眞厲害，若非雲老弟服過解毒丹，一支毒針，就可以要一個武林高手的性命。」

他直起身，雲中岳也倏地睜開眼來。

藍文蘭、聞人鳳同時驚喜的叫出來：「雲大哥，你沒事了。」

兩位姑娘在衆人面前也顧不得羞恥，一左一右扶着雲大哥坐起。

關小倩看到兩位姑娘對雲中岳如此親切，她偷偷擦乾淚水，悄悄的退後了幾步，心中忖道：「只要雲大哥好了就好。」

雲中岳站起身來，目光一掠，師兄已經走了，他到百泉鎮來的任務已了。

同時自稱毒皇的豬頭成天生已死，陰謀也完全揭露了，本書故事，也到此結束。但一年一次的盛會——泉會，依然在百泉鎮上如期舉行，一直到了民國，仍然熱鬧如故，讀者諸君如有機會，不妨去百泉鎮一遊，那是一個值得去觀光的地方。

（全文完）